

七侠五义 下



清·石玉昆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七 侠 五 义

第二部

（清）石玉昆 著

第六十一回

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

且说欧阳爷、丁大爷在庙中彼此闲谈。北侠说：“逢场作戏，其中还有好处。”丁大爷问道：“其中有何好处？请教。”北侠道：“那马刚他既称孤道寡，不是没有权势之人。你若明明把他杀了，他若报官，说他家员外被盜寇持械戕命，这地方官怎样办法？何况又有他叔叔马朝贤在朝，再连催几套文书，这不是要地方官纱帽么？如今改了面目将他除却，这些姬妾妇人之见，他岂不又有枝添叶儿，必说这妖怪青脸红发，来去无踪，将马刚之头取去。况还有个胖妾吓倒，他的痰向上来，十胖九虚，必也丧命。人家不说他是痰，必说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。他纵然报官，你家出了妖怪，叫地方官也是没法的事。览弟想想，这不是好处么？”丁大爷听了，越想越是，不由地赞不绝口。二人闲谈多时，略为歇息，天已大亮。与了癩道香资，二人出庙。丁大爷务必请北侠同上茱花村暂住几日，俟临期再同上灶君祠会齐，访拿花冲。北侠原是无牵无挂之人，不能推辞，同上茱花村去了。这且不言。

单说二员外韩彰自离了汤团铺，竟奔杭州而来。沿路行去，闻得往来行人尽皆笑说，以“花蝶设誓”当做骂话。韩二爷听不明白，又不知花蝶为谁。一时腹中饥饿，见前面松林内

酒幌儿，高悬一个小小红葫芦，因此步入林中。见周围芦苇的花幢，满架的扁豆秧儿，正当秋令，豆花盛开。地下有种着些儿草花，颇颇有趣。来到门前，上悬一匾，写着“大夫居”三字。韩爷进了门。前院中有两张高桌，却又铺着几领芦席，设着矮座。那边草房三间，有个老者在那里打盹。

韩爷看了一番光景，正愜心怀，便咳嗽一声。那老者猛然惊醒，拿了手巾前来，问道：“客官吃酒么？”韩爷道：“你这里有什么酒？”老者笑道：“乡居野况，无甚好酒，不过是白干烧酒。”韩爷道：“且暖一壶来。”老者去不多时，暖了一壶酒，外有四碟：一碟盐水豆儿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吹甬麻花，一碟薄脆。韩爷道：“还有什么吃食？”老者道：“没有别的，还有卤煮斜尖豆腐合热鸡蛋。”韩爷吩咐：“再暖一角酒来，一碟热鸡蛋，带点盐水儿来。”老者答应。刚要转身，见外面进来一人，年纪不过三旬，口中道：“豆老丈，快暖一角酒来，还有事呢。”老者道：“吓，庄大爷，往哪里去，这等忙？”那人叹道：“唉！从那里说起！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见了。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给姐夫送信去。”韩爷听了，便立起身来让座。那人也让了三言两语。韩爷便把那人让至一处。那人甚是直爽，见老儿拿了酒来，他却道：“豆老丈，我有一事。适才见幢外有几只雏鸡，在那里刨食吃。我与你商量，你肯卖一只与我们下酒么？”豆老笑道：“那有什么呢。只要大爷多给几钱银就是。”那人道：“只管弄去，做成了，我给你二钱银子如何？”老者听说二钱银子，好生欢喜的去了。韩爷拦道：“兄台却又何必宰鸡呢。”那人道：“彼此有缘相遇，实是三生有幸；况我也当尽地主之谊。”说毕彼此就座，各展姓字。原来此人姓庄名致和，就在村前居住。韩爷道：“方才庄兄说还有要紧事：不是要给令亲送信么？不可因在下耽搁了工夫。”庄致和道：

“韩兄放心。我还要在就近处访查访查呢。就是今日赶急送信与舍亲，他也是没法子。莫若我先细细访访。”正说至此，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人，口中嚷道：“老豆啊，咱弄一壶热热的。”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边桌上，脚登板凳，立愣着眼，瞅着这边。韩爷见他这样形景，也不理他。

豆老儿拧着眉毛，端过酒去。那人摸了一摸，道：“不热呀，我要热热的。”豆老儿道：“狠热了吃不到嘴里，又该抱怨小老儿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你只管烫去。”豆老儿只得从新烫了来，道：“这可热的狠了。”那人道：“热热的很好，你给我斟上凉着。”豆老儿道：“这是图什么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别管！大爷是这么个脾气儿。我且问你，有什么荤腥儿拿一点我吃。”豆老儿道：“我这里是大爷知道的，乡村铺儿那里讨荤腥来。无奈何，大爷将就些儿罢。”那人把醉眼一瞪，道：“大爷花钱，为什么将就呢？”说着话，就举起手来。豆老儿见势头不好，便躲开了。那人却趑趄趑趄的来至草房门前，一嗅，觉得一股香味扑鼻，便进了屋内。一看，见柴锅内煮着一只小鸡儿，又肥又嫩。他却说道：“好啊！现放着荤菜，你说没有。老豆，你可是猴儿拉稀，坏了肠子咧。”豆老忙道：“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钱银子煮着自用的。大爷若要吃时，也花二钱银子，小老儿再与你煮一只就是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什么二钱银子！大爷先吃了，你再给他们煮去。”说罢，拿过方盘来，将鸡从锅内捞出，端着往外就走。豆老儿在后面说道：“大爷不要如此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这如何使得！”那人道：“大爷是嘴急得等不得，叫他们等着去罢。”

他在这里说，韩爷在外面已听明白，登时怒气填胸，立起身来，走至那人跟前，抬腿将木盘一踢，连鸡带盘全合在那人脸上。鸡是刚出锅的，又搭着一肚子滚汤，只听那人“噎呀”

一声，撒了手，栽倒在地，登时满脸上犹如尿泡里串气儿，立刻开了一个果子铺，满脸鼓起来了。韩爷还要上前，庄致和连忙拦住。韩爷气忿忿的坐下。那人却也知趣，这一烫，酒也醒了，自己想了一想，也不是理；又见韩爷的形景，估量着他不是个儿，站起身来就走，连说：“结咧，结咧！咱们再说再议。等着，等着！”搭讪着走了。这里庄致和将酒并鸡的银子会过。饭没吃成，反多与了豆老儿几分银子。劝着韩爷，一同出了大夫居。

这里，豆老儿将鸡捡起来，用清水将泥土洗了去，从新放在锅里煮了一个开，用盘捞出端在桌上，自己暖了一角酒，自言自语：“一饮一啄，各有分定。好好一只肥嫩小鸡儿，那二位不吃，却便宜老汉开斋。这是从哪里说起！”才待要吃，只见韩爷从外面又进来。豆老儿一见，连忙说道：“客官，鸡已热了，酒已热了，好好放在这里。小老儿却没敢动，请客官自用罢。”韩爷笑道：“俺不吃了。俺且问你：方才那厮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居住？”豆老儿道：“客官问他则甚？好鞋不粘臭狗屎，何必与他岖气呢！”韩爷道：“我不过知道他罢了，谁有工夫与他岖气呢。”豆老道：“客官不知，他父子家道殷实，极其吝啬，最是强梁。离此五里之遥，有一个卞家疃，就是他家。他爹爹名叫卞龙，自称是铁公鸡，乃刻薄成家，真是一毛儿不拔。若非怕自己饿死，连饭也是不吃的。谁知他养的儿子更狠，就是方才那人，名叫卞虎。他自称外号癞皮象。他为什么起这个外号儿呢？一来是无毛可拔，二来他说当初他爹没来由，起手立起家业来，故此外号止于‘鸡’；他是生成的胎里红，外号儿必得大大的壮门面，故此称‘象’。又恐人家拿他当了秧子手儿，因此又加上‘癞皮’二字，言其他是家传的吝啬，也不是好惹的。自从他父子如此，人人把个卞家疃改

成‘扁加团’了。就是他来此吃酒，也是白吃白喝，尽赊账，从来不知还钱。老汉又惹他不起，只好白填噪他罢了。”韩爷又问道：“他那疔里可有店房么？”豆老儿道：“他那里也不过是个村庄，那有店房。离他那里不足三里之遥，有个桑花镇，却有客寓。”

韩爷问明底细，执手别了豆老，竟奔桑花镇而来，找了寓所。到了晚间，夜阑人静，悄悄离了店房，来至卞家疔。到了卞龙门前，跃墙而入，施展他飞檐走壁之能，趴伏在大房之上，偷睛往下观看。见个尖嘴缩腮的老头子，手托天平，在那里平银子。左平右平却不嫌费事，必要银子比砝码微低些方罢。共平了二百两，然后用纸包了四封，用绳子结好，又在上面打了花押，方命小童抱定，提着灯笼，往后面送去。他在那里收拾天平。

韩爷趁此机会，却溜下房来，在卞子门垛子边隐藏。小童刚迈门槛，韩爷将腿一伸，小童往前一扑，唧啦咕咚栽倒在地，灯笼也灭了。老头子在屋内声言道：“怎么了？栽倒咧！”只见小童提着灭灯笼来对着了，说道：“刚迈门槛，不防就一跤倒了。”老头子道：“小孩子家，你到底留神啊！这一栽，管保把包儿栽破，洒了银渣儿如何找寻呢？我不管，拿回来再平，倘若短少分两，我是要扣你的工钱的。”说着话，同小童来至卞子门，用灯一照，罢咧！连个纸包儿的影儿也不见了。老头子急得两眼冒火，小童儿慌得二目如灯，泪流满面。老头子暴躁道：“你将我的银子藏于何处了？快快拿出来！如不然，就活活要了你的命！”正说着，只见卞虎从后面出来，问明此事。小童哭诉一番。卞虎那里肯信，将眼一瞪道：“好囚攘的！人小鬼大，你竟敢弄这样的戏法！咱们且向前面说来。”说罢，拉了小童，卞龙反打灯笼在前引路，来至大房屋内。早

见桌上用砵码压着个字帖儿，上面字有核桃大小，写道：“爷爷今夕路过汝家，知道你刻薄成家，广有金银，又兼俺盘费短少，暂借银四封，改日再还。不可诬赖好人。如不遵命，爷爷时常夜行此路，请自试爷爷的宝刀，免生后悔！”卞龙见了此帖，登时浑身乱抖。卞虎将小童放了，也就发起怔来。父子二人无可如何，只得忍着肚子疼，还是性命要紧，不敢声张，惟有心小而已。要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

且说韩二爷揣了四封银子，回归旧路，远远听见江西小车吱吱扭扭的奔了松林而来。韩爷急中生智，拣了一株大树爬将上去，隐住身形。不意小车子到了树下，咯噔的歇住。听见一人说道：“白昼将货物闷了一天，此时趁着无人，何不将她过过风呢？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想，不然闷坏了，岂不白费了功夫呢！”答言的却是妇人的声音。只见他二人从小车上开开箱子，搭出一个小小人来，叫他靠在树身之上。

韩爷见了，知他等不是好人，暗暗地把银两放在槎桠之上，将朴刀拿在手中，从树上一跃而下。那男子猛见树上跳下一人，撒腿往东就跑。韩爷哪里肯舍，赶上一步，从后将刀一拦，那人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早已着了利刃，栽倒在地。韩爷撒步回身，看那妇人时，见她哆嗦在一堆儿，自己打的牙山响，犹如寒战一般。韩爷用刀一指道：“你等所做何事？快快实说！倘有虚言，立追狗命。讲！”那妇人道：“爷爷不必动怒，待小妇人实说。我们是拐带儿女的。”韩爷问道：“拐去男女置于何地？”妇人道：“爷爷有所不知。只因襄阳王爷那里要排演优伶歌妓，收录幼童弱女，凡有姿色的，总要赏五六百两。我夫妻因穷所迫，无奈做此暗昧之事。不想今日遇见爷爷识破，

这也是天理昭彰。只求爷爷饶命！”韩爷又细看那孩儿，原来是个女孩儿。见她愕愕怔怔的，便知道其中有诈。又问道：“你等用何物迷了她的本性？讲！”妇人道：“他那泥丸宫有个药饼儿，揭下来，少刻就可苏醒。”韩爷听罢，伸手向女子头上一摸，果有药饼，连忙揭下，抛在道旁。又对妇人道：“你这恶妇！快将裙绦解下来。”妇人不敢不依，连忙解下，递给韩爷。韩爷将妇人发髻一提，拣了一棵小小的树身，把妇人捆了个结实。翻身蹿上树去，揣了银子，一跃而下。才待举步，只听那女孩儿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哭出来了。韩爷上前问道：“你此时可明白了？你叫什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我叫巧姐。”韩爷听了，惊骇道：“你母舅可是庄致和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正是。伯伯如何知道？”韩爷听了，暗暗念佛：“无心中救了巧姐，省我一番事。”又见天光闪亮，惟恐有些不便，连忙说道：“我姓韩，与你母舅认识。少时若有人来，你就喊救人，叫本处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。拐你的男女，我已俱拿住了。”说罢，竟奔桑花镇去了。

果然，不多时，路上已有行人。见了如此光景，问了备细，知是拐带，立刻找着地方保甲，放下妇人，用铁锁锁了，带领女子同赴县衙。县官升堂，一鞠即服。男子已死，找地方掩埋。妇人定案寄监。此信早已传开了。庄致和闻知，急急赴县，当堂将巧姐领回。路过大夫居，见了豆老，便将巧姐已有的话说了。又道：“是姓韩的救的，难道就是昨日的韩客官么？”豆老听见，好生欢喜，又给庄爷暖酒作贺。因又提起：“韩爷昨日复又回来，问卞家的底里。谁知今早闻听人说，卞家丢了许多银两。庄大爷，你想这事诧异不诧异？老汉再也猜摸不出这位韩爷是个什么人来。”

他两个只顾高谈阔论，讲究此事。不想那边坐着一个道

人，立起身来，打个稽首，问道：“请问庄施主，这位韩客官可是高大身躯，金黄面皮，微微的有点黄须么？”庄致和见那道人骨瘦如柴，仿佛才病起来的模样，却又目光如电，炯炯有神，声音洪亮，另有一番别样的精神，不由得起敬道：“正是。道爷何以知之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小道素识此人极其侠义，正要访他。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？”豆老儿听至此，有些不耐烦，暗道：“这道人从早晨要了一角酒，直耐到此时，占了我一张座儿，仿佛等主顾的一般。如今听我二人说话，他便插言，想是个安心哄嘴吃的。”便没有好气地答道：“我这里过往客人极多，谁耐烦打听他往那里去呢？你既认得他，你就趁早儿找他去。”那道人见豆老儿说的话倔强，也不理他，索性就棍打腿，便对庄致和道：“小道与施主相遇，也是缘分，不知施主可肯布施小道两角酒么？”庄致和道：“这有什么！道爷请过来，只管用，俱在小可身上。”那道人便凑过来。庄致和又叫豆老暖了两角酒来。豆老无可奈何，瞅了道人一眼道：“明明是个骗酒吃的，这可等着主顾了。”嘟嘟囔囔的温酒去了。

原来这道人就是四爷蒋平。只因回明包相，访查韩彰，扮做云游道人模样，由丹凤岭慢慢访查至此。好容易听见此事，焉肯轻易放过。一边喝酒，一边细问昨日之事，越听越是韩爷无疑。吃毕酒，蒋平道了叨扰。庄致和付了钱钞，领着巧姐去了。

蒋平也就出了大夫居，逢村遇店，细细访查，毫无下落。看看天晚，日色西斜，来至一座庙宇前，匾上写着“铁岭观”三字，知是道士庙宇，便上前。才待击门，只见山门放开，出来一个老道，手内提定酒葫芦。再往脸上看时，已然喝得红扑扑的，似有醉态。蒋平上前稽首道：“无量寿佛！小道行路天晚，意欲在仙观借宿一宵，不知仙长肯容纳否？”那老道斜着

眼，看了看蒋平道：“我看你人小瘦弱，倒是个不生事的。也罢，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到前面沽了酒回来，自有道理。”蒋平接口道：“不瞒仙长说，小道也爱怀中之物，这酒原是咱们玄门中当用的。乞将酒器付与小道，待我沽来奉敬仙长如何？”那老道听了，满面堆下笑来，道：“道友初来，如何倒要叨扰？”说着话，却将一个酒葫芦递给四爷。四爷接过葫芦，又把自己的渔鼓简板以及算命招子交付老道。老道又告诉他卖酒之家。蒋平答应。回身去不多时，提了满满的一葫芦酒，额外又买了许多酒菜。老道见了，好生欢喜，道：“道兄初来，却破许多钱钞，使我不安。”蒋平道：“这有甚要紧。你我皆是同门，小弟特敬老兄。”

那老道更觉欢喜，回身在前引路，将蒋平让进，关了山门。转过影壁，便看见三间东厢房。二人来至屋内，进门却是悬龕供着吕祖，也有桌椅等物。蒋爷倚了招子，放下渔鼓简板，向上行了礼。老道掀起布帘，让蒋平北间屋内坐。蒋平见有个炕桌，上面放着杯壶，还存两色残肴。老道开柜拿了家伙，把蒋平新买的酒菜摆了，然后暖酒添杯，彼此对面而坐。蒋爷自称姓张，又问老道名姓。原来姓胡名和。观内当家的叫做吴道成，生得黑面大腹，自称绰号铁罗汉，一身好武艺，惯会趋炎附势。这胡和见了酒如命的一般，连饮了数杯，却是酒上加酒，已然醺醺。他却信口开河道：“张道兄，我有一句话告诉你。少时当家的来时，你可不要言语，让他们到后面去，别管他们作什么。咱们俩就在前边，给他个痛喝。喝醉了，就给他个闷睡。什么全不管他。你道如何？”蒋爷道：“多承胡大哥指示。但不知当家的所做何事？何不对我说呢？”胡和道：“其实告诉你也不妨事。我们这当家的，他乃响马出身，畏罪出家。新近有他个朋友找他来，名叫花蝶，更是个不尴不尬之人，鬼鬼

崇崇不知干些什么。昨晚有人追下来了，竟被他们拿住锁在后院塔内，至今没放。你说他们的事管得么？”蒋爷听了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他们拿住是什么人呢？”胡和道：“昨晚不到三更，他们拿住人了。是如此如彼，这般这样。”蒋爷闻听，吓了个魂不附体，不由惊骇非常。

你道胡和说什么“如此如彼，这般这样”？原来韩二爷于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后，来至桑花镇，到了寓所，便听见有人谈论花蝶。细细打听，方才知，敢情是个最爱来花的恶贼，是从东京脱案逃走的大案贼。怨不得人人以花蝶起誓。暗暗的忖度了一番。到了晚间，托言玩月，离了店房。夜行打扮，悄悄的访查。偶步到一处，有座小小的庙宇，借着月光初上，见匾上金字乃“观音庵”三字，便知是尼僧。刚转到那边，只见墙头一股黑烟落将下去。韩爷将身一伏，暗道：“这事奇怪。一个尼庵，我们夜行人到此做什么？必非好事。待我跟进去。”一飞身跃上墙头，往里一望，却无动静。便落下平地，过了大殿，见角门以外路西，单有个门儿虚掩，挨身而入，却是三间茅屋；惟有东间明亮。早见窗上影儿是个男子，巧在鬓边插的蝴蝶颤巍巍的在窗上摇舞。韩爷看在眼里，暗道：“竟有如此的巧事，要找寻他，就遇见他。且听听动静，再作道理。”稳定脚尖，悄悄蹲伏窗外。只听花蝶道：“仙姑，我如此哀恳，你竟不从。休要惹恼我的性儿，还是依了好。”又听有一女子声音道：“不依你便怎样？”又听花蝶道：“凡妇女入了花蝶之眼，再也逃不出去，何况你这女尼！我不过是爱你的容颜，不忍加害于你。再若不识抬举，你就怨我不得了。”又听女尼道：“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只因白幼多灾多病，父母无奈，将我舍入空门。自己也要忏悔，今生修个来世。不想今日遇见你这邪魔，想是我的劫数到了。好！好！好！惟有求其速死而

已。”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。忽听花蝶道：“你这贱人，竟敢以死吓我。我就杀了你！”韩爷听至此，见灯光一晃，花蝶立起身来，起手一晃，想是抽刀。韩爷一声高叫道：“花蝶休得无礼！俺来擒你！”

屋内花冲猛听外面有人叫他，吃惊不小。噗的一声，将灯吹灭，掀软帘奔至堂屋，刀挑帘栊，身体往斜刺里一纵。只听“拍”，早有一枝弩箭钉在窗棂之上。花蝶暗道：“幸喜不曾中了暗器。”二人动起手来。因院子窄小，不能寸分施展，只是彼此招架。正在支持，忽见从墙头跳下一人，咕咚一声，其声甚重。又见他身形一长，是条大汉，举朴刀照花蝶劈来。花蝶立住脚，望大汉虚搦一刀。大汉将身一闪，险些儿栽倒。花蝶抽空跃上墙头。韩爷一飞身，跟将出去。花蝶已落墙外，往北飞跑。韩爷落下墙头，追将下去。这里大汉出角门，绕大殿，自己开了山门，也就顺着墙往北追下去了。

韩爷追花蝶有三里之遥，又见有座庙宇。花蝶跃身跳进，韩爷也就飞过墙去。见花蝶又飞过里墙，韩爷紧紧跟随。追至后院一看，见有香炉角三座小塔，惟独当中的大些。花蝶便往塔后隐藏，韩爷步步跟随。花蝶左旋右转，韩爷前赶后拦。二人绕塔多时，方见那大汉由东边角门赶将进来，一声喊叫：“花蝶，你往哪里走！”花蝶扭头一看，故意脚下一跳，身体往前一栽。韩爷急赶一步，刚然伸出一手，只见花蝶将身一翻，手一撒，韩爷肩头已然着了一下，虽不甚疼，觉得有些麻木。暗说：“不好，必是药标。”急转身跃出墙外，竟奔回桑花镇去了。

这里花蝶闪身计打了韩彰，精神倍长，迎了大汉，才待举手，又见那壁厢来了个雄伟胖大之人，却是吴道成。因听见有人喊叫，连忙赶来，帮着花蝶将大汉拿住，锁在后院塔内。

胡和不知详细，他将大概略述一番，已然把个蒋爷惊得目瞪口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

且说蒋四爷听胡和之言，暗暗说道：“怨不得我找不着我二哥呢，原来被他们擒住了。”正在思索，忽听外面叫门。胡和答应着，却向蒋平摆手，随后将灯吹灭，方趑趄趑趄出来开放山门。只听有人问道，“今日可有什么事么？”胡和道：“什么事也没有。横竖也没有人找，我也没有吃酒。”又听一人道：“他已醉了，还说没吃酒呢。你将山门好好的关了罢。”说着，二人向后边去了。胡和关了山门，从新点上灯来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可没了事咧！咱们喝罢，喝醉了给他个睡，什么事全不管他。”蒋爷道：“很好。”却暗暗算计胡和。不多时，将老道灌了个烂醉，人事不知。蒋爷脱了道袍，扎缚停当，来至外间，将招子拿起，抽出三棱蛾眉刺，熄灭了灯，悄悄出了东厢房，竟奔后院而来。果见有三座砖塔，见中间的极大。刚然走至跟前，忽听嚷道：“好啊，你们将老爷捆缚在此，不言不语，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快快给老爷一个爽利呀！”蒋爷听了，不是韩爷的声音，悄悄道：“你是谁？不要嚷，我来救你。”说罢，走至跟前，把绳索挑去，轻轻将他二臂舒回。

那大汉定了定神，方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姓蒋名平。”大汉失声道：“哎哟，莫不是翻江鼠蒋四爷么？”

蒋平道：“正是。你不要高声。”大汉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小人龙涛，自仁和县灶君祠跟下花蝶来到此处。原要与家兄报仇，不想反被他们拿住。以为再无生理，谁知又蒙四爷知道搭救。”蒋爷听了便问道：“我二哥在哪里？”龙涛道：“并不曾遇见什么二爷。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冯七给小人送的信，因此得信到观音庵访拿花蝶。爬进墙去，却见个细条身子的与花蝶动手，是我跳下墙去帮助。后来花蝶跳墙，那人比我高多了，也就飞身跃墙，把花蝶追至此处。及至我蹿进墙来帮助，不知那人为什么反倒越墙走了。我本不是花蝶对手，又搭上个黑胖老道，如何敌得住，因此就被他们拿住了。”蒋爷听罢，暗想道：“据他说来，这细条身子的倒象我二哥。只是因何又越墙走了呢？走了又往何处呢？”又问龙涛道：“你方才可见二人进来么？往哪里去了？”龙涛道：“往西。一片竹林之后，有一段粉墙，想来有门。他们往哪里去了。”蒋爷道：“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转身来至竹林边一望，但见粉壁光华，乱筛竹影。借着月光浅淡，翠荫萧森，碧沉沉竟无门可入。蒋爷暗忖道：“看此光景，似乎是板墙，里面必是个幽僻之所。且到临近看看。”绕过竹林，来到墙根，仔细留神，踱来踱去。结构斗笋处，果然有些活动。伸手一摸，似乎活的。摸了多时，可巧手指一按，只听咯噔一声，将消息滑开，却是个转身门儿。蒋爷暗暗欢喜，挨身而入。早见三间正房，对面三间敞厅，两旁有抄手游廊。院内安设曾白玉石盆，并有几色上样的新菊花，甚觉清雅。正房西间内，灯烛明亮，有人对谈。

泽长蹑足潜踪，悄立窗外。只听有人唉声叹气，旁有一人劝慰道：“贤弟，你好生想不开，一个尼姑有什么要紧。你再要如此，未免叫愚兄笑话你了。”这说话的却是吴道成。又听花蝶道：“大哥，你不晓得。自从我见了她之后，神魂不定，

废寝忘餐。偏偏的她那古怪性儿，决不依从。若是别人，我花冲也不知杀却了多少，惟独他，小弟不但舍不得杀她，竟会不忍逼她。这却如何是好呢？”说罢，复又长叹。吴道成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我看你竟自着了迷了。兄弟既如此，你请我一请，包管此事必成。”花蝶道：“大哥果有妙计成全此事，慢说请你，就是叫我给你磕头，我都甘心情愿的。”说着话，咕咚一声就跪下了。蒋爷在外听了，暗笑道：“人家为媳妇拜丈母，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。真是无耻，也就可笑呢！”只听晃道成说：“贤弟请起。不要太急，我早已想下一计了。”花蝶问道：“有何妙计？”吴道成道：“我明日叫我们那个主儿假做游庙，到她那里烧香。我将蒙汗药叫她带上些，到了那里，无论饮食之间下上些，须将她迷倒，那时任凭贤弟所为。你道如何？”花冲失声大笑道：“好妙计！好妙计！大哥你真要如此，方不愧你我是生死之交。”又听吴道成道：“可有一宗，到了临期，你要留些情分，千万不可连我们那个主儿清浊不分，那就不成事体了。”花蝶也笑道：“大哥放心。小弟不但不敢，从今后，小弟竟把她当嫂子看待。”说罢，二人大笑。

蒋爷在外听了，暗暗切齿咬牙，道：“这两个无耻无羞、无伦无礼的贼徒，又在这里设谋定计，陷害好人。”就要进去。心中一转，想：“不可。需要用计。”想罢，转身来到门前，高声叫道：“无量寿佛！”便抽身出来，往南赶行了几步，在竹林转身形隐在密处。此时屋内早已听见，吴道成便立起身，来到了院中，问道：“是哪个？”并无人应。却见转身门已开，便知有人，连忙出了板墙，左右一看，何尝有个人影。心中转省道：“是了，这是胡和醉了，不知来此做些什么，看见此门已开，故此知会我们，也未见得。”心中如此想，腿下不由地往南走去。也是这恶道恶贯已满，可巧正在蒋爷隐藏之处，撩

开衣服腆着大肚在那里小解。蒋爷在暗处看的真切，暗道：“活该小子前来送死！”右手攥定钢刺，复用左手按住手腕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噗哧一声，吴道成腹上已着了钢刺，小水淋漓漓漓。蒋爷也不管他，却将手腕一翻，钢刺在肚子里转了一个身。吴道成那里受得，“哎哟”一声，翻筋斗栽倒在地。蒋爷趁势赶步，把钢刺一阵乱捣，吴道成这才成了道了。蒋爷抽出钢刺，就在恶道身上搽抹血渍，交付左手别在背上，仍奔板墙门而来。

到了院内，只听花蝶问道：“大哥，是什么人？”蒋爷一言不发，好大胆，竟奔正屋。到了屋内软帘北首，右手二指轻轻掀起一缝，往里偷看。却见花蝶立起身来，走至软帘前一掀。蒋爷就势儿接着，左手腕一翻，明晃晃的钢刺，竟奔花蝶后心刺将下来。只听哧地一声响，把背后衣服划开，从腰间至背，便着了钢刺。花蝶负痛难禁，往前一挣，登时跳至院内。也是这厮不该命尽，是蒋爷把钢刺别在背后，又是左手，且是翻起手腕，虽然刺着，却不甚重，只于划伤皮肉。蒋爷展步跟将出来，花蝶已出板墙。蒋爷紧紧追赶。花蝶却绕竹林穿入深密之处。蒋爷有心要赶上，猛见花蝶跳出竹林，将手一扬。蒋四爷暗说：“不好！”把头一扭，觉得冷嗖嗖从耳边过去，板墙上拍地一声响。蒋爷便不肯追赶，眼见花蝶飞过墙去了。

蒋爷转身来至中间塔前，见龙涛血脉已周，伸腰舒背，身上已觉如常，便将方才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龙涛不胜称羨。蒋爷道：“咱们此时往何处去方好？”龙涛道：“我与冯七约定在桑花镇相见，四爷何不一同前往呢？”蒋爷道：“也罢，我就同你前去。且到前面取了我的东西，再走不迟。”二人来至东厢房内，见胡和横躺在炕上，人事不知。蒋爷穿上道袍，在外边桌上拿了渔鼓简板，旁边拿起算命招子，装了钢刺。也不管

胡和明日如何报官，如何结案，二人离了铁岭观，一直竟奔桑花镇而来。

及至到时，红日已经东升。龙涛道：“四爷辛苦了一夜，此时也不觉饿吗？”蒋爷听了，知他这两日未曾吃饭，随答道：“很好，正要吃些东西。”说着话，正走到饭店门前，二人进去，拣了一个座头。刚坐下，只见堂倌从水盆中提了一尾欢跳的活鱼来。蒋爷见了连夸道：“好新鲜鱼！堂倌，你给我们一尾。”走堂的摇手道：“这鱼不是卖的。”蒋爷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堂官道：“这是一位军官爷病在我们店里，昨日交付小人的银两，好容易寻了数尾，预备将养他病的。因此，我不敢卖。”蒋爷听了，心内辗转道：“此事有些蹊跷。鲤鱼乃极热之物，如何反用它将养病呢？再者，我二哥与老五最爱吃鲤鱼，在陷空岛时，往往心中不快，吃东西不香，就用鲤鱼炖汤，拿它开胃。难道这军官就是我二哥不成？但只是我二哥如何扮做军官呢？又如何病了？”蒋爷只顾犯想，旁边的龙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先要了点心来，一上口就是五六碟，然后才问：“四爷吃酒要什么菜？”蒋爷随便要了，毫不介意，总在得病的军官身上。

少时见堂官端着一盘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鲤鱼，往后面去了。蒋爷他却悄悄跟在后面。去了多时，转身回来，不由笑容满面。龙涛问道：“四爷酒也不喝，饭也不吃，如何这等发笑？”蒋爷道：“少时你自然知道。”便把那堂倌唤进前来，问道：“这军官来了几日了？”中堂倌道：“连今日四天了。”蒋爷道：“他来时可有病么？”堂倌道：“来时却是好好的。只因前晚上出店赏月，于四鼓方才回来，便得了病了。立刻叫我们伙计三两个到三处打药，惟恐一个药铺赶办不来。我们想着军官爷必是紧要的症候，因此挡槽儿的、更夫，连小人分为

三下里，把药抓了来了。小人要与军官爷煎，他却不用。小人见他把那三包药中拣了几味先嚙在口内，说道：‘你们去罢。有了药，我就无妨碍了。明早再来，我还有话说呢。’到了次日早起，小人过去一看，见那军官爷病就好了。赏了小人二两银子买酒吃外，又交付小人一个果子，叫小人务必的多找几尾活鲤鱼来，说：‘我这病，非吃活鲤鱼不可。’因此，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，方找了几尾鱼来。军官爷说：‘每日早饭只用一尾，过了七天后，便隔两三天再吃也就无妨了。’也不知这军官爷得的什么病。”蒋爷听了，点了点头，叫堂倌且温酒去，自己暗暗踌躇道：“据堂倌说来，我二哥前日夜间得病。不消说了，这是在铁岭观受了暗器了，赶紧跑回来了。怨得龙涛他说：‘刚赶到，那人不知如何越墙走了。’只是叫人两四处打药，难道这暗器也是毒药喂的么？不然，如何叫人两四处打药？这明是秘不传方之意。二哥啊，二哥，你过于多心了。一个方儿什么要紧，自己性命也是当耍的？当初大哥劝了多少言语，说：‘为人不可过毒了。似乎这些小家伙称为暗器，已然有个暗字，又用毒药喂饱，岂不是狠上加狠呢，如何使得！’谁知二哥再也不听，连解药儿也不传人。不想今日临到自己头上，还要细心，不肯露全方儿。如此看来，二哥也太深心了。”又一转想，暗说：“不好。当初在文光楼上我诬药之时，原是两丸全被我盗去。如今二哥想起来，叫他这般费事，未尝不恨我、骂我，也就未必肯认我罢。”想至此，只急得汗流满面。

龙涛在旁，见四爷先前欢喜，到后来沉吟纳闷，此时竟自手足失措，便问道：“四爷不吃不喝，到底为着何事？何不对我说呢？”蒋爷叹气道：“不为别的，就只为我二哥。”龙涛道：“二爷在哪里？”蒋爷道：“便在这店里后面呢。”龙涛忙道：“四爷大喜！这一见了二爷，又完官差，又全朋友义气，

还犹豫什么呢？”说着话，堂倌又过来。蒋爷唤住道：“伙计，这得病的军官可容人见么？”堂倌开言说道：“爷若不问，小人也不说。这位军官爷一进门就嘱咐了，他说：‘如有人来找，须问姓名。独有个姓蒋的，他若找来，就回复他说，我不在这店里。’”四爷听了，便对龙涛道：“如何？”龙涛闻听，便不言语了。蒋爷又对堂倌道：“此时军官的鲤鱼大约也吃完了。你作为取家伙去，我悄悄地跟了你去。到了那里，你同军官说话儿，我作个不期而遇。倘若见了，你便溜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堂倌不能不应。蒋爷别了龙涛，跟着堂倌，来至后面院子之内。不知二人见了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

且说蒋爷跟了堂倌来到院子之内，只听堂倌说道：“爷上吃着这鱼可配口么？如若短什么调和，只管吩咐，明早叫灶上的多用点心。”韩爷道：“很好。不用吩咐了，调和的甚好。俟我好了，再谢你们罢。”堂倌道：“小人们理应伺候，如何当得起谢字呢！”

刚说至此，只听院内说道：“暖哟，二哥呀！你想死小弟了。”堂倌听罢，端起盘子往外就走。蒋四爷便进了屋内，双膝跪倒。韩爷一见，翻转身，面向里而卧，理也不理。蒋爷哭道：“二哥，你恼小弟，小弟深知。只是小弟委曲也要诉说明白了，就死也甘心的。当初五弟所做之事，自己逞强逞能，不顾国家法纪，急得大哥无地自容。若非小弟看破，大哥早已缢死在庞府墙外了。二哥，你老知道么？就是小弟离间二哥，也有一番深心。凡事皆是老五作成，人人皆知是锦毛鼠的能为，并不知有姓韩的在内。到了归期，二哥却跟在里头打这不明不白的官司，岂不弱了彻地鼠之名呢？再者，小弟附和着大哥，务必要拿获五弟，并非忘了结义之情，这正是救护五弟之意。二哥难道不知他做的事么？若非遇见包恩相与诸相好，焉能保得住他毫无伤损，并且得官授职？又何尝委曲了他呢！你我弟

兄五人，自陷空岛结义以来，朝夕聚首，原想不到今日。既有今日，我四人都受皇恩，相爷提拔，难道就忘却了二哥么？我弟兄四人在一处已经哭了好几场，大哥尤为伤怀，想会二哥。实对二哥说罢，小弟此番前来，一来奉着钦命，二来包相钧谕，三来大哥的分派，故此装模作样，扮成这番光景，遍处找寻二哥。小弟原有一番存心，若是找着了二哥固好；若是寻不着时，小弟从此也就出家，做个负屈含冤的老道罢了。”说至此，抽抽噎噎的哭起来了，他却偷着眼看韩彰。见韩爷用巾帕抹脸，知是伤了心了，暗道：“有点活动了。”后又说道：“天从人愿，不想今日在此遇见二哥。二哥反恼小弟，岂不把小弟一番好心，倒埋没了？总而言之，好人难作。小弟既见了二哥，把曲折衷肠诉明，小弟也不想活着了；隐迹山林，找个无人之处，自己痛哭一场，寻个自尽罢了。”说至此，喉咙嘶哑，就要放声。

韩爷哪里受得，由不得转过身来道：“你的心，我都知道。你言我行事太毒，你想想你做的事，未尝不狠。”蒋爷见韩爷转过身来，知他心意已回，听他说“做事太狠”，便急忙问道：“不知小弟做什么狠事了？求二哥说明。”韩爷道：“你诓我药，为何将两丸俱各拿去，致令我昨日险些丧了性命。这不是做事太狠么？”蒋爷听了，噗哧一声笑了，道：“二哥若为此事恼我恨我，这可错怪了小弟了。你老自想想，一个小荷包儿有多大地方？当初若不将两丸药掏出，如何装得下那封字柬呢？再者，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，能够知道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我二哥受药镖，必要用此解药；若早知道，小弟偷时也要留个后手儿，预备给二哥救急儿，也省得你老恨我咧！”韩爷听了也笑了，伸手将蒋爷拉起来，问道：“大哥、三弟、五弟可好？”蒋爷道：“均好。”说毕，就在炕边上坐了。彼此

提起前情，又伤感了一回。

韩爷便说：“与花蝶比较，他用闪身计，是我一时忽略，故此受了他的毒标。幸喜不重，赶回店来急忙配药，方能保得无事。”蒋爷听了念佛道：“这是吉人天相。”也将铁岭观遇见胡道泄机，自己只当是二哥被擒，谁知解救的却是龙涛；如何刺死吴道成，又如何反手刺伤了花蝶，他在钢刺下逃脱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韩爷听了，欢喜无限，道：“你这一刺，虽未伤他的性命，然而多少划他一下，一来惊他一惊，二来也算报了一镖之仇了。”

二人正在谈论，忽见外面进来一人，扑翻身就给韩爷叩头，倒把韩爷唬了一跳。蒋爷连忙扶起，道：“二哥，此位便是捕快头目龙涛龙二哥。”韩二爷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恕我有贱恙，不能还礼。”龙涛道：“小人今日得遇二员外，实小人之万幸。务恳你老人家早早养好了贵体，与小人报了杀兄之仇，这便是爱惜龙涛了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蒋爷道：“龙二哥，你只管放心。俟我二哥好了，身体强健，必拿花贼与令兄报仇。我蒋平也是要助拿此贼的。”龙涛感谢不已。从此，蒋爷服侍韩爷，又有龙涛帮着，更觉周到。闹了不多几日，韩爷伤痕已愈，精神复元。

一日，三人正在吃饭之时，却见夜星子冯七满头是汗，进来说道：“方才打二十里堡赶到此间，已然打听明白。姓花的因吃了大亏，又兼本县出票捕缉甚急，到处有线，难以居住，他竟逃往信阳，投奔邓家堡去了。”龙涛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好赶到信阳再做道理。”便叫冯七参见了二位员外，也就打横儿坐了，一同吃毕饭。韩爷问蒋爷道：“四弟，此事如何区处？”蒋爷道：“花蝶这厮万恶已极，断难容留。莫若二哥与小弟同上信阳，将花蝶拿获。一来除了恶患，二来与龙兄报了大仇，

三来二哥到开封府也觉有些光彩。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韩爷点头道：“你说的有理。只是如何去法呢？”蒋泽长道：“二哥仍是军官打扮，小弟照常道士形容。”龙涛道：“我与冯七做个小生意，临期看势作事。还有一事，我与欧阳爷、丁大官人原有旧约，如今既上信阳，须叫冯七到茉花村送信才是，省得他们二位徒往灶君祠奔驰。”夜星子听了满口应承，定准在诛龙桥西河神庙相见。龙涛又对韩、蒋二人道：“冯七这一去，尚有几天工夫，明日我先赶赴信阳，请二员外多将养几日。就是你们二位去时，一位军官，一位道者，也不便同行，只好俱在河神庙会齐便了。”蒋爷深以为是。计议已定，夜星子收拾收拾立刻起身，竟奔茉花村而来”

且言北侠与丁大爷来至茉花村，盘桓几日，真是义气相投，言语投机。一日提及花蝶，三人便要赴灶君祠之约。兆兰、兆蕙进内崇明了老母。丁母关碍着北侠，不好推托。老太太便立了一个主意，连忙吩咐厨房预备送行的酒席，明日好打发他等起身。北侠与丁氏弟兄欢天喜地，收拾行李，分派人跟随，忙乱了一天。到了掌灯时，饮酒吃饭直至二鼓。刚然吃完了饭，忽见丫环报来道：“老太太方才说身体不爽，此时已然歇下了。”丁氏弟兄闻听，连忙跑到里面看视。见老太太在帐子内，面向里和衣而卧，问之不应，半晌方说：“我这是无妨的，你们干你们的去。”丁氏弟兄那里敢挪寸步。伺候到四鼓之半，老太太方解衣安寝。二人才暗暗出来，来至待客厅。谁知北侠听说丁母欠安，也不敢就睡，独自在那里呆等听信。见了丁家弟兄出来，便问：“老伯母因何欠安？”大爷道：“家母有年岁之人，往往如此，反累吾兄挂心，不得安眠。”北侠道：“你我知己弟兄，非比外人，这有什么呢。”丁二爷道：“此时家母业已安歇，吾兄可以安置罢，明日还要走路呢！”

北侠道：“劣兄方才细想，此事也没甚要紧，二位贤弟原可以不必去。何况老伯母今日身体不爽呢？就是再迟三两日，也不为晚。总是老人家要紧。”丁氏昆仲连连道：“是。且到明日再看。”彼此问了安置，弟兄二人仍上老太太那里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丁大爷先来至厅上，见北侠刚刚梳洗。欧阳爷先问道：“伯母后半夜可安眠否？”兆兰道：“托赖兄长庇荫，老母后半夜颇好。”正说话间，兆蕙亦到，便问北侠今日可起身么。北侠道：“尚在未定。俟伯母醒时，看老人家的光景再做道理。”忽见门上庄丁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个姓冯的要求见欧阳爷、丁大爷。”北侠道：“他来得很好，将他叫进来。”庄丁回身，不多时，见一人跟庄丁进来，自说道：“小人夜星子冯七参见。”丁大爷问道：“你从何处而来？”冯七便将龙涛追下花蝶，观中遭擒，如何遇蒋爷搭救，刺死吴道成，惊走花蝶；又如何遇见韩二爷，现今打听明白花冲逃往信阳，大家俱定准在诛龙桥西河神庙相见的话，述说了一回。北侠道：“你几时回去？”冯七道：“小人特前来送信，还要即刻赶到信阳，同龙二爷探听花蝶的下落呢。”丁大爷道：“既如此，也不便留你。”回头吩咐庄丁，取二两银子来赏与冯七。冯七叩谢，道：“小人还有盘费，大官人如何又赏许多？如若没有什么分派，小人也就要走了。”又对北侠道：“爷们去时，就在诛龙桥西河神庙相见。”北侠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那庙里方丈慧海我是认得的，手谈是极高明的。”冯七听了笑了一笑，告别去了。

谁知他们这里说话，兆蕙已然进内看视老太太出来。北侠问道：“二弟，今日伯母如何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方才也替吾兄请了安了，家母说多承挂念。老人家虽比昨晚好些，只是精神稍减。”北侠道：“莫怪劣兄说。老人家既然欠安，二位贤弟断断

不可远离。况此事也没甚要紧。依我的主意，竟是我一人去到信阳，一来不至失约，二来我会同韩、蒋二人，再加上龙涛帮助，也可以敌得住姓花的了。二位贤弟以为何如？”兆兰、兆蕙原因老母欠安不敢远离，今听北侠如此说来，连忙答道：“多承仁兄指教，我二人惟命是从。候老母大愈后，我二人再赶赴信阳就是了。”北侠道：“那也不必。即便去时，也不过去一人足矣。总要一位在家伺候伯母要紧。”丁家弟兄点头称是。早见伴当擦抹桌椅，调开座位，安放杯箸，摆上丰盛的酒席。这便是丁母吩咐预备饯行的。酒饭已毕，北侠提了包裹，彼此珍重了一番，送出庄外，执手分别。

不言丁氏昆仲回庄，在家奉母。单说北侠出了茉花村，上了大路，竟奔信阳而来。沿途观览山水。一日，来至信阳境界，猛然想起：“人人都说诛龙桥下有诛龙剑，我虽然来过，并未赏玩。今日何不顺便看看，也不枉再游此地一番。”想罢，来至河边泊船之处雇船。船家迎将上来，道：“客官要上诛龙桥看古迹么？待小子伺候爷上赏玩一番，何如？”北侠道：“很好，但不知要多少船价？需要说明。”船家道：“有甚要紧。只要客官畅快喜欢了，多赏些就是了。请问爷上，是独游还是要会客呢？可要火食不要呢？”北侠道：“也不会客，也不要火食，独自一人，要游玩游玩。把我渡过桥西，河神庙下船便完了事了。”家听了没有什么想头，登时怠儿慢儿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要单座儿了。我们从早晨到此时并没开张。爷上一人，说不得走这一遭儿罢。多了也不敢说，破费爷赏四两银子罢。”俗语说的，“车船店脚牙”，极是难缠的。他以为拿大价儿把欧阳爷难住，就拉了倒了。不知北侠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

且说北侠他乃挥金似土之人，既要遣兴赏奇，慢说是四两，就是四十两也是肯花的。想不到这个船家要价儿，竟会要在圈儿里头了。北侠道：“四两银子有甚要紧，只要俺看了诛龙剑，俺便照数赏你。”船家听了，又立刻精神百倍，满面堆下笑来奉承道：“小人看爷上是个慷慨怜下的，只要看看古迹儿，那在我们穷小子身上打算盘呢。伙计快搭跳板，搀爷上船。到底灵便着些儿呀，吃饱了就发呆。”北侠道：“不用忙，也不用搀，俺自己会上船。”看跳板搭平稳了，略一垫步，轻轻来到船上。船家又嘱咐道：“爷上坐稳了，小人就要开船了。”北侠道：“俺晓得。只是纤绳要拉得慢着些儿，俺还要沿路观看江景呢。”船家道：“爷上放心。原为的是游玩，忙什么呢？”说罢，一篙撑开，顺流而下。奔至北岸，纤夫套上纤板，慢慢牵曳。船家掌舵，北侠坐在舟中。清波荡漾，芦花飘扬，衬着远山耸翠，古木撑青，一处处野店乡村，炊烟直上；一行行白鸥秋雁，掠水频翻。北侠对此三秋之景，虽则心旷神怡，难免几番浩叹：想人生光阴迅速，几辈英雄，而今何在？

正在观览叹惜之际，忽听船家说道：“爷上请看，那边影影绰绰便是河神庙的旗杆。此处离诛龙桥不远了。”北侠听了，

便要看古人的遗迹。”不知此剑是何宝物？不料我今日又得瞻仰瞻仰。”早见船家将篙一撑荡开，悠悠扬扬竟奔诛龙桥而来。到此水势急溜，毫不费力，已从桥孔过去。北侠两眼左顾右盼，竟不见宝剑悬于何处。刚然要问，只见船已拢住，便要拉纤上河神庙去。北侠道：“你等且慢。俺原为游赏诛龙剑而来，如今并没看见剑在那里，如何就上河神庙呢？”船家道：“爷上才从桥下过，宝剑就在桥的下面，如何不玩赏呢？”北侠道：“方才左瞧右瞧，两旁并没有悬挂宝剑，你叫我玩赏什么呢？”

船家听了，不觉笑道：“原来客官不知古迹所存之处，难道也没听见人说过么？”北侠道：“实实没有听见过，到了此时，倒要请教。”船家道：“人人皆知：‘诛龙桥诛龙剑，若要看须仰面。’爷上为何不往上看呢？”北侠猛省，也笑道：“俺倒忘了，竟没仰面观看。没奈何，你等还将船拨转，俺既到此，再没有不看看之理。”船家便有些作难，道：“此处水急溜，而且回去是逆水，我二人又得出一身汗，岂不费工夫呢？”北侠心下明白，便道：“没甚要紧，俺回来加倍赏你们就是了。”船家听了，好生欢喜，便叫：“伙计，多费些气力罢，爷上有加倍赏呢！”二人踊跃非常，对篙将船往回撑起。

果然逆水难行，多大工夫方到了桥下。北侠也不左右顾盼，惟有仰面细细观瞧。不看则可，看了时，未免大扫其兴。你道什么诛龙剑？原来就在桥下石头上面刻的一把宝剑，上面有模模糊糊几个蝌蚪篆字。真是耳闻不如眼见，往往以讹传讹，说的奇特而又奇特，再遇个探奇好古的人，恨不得就要看看，及至身临其境，只落得“原来如此”四个大字，毫无一点的情趣。即如京师玉 DONG 金鳖，真是天造地设的美景，四时春夏秋冬各有佳景，岂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呢。比如春日绿

波初泛，碧柳依依，白鹭群飞，黄鹂对对；夏日则荷花馥郁，莲叶亭亭；秋日则鸥影翩翩，蝉声阵阵；冬日则池水结冰，再遇着瑞雪缤纷，真个是银装世界一般。况且楼台殿阁，亭榭桥梁，无一不佳。然而每日走着，时常看着，习以为常，也就不理会了。就是北侠，他乃行侠作义之人，南北奔驰，什么美景没有看过？今日为个诛龙剑，白白的花了八两头，他算开了眼了，可瞧见石头上刻的暗八仙了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又遇船家纤夫不懂眼，使着劲儿撑住了船，动也不动。北侠问道：“为何不走？”船家道：“爷上赏玩尽兴，小人听吩咐方好开船。”北侠道：“此剑不过一目了然，俺已尽兴了。快开船罢，咱们上河神庙去罢。”他二人复又拨转船头，直来到河神庙下船。北侠在兜肚内掏出一个镞子，又加上多半个，合了八两之数，赏给船家去了。

北侠来到庙内，见有几个人围绕着一个大汉。这大汉地下放着一个筐箩，口中说道：“俺这煎饼是真正黄米面的，又有葱，又有酱，咬一口喷鼻香。赶热啊，赶热！”满嘴的怯话儿。旁边也有买着吃的。再细看大汉时，却是龙涛。北侠暗道：“他敢则早来了。”便上前故意的问道：“伙计，借光问一声。”龙涛抬头见是北侠，他却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客官爷问什么？”北侠道：“这庙内可有闲房？俺要等一个相知的朋友。”龙涛道：“巧咧，对劲儿，俺也是等乡亲的，就在这庙内落脚儿。俺是知道的，这庙内闲房多着咧！好体面屋中，雪洞儿似的，俺就是住不起。俺合庙内的老道在厨房里打通腿儿。没有什么营生，就在柴锅里烤上了几张煎饼，做个小买卖。你老趁热也闹一张尝尝，包管喷鼻香。”北侠笑道：“不用，少时你在庙内烤几张新鲜的我吃。”龙涛道：“是咧。俺卖完了这个，再给你老拷几张去。你老要找这庙内当家的，他，叫慧海，是个一

等一的人儿，好多着咧。”北侠道：“承指教了。”转身进庙，见了慧海，彼此叙了阔情。本来素识，就在东厢房住下。到了下晚，北侠却暗暗与龙涛相会。言花蝶并未见来，就是韩、蒋二位也该来了。俟他们到来，再做道理。

这日北侠与和尚在方丈里下棋，忽见外面进来一位贵公子，衣服华美，品貌风流，手内提定马鞭子，向和尚执手。慧海连忙问讯。小和尚献茶，说起话来。原是个武生，姓胡，特来暂租寓所，访探相知的。北侠在旁细看，此人面上一团英气，只是二目光芒甚实不佳。暗道：“可惜这样人物，被这一双眼带累坏了，而且印堂带煞，必是不良之辈。”正在思索，忽听外面嚷道：“王弟二的，王弟二的！”，说着话，扒着门往里瞧了瞧北侠，看了看公子。北侠早已看见是夜星子冯七。

小和尚迎出来，道：“你找谁？”冯七道：“俺姓张行三，找俺乡亲王弟二的。”小和尚说：“你找卖煎饼的王二呀，他在后面厨房里呢。你从东角门进去就瞧见厨房了。”冯七道：“有狗呀？”小和尚道：“有狗也不怕，锁着呢。”冯七抽身往后去了。这里贵公子已然说明，就在西厢房暂住，留下五两定银，回身走了，说：“迟会儿再来。”慧海送了公子回来，仍与北侠终局。北侠因记念着冯七，要问他花蝶的下落，胡乱下完那盘棋，却输与慧海七子。站起身来，回转东厢房，却见龙涛与冯七说着话出庙去了。

北侠连忙做散步的形景，慢慢地来到庙外，见他二人在那边大树下说话。北侠一见，暗暗送目，便往东走，二人紧紧跟随。到了无人之处，方问冯七道：“你为何此时才来？”冯七道：“小人自离了茉花村，第三十日就遇见了花蝶。谁知这厮并不按站走路，二十里也是一天，三十里也是一天，他到处拉拢，所以迟至今日。他也上这庙里来了。”北侠道：“难道方才那公

子就是他么？”冯七道：“正是。”北侠说：“怨不得，我说那样一个人，怎么会有那样的眼光呢？原来就是他呀。怨不得说姓胡，其中暗指着蝴蝶呢。只是他也到此何事？”冯七道：“这却不知。就是昨晚在店内，他合店小二打听小丹村来着，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”北侠又问韩、蒋二位。冯七道：“路上却未遇见，想来也就该到了。”龙涛道：“今日这厮既来至此，欧阳爷想着如何呢？”北侠道：“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大家防备着就是了。”说罢，三人分散，仍然归到庙中。

到了晚间，北侠屋内却不点灯，从暗处见西厢房内灯光明亮。后来忽见灯影一晃，仿佛蝴蝶儿一般。又见噗地一声，把灯吹灭了。北侠暗道：“这厮又要闹鬼了，倒要留神。”迟不多会，见隔扇略起一缝，一条黑线相似，出了门，背立片时，原来是带门呢。见他脚尖滑地，好门道，好灵便，“突”“突”往后面去了。北侠暗暗夸奖：“可惜这样好本事，为何不学好？”连忙出了东厢房，由东角门冬轻来到后面。见花蝶已上墙头，略一转身，落下去了。北侠赶到，飞身上墙，往下一望，却不见人。连忙纵下墙来，四下留神，毫无踪迹。暗道：“这厮好快腿，果然本领不错。”忽见那边树上落下一人，奔向前来。北侠一见，却是冯七。又见龙涛来道：“小子好快腿，好快腿！”三人聚在一处，再也测度不出花蝶往哪里去了。北侠道：“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，等他回来。就怕他回来不从此走。”冯七道：“此乃必由之地，白昼已瞧明白了。不然，我与龙二爷专在此处等他呢！”北侠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仍然上树。龙头领，你就在桥根之下。我在墙内等他。里外夹攻，再无不成功之理。”冯七听了说：“很好，就是如此。我在树上张望，如他来时，抛砖为号。”三人计议已定，内外埋伏。谁知等了一夜，却不见花冲回来。

天已发晓，北侠来至前面开了山门。见龙涛与冯七来了，彼此相见，道：“这厮哪里去了？”于是同到西厢房，见隔扇虚掩。到了屋内一看，见北间床上有个小小包裹，打开看时，里面只一件花氅、官靴与公子巾。北侠叫冯七拿着，奔方丈而来。早见慧海出来，迎门问道：“你们三位如何起得这般早？”北侠道：“你丢了人了，你还不晓得吗？”和尚笑道：“我出家人吃斋念佛、恪守清规，如何会丢人？别是你们三位有了什么典故了罢？”龙涛道：“真是师傅丢了人咧。我三人都替师傅找了一夜。”慧海道：“王二，你的口音如何会改了呢？”冯七道：“他也不姓王，我也不姓张。”和尚听了，好生诧异。北侠道：“师傅不要惊疑，且到方丈细谈。”

大家来至屋内，彼此就座。北侠方将龙涛、冯七名姓说出。“昨日租西厢房那人也不姓胡，他乃作孽的恶贼花冲，外号花蝴蝶。我们俱是为访拿此人到你这里。”就将夜间如何埋伏，他自从二更去后，至今并未回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慧海闻听，吃了一惊，连忙接过包裹，打开一看，内有花氅一件、官靴、公子巾，别无他物。又到西厢房内一看，床边有马鞭子一把，心中惊异非常，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未知后文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

且说紫髯伯听和尚之言，答道：“这却无妨。他决不肯回来了，只管收起来罢。我且问你：闻得此处有个小丹村，离此多远？”慧海道：“不过三四里之遥。”北侠道：“那里有乡绅富户以及庵观、娼妓无有呢？”和尚道：“有庵观，并无娼妓。那里不过是个村庄，并非镇店。若论乡绅，却有个勾乡宦。因告终养在家，极其孝母，家道殷实。因为老母吃斋念佛，他便盖造了一座佛楼，画栋雕梁，壮观之甚。慢说别的，就只他那宝珠海灯，便是无价之宝。上面用珍珠攒成缨络，排穗俱有宝石镶嵌。不用说点起来照徽明亮，就是平空看去，也是金碧交辉，耀人二目。那勾员外只要讨老母的喜悦，自己好善乐施，连我们庙里一年四季皆是有香资布施的。”北侠听了，便对龙涛道：“听师傅之言，却有可疑。莫若冯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听一番，看是如何。”冯七领命，飞也似地去了。龙涛便到厨房收拾饭食，北侠与和尚闲谈。

忽见外面进来一人，军官打扮，金黄面皮，细条身子，另有一番英雄气概，别具一番豪杰精神。和尚连忙站起相迎。那军官一眼看见北侠，道：“足下莫非欧阳兄么？”北侠道：“小弟欧阳春。尊兄贵姓？”那军官道：“小弟韩彰。久仰仁兄，

恨不一见，今日幸会。仁兄几时到此？”北侠道：“弟来三日了。”韩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龙头领与冯七他二人也早到了。”北侠道：“龙头领来在小弟之先，冯七是昨日才来。”韩爷道：“弟因有小恙，多将养了几日，故尔来迟，叫吾兄在此耐等，多多有罪。”说着话，彼此就座。却见龙涛从后面出来，见了韩爷便问：“四爷如何不来？”韩爷道：“随后也就到了。因他道士打扮，故在后走，不便同行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夜星子笑吟吟回来，见了韩彰道：“二员外来了么。来的正好，此事必须大家商议。”北侠问道：“你听得如何？”冯七道：“欧阳爷料事如见。小人到了那里，细细探听。原来这小子昨晚真个到小丹村去了。不知如何被人拿住，又不知因何连伤二命，他又逃走了。早间勾乡宦业已呈报到官，还未出签缉捕呢。”大家听了，测摸不出，只得等蒋爷来再做道理。

你道花蝶因何上小丹村？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圣邓车，猛然想起邓车生辰已近，素手前去，难以相见。早已闻得小丹村勾乡宦家有宝珠灯，价值连城。莫若盗了此灯，献与邓车，一来祝寿，二来有些光彩。这全是以小人待小人的形景，他哪里知道此灯有许多的蹊跷。

二更离了河神庙，一直奔到小丹村，以为马到成功，伸手就可拿来。谁知到了佛楼之上，见宝灯高悬，内注清油，阴晃晃明如白昼。却有一根锁链，上边檩上有环，穿过去，将这一头儿压在鼎炉的腿下。细细端详，须将香炉挪开，方能提住锁链，系下宝灯。他便挽袖掖衣，来至供桌之前，舒开双手，攥住炉耳，运动气力，往上一举。只听吱地一声，这鼎炉竟跑到佛龕去了。炉下桌子上却露出一个窟窿，系宝灯的链子也跑上房椽去了。花蝶暗说：“奇怪！”正在发呆，从桌上窟窿之内

探出两把挠钩，周周正正将两膀扣住。花蝶一见，不由地着急。两膀才待挣扎，又听下面吱吱吱吱连声响亮，觉得挠钩约有千斤沉重，往下一勒，花贼再也不能支持，两手一松，把两膀扣了个结实。他此时是手儿扶着，脖子伸着，嘴儿拱着，身儿探着，腰儿哈着，臀儿蹶着，头上蝴蝶儿颤着，腿儿躬着，脚后跟儿跷着，膝盖儿合着，眼子是撮着，真是福相样儿。

谁知花蝶心中正在着急，只听下面“哗唧”！“哗唧”铃铛乱响。早有人嚷道：“佛楼上有了贼了！”从胡梯上来了五六个人，手提绳索，先把花蝶拢住。然后主管拿着钥匙，从佛桌旁边入了簷，吱噔吱噔一拧，随拧随松，将挠钩解下。七手八脚把花蝶捆住了，推拥下楼。主管吩咐道：“夜已深了，明早再回员外罢。你等拿贼有功，俱各有赏。方才是谁的更班儿？”却见二人说道：“是我们俩的。”主管一看，是汪明、吴升，便道：“很好。就把此贼押在更楼之上，你们好好看守。明早我单回员外，加倍赏你们两个。”又吩咐帮拿之人道：“你们一同送至更楼，仍按次序走更巡逻，务要小心。”众人答应，俱奔东北更楼上，安置妥当，各自按拨走更去了。

原来勾乡宦庄院极大，四角俱有更楼。每楼上更夫四名，轮流巡更，周而复始。如今汪明、吴升拿贼有功，免其坐更，叫他二人看贼。他二人兴兴头头，欢喜无限。看着花蝶道：“看他年轻轻的，什么干不得，偏要做贼，还要偷宝灯。那个灯也是你偷的？为那个灯，我们员外费了多少心机，好容易安上消息，你就想偷去咧！”正在说话，忽听下面叫道：“主管叫你们去一个人呢！”吴升道：“这必是先赏咱们点酒儿吃食。好兄弟，你辛苦辛苦，去一趟罢。”汪明道：“我去。你好生看着他。”回身便下楼去了。吴升在上面，忽听噗咚一声，便问道：“怎么咧？栽倒咧！没喝就醉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却见上

来一人。凹面金腮，穿着一身皂衣，手持钢刀。吴升要嚷，只听“咔嚓”，头已落地。那人“忽”地一声，跳上炕来，道：“朋友，俺乃病太岁张华。奉了邓大哥之命，原为珠灯而来。不想你已入圈套，待俺来救你。”说罢，挑开绳索，将花蝶背在身上，逃往邓家堡邓车那里去了。

及至走更人巡逻至此，见更楼下面躺着一人，执灯一照，却是汪明被人杀死。这一惊非小，连忙报与主管。主管前来看视，便问：“吴升呢？”更夫说：“想是在更楼上面呢。”一叠连声唤道：“吴升！吴升！”那里有人答应。大家说：“且上去看看。”一看，罢咧！见吴升真是“无生”了：头在一处，尸在一处。炕上挑的绳索不少，贼已不知去向。主管看了这番光景，才着了慌了，也顾不得夜深了，连忙报与员外去了。员外闻听，急起来看，又细问了一番。方知道已先在佛楼上拿住一贼，因夜深未敢禀报。员外痛加申饬，言此事焉得不报；纵然不报，也该派人四下搜寻一回，更楼上多添些人看守，不当如此粗心误事。主管后悔无及，惟有伏首认罪而已。

勾乡宦无奈，只得据实禀报：如何拿获鬓边有蝴蝶的大盗，如何派人看守，如何更夫被杀、大盗逃脱的情节，一一写明，报到县内。此事一吵嚷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因此冯七来到小丹村，容容易易把此事打听回来。

大家听了说：“等四爷蒋平时再做道理。”果然是日晚间，蒋爷赶到。大家彼此相见了，就把花蝶之事述说一番。蒋泽长道：“水从源流树从根。这厮既然有投邓车之说，还须上邓家堡去找寻。谁叫小弟来迟，明日小弟就到邓家堡探访一番。可有一层，如若掌灯时小弟不回来，说不得众位哥哥们辛苦辛苦，赶到邓家堡方妥。”众人俱各应允。饮酒叙话，吃毕晚饭，大家安息。一宿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蒋平仍是道家打扮，提了算命招子，拿上渔鼓筒板，竟奔邓家堡而来。谁知这日正是邓车生日。蒋爷来到门前，踱来踱去。恰好邓车送出一人来，却是病太岁张华。因昨夜救了花蝶，听花蝶说，近来霸王庄马强与襄阳王交好，极其亲密，意欲邀同邓车前去。邓车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就叫花冲写了一封书信，特差张华前去投递。不想花蝶也送出来，一眼瞧见蒋平，兜得心内一动，便道：“邓大哥，把那唱道情的叫进来，我有话说。”邓车即吩咐家人，把那道者带进来。蒋四爷便跟定家丁进了门。见厅上邓车、花冲二人上坐。花冲不等邓车吩咐，便叫家人快把那老道带来。邓车不知何意。

少时，蒋爷步上台阶，进入屋内，放下招子、渔鼓板儿，从从容容的稽首，道：“小道有礼了。不知施主唤进小道有何吩咐？”花冲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姓什么？”蒋平道：“小道姓张。”花冲说：“你是自小儿出家，还是半路儿呢？还是故意儿假扮出道家的样子，要访什么事呢？要实实说来。快讲！快讲！”邓车在旁听了，甚不明白，便道：“贤弟，你此间却是为何？”花冲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。只因在铁岭观小弟被人暗算，险些儿丧了性命。后来在月光之下，虽然看不真切，见他身材瘦小，脚步灵便，与这道士颇颇相仿。故此小弟倒要盘问盘问他。”说毕，回头对蒋平道：“你到底说呀，为何迟疑呢？”蒋爷见花蝶说出真病，暗道：“小子真好眼力，果然不错。倒要留神！”方说道：“二位施主攀话，小道如何敢插言说话呢？小道原因家寒，毫无养赡，实实半路出家，仗着算命弄几个钱吃饭。”花蝶道：“你可认得我么？”蒋爷假意笑道：“小道刚到宝庄，如何认得施主？”花冲冷笑道：“俺的性命险些儿被你暗算，你还说不认得呢！大约束手问你，你也不应。”站起身来进屋内，不多时，手内提着一把枯藤鞭子来，凑至蒋平身

边道：“你敢不说实话么？”蒋爷知他必要拷打，暗道：“小子，你这皮鞭谅也打不动四太爷。瞧不得你四爷一身干肉，你觑面来试，够你小子啃个酒儿的。”这正是艺高人胆大。蒋爷竟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实是半路出家的，何必施主追问呢？”花冲听了，不由气往上撞，将手一扬，唰唰唰唰就是几下子。蒋四爷故意的“哎哟”道，“施主这是为何？平空把小道叫进宅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小道乱打起来。我乃出家之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哎哟，哎哟！这是从哪里说起？”邓车在旁看不过眼，向前拦住道：“贤弟，不可，不可！”不知邓车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

且说邓车拦住花冲道：“贤弟不可。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极多，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吗？且看为兄分上，不可误赖好人。”花蝶气冲冲地坐在那里。邓车便叫家人带道士出去。蒋平道：“无缘无故将我抽打一顿，这是哪里晦气！”花蝶听说“晦气”二字，站起身来又要打他，多亏了邓车拦住。旁边家人也向蒋平劝道：“道爷你少说一句罢。随我快走罢。”蒋爷说：“叫我走，到底拿我东西来，难道硬留下不成。”家人道：“你有什么东西？”蒋爷道：“我的鼓板、招子。”家人回身，刚要拿起渔鼓筒板，只听花冲道：“不用给他，看他怎么样？”邓车站起笑道：“贤弟，既叫他去，又何必留他的东西，倒叫他出去说混话，闹得好说不好听的做什么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招子拿起。

邓车原想不到招子有分两的，刚一拿手一脱落，将招子摔在地下。心下转想道：“啊！他这招子如何恁般沉重？”又拿起仔细一看，谁知摔在地下时，就把钢刺露出一寸有余。邓车看了，顺手往外一抽，原来是一把极锋芒的三棱蛾眉钢刺。一声“哎呀”：“好恶道啊！快与我绑了！”花蝶早已看见邓车手内擎着钢刺，连忙过来道：“大哥，我说如何？明明是刺我

之人，大约就是这个家伙。且不要性急，须慢慢地拷打他。”问他到底是谁、何人主使、为何与我等作对？”邓车听了，吩咐家人们拿皮鞭来。蒋爷到了此时，只得横了心预备挨打。花冲把椅子挪出，先叫家人乱抽一顿，只不要打他致命之处，慢慢地拷打他。打了多时，蒋爷浑身伤痕已然不少。花蝶问道：“你还不实说么？”蒋爷道：“出家人没有什么说的。”邓车道：“我且问你：你既出家，要这钢刺何用？”蒋爷道：“出家人随遇而安，并无庵观寺院，随方居住。若是行路迟了，或起身早了，难道就无个防身的家伙么？我这钢刺是防范歹人的，为何施主便迟疑了呢？”邓车暗道：“是呀，自古吕祖尚有宝剑防身，他是个云游道人，毫无定止，难道就不准他带个防身的家伙么？此事我未免莽撞了。”

花蝶见邓车沉吟，惟恐又有反悔，连忙上前道：“大哥请歇息去，待小弟慢慢的拷他。”回头吩咐家人，将他抬到前面空房内，高高吊起，自己打了，又叫家人打。蒋爷先前还折辩，到后来知道不免，索性不言语了。花蝶见他不言语，暗自思道：“我与家人打的工夫也不小了，他却毫不承认。若非有本领的，如何禁得起这一顿打。”他只顾思索，谁知早有人悄悄地告诉邓车，说那道士打得不言语了。邓车听了，心中好生难安，想道：“花冲也太不留情了。这又不是他家，何苦把个道士活活的治死。虽为出气，难道我也不嫌个忌讳么？我若十分拦他，又恐他笑我，说我不但事，胆子小了。也罢，我须如此，他大约再也没有说的。”想罢，来到前面。只见花冲还在那里打呢。再看道士时，浑身抽得衣服狼藉不堪，身无完肤。邓车笑吟吟上前道：“贤弟，你该歇息歇息了。自早晨吃了些寿面，到了此时，可也饿了。酒筵已然摆妥，非是劣兄给他讨情，今日原是贱辰，难道为他耽误了咱们的寿酒吗？”一番话把个花冲提

醒，忙放下皮鞭道：“望大哥恕小弟忘神。皆因一时气忿，就把大哥的千秋忘了。”转身随邓车出来，却又吩咐家人：“好好看守，不许躲懒贪酒，候明日再细细的拷问。若有差错，我可不依你们，惟你们几个人是问。”二人一同往后面去了。

这里家人也有抱怨花蝶的，说他无缘无故不知那里的邪气；也有说：给我们添差使，还要充二号主子；又有可怜道士的：自午间揉搓到这时，浑身打了个稀烂，也不知是那葫芦药。便有人上前，悄悄地问道：“道爷，你喝点儿罢！”蒋爷哼了一声。旁边又有人道：“别给他凉水喝，不是玩的。与其给他水喝，现放着酒，热热地给他温一碗，不比水强么？”那个说：“真个的。你看着他，我就给他温酒去。”不多时，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酒。二人偷偷地把蒋爷系下来，却不敢松去了绳绑，一个在后面轻轻的扶起，一个在前面端着酒喂他。蒋爷一连呷了几口，觉得心神已定，略喘息喘息，便把余酒一气饮干。

此时天已渐渐的黑上来了。蒋爷暗想道：“大约欧阳兄与我二哥差不多的也该来了。”忽听家人说道：“二兄弟，你我从早晨闹到这咱晚了。我饿得受不了。”那人答道：“大哥，我早就饿了。怎么他们也不来替换替换呢？”这人道：“老二，你想想咱们共总多少人。如今他们在上头打发饭，还有空儿替换咱们吗？”蒋爷听了便插言道：“你们二位只管吃饭。我四肢捆绑，又是一身伤痕，还跑的了么？”两个家人听了，道：“慢说你跑不了，你就是真跑了，这也不是我们正宗差使，也没甚要紧。你且养着精神，咱们回来再见。”说罢，二人出了空房，将门倒扣，往后面去了。

谁知欧阳春与韩彰早已来了。二人在房上张望，不知蒋爷在于何处。欧阳春便递了暗号，叫韩彰在房上张望，自己却找寻蒋平。找到前面空房之外，正听见二人嚷饿。后来听他二人

往后面去了，北侠便进屋内。蒋爷知道救兵到了。北侠将绳绑挑开。蒋爷悄悄道：“我这浑身伤痕却没要紧，只是四肢捆得麻了，一时血脉不能周流，需把我夹着，安置个去处方好。”北侠道：“放心，随我来。”一伸臂膀，将四爷夹起，往东就走。过了夹道，出了角门，却是花园。四下一望，并无可以安身的去处。走了几步，见那边有一架葡萄架，幸喜不甚过高。北侠悄悄道：“且屈四弟在这架上罢。”说罢，左手一顺，将蒋爷双手托起，如举小孩子一般，轻轻放在架上，转身从背后皮鞘内将七宝刀抽出，竟奔前厅而来。

谁知看守蒋爷的二人吃饭回来，见空房子门已开了，道士也不见了，一时惊慌无措，忙跑到厅上报与花蝶、邓车。他二人听了就知不好，也无暇细问。花蝶提了利刃，邓车摘下铁靶弓，跨上铁弹子袋，手内拿了三个弹子。刚出厅房，早见北侠持刀已到。邓车扣上弹子，把手一扬，飏地就是一弹。北侠知他弹子有工夫，早已防备。见他把手一扬，却把宝刀扁着一迎，只听当的一声，弹子落地。邓车见打不着来人，一连就是三弹。只听当当当响了三声，俱各打落在地。邓车暗暗吃惊，说：“这人技艺超群！”便顺手在袋内掏出数枚，连珠发出。只听“叮当”“叮当”犹如打铁一般。

旁边花蝶看的明白，见对面这一个人并不介意，他却脚下使劲，一个箭步，以为帮虎吃食，可以成功。不想忽觉脑后生风，觉着有人。一回头，见明晃晃的钢刀劈将下来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将身一闪，翻手往上一迎。哪里知道韩爷势猛刀沉，他是翻腕得的不得力，刀对刀，只听咯当一声，他的刀早已飞起数步，“当唧唧”落在尘埃。花蝶哪里还有魂咧！一伏身奔了角门，往后花园去了。慌不择路，无处藏身，他便到葡萄架根下将身一蹲，以为他算是葡萄老根儿。他如何想的到架上头

还有个人呢。

蒋爷在架上四肢刚然活动，猛听脚步声响，定睛细看，见一人奔到此处不动，隐隐头上有黑影儿乱晃，正是花蝶。蒋爷暗道：“我的钢刺被他们拿去，手无寸铁，难道眼瞅着小子藏在此处就罢了不成？有了。我何不砸他一下子，也出一出拷打的恶气！”想罢，轻拳两腿，紧抱双肩，往下一翻身，噗哧地一声，正砸在花蝶的身上。把花蝶砸得往前一扑，险些儿嘴按地，幸亏两手扶住。只觉两耳嚤地一声，双睛金星乱进，说声：“不好！此处有了埋伏了。”一挺身，跟里跟跄奔那边墙根去了。

此时韩彰赶到。蒋爷爬起来道：“二哥，那厮往北跑了！”韩彰嚷道：“奸贼！往哪里走？”紧紧赶来，看看追上。花蝶将身一纵，上了墙头。韩爷将刀一掬，花蝶业已跃下。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往东飞跑。跑过角墙，忽见有人嚷道：“哪里走！龙涛在此。”飕地就是一棍。好花蝶，身体灵便，转身复往西跑。谁知早有韩爷拦住。南面是墙，北面是护庄河。花蝶往来奔驰许久，心神已乱，眼光迷离，只得奔板桥而来。刚刚到了桥的中间，却被一人劈胸抱住，道：“小子，你不洗澡吗？”二人便滚下桥去。花蝶不识水性，哪里还能挣扎。原来抱花蝶的就是蒋平，他同韩彰跃出墙来，便在此桥埋伏。到了水中，虽然不深，他却掐住花蝶的脖项，往水中一浸，连浸了几口水，花蝶已然人事不知了。此时韩爷与龙涛、冯七俱各赶上。蒋爷托起花蝶，龙涛提上木桥，与冯七将他绑好。蒋爷蹿将上来，道：“好冷！”韩爷道：“你等绕到前面，我接应欧阳兄去。”说罢，一跃身跳入墙内。

且说北侠刀磕铁弹，邓车心慌，已将三十二子打完，敌人不退，正在着急。韩爷赶到，嚷道：“花蝶已然被擒，谅你有

多大本领。俺来也！”邓车闻听，不敢抵敌，将身一纵，从房上逃走去了。北侠也不追赶，见了韩彰，言花蝶已擒，现在庄外。说话间，龙涛背花蝶，蒋爷与冯七在后，来至厅前，放下花蝶。蒋爷道：“好冷！好冷！”韩爷道：“我有道理。”持着刀往后面去了。不多时，提了一包衣服来，道：“原来姓邓的并无家小，家人们也藏躲了。四弟来换衣服。”蒋平更换衣服之时，谁知冯七听韩爷说后面无人，便去到厨房，将柴炭抱了许多，登时点着烘起来。蒋平换了衣服出来，道：“趁着这厮昏迷之际，且松了绑。那里还有衣服，也与他换了。天气寒冷，若把他冻死了，反为不美。”龙涛、冯七听说有理，急忙与花蝶换妥，仍然绑缚。一边控他的水，一边向着火，小子闹了个“水火相济”。

韩爷又见厅上摆着盛筵，大家也都饿了，彼此就座，快吃痛饮。蒋爷一眼瞧见钢刺，急忙佩在身边。只听花蝶呻吟道：“淹死我也。”冯七出来将他搀进屋内。花蝶在灯光之下，一看，见上面一人，碧睛紫髯；左首一人，金黄面皮；右首一人，形容枯瘦，正是那个道士；下面还有个黑脸大汉，又是铁岭观被擒之人。看了半日，不解是何缘故。只见蒋爷斟了一杯热酒，来到花蝶面前，道：“姓花的！事已如此，不必迟疑。你且喝杯热酒，暖暖寒。”花蝶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与俺作对？”蒋爷道：“你做的事你还不知道么？玷污妇女名节，造孽多端，人人切齿，个个含冤；因此，我等抱不平之气，才特前来拿你。若问我，我便是陷空岛四鼠蒋平。”花蝶道：“你莫非称翻江鼠的蒋泽长么？”蒋爷道：“正是。”花蝶道：“好，好，名不虚传。俺花冲被你拿住，也不受辱于我。快拿酒来！”蒋爷端到他唇边，花冲一饮而尽。又问道：“那上边的又是何人？”蒋爷道：“那是北侠欧阳春。那边是我二哥韩彰。

这边是捕快头目龙涛。”花蝶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也是我花冲所行不正，所以惹得你等的义气。今日被擒，正是我自做自受。你们意欲将我置于何地？”蒋爷道：“大丈夫敢作敢当，方是男子。明早将你解到县内，完结了勾乡宦家杀死更夫一案，便将你解赴东京，任凭开封府发落。”花冲听了，便低头不语。

此时天已微明，先叫冯七到县内呈报去了。北侠道：“劣兄有言奉告：如今此事完结，我还要回茉花村去。一来你们官事我不便混在里面；二来因双侠之令妹于冬底还要与展南侠毕姻，面恳至再，是以我必须回去。”韩、蒋二人难以强留，只得应允。

不多时，县内派了差役跟随冯七前来，起解花冲到县。北侠与韩、蒋二人同出了邓家堡，彼此执手分别。北侠仍回茉花村。韩、蒋二人同到县衙。惟有邓车悄悄回家，听说花冲被擒，他恐官司连累，忙忙收拾收拾，竟奔霸王庄去了，后文再表。不知花冲到县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

且说蒋、韩二位来到县前，蒋爷先将开封的印票拿出，投递进去。县官看了，连忙请至书房款待。问明底细，立刻升堂。花冲并无推诿，甘心承认。县官急速办了详文，派差跟随韩、蒋、龙涛等，押解花冲起身。一路上小心防范，逢州过县，皆是添役护送。

一日，来至东京，蒋爷先至公厅，见了众位英雄，被此问了寒暄，卢方先问：“找的二弟如何？”蒋平便将始末述说了一遍。“现今押解着花冲，随后就到。”大家欢喜无限。卢方、徐庆、白玉堂、展昭相陪，迎接韩彰。蒋爷连忙换了服色，来到书房回禀包公。包公甚喜，即命包兴传出话来：“如若韩义士到来，请到书房相见。”

此时卢方已迎着韩彰，结义弟兄彼此相见了，自是悲喜交集。南侠见了韩爷，更觉亲热。暂将花冲押在班房，大家同定韩爷来至公所，各通姓名相见。独到了马汉，徐庆道：“二哥，你老弩箭误伤的就是此人。”韩爷听了不好意思，连连谢罪。马汉道：“三弟，如今俱是一家人了，你何必又提此事！”赵虎道：“不知者不作罪，不打不成相与。以后谁要忌妒谁，他就不是好汉，就是个小孩了。”大伙俱各大笑。公孙先生道：

“方才相爷传出话来，如若韩兄到来，即请书房相见。韩兄就同小弟先到书房要紧。”韩彰便随公孙先生去了。

这里南侠吩咐备办酒席，与韩、蒋二位接风。不多时，公孙策等出来，刚至茶房门前，见张老儿带定邓九如在那里恭候。九如见了韩爷，向前深深一揖，口称：“韩伯伯在上，小侄有礼。”韩爷见是个宦家公子，连忙还礼，一时忘怀，再也想不起是谁来。张老儿道：“军官爷，难道把汤圆铺的张老儿忘了么？”韩爷猛然想起，道：“你二人为何在此？”包兴便将在酒楼相遇，带至开封，我家三公子奉相谕，将公子认为义子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韩爷听了，欢喜道：“真是福随貌转，我如何认得？如此说，公子清了！”大家笑着来至公所之内。见酒筵业已齐备，大家谦逊，彼此就座。卢方便问：“见了相爷如何？”公孙策道：“相爷见了韩兄，甚是欢喜，说了好些渴想之言。已吩咐小弟速办折子，就以拿获花冲，韩兄押解到京为题，明早启奏。大约此折一上，韩兄必有好处。”卢方道：“全仗贤弟扶持。”韩爷又叫伴当将龙涛请进来，大家见了。韩爷道：“多承龙兄一路勤劳，方才已回禀相爷，俟事毕之后，回去不迟。所有护送差役，俱各有赏。”龙涛道：“小人仰赖二爷、四爷拿获花冲，只要报仇雪恨，龙涛生平之愿足矣。”话刚至此，只见包兴传出话来，道：“相爷吩咐，立刻带花冲二堂听审。”公孙先生、王、马、张、赵等听了，连忙到二堂伺候去了。

这里无执事的，暂且饮酒叙话。南侠便问花蝶事体，韩爷便述说一番。又深赞他人物本领，只可惜一宗大毛病，把个人带累坏了。正说之间，王、马、张、赵等俱各出来。赵虎连声夸道：“好人物，好胆量！就是他所作之事不端，可惜了！”众人便问相爷审得如何。王朝、马汉道：“何用审问，他自己

俱各通说了。实实罪在不赦。招已画了。此时相爷与公孙先生拟他的罪名，明日启奏。”不多时，公孙策出来道：“若论他杀害人命，实在不少，惟独玷污妇女一节较重，理应凌迟处死。相爷从轻，改了个斩立决。”龙涛听了，心内畅快。大家从新饮酒，喜悦非常。饮毕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包公上朝递折。圣心大悦，立刻召见韩彰，也封了校尉之职。花冲罪名依议。包相就派祥符县监斩，仍是龙涛、冯七带领衙役押赴市曹行刑。回来到了开封，见众英雄正与韩彰贺喜，龙涛又谢了韩、蒋二人，他要回去。韩爷、蒋爷二位赠了龙涛百金，所有差役俱备赏赐，各回本县去了。龙涛从此也不在县内当差了。

这里众英雄欢喜聚在一处，快乐非常。除了料理官事之外，便是饮酒作。卢方等又在衙门就近处置了寓所，仍是五人同居。自闹东京弟兄分手，至此方能团聚。除了卢方一年回家两次，收取地租，其金四人就在此处居住，当差供职甚是方便。南侠原是丁大爷给盖的房屋，预备毕姻。因日期近了，也就张罗起来。不多几日，丁大爷同老母、妹子来京，南侠早已预备了下处。众朋友俱各前来看望，都要会会北侠。谁知欧阳春再也不肯上东京，同丁二爷在家看家。众人也只得罢了。到了临期，所有迎妆嫁娶之事，也不必细说。

南侠毕姻之后，就将丁母请来同居，每日与丁大爷会同众朋友欢聚。刚然过了新年，丁母便要回去。众英雄与丁大爷义气相投，恋恋难舍。今日你请，明日我邀，这个送行，那个饯别，聚了多少日期，好容易方才起身。

丁兆兰随着丁母回到家中，见了北侠，说起：“开封府的朋友，人人羡慕大哥，恨不得见面，抱怨小弟不了。”北侠道：“多承众位朋友的惜爱，实是劣兄不惯应酬。如今贤弟回来，

诸事已毕，劣兄也就要告辞了。”丁大爷听了，诧异道：“仁兄却是为何？难道小弟不在家时，舍弟有什么不到之处么？”北侠笑道：“你我岂是那样的朋友。贤弟不要多心。劣兄有个贱恙：若要闲的日子多了，便要生病。所谓劳人不可多逸，逸则便不消受了。这些日子贤弟不来，已觉焦心烦躁。如今既来了，必须放我前去，庶免灾缠病绕。”兆兰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与仁兄同去。”北侠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，你非劣兄可比。现在老伯母在堂，而且妹子新嫁，更要二位贤弟不时的在膝下承欢，省得老人家寂寞。再者劣兄出去闲游，毫无定所。难道贤弟就忘了‘游必有方’吗？”兆兰、兆蕙听见北侠之言，是决意要去的，只得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再屈留仁兄两日，俟后日起身如何？”北侠只得应允。这两日的欢聚，自不必说。到了第三日，兆兰、兆蕙备了酒席，与北侠饯行，并问现欲何往。北侠道：“还是上杭州一游。”饮酒后，提了包裹，双侠送至庄外，各道珍重，彼此分手。

北侠上了大路，散步逍遥，逢山玩山，遇水赏水，凡有古人遗迹，再没有不游览的。一日，来至仁和县境内，见一带松树稠密，远远见旗杆高出青霄。北侠想道：“这必是个大寺院，何不瞻仰瞻仰。”来到庙前一看，见匾额上携着“盘古寺”三字，殿宇墙垣极其齐整。北侠放下包裹，拂去尘垢，端正衣襟，方携了包裹步入庙中。上了大殿，瞻仰圣像，却是“三皇”。才礼拜毕，只见出来一个和尚，年纪不足三旬，见了北侠问讯。北侠连忙还礼，问道：“令师可在庙中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在后面。施主敢是找师父么？”北侠道：“我因路过宝刹，一来拜访令师，二来讨杯茶吃。”和尚道：“请到客堂待茶。”说罢，在前引路，来到客堂。真是窗明几净，朴而不俗。和尚张罗煮茶。不多一会，茶已烹到。早见出来个老和尚，年纪约七旬，

面如童颜，精神百倍。见了北侠，问了姓名。北侠一一答对。又问：“吾师上下？”和尚答道：“上静下修。”二人一问一答，谈了多时，彼此敬爱。看看天已晚了，和尚献斋。北侠也不推辞，随喜吃了。和尚更觉欢喜，便留北侠多盘桓几日。北侠甚合心意，便住了。晚间无事，因提起手谈，谁知静修更是酷好。二人就在灯下下了一局，不相上下。萍水相逢，遂成莫逆。北侠一连住了几日。

这日早晨，北侠拿出一锭银来交与静修，作为房金。和尚哪里肯受，道：“我这庙内香火极多，客官就是住上一年半载，这点薪水之用，足以供的起。千万莫要多心。”北侠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心甚是不安。权作香资，莫要推辞。”静修只得收了。北侠道：“吾师无事，还要领一局，肯赐教否？”静修道：“争奈老僧力弱，恐非敌手。”北侠道：“不吝教足矣，何必太谦。”二人放下棋枰，对奕多时。忽见外面进来一个儒者，衣衫烂破，形容枯瘦，手内持定几幅对联，望着二人一揖。北侠连忙还礼，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儒者道：“学生贫困无资，写得几幅对联，望祈居士资助一二。”和尚听了，便立起身来接过对联，打开一看，不由地失声叫好。未知静修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丫环丧命

且说静修和尚打开对联一看，见写得笔法雄劲，字体遒劲，不由的连声赞道：“好书法！好书法！”又往儒者脸上一望，见他虽然穷苦，颇含秀气，而且气度不凡，不由的慈悲心一动。便叫儒者将字放下，吩咐小和尚带到后面，梳洗净面，款待斋饭。儒者听了，深深一揖，随着和尚后面去了。北侠道：“我见此人颇颇有些正气，决非假冒斯文。”静修道：“正是。老僧方才看他骨格清奇，更非久居人下之客。”说罢，复又下棋。

刚然终局，只见进来一人，年约四旬以外，和尚却认得是秦家庄员外秦昌，连忙让座，道：“施主何来？这等高兴。”秦员外道：“无事不敢擅造宝刹。只因我这几日神有些不安，特来恳求吾师一卜。”和尚笑道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！老僧是不会占卜的。员外听谁说来？”秦昌道：“出家人不该打诳语。曾记那年，敝庄有个王老儿，为孙子得病愁烦。是吾师问他因何愁烦，他说出缘故。吾师道：‘你说一个字来，我与你测一测。’他就写了个鸳鸯的‘鸳’字。刚然写完，吾师正在测度之际，忽然一阵风将纸条吹起。他忙用镇纸一押，不偏不正押在‘鸳’字头上。吾师就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‘你这小孙儿是不能活的了。你快回去罢。’老王听了即刻回家，谁知他那孙子

就死了。因此他就传扬开了，说吾师神卜。谁人不知，如何单单的瞒我呢！”静修笑道：“这原是一时的灵机，不过测测字，如何算得会卜呢？”秦昌道：“吾师既能测字，何妨给我测个字呢。”静修没法儿，只得说道：“既如此，这倒容易。员外就说一个字，待老僧测测看。说的是了，员外别喜欢；说的不是了，员外也别恼。”秦昌道：“君子问祸不问福。方才吾师说‘容易’，就是这个‘容’字罢。”静修写出来，端详了多时，道：“此字无偏无倚，却是个端正字体。按字意说来，‘有容德乃大’，‘无欺心自安’。员外做事光明，毫无欺心，这是好处。然凡事须有涵容，不可急躁。未免急则生变，与事就不相宜了。员外以后总要涵容，遇事存在心里，管保遇难呈祥，转祸为福。老僧为何说这个话呢？只因此字拆开看有些不妙。员外请看，此字若拆看，是个穴下有人口，若要不涵容，惟恐人口不利。这也是老僧妄说，员外休要见怪。”员外道：“多承吾师指教，焉有见怪之理。”

北侠在旁听了，颇有意思，连忙说道：“吾师也替我测一字。”静修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今日老僧如何造起口孽来了。快请说字罢。”北侠道：“就是‘善’字罢。”静修思索了一番，道：“此字也是端正字体。善乃人之本性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善是随在皆有。处处存心为善，济困扶危，剪恶除强，瞧着行事狠毒，细细想来，却是一片好心。这方是真善。再按此字拆开，居士平生多义气，廿载入空门。将来二十年后，也不过老僧而已。”北侠听了，连连称是：“承教，承教！佩服，佩服！”

谁知说话间，秦昌屡盼桌上的对联。见静修将字测完，方立起身来，把对联拉开一看，连声夸赞：“好字！好字！这是吾师的大笔么？”静修道：“老僧如何写的来？这是方才一儒

者卖的。”秦昌道：“此人姓甚名谁，现在何处？”静修道：“现在后面。他原是求资助的，并未问他姓名。”秦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个寒儒了。我为小儿，屡欲延师训诲，未得其人。如今既有儒者，吾师何不代为聘请，岂不两便么？”静修笑道：“延师之道，理宜恭敬，不可因他是寒士，便藐视于他。似如此草率，非待读书人之理。”秦昌立起身来道：“吾师责备的甚是。但弟子惟恐错过机会，不得其人，故此觉得草率了。”连忙将外面家童唤进来，吩咐道：“你速速到家，将衣帽靴衫取来，并将马快快备两匹来。”静修见他延师心诚，只得将儒者请来。谁知儒者到了后面，用热水洗去尘垢，更觉满面光华，秀色可餐。秦昌一见，欢喜非常，连忙延至上座，自己在下面相陪。

原来此人姓杜名雍，是个饱学儒流，一生性气刚直，又是个落落寡合之人。静修便将秦昌延请之意说了。杜雍却甚愿意，秦昌乐不可言。少时家童将衣衫靴帽取来，秦昌恭恭敬敬奉与杜雍。杜雍却不推辞，将通身换了，更觉落落大方。秦昌别了静修、北侠，便与杜雍同行。出了山门，秦昌便要坠镫，杜雍不肯，谦让多时。二人乘马，来至庄前下马。家童引路来到书房。献茶已毕，即叫家人将学生唤出。

原来秦昌之子名叫国璧，年方十一岁。安人郑氏，三旬以外年纪。有一妾，名叫碧蟾。丫环、仆妇不少。其中有个大丫环名叫彩凤，服侍郑氏的；小丫环名叫彩霞，服侍碧蟾的。外面有执事四人：进宝、进财、进禄、进喜。秦昌虽然四旬年纪，还有自小儿的乳母白氏，年已七旬将近。人丁算来也有三四十口，家道饶余。员外因一生未能读书，深以为憾，故此为国璧谆谆延师，也为改换门庭之意。

自拜了先生之后，一切肴饌甚是精美。秦昌虽未读过书，

却深知敬先生，也就难为他。往往有那不读书的人，以为先生的饭食随便俱可，漫不经心的很多，那似这秦员外拿着先生当敬天神的一般。每逢自己讨取账目之时，便嘱咐郑氏安人，先生饭食要紧，不可草率，务要小心。即或安人不得暇，就叫彩凤照料，习以为常。谁知暴已惹起侍妾的疑忌来了。一日，员外又去讨账，临行嘱咐安人与大丫头，先生处务要留神，好好款待。员外去后，彩凤照料了饭食，叫人送至书房。碧蟾也便悄悄随至书房，在窗外偷看。见先生眉清目秀，三旬年纪，儒雅之甚。不看则已，看了时，邪心顿起。

也是活该有事。这日，偏偏员外与国璧告了半天假，带他去探亲。碧蟾听了此信，暗道：“许他们给先生做菜，难道我就不许么？”便亲手做了几样菜，用个小盒盛了，叫小丫头彩霞送至书房。不多时，回来了。他便问：“先生做什么呢？”彩霞道：“在那里看书呢。”碧蟾道：“说什么没有？”丫环道：“他说：‘往日俱是家童送饭，今日为何你来？快回去罢。’将盒放在那里，我就来了。”碧蟾暗道：“奇怪，为何不吃呢？”便叫彩霞看了屋子，他就三步两步来到书房，撕破窗纸往里窥看。见盒子依然未动，他便轻轻咳嗽。杜先生听了，抬头看时，见窗上撕了一个窟窿，有人往里偷看，却是年轻妇女，连忙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窗外答道：“你猜是谁？”杜先生听这声音有些不雅，忙说道：“这是书房，还不退了。”窗外答道：“谅你也猜不着。我告诉你：我比安人小，比丫环大。今日因员外出门，家下无人，特来相会。”先生听了，发话道：“不要唠叨，快回避了！”外面说道：“你为何如此不知趣？莫要辜负我一片好心。这里有表记送你。”杜雍听了，登时紫涨面皮，气往上撞，嚷道：“满口胡说！再不退，我就要喊叫起来！”一边嚷，一边拍案大叫。正在愤怒，忽见窗外影儿不

见了。先生仍气忿忿的坐在椅子上面，暗想道：“这是何说！可惜秦公待我这番光景，竟被这贱人带累坏了。我需随便点醒了他，庶不负他待我之知遇。”你道碧蟾为何退了？原来他听见员外已回来了，故此急忙退去。

且言秦昌进内更换衣服，便来到书房。见先生气忿忿坐在那里，也不为礼。回头见那边放着一个小小圆盒，里面酒菜极精，纹丝儿没动。刚要坐下问话，见地下黄澄澄一物，连忙弯腰捡起，却是妇女带的戒指。一声儿没言语，转身出了书房。仔细一看，却是安人之物，不由地气冲霄汉，直奔卧室去了。

你道这戒指从何而来？正是碧蟾隔窗抛入的表记。杜雍正在气忿喊叫之时，不但没看见，连听见也没有。秦昌来到卧室之内，见郑氏与乳母正在叙话，不容分说，开口大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，干得好事！”乳母不知为何，连忙上前解劝。彩凤也上来拦阻。郑氏安人看此光景，不知是那一葫芦药。秦昌坐在椅上，半晌方说道：“我叫你款待先生，不过是饮饌精心。谁叫你跑到书房，叫先生瞧不起我，连理也不理。这还有个闺范么？”安人道：“哪个上书房来？是谁说的？”秦昌道：“现有对证。”便把戒指一扔。郑氏看时，果是自己之物，连忙说道：“此物虽是我的，却是两个，一个留着自带，一个赏了碧蟾了。”秦昌听毕，立刻叫彩凤去唤碧蟾。

不多时，只见碧蟾披头散发，彩凤哭哭啼啼，一同来见员外。一个说：“彩凤偷了我的戒指，去到书房，陷害于我。”一个说：“我何尝到姨娘屋内。这明是姨娘去到书房，如今反来讹我。”两个你言我语，分争不休。秦昌反倒不得主意，竟自分解不清。自己却后悔，不该不分青红皂白，把安人厚骂一顿，太莽撞了。倒是郑氏有主意，将彩凤唬呼住了，叫乳母把碧蟾劝回屋内。秦昌不能分析此事，坐在那里发呆生闷气。

少时乳母过来，安人与乳母悄悄商议：此事须如此如此，方能明白。乳母道：“此计甚妙。如此行来，也可试出先生心地如何了。”乳母便一一告诉秦昌。秦昌深以为是。

到了晚间，天到二鼓之后，秦昌同了乳母来到书房。只见里面尚有灯光，杜雍业已安歇。乳母叩门，道：“先生睡了么？”杜雍答道：“睡了。做什么？”乳母道：“我是姨娘房内的婆子。今员外已在上房安歇了，姨娘派我前来请先生，到里面有话说。”杜雍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白日在窗外聒絮了多时，怪道他说比安人小，比丫环大，原来是个姨娘。你回去告诉她，若要如此的闹法，我是要辞馆的了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”外面秦昌听了，心下明白，便把白氏一拉，他二人抽身回到卧室。秦昌道：“再也不消说了，也不用再往下问了。只这‘比安人小，比丫环大’一语，却是碧蟾贱人无疑了。我还留她何用！若不急早杀却她，难去心头之火。”乳母道：“凡事不可急躁。你若将她杀死，一来人命关天，二来丑声传扬，反为不美。”员外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呢？”乳母道：“莫若将她锁禁在花园空房之内，或将她饿死，或将她囚死，也就完了事了。”秦昌深以为是。次日黎明，使吩咐进宝，将后花园收拾出了三间空房，就把碧蟾锁禁。吩咐不准给她饭食，要将她活活饿死。不知碧蟾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

且说碧蟾素日原与家人进宝有染，今将她锁禁在后花园空房，不但不能挨饿，反倒遂了二人私欲。他二人却暗暗商议计策。碧蟾说：“员外与安人虽则居在上房，却是分寝，员外在东间，安人在西间。莫若你夤夜持刀将员外杀死，就说安人怀恨，将员外谋害。告到当官，那时安人与员外抵了命，我掌了家园，咱们二人一生快乐不尽，强如我为妾，你是奴呢。”说得进宝心活，也不管天理昭彰，半夜里持刀来杀秦昌。

且说员外白那日错骂了安人，至今静中一想，原是自己莽撞。如今既将碧蟾锁禁，安人前如何不赔罪呢？到了夜静更深，自己持灯来至西间。见郑氏刚然歇下，他便进去。

彩凤见员外来了，不便在跟前，只得溜出来。她却进了东间，摸了摸卧具，铺设停当，暗自思道：“姨奶奶碧蟾，她从前原与我一样丫头。员外拣了她收做二房，我曾拟陪一次。如今碧蟾既被员外锁禁，此缺已出，不消说了，理应是我坐补。”妄想得缺，不觉神魂迷乱，一歪身躺在员外枕上，竟自睡去。她却那里知道进宝持刀前来，轻轻的撬门而入，黑暗之中，摸着脖项狠命一刀。可怜要即补缺的彩凤，竟被恶奴杀死。

进宝以为得意，回到本屋之中，见一身的血迹，刚然脱下

要换，只听员外那里一叠连声叫“进宝”。进宝听了，吃惊不小，方知员外未死。一边答应，一边穿衣，来到上房。只因员外由西间赔罪回来，见彩凤已被杀在卧具之上，故此连连呼唤。见了进宝，便告诉他彩凤被杀一节。进宝方知把彩凤误杀了。此时安人已知，连忙起来。大家商议，郑氏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莫若将彩凤之母马氏唤来，告诉她，多多给她银两，将她女儿好好殓殓就是了。”秦昌并无主意，立刻叫进宝告诉马氏去。谁知进宝见马氏就挑唆，言其女儿是秦昌因奸不遂愤怒杀死，叫马氏连夜到仁和县报官。

金必正金大老爷因是人命重案，立刻前来相验。秦昌出其不意，只得迎接官府。就在住房廊下，设了公案。金令亲到东屋看了，问道：“这铺盖是何人的？”秦昌道：“就是小民在此居住。”金令道：“这丫头她叫什么？”秦昌道：“叫彩凤。”金令道：“她在这屋里住么？”秦昌道：“她原是服侍小民妻子，在西屋居住的。”金令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妻子住在西间了。”秦昌答应：“是。”金令便叫仵作前来相验，果系刀伤。金令吩咐将秦昌带到衙中听审，暂将彩凤盛殓。

转到衙中，先将马氏细问了一番。马氏也供出秦昌久已分寝，东西居住，她女儿原是服侍郑氏的。金令问明，才带上秦昌来，问他为何将彩凤杀死。谁知秦昌别的事没主意，他遇这件事倒有了主意，回道：“小民将彩凤诱至屋内，因奸不遂，一时忿恨，将她杀死。”你道他如何恁般承认？他想：“我因向与妻子东西分住，如何又说出与妻子赔罪呢？一来说不出口来，二来惟恐官府追问因何赔罪，又叨顿出碧蟾之事。那时闹出妻妾当堂出丑，其中再连累上一个先生，这个声名传扬出去，我还有个活头么？莫若我把此事应起，还有个辗转。大约为买的丫头因奸致死，也不至抵偿。纵然抵偿，也是前世冤孽。总

而言之，前次不该合安人急躁，这是我没有涵容处。彼时若有涵容，慢慢访查，也不必赔罪，就没有这些事了。可见静修和尚是个高僧，怨得他说人口不利，果应其言。”他虽如此想，也不思索思索，若不赔罪，他如何还有命呢？

金令见他满口应承，反倒疑心，便问他凶器藏在何处。秦昌道：“因一时忙乱，忘却掷于何地。”其词更觉含混。金令暗想道：“看他这光景，又无凶器，其中必有缘故。须要慢慢访查。”暂且悬案寄监。此时郑氏已派进喜暗里安置，秦昌在监不至受苦。因他家下无人，仆从难以托靠，仔细想来，惟有杜先生为人正直刚强，使暗暗写信托付杜雍照管外边事体，一切内务全是郑氏料理。监中叫进宝四人轮流值宿服侍。

一日，静修和尚到秦员外家取香火银两，顺便探访杜雍。刚然来到秦家庄，迎头遇见进宝。和尚见了，问道：“员外在家么？杜先生可好？”进宝正因外面事务如今是杜先生料理，比员外在家加倍严紧，一肚没好气，无处发泄，听静修和尚问先生，他便进谗言道：“师傅还提杜先生呢。原来他不是好人，因与主母调奸，秦员外知觉，大闹了一场。杜先生怀恨在心，不知何时，暗暗与主母定计，将丫头彩凤杀死，反告了员外因奸致命，将员外陷在南牢。我此时便上县内瞧我们员外去。”说罢，扬长去了。

和尚听了，不胜惊骇诧异，大骂杜雍不止。回转寺中，见了北侠道：“世间竟有这样得鱼忘筌、人面兽心之人，实实可恶。”北侠道：“吾师为何生嗔？”静修和尚便将听了进宝之言一一叙明。北侠道：“我看杜雍决不是这样的人，惟恐秦员外别有隐情。”静修听了好生不乐，道：“秦员外为人，老僧素日所知。一生原无大过，何得遭此报应？可恨这姓杜的，竟自如此不堪，实实可恶！”北侠道：“我师还要三思。既有今日，

何必当初。难道不是吾师荐的么？”这一句话，问得个静修和尚面红过耳。所谓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一言不发，站起来向后面去了。北侠暗想道：“据我看来，杜雍去了不多日期，何得骤与安人调奸？此事有些荒唐。今晚倒要去探听探听。”又想：“老和尚偌大年纪，还有如此火性，可见贪嗔痴爱的关头是难跳得出的。他大约因我拿话堵塞于他，今晚决不肯出来。我正好行事。”想罢，暗暗装束，将灯吹灭，虚掩门户，仿佛是早已安眠，再也想不到他往秦家庄来。

到了门前，天已初鼓。先往书房探访，见有两个更夫要蜡，书童回道：“先生上后边去了。”北侠听了，又暗暗来到正室房上。忽听乳母白氏道：“你等莫躲懒，好好烹下茶，少时奶奶回来还要喝呢。”北侠听了，暗想：“事有可疑，为何两个人俱不在屋内？且到后面看看再做道理。”刚来到后面，见有三间花厅，隔扇虚掩。忽听里面说道：“我好不容易得此机会，千万莫误良宵。我这里跪下了。”又听妇人道：“真正便宜了你。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处啊。”北侠听至此，杀人心陡起，暗道：“果有此事。且自打发他二人上路。”背后抽出七宝刀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推开隔扇，手起刀落。可怜男女二人刚得片时欢娱，双魂已归地府。北侠将二人之头挽在一处，挂在隔扇屈戌之上。满腔恶气全消，仍回盘古寺。他以为是杜雍与郑氏无疑，那里知道他也是误杀了呢。

你道方才书童答应更夫说“先生往后边去了”，是哪个“后边”？就是书房的后边。原来是杜先生出恭呢！杜雍出恭回来，问道：“你方才和谁说话？”书童道：“更夫要蜡来了。”杜雍道：“你们如何这么早就要蜡？昨夜五更时拿去的蜡，算来不过点了半枝，应当还有半枝，难道点不到二更么？员外不在家，我是不能叫他们赚。如要赚，等员外回来，爱怎

么赚，我是全不管的。”正说时，只见更夫跑了来，道：“师老爷，师老爷，不好了！”杜雍道：“不是蜡不够了？犯不上这等大惊小怪的！”更夫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方才我们上后院巡更，见花厅上有两人，趴着隔扇往内瞧。我们怕是歹人，拿灯笼一照，谁知是俩人头。”杜先生道：“是活的，是死的？”更夫道：“师老爷可吓糊涂了。既是人头，如何会有活的呢？”杜雍道：“我不是害怕，我是心里有点发怯。我问的是男的是女的？”更夫道：“我们没有细瞧。”杜先生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打着灯笼在前引路，待我看看去。”更夫道：“师老爷既要去，须得与我换蜡了，这灯笼里剩了个蜡头儿了。”杜先生吩咐书童拿几枝蜡，交与更夫换好了，方打着灯笼往后面花厅而米。

到了花厅，更夫将灯笼高高举起。杜先生战战哆嗦看时，一个耳上有环，道：“啊呀！是个妇人。你们细看是谁？”更夫看了半晌，道：“好象姨奶奶。”杜雍便叫更夫：“你们把那个头往外转转，看是谁？”更夫乍着胆子，将头扭一扭，一看，这个说：“这不是进禄儿吗？”那个道：“是，不错。是他，是他。”杜先生道：“你们要认明白了。”更夫道：“我认得不差。”杜先生道：“且不要动。”更夫道：“谁动他做什么呢。”杜先生道：“你们不晓得，这是要报官的。你们找找四个管家，今日是谁在家？”更夫道：“昨日是进宝在狱该班，今日应当进财该班。因进财有事去了，才进禄给进宝送信去，叫他连一班。不知进禄如何被人杀了？此时就剩进喜在家。”杜先生道：“你们把他叫来，我在书房等他。”更夫答应，一个去叫进喜，一个引着先生来到书房。

不多时，进喜到来。杜先生将此事告诉明白，叫他进内启知主母。进喜急忙进去，禀明了郑氏。郑氏正从各处检点回来，

吓得没了主意，叫问先生此事当如何办理。杜先生道：“此事隐瞒不得的，需得报官。你们就找地方去。”进喜立刻派人找了地方。地方来到后园花厅看了，也不动，道：“这要即刻报官，耽延不得了。只好管家你随我同去。”进喜吓得半晌无言。还是杜先生有见识，知是地方勒索，只得叫进喜从内要出二两银子来，给了地方，他才一人去了。

至次日，地方回来道：“少时太爷就来，你们好好预备了。”不多时，金令来到，进喜同至后园。金令先问了大概情形，然后相验。记了姓名，叫人将头摘下。又进屋内去，看见男女二尸，下体赤露，知是私情。又见床榻上有一字柬，金令拿起细看，拢在袖中。又在床下搜出一件血衣裹着鞋袜。问进喜道：“你可认得此衣与鞋袜是谁的？”进喜瞧了瞧，回道：“这是进宝的。”金令暗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此案全在进宝身上。我需如此如此，方能了结此事。”吩咐暂将男女盛殓，即将进喜带入衙中，立刻升堂。且不问进喜，也不问秦昌，吩咐带进宝。两旁衙役答应一声，去提进宝。

此时进宝正在监中服侍员外秦昌，忽然听见衙役来说：“太爷现在堂上，呼唤你上堂，有话吩咐。”进宝不知何事，连忙跟随衙役上了大堂。只见金令坐在上面，和颜悦色问道：“进宝，你家员外之事，本县现在业已访查明白。你既是他的主管，你须要亲笔写上一张诉呈来。本县看了，方好从中设法，如何出脱你家员外的罪名。”进宝听了，有些不愿意。原打算将秦昌谋死，如今听县官如此说，想是受了贿赂，无奈何说道：“既蒙太爷恩典，小人下去写诉呈就是了。”金令道：“就要递上来，本县立等。”回头吩咐书吏：“你同他去，给他立个稿儿，叫他亲笔誊写，速速拿来。”书吏领命下堂。不多时，进宝拿了诉呈当堂呈递。金令问道：“可是你自己写

的？”进宝道：“是。求先生打的底儿，小人誊写的。”金令接来细细一看，果与那字柬笔迹相同。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好奴才！你与碧蟾通奸，设计将彩凤杀死，如何陷害你家员外？还不从实招上来！”进宝一闻此言，顶梁骨上“噗”地一声，魂已离壳，惊慌失色道：“此……此……此事小……小……小人不知。”金令吩咐掌嘴。刚然一边打了十个，进宝便嚷道：“我说呀，我说！”两旁衙役道：“快招，快招！”进宝便将碧蟾如何留表记被员外捡着，错疑在安人身上；又如何试探先生，方知是碧蟾，将她锁禁花园。“原是小人家与姨娘有染，因此暗暗定计要杀员外。不想秦昌那日偏偏的上西间去了，这才误杀了彩凤。”一五一十述了一遍。金令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碧蟾与进禄昨夜被人杀死，想是你愤奸不平，将他二人杀了。”进宝碰头道：“此事小人实实不知。昨夜小人在监内服侍员外，并未回家，如何会杀人呢？老爷详情。”金令暗暗点头道：“他这话却与字柬相符。只是碧蟾、进禄却被何人所杀呢？”

你道是何字柬？原来进禄与进宝送信，叫他多连一夜。进宝恐其负了碧蟾之约，因此悄悄写了一柬，托进禄暗暗送与碧蟾。谁知进禄久有垂涎之意，不能得手，趁此机会，方才入港。恰被北侠听见，错疑在杜雍、郑氏身上，故此将二人杀死。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至于床下抽出血衫鞋袜，金令如何知道就在床下呢？皆因进宝字柬上前面写今日不能回来之故；后面又嘱咐千万，前次污血之物，恐床下露人眼目，须改别处隐藏方妥。有此一语，故而搜出，叫进喜认识，说出进宝。金令已知是进宝所为，又恐进禄栽赃陷害别人，故叫进宝写诉呈，对了笔迹，然后方问此事。以为他必狡赖，再用字柬、衣衫、鞋袜质证。谁知小子不禁打，十个嘴巴他就通说了，却倒省事。不知金令如何定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

且说金公审明进宝，将他立时收监，与彩凤抵命。把秦昌当堂释放。惟有杀奸之人，再行访查缉获另结，暂且悬案。论碧蟾早就该死，进禄既有淫邪之行，便有杀身之报。他二人死所当死，也就不必深究。

且说秦昌回家，感谢杜雍不尽，二人遂成莫逆。又想起静修之言，杜雍也要探望，因此二人同来至盘古寺。静修与北侠见了，彼此惊骇。还是秦昌直爽，毫无隐讳，将此事叙明。静修、北侠方才释疑，始悟进宝之言尽是虚假。四人这一番亲爱快乐，自不必言。盘桓了几日，秦昌与杜雍仍然回庄。北侠也就别了静修，上杭州去了。沿路上闻人传说道：“好了，杭州太守可换了。我们的冤枉可该伸了。”仔细打听，北侠却晓得此人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听我慢慢叙来。只因春闱考试，钦命包大人主考。到了三场已毕，见中卷内并无包公侄儿，天子便问：“包卿，世荣为何不中？”包公奏道：“臣因钦命点为主考，臣侄理应回避，因此并未入场。”天子道：“朕原为拣选人材，明经取士，为国求贤。若要如此，岂不叫包世荣抱屈么？”即行传旨，着世荣一体殿试。此旨一下，包世荣好生快乐。到了

殿试之期，钦点包世荣传胪，用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包公叔侄碰头谢恩。赴琼林宴之后，包公递了个本，给包世荣告假，还乡毕姻，三个月后，仍然回京供职。圣上准奏，赏赉了多少东西。包世荣别了叔父，带了邓九如荣耀还乡。至于与玉芝毕姻一节，也不必细述。

只因杭州太守出缺，圣上钦派了新中榜眼用为编修的倪继祖。倪继祖奉了圣旨，不敢迟延。先拜老师，包公勉励了多少言语，倪继祖一一谨记。然后告假还乡祭祖，奉旨：“着祭祖毕，即赴新任。”你道倪继祖可是倪太公之子么？就是。仆人可是倪忠么？其中尚有许多的原委，直仿佛白罗衫的故事，此处不能不叙出。

且说扬州甘泉县有一饱学儒流，名唤倪仁，自幼与同乡李太公之女定为妻室。什么聘礼呢？有祖传遗留的一枝并梗玉莲花，晶莹光润无比，拆开却是两枝，合起来便成一朵。倪仁视为珍宝，与妻子各配一枝。只因要上泰州探亲，便雇了船只。这船户一名陶宗，一名贺豹，外有一个雇工帮闲的名叫杨芳。不料这陶宗、贺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的，但凡客人行李辎重露在他眼里，再没有放过去的。如今见倪仁雇了他的船，虽无沉重行李，却见李氏生得美貌，淫心陡起。贺豹暗暗的与陶宗商量，意欲劫掠了这宗买卖。他别的一概不要，全给陶宗，他单要李氏做个妻房。二人计议停当，又悄悄的知会了杨芳。杨芳原是雇工人，不敢多言。

一日来在扬子江，到幽僻之处，将倪仁抛向水中淹死。贺豹便逼勒李氏。李氏哭诉道：“因怀孕临迩，俟分娩后再行成亲。”多亏杨芳在旁解劝，道：“她丈夫已死，难道还怕她飞上天去不成？”贺豹只得罢了。杨芳暗暗想道：他等做没天良之事，将来事犯，难免扳拉于我。再者，看这妇人哭得可怜，

我何不如此如此呢。想罢，他便沽酒买肉，与他二人贺一个得妻，一个发财。二人见他殷勤，一齐说道：“何苦要叫你费心呢。你以后真要好时，我等按三七与你股分，你道好么？”杨芳暗暗道：“似你等这样行为，慢说三七股分，就是全给老杨，我也是不稀罕的。”他却故意答道：“如若二位肯提携于我，敢情是好。”便殷勤劝酒，不多时把二人灌得酩酊大醉，卧在船头之上。杨芳便悄悄地告诉了李氏，叫她上岸一直往东，过了树林，有个白衣庵，“我姑母在这庙出家，那里可以安身。”此时天已五鼓，李氏上岸，不顾高低，拼命往前奔驰。忽然一阵肚痛，暗说：“不好！我是临月身体，若要分娩可怎么好？”正思索时，一阵疼似一阵，只得勉强奔至树林，暗暗祷告道：“我李氏仅存倪氏一脉，倘蒙皇天怜念，生得一男，也可以继续香烟。”祷罢，存身树下。不多时果分娩了，喜得是个男儿。连忙脱下内衫，将孩儿包好，胸前就别了那半枝莲花。不敢留恋，难免悲戚，急将小儿放在树本之下。自己恐贼人迫来，忙往东奔，逃上庙中去了。

且说杨芳放了李氏，心下畅快，一歪身也就睡了。刚然睡下，觉得耳畔有人唤道：“你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？”杨芳从梦中醒来，看了看四下无人，但见残月西斜，疏星几点。自己想道：“方才明明有人呼唤，为何竟自无人呢？”再看陶、贺二人，酣睡如雷。又转念道：“不好！他二人若是醒来，不见了妇人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不是埋怨于我，就是四下搜寻。那时将妇人访查出来，反为不美。有了，莫若我与他个溜之乎也。及至他二人醒来，必说我拐了妇人远走高飞，也免得他等搜查。”主意已定，东西一概不动，只身上岸，一直竟往白衣庵而来。

到了庵前，天已微明。向前扣门，出来了个老尼，隔门问

道：“是哪个？”杨芳道：“姑母请开门，是侄儿杨芳。”老尼开了山门，杨芳来至客堂。尚未就座，便悄悄问道：“姑母，可有一个妇人投在庵中么？”老尼道：“你如何知道？”杨芳便将灌醉二贼，私放李氏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老尼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惜乎你为人不能为彻。错舛你也没什么错舛，只是她一点血脉失于路上，恐将来断绝了她祖上的香烟。”杨芳追问情由，老尼便道：“那妇人已投在庙中，言于树林内分娩一子。若被人捡去，尚有生路；倘若遭害，便绝了香烟。深为痛惜。是我劝慰再三，应许与她找寻，她方止了悲啼，在后面小院内将息。”杨芳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找寻去。”老尼道：“你要找寻，有个表记。他胸前有枝白玉莲花，那就是此子。”杨芳谨记在心，离了白衣庵，到了树林，看了一番，并无踪迹。杨芳访查了三日，方才得了实信。

离白衣庵有数里之遥，有一倪家庄。庄中有个倪太公。因五更赶集，骑着个小驴儿来至树林，那驴便不走了。倪太公诧异，忽听小儿啼哭，连忙下驴一看，见是个小儿放在树本之下，身上别有一枝白玉莲花。这老半生无儿，见了此子，好生欢喜。连忙打开衣襟，将小儿揣好，也顾不得赶集，连忙乘驴转回家中。安人梁氏见了此子，问了情由。夫妻二人欢喜非常，就起名叫倪继祖。他那里知道小儿的本姓却也姓倪呢。这也是天缘凑巧，姓倪的根芽就被姓倪的捡去。

俗言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那日倪太公得了此子，早已就有人知道。道喜的不离门，又有荐乳母的，今日你来，明日我往，俱要给太公作贺。太公难以推辞，只得备了酒席，请乡党父老。这些乡党父老也备了些须薄礼，前来作贺。正在应酬之际，只见又来了两个乡亲领来一人，约有三旬年纪。倪太公却不认得，问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二乡老道：“此人是

我们素来熟识的。因他无处安身，闻得太公得了小相公，他情愿与太公作仆人。就是小相公大了，他也好照看。他为人最是朴实忠厚的，乡亲们看我二人分上，将他留下罢。”倪太公道：“他一人所费无几，何况又有二位老乡亲美意，留下就是了。”二乡老道：“还是乡亲爽快。过来见了太公。太公就给他起个名儿。”倪太公道：“仆从总要忠诚，就叫他倪忠罢。”原来此人就是杨芳。因同他姑母商量，要照应此子，故要投到倪宅。因认识此庄上的二人，就托他们趁着贺喜，顺便举荐。

杨芳听见倪太公不但留下，而且起名倪忠，便上前叩头，道：“小人倪忠与太老爷叩头道喜。”倪太公甚是欢喜。倪忠便殷勤张罗，诸事不用吩咐，这倪太公就省了好些心。从此倪忠就在倪太公庄上，更加小心留神。倪太公见他忠正朴实，诸事俱各托付于他，无有不尽心竭力的。倪太公倒得了个好帮手。一日，倪忠对太公道：“小人见小官人年已七岁，资性聪明，何不叫他读书呢？”太公道：“我正有此意。前次见东村有个老学究，学问颇好。你就拣个日期，我好带去入学。”于是定了日期，倪继祖入学读书。每日俱是倪忠护持接送。倪忠却时常到庵中看望，就只瞒过倪继祖。

刚念了有二三年光景，老学究便转荐了一个儒流秀士，却是济南人，姓程名建才。老学究对太公道：“令郎乃国家大器，非是老汉可以造就的。若是从我敝友训导训导，将来必有可成。”倪太公尚有些犹疑，倒是倪忠撺掇道：“小官人颇能读书。既承老先生一番美意，荐了这位先生，何不叫小官人跟着学学呢？”太公听了，只得应允。便请程先生训诲倪继祖。继祖聪明绝顶，过目不忘，把个先生乐得了不得。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，倪继祖已然十六岁。程先生对太公说，叫倪继祖科考。太公总是乡下人形景，不敢妄想

成人。倒是先生着了急了，也不知会太公，就叫倪继祖递名去赴考，高高的中了生员。太公甚喜，酬谢程先生。自然又是贺喜，应接不暇。

一日，先生出门，倪继祖也要出门闲游闲游，禀明了太公，就叫倪忠跟随。信步行来，路过白衣庵。倪忠道：“小官人，此庵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，请进去歇歇吃茶。小人顺便探望探望。”倪继祖道：“从不出门，今日走了许多的路，也觉乏了，正要歇息歇息。”倪忠向前扣门。老尼出来迎接，道：“不知小官人到此，未能迎接，多多有罪。”连忙让至客堂待茶。

原来倪忠当初访着时，已然与他姑母送信。老尼便告诉了李氏，李氏暗暗念佛。自弥月后，便拜了老尼为师，每日在大士前虔心忏悔，无事再也不出佛院之门。这一日正从大士前礼拜回来，忘记了关小院之门。恰好倪继祖歇息了片时，便到各处闲游。只见这院内甚是清雅，信步来至院中。李氏听得院内有脚步声响，连忙出来一看。不看时则已，看了时不由得一阵痛彻心髓，登时落下泪来。她因见了倪继祖的面貌举止，俨然而倪仁一般。谁知倪继祖见了李氏落泪，可煞作怪，他只觉得眼眶儿发酸，扑簌簌也就泪流满面，不能自解。正在拭泪，只见倪忠与他姑母到了。倪忠道：“官人，你为何啼哭？”倪继祖道：“我何尝哭来。”嘴内虽如此说，声音尚带悲哽。倪忠又见李氏在那里呆呆落泪，看了这番光景，他也不言不语，拂袖拭起泪来。只听老尼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此乃天性，岂是偶然。”倪继祖听了此言，诧异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只见倪忠跪倒道：“望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隐瞒之罪，小人方敢诉说。”那倪继祖见他如此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又听李氏悲切切道：“恩公快些请起，休要折受了他。不然，我也就跪了。”倪继祖好生纳闷，连忙将倪忠拉起，问道：“此事端的如何？快些讲来！”

倪忠便把怎么长、怎么短述说了一遍。他这里说，那里李氏已然哭了个声哽气噎。倪继祖听了，半晌还过一口气来，道：“我倪继祖生了十六岁，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处。”连忙向前抱住李氏，放声大哭。老尼与倪忠劝慰多时，母子二人方才止住悲声。李氏道：“自蒙恩公搭救之后，在此庵中一十五载，不想孩儿今日长成。只是今日相见，为娘的如同睡里梦里，自己反倒不能深信。问吾儿你可知当初标记是何物？”倪继祖听了此言，惟恐母亲生疑，连忙向那贴身里衣之中掏出白玉莲花，双手奉上。李氏一见莲花，“啊呀”一声，身体往后一仰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

且说李氏一见了莲花，睹物伤情，复又大哭起来。倪继祖与倪忠商议，就要接李氏一同上庄。李氏连忙止悲说道：“吾儿休生妄想。为娘的再也不染红尘了。原想着你爹爹的冤仇今生再世也不能报了，不料苍天有眼，倪氏门中有你这根芽。只要吾儿好好攻书，得了一官半职，能够与你爹爹报仇雪恨，为娘的平生之愿足矣。”倪继祖见李氏不肯上庄，便哭倒跪下，道：“孩儿不知亲娘便罢，如今既已知道，也容孩儿略尽孝心。就是孩儿养身的父母不依时，自有孩儿恳求哀告。何况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，如何不能容留亲娘呢？”李氏道：“言虽如此，但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一生忏悔不来。倘若再堕俗缘，惟恐不能消受，反要生出灾殃，那时吾儿岂不后悔？”倪继祖听李氏之言，心坚如石，毫无回转，便放声大哭道：“母亲既然如此，孩儿也不回去了，就在此处侍奉母亲。”李氏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读书要明理。俗言‘顺者为孝’，为娘的虽未抚养于你，难道你不念劬劳之恩，竟敢违背么？再者，你那父母哺乳三年，好容易养得你长大成人，你未能报答于万一，又肯作此负心之人么？”一席话说得倪继祖一言不发，惟有低头哭泣。

李氏心下为难，猛然想起一计来：“需如此如此，这冤家

方能回去。”想罢，说道：“孩儿不要啼哭。我有三件，你若依从，诸事办妥，为娘的必随你去如何？”倪继祖连忙问道：“哪三件？请母亲说明。”李氏道：“第一件，你从今后需要好好攻书，务需要得了一官半职；第二十件，你需将仇家拿获，与你爹爹雪恨；第三十件，这白玉莲花乃祖上遗留，原是两个合成一枝。如今你将此枝仍然带去，需把那一枝找寻回来。三事齐备，为娘的必随儿去。三事之中若缺一件，为娘的再也不能随你去。”说罢，又嘱咐倪忠道：“恩公一生全仗忠义，我也不用饶舌。全赖恩公始终如一，便是我倪氏门中不幸之大幸了。你们速速回去罢，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。”李氏将话说完，一甩手回后去了。

这里倪继祖如何肯走，还是倪忠连搀带劝，直是一步九回头，好不容易搀出院子门来。老尼后面相送。倪继祖又谆嘱了一番，方离了白衣庵，竟奔倪家庄而来。主仆在路途之中，一个是短叹长吁，一个是婉言相劝。倪继祖道：“方才听母亲吩咐三件，仔细想来，做官不难，报仇容易，只是那白玉莲花却在何处找寻？”倪忠道：“据老奴看来，物之隐现自有定数，却倒不难。还是做官难，总要官人以后好好攻书要紧。”倪继祖道：“我有海样深的仇，焉有自己不上进呢。老人家休要忧虑。”倪忠道：“官人如何这等呼唤？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。”倪继祖道：“你甘屈人下，全是为我而起。你的恩重如山，我如何以仆从相待！”倪忠道：“言虽如此，官人若当着外人还要照常，不可露了形迹。”倪继祖道：“逢场作戏，我是晓得的。还有一宗，今日之事，你我回去千万莫要泄漏。俟功名成就之后，大家再为言明，庶乎彼此有益。”倪忠道：“这不用官人嘱咐，老奴十五年光景皆未泄露，难道此时倒隐瞒不住么？”二人说话之间，来至庄前。倪继祖见了太公、梁氏，俱

各照常。

自此倪继祖一心想着报仇，奋志攻书。过了二年，又举于乡，益发高兴，每日里讨论研求。看看的又过了二年，明春是会试之年，倪继祖与先生商议，打点行装，一同上京考试。太公跟前俱已禀明。谁知到了临期，程先生病倒，竟自呜呼哀哉了。因此，倪继祖带了倪忠，悄悄到白衣庵，别了亲娘。又与老尼留下银两，主仆一同进京。这才有会仙楼遇见了欧阳春、了兆兰一节。

自接济了张老儿之后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来至东京，租了寓所，静等明春赴考。及至考试已毕，倪继祖中了第九名进士。到了殿试，又钦点了榜眼，用为编修。可巧杭州太守出缺，奉旨又放了他。主仆二人好生欢喜，拜别包公。包公又嘱咐了好些话。主仆衣锦还乡，拜了父母，禀明认母之事。太公、梁氏本是好善之家，听了甚喜，一同来至白衣庵，欲接李氏在庄中居住。李氏因孩儿即刻赴任，一来庄中住着不便，二来自己心愿不遂，决意不肯。因此仍在白衣庵与老尼同住。倪继祖无法，只得安置妥帖，且去上任。俟接任后，倘能二事如愿，那时再来迎接，大约母亲也就无可推托了。即叫倪忠束装就道。来至杭州，刚一接任，就收了无数的词状。细细看来，全是告霸王庄马强的。

你道这马强是谁？原来就是太岁庄马刚之宗弟。他倚仗朝中总管马朝贤是他叔父，便无所不为。他霸田占产，抢掠妇女。家中盖了个招贤馆，接纳各处英雄豪杰，因此无赖光棍投奔他家的不少。其中也有一二豪杰，因无处可去，暂且栖身，看他的动静。现时有名的便是：黑妖狐智化、小诸葛沈仲元、神手大圣邓车、病太岁张华、赛方朔方貂，其余的无名小辈，不计其数。每日里舞剑抡枪，比刀对棒，鱼龙混杂，闹个不了。一

来一去声气大了，连襄阳王赵爵都与他交结往来。独独有一个小英雄，心志高傲，气度不俗，年十四岁，姓艾名虎，就在招贤馆内做个馆童。他见众人之中，惟独智化是个豪杰，而且本领高出人上，便时刻小心，诸事留神，敬奉智化为师。真感动得黑妖狐欢喜非常，便把他暗暗地收做徒弟，悄悄传他武艺。谁知他心机活变，一教便会，一点就醒。不上一年光景，学了一身武艺。他却时常悄悄地对智化道：“你老人家以后不要劝我们员外，不但白费唇舌他不肯听，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里抱怨，说你老人家特胆小了。‘抢几个妇女什么要紧，要是这么害怕起来，将来还能干大事么？’你老人家自想想，这一群人都成了亡命之徒吗？”智化道：“你莫多言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他师徒只顾背地里闲谈，谁知招贤馆早又生出事来。

原来马强打发恶奴马勇前去讨账回来，说债主翟九成家道艰难，分文皆无。马强将眼一瞪，道：“没有就罢了不成？急速将他送县官追。”马勇道：“员外不必生气，其中却有个极好的事情。方才小人去到他家，将小人让进去苦苦的哀求。不想炕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。小人问他是何人。翟九成说是他外孙女，名叫锦娘。只因她女儿女婿亡故，留下女儿毫无倚靠，因此他自小抚养，今年已交十七岁。这翟九成全仗着她做些针线，将就度日。员外曾吩咐过小人，叫小人细细留神打听，如有美貌妇女，立刻回禀。据小人今日看见这女子，真算是少一无二的了。”一句话说得马强心痒难挠，登时乐得两眼连个缝儿也没有了。立刻派恶奴八名，跟随马勇，到翟九成家将锦娘抢来，抵销欠账。这恶贼在招贤馆立等，便向众人夸耀道：“今日我又大喜了。你等只说前次那女子生得美貌，那里知道比她还有强的呢。少时来了，叫你众人开开眼咧。”众人听了，便有几个奉承道：“这都是员外福田造化，我们如何敢

比。这喜酒是喝定了。”其中就有听不上的，用话打趣他：“好虽好，只怕叫后面知道了，那又不好了。”马强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吃酒时作个雅趣，不要吵嚷了。”说话间，马勇回来禀道：“锦娘已到。”马强吩咐：“快快带上来！”果然是个袅袅婷婷女子，身穿朴素衣服，头上也无珠翠，哭哭啼啼来至厅前。马强见她虽然啼哭，那一番娇柔妩媚真令人见了生怜，不由地笑逐颜开道：“那女子不要啼哭。你若好好依从于我，享不尽荣华，受不尽富贵。你只管向前些，不要害羞。”忽听见锦娘娇滴滴道：“你这强贼，无故的抢掠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？奴今到此，惟有一死而已，还讲什么荣华富贵！我就向前些。”谁知锦娘暗暗携来剪子一把，将手一扬，竟奔恶贼而来。马强见势不好，把身子往旁一闪，“刷”地一声，把剪子扎在椅背上。马强“哎哟”一声：“好不识抬举的贱人！”吩咐恶奴将他掐在地牢。恶贼的一团高兴，登时扫尽，无可释闷，且与众人饮酒作乐。

且说翟九成因护庇锦娘，被恶奴们拳打脚踢乱打一顿，仍将锦娘抢去，只急得跺脚捶胸，嚎陶不止。哭够多时，检点了检点，独独不见了剪子，暗道：“不消说了，这是外孙女去到那里一死相拚了。”忙到那里探望了一番，并无消息。又恐被人看见，自己倒要吃苦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回来。见路旁边有柳树，他便席地而坐，一边歇息，一边想道：“自我女儿女婿亡故，留下这条孽根。我原打算将她抚养大了，将她聘嫁，了却一生之愿。谁知平地生波，竟有这无法无天之事。再者，锦娘她一去，不是将恶贼一剪扎死，她也必自戕其生。她若死了，不消说了，我这抚养勤劳付于东流。她若将恶贼扎死，难道他等就饶了老汉不成？”越思越想，又是着急，又是害怕。忽然把心一横，道：“哎！眼不见，心不烦，莫若死了干净。”站

起身来，找了一株柳树，解下丝绦，就要自缢而死。

忽听有人说道：“老丈休要如此。有什么事何不对我说呢？”翟九成回头一看，见一条大汉，碧眼紫髯。连忙上前哭诉情由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路可活，难以对去世的女儿女婿。北侠欧阳春听了，道：“他如此恶霸，你为何不告他去？”翟九成道：“我的爷！谈何容易。他有钱有势，而且声名在外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纵有呈子，县里也是不准的。”北侠道：“不是这里告他，是叫你上东京开封府去告他。”翟九成道：“哎呀呀！更不容易了。我这里到开封府，路途遥远，如何有许多的盘费呢？”北侠道：“这倒不难。我这里有白银十两相送，如何？”翟九成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如何敢受许多银两。”北侠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的。只要你拿定主意。若到开封，包管此恨必消。”说罢，从皮兜内摸出两个银铤，递与翟九成。翟九成便翻身拜倒，北侠搀起。

只见那边过来一人，手提马鞭，道：“你何必舍近而求远呢？新任太守极其清廉，你何不到那里去告呢？”北侠细看此人，有些面善，一时想不起来。又听这人道：“你如若要告时，我家东人与衙门中相熟，颇颇的可托。你不信，请看那边林下坐的就是他。”北侠先挺身往那边一望，见一儒士坐在那里，旁边有马一匹。不看则可，看了时倒抽了口气，暗暗说道：“不好！他为何这般形景？霸王庄能人极多，倘然识破，那时连性命不保。我又不好劝阻，只好暗中助他一臂之力。”想罢，即对翟九成道：“既是新升太守清廉，你就托他东人便了。”说罢，回身往东去了。

你道那儒士与老仆是谁？原来就是倪继祖主仆。北侠因看见倪继祖，方想起老仆倪忠来。认明后，他却躲开。倪忠带了翟九成见了倪继祖。太守细细地问了一番，并给他写了一张呈

子。翟九成欢天喜地回家，五更天预备起身赴府告状。

谁知冤家路儿窄，马强因锦娘不从，掐在地牢，饮酒之后，又带了恶奴出来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迎头便撞见了翟九成。翟九成一见，胆裂魂飞，回身就跑。马强一叠连声叫“拿”。恶贼抖起威风，追将下去。翟九成上了年纪之人，能跑多远，早被恶奴揪住，连拉带扯，来至马强的马前。马强问道：“我把你这老狗！你叫你外孙女用剪子刺我，我已将她掐在地牢，正要找人寻你。见了我不知请罪，反倒要跑。你也就可恶得很呢！”恶贼原打算拿话威吓威吓翟九成，要他赔罪，好叫他劝他外孙女依从之意。不想翟九成喘吁吁道：“你这恶贼，硬抢良家之女，还要与你请罪。我恨不能立时报仇雪恨，方遂我心头之愿。”马强听了，圆瞪怪眼，一声呵叱：“噯哟，好老狗！你既要青天，必有上告之心。想来必有冤状。”只听说了一声“搜”，恶奴等上前扯开衣襟，便露出一张纸来，连忙呈与马强。恶贼看了一遍，一言不发，暗道：“好厉害状子！这是何人与他写的，倒要留神访查访查。”吩咐恶奴二名，将翟九成送至县内，立刻严追欠债。正然吩咐，只见那边过来了一个也是乘马之人，后面跟定老仆。恶贼一见，心内一动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

且说马强将翟九成送县，正要搜寻写状之人，只见那边来了个乘马的相公，后面跟定老仆。看他等形景，有些疑惑，便想出个计较来，将丝缰一抖，迎了上来，双手一拱道：“尊兄请了。可是上天竺进香的么？”原来乘马的就是倪继祖，顺着恶贼的口气答道：“正是。请问足下何人？如何知道学生进香呢了？”恶贼道：“小弟姓马，在前面庄中居住。小弟有个心愿，但凡有进香的，必要请到庄中待茶，也是一片施舍好善之心。”说着话，目视恶奴。众家人会意，不管倪继祖依与不依，便上前牵住嚼环，拉着就走。倪忠见此光景，知道有些不妥，只得在后面紧紧跟随。不多时，来至庄前，过了护庄桥，便是庄门。马强下了马，也不谦让，回头吩咐道：“把他们带进来！”恶奴答应一声，把主仆蜂拥而入。倪继祖暗道：“我正要探访，不想就遇见他。看他这般权势，惟恐不怀好意。且进去看他端的怎样。”

马强此时坐在招贤馆，两旁罗列坐着许多豪杰光棍。马强便道：“遇见翟九成，搜出一张呈子，写得甚是厉害。我立刻派人将他送县。正要搜查写状之人，可巧来了个斯文秀才公，我想此状必是他写的，因此把他诳来。”说罢，将状子拿出，

递与沈仲元。沈仲元看了道：“果然写得好，但不知是这秀才不是。”马强道：“管他是不是，把他吊起拷打就完。”沈仲元道：“员外不可如此。他既是读书之人，需要以礼相待，用言语套问他；如若不应，再行拷打不迟，所谓‘先礼而后兵也’。”马强道：“贤弟所论甚是。”吩咐请那秀士。此时恶奴等俱在外面候信，听见说请秀士，连忙对倪继祖道：“我们员外请你呢。你见了要小心些。”倪继祖来至厅房，见中间廊下悬一匾额，写着“招贤馆”三字，暗暗道：“他是何等样人，竟敢设立招贤馆。可见是不法之徒。”及至进了厅房，见马强坐在上位，昂不为礼。两旁坐着许多人物，看了去，俱非善类。却有两个人站起，执手让道：“请坐。”倪继祖也只得执手回答道：“恕坐。”便在下首坐了。

众人把倪继祖留神细看，见他面庞丰满，气度安详，身上虽不华美，却也齐整。背后立定一个年老仆人。只听东边一人问道：“请问尊姓大名？”继祖答道：“姓李名世清。”西边一人问道：“到此何事？”继祖答道：“奉母命前往天竺进香。”马强听了哈哈笑道：“俺要不提进香，你如何肯说进香呢？我且问你：既要进香，所有香袋钱粮为何不带呢？”继祖道：“已先派人挑往天竺去了。故此单带个老仆，赏玩途中风景。”马强听了，似乎有理。忽听沈仲元在东边问道：“赏玩风景原是读书人所为，至于调词告状岂是读书人干的呢？”倪继祖道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学生几时与人调词告状来？”又听智化在西边问道：“翟九成足下可认得么？”倪继祖道：“学生并不认得姓翟的。”智化道：“既不认得，且请到书房少坐。”便有恶奴带领主仆出厅房，要上书房。刚刚下了大厅，只见迎头来一人，头戴沿毡大帽，身穿青布箭袖，腰束皮带，足登薄底靴子，手提着马鞭，满脸灰尘。他将倪继祖略略的瞧

了一瞧，却将倪忠狠狠地瞅了又瞅。谁知倪忠见了他，登时面目变色，暗说：“不好！这是冤家来了。”

你道此人是谁？他姓姚名成，原来又不是姚成，却是陶宗。只因与贺豹醉后醒来，不见了杨芳与李氏，以为杨芳拐了李氏去了。过些时，方知杨芳在倪家庄做仆人，改名倪忠，却打听不出李氏的下落。后来他二人又劫掠一伙客商，被人告到甘泉县内，追捕甚急。他二人便收拾了收拾，连夜逃至杭州。花费那无义之财，犹如粪土，不多几时精精光光。二人又干起旧营生来，劫了些资财。贺豹便娶了个再婚老婆度日。陶宗却认得病太岁张华，托他在马强跟前说了，改叫姚成。他便趋炎附势的，不多几日，把个马强哄得心花俱开，便把他当做心腹之人，做了主管。因阅朝中邸报，见有奉旨钦振杭州太守，乃是中榜眼用为编修的倪继祖，又是当朝首相的门生。马强心里就有些不得主意，特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，前往省城，细细打听明白了回来，好做准备。因此姚成行路模样回来，偏偏的刚进门，迎头就撞见倪忠。

且说姚成到了厅上，参拜了马强，又与众人见了。马强便问打听的事体如何。姚成道：“小人到了省城，细细打听，果是钦派榜眼倪继祖作了太守。自到任后，接了许多状子，皆与员外有些关碍。”马强听了，暗暗着慌，道：“既有许多状子，为何这些日并没有传我到案呢？”姚成道：“只因官府一路风霜，感冒风寒，现今病了，连各官禀见俱各不会。小人原要等个水落石出，谁知再也没有信息，因此小人就回来了。”马强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我说呢，一天可以打两个来回儿，你如何去了四五天呢？敢则是你要等个水落石出。那如何等得呢？你且歇歇儿去罢。”姚成道：“方才那个斯文主仆是谁？”马强道：“那是我遇见诓了来的。”便把翟九成之事说了一遍。“我原

疑惑是他写的呈子，谁知我们大伙盘问了一回，并不是他。”姚成道：“虽不是他，却别放他。”马强道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”姚成道：“员外不知，那个仆人我认得。他本名叫做杨芳，只因投在倪家庄作了仆人，改名叫做倪忠。”沈仲元在旁听了，忙问道：“他投在倪家有多少年了？”姚成道：“算来也有二十多年了。”沈仲元道：“不好了！员外你把太守诓来了。”马强听罢此言，只吓得双睛直瞪，阔口一张，呵呵了半晌，方问道：“贤……贤……贤弟，你如何知……知……知道？”小诸葛道：“姚主管既认明老仆是倪忠，他主人焉有不是倪继祖的？再者，问他姓名，说姓李名世清。这明明自己说我办事情要清之意，这还有什么难解的？”马强听了如梦方觉，毛骨悚然，道：“可怎么好？贤弟你想个主意方好。”沈仲元道：“此事需要员外拿定主意。既已诓来，便难放出。暂将他等锁在空房之内，俟夜静更深，把他请至厅上，大家以礼恳求。就说，明知是府尊太守，故意的请府尊大老爷到庄，为分析案中情节。他若应了人情，说不得员外破些家私，将他买嘱，要张印信甘结，将他荣荣耀耀送到衙署。外人闻知，只道府尊结交员外，不但无人再敢告状。只怕以后还有些照应呢。他若不应时，说不得只好将他处死，暗暗知会襄阳王举事便了。”智化在旁听了，连声夸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”马强听了，只好如此。便吩咐将他主仆锁在空房。

虽然锁了，他却踌躇不安，坐立不宁。出了大厅，来至卧室，见了郭氏安人，嗨声叹气。原来他的娘子就是郭槐的侄女，见丈夫愁眉不展，便问：“又有什么事了？这等烦恼。”马强见问，便把已往情由述说一遍。郭氏听了道：“益发闹得好了，竟把钦命的黄堂太守弄在家内来了。我说你结交的全是狐朋狗友，你再不信。我还听见说，你又抢了个女孩儿来，名叫锦娘，

险些儿没被人家扎了一剪子。你把这女子掐在地窖里了。这如今，又把个知府关在家里，可怎么样呢？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里却也着急。马强又将沈仲元之计说了，郭氏方不言语了。此时天已初鼓，郭氏知丈夫忧心，未进饮食，便吩咐丫环摆饭。夫妻二人，对面坐了饮酒。

谁知这些话竟被服侍郭氏心腹丫环听了去了。此女名唤绛贞，年方一十九岁，乃举人朱焕章之女。他父女原籍扬州府仪徵县人氏。只因朱先生妻亡之后，家业凋零，便带了女儿上杭州投亲。偏偏的投亲不遇，就在孤山西冷桥租了几间茅屋，一半与女儿居住，一半立塾课读。只因朱先生有端砚一方，爱如至宝，每逢惠风和畅之际，窗明几净之时，他必亲自捧出，赏玩一番，习以为常。不料半年前有一个馆童，因先生养赡不起，将他辞出，他却投在马强家中，无心中将端砚说出。登时的萧墙祸起，恶贼立刻派人前去，拍门硬买。遇见先生迂阔性情，不但不卖，反倒大骂一场。恶奴等回来，枝儿上添叶儿，激得马强气冲牛斗，立刻将先生交前任太守，说他欠银五百两，并有借券为证。这太守明知朱先生被屈，而且又是举人，不能因账目加刑。因受了恶贼重贿，只得交付县内管押。马强趁此时便到先生家内，不但搜出端砚，并将朱绛贞抢来，意欲收纳为妾。谁知做事不密，被郭氏安人知觉，将陈醋发出，大闹了一阵，把朱绛贞要去作为身边贴己的丫环。马强无可如何，不知暗暗赔了多少不是，方才讨得安人欢喜。自那日起，马强见了朱绛贞，慢说交口接谈，就是拿正眼瞧他一瞧却也是不敢的。朱绛贞暗暗感激郭氏。她原是聪明不过的女子，便把郭氏哄得犹如母女一般，所有簪环首饰、衣服古玩并锁钥全是交他掌管。今日因是马强到了，他便隐在一边，将此事俱各窃听去了。暗自思道：“我爹爹遭屈已及半年，何日是个出头之日？如今我

何不悄悄将太守放了，叫他救我爹爹。他焉有不以恩报恩的！”想罢，打了灯笼，一直来到空房门前。可巧竟自无人看守。原来恶奴等以为是斯文秀士与老仆人，有甚本领，全不放在心上，因此无人看守。也是吉人天相，暗中自有默佑。

朱绛贞见屈戌倒锁，连忙将灯一照，认了锁门，向腰间掏出许多钥匙，拣了个恰恰投簧，锁已开落。倪太守正与倪忠毫无主意，忽见开门，以为恶奴前来陷害，不由地惊慌失色。忽见进来个女子，将灯一照，恰恰与倪太守对面，彼此觑视，各自惊讶。朱绛贞又将倪忠一照，悄悄道：“快随我来！”一伸手便拉了倪继祖往外就走。倪忠后面紧紧跟随。不多时，过了角门却是花园。往东走了多时，见个随墙门儿，上面有锁并有横门。朱绛贞放下灯笼，用钥匙开锁。谁知钥匙投进去，锁尚未开。钥匙再也拔不出来。倪太守在旁着急，叫倪忠寻了一块石头猛然一砸，方才开了。忙忙去开门。朱绛贞方说道：“你们就此逃了去罢。奴有一言奉问：你们到底是进香的，还是真正太守呢？如若果是太守，奴有冤枉。”

好一个聪明女子！她不早问，到了此时方问，全是一片灵机。何以见得？若在空房之中间时，他主仆必以为恶贼用软局套问来了，焉肯说出实话呢？再者，朱绛贞他又惟恐不能救出太守。幸喜一路奔至花园，并未遇人，暗暗念佛。及至将门放开，这已救人彻了，她方才问此句。你道是聪明不聪明？是灵机不是？倪太守到了此时，不得不说了，忙忙答道：“小生便是新任的太守倪继祖。姐姐有何冤枉，快些说来！”朱绛贞连忙跪倒，口称：“大老爷在上，贱妾朱绛贞叩头。”倪继祖连忙还礼，道：“姐姐不要多礼，快说冤枉！”朱绛贞道：“我爹爹名唤朱焕章，被恶贼诬赖欠他纹银五百两，在本县看管已然半载。又将奴家抢来，幸而马强惧内，奴家现在随他的妻子

郭氏，所以未遭他毒手。求大老爷到衙后，务必搭救我爹爹要紧。别不多言，你等快些去罢！”倪忠道：“小姐放心。我主仆俱各记下了。”朱绛贞道：“你们出了此门，直往西北便是大路。”主仆二人才待举步，朱绛贞又唤道：“转来，转来。”不知有何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

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

且说倪继祖又听朱烈女唤转来，连忙说道：“姐姐还有甚么吩咐？”朱绛贞道：“一时忙乱，忘了一事。奴有一个信物，是自幼佩带不离身的。倘若救出我爹爹之时，就将此物交付我爹爹，如同见女儿一般。就说奴誓以贞洁白守，虽死不厚。千万叫我爹爹不必挂念。”说罢，递与倪继祖。又道：“大老爷务要珍重。”倪继祖接来，就着灯笼一看，不由地失声道：“哎哟！这莲花……”刚说至此，只见倪忠忙跑回来，道：“快些走罢！”将手往膈肢窝里一夹，拉着就走。倪继祖回头看来，后门已关，灯光已远。

且说朱绛贞从花园回来，芳心乱跳。猛然想起，暗暗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趁此时，我何不到地牢将锦娘也救了，岂不妙哉！”连忙到了地牢。恶贼因这是个女子，不用人看守。朱小姐也是配了钥匙，开了牢门。便问锦娘有投靠之处没有。锦娘道：“我有一姑母离此不远。”朱绛贞道：“我如今将你放了，你可认得么？”锦娘道：“我外祖时常带我往来，奴是认得的。”朱绛贞道：“既如此，你随我来。”两个人仍然来至花园后门。锦娘感恩不尽，也就逃命去了。朱小姐回来静静一想，暗说：“不好！我这事闹得不小。”又转想：“自己服

侍郭氏，她虽然嫉妒，也是水性杨花。倘若她被恶贼哄转，要讨丈夫欢喜，那时我难保不受污辱。噯！人生百岁，终须一死。何况我爹爹冤枉，已有太守搭救。心愿已完，莫若自尽了，省得耽惊受怕。但死于何地才好呢？有了！我索性缢死在地牢，他们以为是锦娘悬梁，及至细瞧，却晓得是我。也叫他们知道是我放的锦娘，由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仆也是我放的。我这一死，也就有了名了。”主意一定，来到地牢之中，将绢巾解下，接好套儿，一伸脖颈，觉得香魂缥缈，悠悠荡荡，落在一人身上。渐渐苏醒，耳内只听说道：“似你这样毛贼，也敢打闷棍，岂不令人可笑。”这话说得是谁？朱绛贞如何又在他身上？到底是上吊了？不知是死了没死？说的好不明白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待我慢慢叙明。

朱绛贞原是自缢来着。只因马强白昼间在招贤馆将锦娘抢来，众目所睹，早就引动了一人，暗自想道：“看此女美貌非常，可惜便宜了老马。不然时，我若得此女，一生快乐，岂不胜似神仙。”后来见锦娘要刺马强，马强一怒，将他掐在地牢，却又暗暗欢喜，道：“活该这是我的姻缘。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！”

你道此人是谁？乃是赛方朔方貂。这个人，且不问他出身行为，只他这个绰号儿，便知是个不通的了。他不知听谁说过，东方朔偷桃是个神贼。他便起了绰号叫赛方朔。他又何尝知道复姓东方名朔呢？如果知道，他必将“东”字添上，叫赛东方朔，不但念着不受听，而且拗口；莫若是赛方朔罢，管他通不通，不过是贼罢了。

这方貂因到二更之半，不见马强出来，他便悄悄离了招贤馆，暗暗到了地牢。黑影中，正碰在吊死鬼身上，暗说：“不好！”也不管是锦娘不是，他却右手揽定，听了听喉间尚然作

响，忙用左手顺着身体摸至项下，把巾帕解开，轻轻放在床上。他却在对面将左手拉住右手，右手拉住左手，往上一扬，把头一低，自己一翻身，便把女子两胳膊搭在肩头，然后一长身，回手把两腿一拢，往上一颤，把女子背负起来，迈开大步，往后就走。谁知他也是奔花园后门，皆因素来瞧在眼里的。及至来到门前，却是双扇虚掩，暗暗道：“此门如何会开了呢？不要管他，且自走路要紧。”一气走了三四里之遥，刚然背至夹沟，不想遇见个打闷棍的。只道他背着包袱行李，冷不防就是一棍。方貂早已留神，见棍临近，一侧身，把手一扬，夺住闷棍往怀里一带，又往外一耸，只见那打闷棍的将手一撒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栽倒在地，爬起来就跑。因此方貂说道：“似你这毛贼，也来打闷棍，岂不令人可笑。”可巧朱绛贞就在此时苏醒，听见此话。

谁知那毛贼正然跑时，只见迎面来了一条大汉拦住，问道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快讲！”真是贼起飞智，他就连忙跪倒，道：“爷爷救命啊！后面有个打闷棍的，抢了小人的包袱去了。”原来此人却是北侠，一闻此言，便问道：“贼在哪里？”贼说：“贼在后面。”北侠回手抽出七宝钢刀，迎将上来。

这里方貂背着朱绛贞往前正然走着，迎面来了个高大汉子，口中吆喝着：“快将包袱留下！”方貂以为是方才那贼的伙计，便在树下将身体一纵，往后一仰，将朱绛贞放下，就举那贼的闷棍打来。北侠将刀只一磕，棍已削去半截。方貂道：“好家伙！”撒了那半截木棍，回手即抽出朴刀斜刺里砍来。北侠一顺手，只听“噌”地一声，朴刀分为两段。方貂“哎呀”一声，不敢恋战，回身逃命去了。北侠也不追赶。谁知这毛贼在旁边看热闹儿，见北侠把那贼战跑了，他早已看见树下黑乎乎一堆，他以为是包袱，便道：“多亏爷爷搭救！幸喜他包袱撂在树

下。”北侠道：“既如此，随我来。你就拿去。”那贼满心欢喜，刚刚走至跟前，不防包袱活了，连北侠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只听道：“奴家是遇难之人，被歹人背至此处，不想遇见此人，他也是个打闷棍的。”北侠听了，一伸手将贼人抓住，道：“好贼！你竟敢哄我不成？”贼人央告道：“小人实实出于无奈。家中现有八旬老母，求爷爷饶命。”北侠道：“这女子从何而来？快说！”贼人道：“小人不知，你老问他。”

北侠揪着贼人问女子道：“你因何遇难？”朱绛贞将以往情由述了一遍。”原是自己上吊，不知如何被那人背出。如今无路可投，求老爷搭救搭救！”北侠听了，心中为难，如何带着女子黑夜而行呢？猛然省道：“有了。何不如此如此。”回头对贼人道：“你果有老母么？”贼人道：“小人再不敢撒谎。”北侠道：“你家住在哪里？”贼人道：“离此不远，不过二里之遥，有一小村，北上坡就是。”北侠道：“我对你说，我放了你，你要依我一件事。”贼人道：“任凭爷爷吩咐。”北侠道：“你将此女背到你家中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贼人听了，便不言语。北侠道：“你怎么不愿意？”将手一拢劲，贼人道：“噯呀！我愿意，我愿意！我背，我背！”北侠道：“将他好好背起，不许回首。背得好了，我还要赏你。如若不好生背时，难道你这头颅比方才那人朴刀还结实么？”贼人道：“爷爷放心，我管保背得好好的。”便背起来。北侠紧紧跟随，竟奔贼人家中而来。一时来在高坡之上，向前叩门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太守被倪忠夹着胳膊拉了就走。太守回头看时，门已关闭，灯光已远，只得没命的奔驰。一个懦弱书生，一个年老苍头，又是黑夜之间，瞧得是忙，脚底下迈步却不能大。刚走一二里地，倪太守道：“容我歇息歇息。”倪忠道：“老奴也

发了喘了。与其歇息，莫若款款而行。”倪太守道：“老人家说的正是。只是这莲花从何而来？为何到了这女子手内？”倪忠道：“老爷说什么莲花？”倪太守道：“方才那救命姐姐说她父亲有冤枉，恐不凭信。她给了我这一枝白玉莲花，作为信物。彼时就着灯光一看，合我那枝一样颜色，一样光润。我才待要问，就被你夹着胳膊跑了。我心中好生纳闷。”倪忠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可闷的，物件相同的颇多。且自收好了，再做理会。只是这位小姐搭救我主仆，此乃莫大之恩。而且老奴在灯下看这小姐，生得十分端庄美貌。老爷噯！为人总要知恩报恩，莫因门楣辜负了她这番好意。”倪太守听了此话，叹道：“嗨！你我逃命尚且顾不来，还说什么门楣不门楣，报恩不报恩呢！”谁知他主仆絮絮叨叨，奔奔波波，慌不择路，原是往西北，却忙忙误走了正西。忽听后面人马声嘶，猛回头，见一片火光燎亮。倪忠着急道：“不好了！有人追来了。老爷且自逃生，待老奴迎上前去，以死相拚便了。”说罢，他也不顾太守，一直往东，竟奔火光而来。刚刚的迎了有半里之遥，见火光往西北去了。原来这火光走的是正路，可见方才他主仆走的岔了。

倪忠喘息了喘息，道：“敢则不是追我们的。”其实，何尝不是追他们的。若是走大路，也追上了。他定了定神，仍然往西来寻太守。又不好明明呼唤，他也会想法子，口呼：“同人，同人！同人在哪里？同人在哪里？”只见迎面来了一人，答道：“哪个唤同人？”却也是个老者声音。倪忠来至切近，道：“我因有个同行之人失散，故此呼唤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既是同人失散，待我帮你呼唤。”于是也就“同人”、“同人”呼唤多时，并无人影。倪忠道：“请问老丈是往何方去的？”那老者叹道：“嗨！只因我老伴儿有个侄女被人陷害，是我前

去探听并无消息，因此回来晚了。又听人说，前面夹沟子有打闷棍的，这怎么处呢？”倪忠道：“我与同人也是受了颠险的，偏偏的到此失散。如今我这两腿酸疼，再也不能走了，如何是好？我还没问老丈贵姓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小老儿姓王名凤山。动问老兄贵姓？”倪忠道：“我姓李。咱们找个地方，歇息歇息方好。”王凤山道：“你看那边有个灯光，咱们且到那里。”

二人来至高坡之上，向前叩门。只听里面有妇人问道：“什么人叩门？”外面答道：“我们是遇见打闷棍的了，望乞方便方便。”里面答道：“等一等。”不多时门已开放，却是一个妇人，将二人让进，仍然把门闭好。来至屋中，却是三间草屋，两明一暗。将二人让至床上坐了。倪忠道：“有热水讨杯吃。”妇人道：“水却没有，倒有村醪酒。”王凤山道：“有酒更妙了。求大嫂温得热热的，我们全是受了惊恐的了。”不一时妇人暖了酒来，拿两个茶碗斟上。二人端起就喝，每人三口两气就是一碗。还要喝时，只见王凤山说：“不好了！我为何天旋地转？”倪忠说：“我也有些头迷眼昏。”说话时，二人栽倒床上，口内流涎。妇人笑道：“老娘也是服侍你们的？这等受用，还叫老娘温得热热的。你们下床去罢，让老娘歇息歇息！”说罢，拉拉拽拽，拉下床来。她便坐在床上，暗想道：“好天杀忘八！看他回来如何见我！”他这样害人的妇人，比那救人的女子，真有天渊之别。

妇人正自暗想，忽听外面叫道：“快开门来，快开门来！”妇人在屋内答道：“你将就着等等儿罢！来了就是这时候，要忙早些儿来呀。不要脸的忘八！”北侠在外听了，问道：“这是你母亲么？”贼人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这是小人的女人。”忽又听妇人来至院内，埋怨道：“这是你出去打杠子呢？好吗！把行路的赶到家里来。若不亏老娘用药将他二人迷倒，孩儿啊！

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。”北侠外面听了有气，道：“明是他母亲，怎么说是他女人呢？”贼人听了着急，恨道：“快开开门罢！爷爷来了。”

北侠已听见药倒二人，就知这妇人也是个不良之辈。开开门时，妇人将灯一照，只见丈夫背了个女子。妇人大怒道：“好啊！你敢则闹这个儿呢。还说爷爷来了。”刚说至此，忽然瞧见北侠身量高大，手内拿着明晃晃的钢刀，便不敢言语了。北侠进了门，顺手将门关好，叫妇人前面引路。妇人战战兢兢引至屋内，早见地下躺着二人。北侠叫妇人将朱绛贞放在床上。只见贼夫贼妇俱各跪下，说道：“只求爷爷开一线之路，饶我二人性命。”北侠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此二人何药迷倒？”妇人道：“有解法，只用凉水灌下，立刻苏醒。”北侠道：“既如此，凉水在哪里？”贼人道：“那边坛子里就是。”北侠伸手拿过碗来，舀了一碗，递与贼人道：“快将他二人救醒。”贼人接过去灌了。北侠见他夫妇俱不是善类，已定了主意，道：“这蒙汗酒只可迷倒他二人，若是我喝了决不能迷倒。不信，你等就对一碗来试试看，如何？”妇人听了先自欢喜，连忙取出酒与药来，加料的合了一碗，温了个热。北侠对贼妇说道：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你等既可药人，自己也当尝尝。”贼人听了，慌张道：“别人吃了，用凉水解。我们吃了，谁给凉水呢？”北侠道：“不妨事，有我呢。纵然不用凉水，难道药性走了，便不能苏醒么？”贼人道：“虽则苏醒，是迟的。需等药性发散尽了，总不如凉水醒的快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地下二人苏醒过来。一个道：“李兄，何得一碗酒就醉了？”一个道：“王兄，这酒别有些不妥当罢。”说罢，俱各坐起来揉眼。北侠一眼望去，忙问道：“你不是倪忠么？”倪忠道：“我正是倪忠。”一回头看见了贼人，忙问

道：“你不是贺豹么？”贼人道：“我正是贺豹。杨伙计，你因何至此？”王凤山便问倪忠道：“李兄，你到底姓什么？为何又姓杨呢？”北侠听了，且不追问，立刻催逼他夫妇将药酒喝了。二人登时迷倒在地。方问倪忠：“太守哪里去了？”倪忠就把诌到霸王庄，被陶宗识破，多亏一个被抢的女人唤朱绛贞，这位小姐搭救我主仆逃生，不想见了火光，只道是有人追来，却又失散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北侠尚未答言，只听床上的朱绛贞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奴是枉用了心机了。”倪忠听此话，往床上一看，道：“嗟呀，小姐为何也到这里？”朱绛贞便把地牢又释放了锦娘、自己自缢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王凤山道：“这锦娘可是翟九成的外孙女么？”倪忠道：“正是。”王凤山道：“这锦娘就是小老儿的侄女儿。小老儿方才说打听遇难之女，正是锦娘，不料已被这位小姐搭救。此恩此德何以答报！”北侠在旁听明此事，便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太守要紧。事不宜迟，我还要上霸王庄去呢。等候天明，务必雇一乘小轿，将朱小姐就送在王老丈家中。倪主管，你需安置妥帖了，急刻赶到本府。那时自有太守的下落。”倪忠与王凤山一一答应。北侠又将贺豹夫妇提至里间屋内。惟恐他们苏醒过来，他二人又要难为倪忠等，那边有现成的绳子，将他二人捆绑了结实。倪忠等更觉放心。北侠临别又谆谆嘱咐了一番，竟奔了霸王庄而来。要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

且说北侠与倪忠等分别之后，竟奔霸王庄而来。

再表前文。倪太守因见火光，倪忠情愿以死相拚，已然迎将上去，自己只得找路逃生。谁知黑暗之中，见有白亮亮一条蜿蜒小路儿，他便顺路行去。出了小路，却正是大路。见道旁地中有一窝棚，内有灯光，他却慌忙奔至跟前，意欲借宿。谁知看窝棚之人不敢存留，道：“我们是有家主，天天要来稽查的。似你夤夜至此，知道是什么人呢？你且歇息歇息，另投别处去罢，省得叫我们跟着担不是。”倪太守无可如何，只得出了窝棚，另寻去处。刚刚才走了几步，只见那边一片火光，有许多人直奔前来。倪太守心中一急，不分高低，却被道埂绊倒，再也挣扎不起来了。此时火光业已临近，原来正是马强。

只因恶贼等到三鼓之时，从内出来到了招贤馆，意欲请太守过来。只见恶奴慌慌张张走来，报道：“空房之中门已开了，那主仆二人，竟白不知何处去了。”马强闻听，这一惊不小。独有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仲元暗暗欢喜，却又纳闷，竟不知何人所为，竟将他二人就放走了。马强呆了半晌，问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其中就有些光棍各逞能为，说道：“大约他主仆二人也逃走不远，莫若大家骑马分头去赶。赶上拿回再做道

理。”马强听了，立刻吩咐备马。一面打着灯笼火把，从家内搜查一番。却见花园后门已开，方知道由内逃走。连忙带了恶奴光棍等，打着灯笼火把乘马追赶，竟奔西北大路去了。追了多时，不见踪影，只得勒马回来。不想在道旁土坡之上，有人躺卧，连忙用灯笼一照，恶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在这里呢。”伸手轻轻慢慢提在马强的马前。马贼问道：“你如何竟敢开了花园后门私自逃脱了？”倪太守听了，心中暗想：“若说出朱绛贞来，岂不又害了难女，恩将仇报么？”只得厉声答道：“你问我如何逃脱么？皆因是你家娘子怜我，放了我的。”恶贼听了，不由地暗暗切齿，骂道：“好个无知贱人！险些儿误了大事。”吩咐带到庄上去。众恶奴拥护而行。

不多时，到了庄中，即将太守招在地牢。吩咐众恶奴：“你们好好看着，不可再有失误。不是当耍的。”且不到招贤馆去，气忿忿地一直来到后面。见了郭氏，暴躁如雷的道：“好啊！你这贱人，不管事轻重，竟敢擅放太守！是何道理？”只见郭氏坐在床上，肘打磕膝，手内拿着耳挖剔着，连理也不理，半晌方问道：“什么太守，你合我嚷？”马强道：“就是那斯文秀士与那老苍头。”郭氏啐道：“瞎扯臊！满嘴里喷屁！方才不是我和你一同吃饭吗？谁又动了一动儿？你见我离了这个窝儿了吗？”马强听了，猛然省道：“是啊，自初鼓吃饭，直到三更，他何尝出去了呢。”只得回禀作喜道：“是我错怪了你了。”回身就走。郭氏道：“你回来！你就这胡吹乱嚷的闹了一阵就走啦！还说点什么？”马强笑道：“是我暴躁了。等我们商量妥了，回来再给你赔不是。”郭氏道：“你不用和我闹米汤。我且问你，你方才说放了太守，难道他们跑了么？”马强拍拍手道：“何尝不是呢！是我们骑马四下迫寻，好容易单单的把太守拿回来了。”郭氏听了冷笑道：“好吗！

哥哥儿，你提防着官司罢。”马强问道：“什么官司？”郭氏道：“你要拿，就该把主仆同拿回来呀。你为什么把苍头放跑了？他这一去，不是上告，就是调兵。那些巡检、守备、千把总听说太守被咱们拿了来，他们不向咱们要人呀？这个乱子才不小呢。”马强听了，急得搓搓手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我需和他们商量去。”说罢，竟奔招贤馆去了。郭氏这里叫朱绛贞拿东西，竟不见了朱绛贞，连所有箱柜上钥匙都不见了。方知是朱绛贞把太守放走。他还不知连锦娘都放了。

且说马强到了招贤馆，便将郭氏话对众说了。沈仲元听了并不答言。智化佯为不理，仿佛惊呆了的样子。只听众光棍道：“兵来将挡。事到头来，说不得了。莫若将太守杀之，以灭其口。明日纵有兵来，只说并无此事。只要牙关咬得紧紧的，毫不应承，也是没有法儿的。员外你老要把这场官司滚出来，那才算一条英雄好汉。即不然，还有我等众人，齐心努力，将你老救出来，咱们一同上襄阳举事，岂不妙哉！”马强听了，登时豪气冲空，威风叠起，立刻唤马勇，付与钢刀一把，前到地牢将太守杀死，把尸骸撂于后园井内。黑妖狐听了，道：“我帮着马勇前去。”马强道：“贤弟若去更好。”

二人离了招贤馆，来至地牢。智化见有人看守，对着众恶奴道：“你们只管歇息去罢。我们奉员外之命，来此看守。再有失闪，有我二人一面承管。”众人听了，乐得歇息，一哄而散。马勇道：“智爷为何叫他们散了？”智化道：“杀太守这是机密事，如何叫众人知得的呢？”马勇道：“倒是你老想得到。”进了地牢，智化在前，马勇在后。智化回身道：“刀来。”马勇将刀递过。智化接刀，一顺手先将马勇杀了。回头对倪太守道：“略等一等，我来救你。”说罢，提了马勇尸首，来至后园，撂入井内。急忙转到地牢一看，罢咧！太守不见

了。

智化这一急非小，猛然省悟道：“是了。这是沈仲元见我随了马勇前来，暗暗猜破，他必救出太守去了。”后又一转想道：“不好。人心难测，焉知他不又献功去了？且去看个端的。”即跃身上房，犹如猿猴一般，轻巧非常。来至招贤馆房上，偷偷儿看了，并无动静，而且沈仲元正与马强说话呢。黑妖狐道：“这太守往哪里去了？且去庄外看看。”即抽身离了招贤馆，蹑身越墙来至庄外。留神细看，却见有一个影儿奔入树林中去了。智化一伏身，追入树林之中。只听有人叫道：“智贤弟，劣兄在此。”黑妖狐仔细一看，欢喜道：“原来是欧阳兄么？”北侠道：“正是。”黑妖狐道：“好了，有了帮手了。太守在哪里？”北侠道：“那树木之下就是。”智化见了。三人计议，于明日二更拿马强，叫智化作为内应。倪太守道：“多承二位义士搭救。只是学生昨日起直至五更，昼夜辛勤，实实的骨软筋酥，而且不知道路，这可怎么好？”

正说时，只听得“嗒”“嗒”马蹄声响。来至林前，蹑下一个人来，悄悄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将太守马盗得来在此。”智化听了是艾虎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！快将马拉过来。”北侠问道：“这小孩子是何人？如何有此本领？”智化道：“是小弟的徒弟，胆量颇好。过来见过欧阳伯父。”艾虎唱了一个喏。北侠道：“你师徒急速回去，省得别人犯疑。我将太守送至衙署便了。”说罢，执手分别。

智化与小爷艾虎回庄，便问艾虎道：“你如何盗了马来？”艾虎道：“我因暗地里跟你老到地牢前，见你老把马勇杀了，就知要救太守。弟子惟恐太守胆怯力软，逃脱不了，故此偷偷地备了马来。原打算在树林等候，不想太守与师父来得这般快。”智化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。太守还是你欧阳伯父救的

呢。”艾虎道：“这欧阳伯父，不是师父常提的紫髯伯么？”智化道：“正是。”艾虎跌足道：“可惜黑暗之中，未能瞧见他老的模样儿。”智化悄悄道：“你别忙，明日晚二更，他还来呢。”艾虎听了，心下明白，也不往下追问。说话间，已到庄前。智化道：“自寻门路，不要同行。”艾虎道：“我还打那边进去。”说罢“飕”地一声，上了高墙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智化暗暗欢喜，也就跃墙来至地牢，从新往招贤馆而来，说马勇送尸骸往后花园井内去了。

且说北侠护送倪太守，在路上已将朱绛贞、倪忠遇见了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一个马上，一个步下，走了个均平。看看天亮，已离府衙不远，北侠道：“大老爷，前面就是贵衙了。我不便前去。”倪继祖连忙下马，“多承恩公搭救。为何不到敝衙，略申酬谢？”北侠道：“我若随到衙门，恐生别议。大老爷只想着派人，切莫误了大事。”倪太守道：“定于何地相会？”北侠道：“离霸王庄南二里有个瘟神庙，我在那里专等。至迟，掌灯总要会齐。”倪太守谨记在心。北侠转身就不见了。

太守复又扳鞍上马，迤逦行来，已至衙前。门上等连忙接了马匹，引至书房。有书房小童余庆参见。倪太守问：“倪忠来了不曾？”余庆禀道：“尚未回来。”伺候太守净面更衣。吃茶时，余庆请示老爷，在那里摆饭。太守道：“饭略等等，候倪忠回来再吃。”余庆道：“老爷先用些点心，喝点插儿罢。”倪太守点了点头。余庆去不多时，捧了大红漆盒，摆上小菜，极热的点心，美味的羹汤。太守吃毕，在书房歇息，盼望倪忠，见他不过来，心内有些焦躁。

好容易到了午刻，倪忠方才回来。已知主人先自到署，心中欢喜。及至见面时，虽则别难不久，然而皆从难中脱逃出来，未免彼此伤心，各诉失散之后的情由。倪忠便道：“送朱绛贞

到王凤山家中，谁知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里。娘儿两个见了朱绛贞，千恩万谢，就叫朱小姐与锦娘同居一室。王老者有个儿子，极其儒雅。那老儿恐他在家不便，却打发他上县，一来与翟九成送信，二来就叫他在那里照应。老奴见诸事安置停当，方才回来。偏偏雇的骡儿文慢，要早到是再不能的，所以来迟，叫老爷悬心。”太守又将与北侠定于今晚捉拿马强的话也说了。倪忠快乐非常。

此时余庆也不等吩咐，便传了饭来，安放停当。太守就叫倪忠同桌儿吃。饭毕，倪忠出来问：“今日该值头目是谁！”上来二人答道：“差役王恺、张雄。”倪忠道：“随我来，老爷有话交派。”倪忠带领二人，来至书房。差役跪倒担名。太守吩咐道：“特派你二人带领二十名捕快，暗藏利刃，不准同行，陆续散走，全在霸王庄南二里之遥，有个瘟神庙那里聚齐。只等掌灯时，有个碧睛紫髯的大汉来时，你等须要听他调遣。如有敢违背者，回来我必重责。此系机密之事，不可声张，倘有泄露，惟你二人是问。”王恺、张雄领命出来，挑选精壮捕快二十名，悄悄的预备了。

且说马强虽则一时听了众光棍之言，把太守杀了，却不见马勇回来，暗想道：“他必是杀了太守，心中害怕逃走了，或者失了脚也掉在井里了。”胡思乱想，总觉不安。惟恐官兵前来捉捕要人，这个乱子实在闹得不小，未免短叹长吁，提心吊胆。无奈叫家人备了酒席，在招贤馆大家聚饮。众光棍见马强无精打采的，知道为着此事，便把那作光棍、闯世路的话头各各提起：什么“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”啦；又是什么“敢做敢当，才是英雄好汉”啦；又是什么“砍了脑袋去，不过碗大疤子”啦；又是什么“不受苦中苦，焉能为人上人”啦；“但是受了刑，咬牙不招，方算好的，称得起人上人。”说的马强漏

了气的干尿泡似的，那么一臊一臊的，却长不起腔儿来。

正说着，只见恶奴前来道：“回员外……”马强打了个冷战：“怎么？官兵来了？”恶奴道：“不是。南庄头儿交粮来了。”马强听了，将眼一瞪道：“收了就是了。这也值得大惊小怪！”复又喝酒。偏偏今儿事情多，正在讲交情，论过节，猛抬头，见一个恶奴在那边站着，嘴儿一拱一拱的，意思要说话。马强道：“你不用说，可是官兵到了不是？”那家人道：“是小人才上东庄取了银子回来解。”马强道：“瞎！好烦哪！交到账房里去就结了。这也犯得上挤眉弄眼的。”这一天，似此光景，不一而足。不知到底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

且说马强担了一天惊怕，到了晚间，见毫无动静，心里稍觉宽慰，对众人说道：“今日白等了一天，并没见有个人来，别是那老苍头也死了罢？”众光棍道：“员外说的是。一个老头子有多大气脉，连吓带累，准死无疑。你老可放心罢！”众人只顾奉承恶贼欢喜，也不想想朝廷家平空的丢了一个太守，也就不闻不问，焉有此理。其中独有两个人明白：一个是黑妖狐智化，心内早知就里，却不言语；一个是小诸葛沈仲元，瞧着事情不妥，说肚腹不调，在一边躲了。剩下些浑虫糊涂蛋子，浑吃浑喝，不说理，顺着马强的竿儿往上爬，一味的抱粗腿，说的恶贼二天愁闷都抛于九霄云外，端起大杯来哈哈大笑。左一巡，右一盞，不觉醺醺，便起身往后边去了。见了郭氏，未免讪讪的，没说强说，没笑强笑，哄得郭氏脸上下不来，只得也说些安慰的话儿。又提拔着叫他寄信与叔父马朝贤暗里照应。马强更觉欢喜，喝茶谈话。

不多时已交二鼓。马强将大衫脱去，郭氏也把簪环卸了，脱去裙衫。二人刚要进帐安歇，忽见软帘“呼”的一响，进来一人，光闪闪碧睛暴露，冷森森宝刀生辉。恶贼一见，骨软筋酥，双膝跪倒，口中哀求：“爷爷饶命！”北侠道：“不许高

声！”恶贼便不敢言语。北侠将帐子上丝绦割下来，将他夫妇捆了，用衣襟塞口。回身出了卧室，来至花园，将双手“啪”“啪”“啪”一阵乱拍，见王恺、张雄带了捕快俱各出来。

他等众人皆是在瘟神庙会齐，见了北侠。北侠引着王恺、张雄认了花园后门，叫他们一更之后俱在花园藏躲，听拍掌为号。一个个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跟了北侠来至卧室。北侠吩咐道：“你等好生看守凶犯。待我退了众贼，咱们方好走路。”

说话间，只听前面一片人声鼎沸。原来有个丫环从窗下经过，见屋内毫无声响，撕破窗纸一看，见马强、郭氏俱各捆绑在地，只吓得胆裂魂飞，忙忙地告诉了众丫环。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贤馆请众寇。神手大圣邓车、病太岁张华听了，带领众光棍，各持兵刃，打着亮子，跟随姚成往后面而来。

此时北侠在仪门那里，持定宝刀专等退贼。众人见了，谁也不敢向前。这个说：“好大身量。”那个说：“瞧那刀有多亮，必是锋霜儿快。”这个叫：“贤弟，我一个儿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帮帮哥哥一把儿。”那个唤：“仁兄，你在前面虚招架，我绕到后面给他个冷不防。”邓车道：“你等不要如此，待我来。”伸手向弹囊中掏出弹子，扣上弦，拽开铁靶弓。北侠早已看见，把刀扁着。只见发一弹来，北侠用刀往回里一磕，只听“当啷”一声，那边众贼之中，有个先“啊呀”一声，道：“打了我了。”邓车连发，北侠连磕。此次非邓家堡可比，那是黑暗之中，这是灯光之下，北侠看得尤其真切。左一刀，右一刀，磕得弹子就犹如打嘎的一般，也有打在众贼身上的，也有磕丢了。

病太岁张华以为北侠一人可以欺负，他从旁边溜步过去，“飏”地就是一刀。北侠早已提防，见刀临近，用刀往对面一削，“噌”地一声，张华的刀飞起去半截。可巧落在一个贼人

头上，外号叫做铁头浑子徐勇。这一下也把小子戳了一个窟窿。众贼见了，乱嚷道：“了不得了！祭起飞刀来了。这可不是顽的呀！我可了不了！不是他的个儿，趁早儿躲开罢，别叫他做了活。”七言八语只顾乱嚷，谁肯上前。哄地一声，俱各跑回招贤馆，将门窗户壁关了个结实，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。要咳嗽俱用袖子捂着嘴，嗓子里憋着。不敢点灯，全在黑影里坐着。

此时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将行李收拾妥当了，师徒两个暗地里看着，瞧到热闹之处，不由暗暗叫好。艾虎见北侠用宝刀磕那弹子，迅速之极，只乐得他抓耳挠腮，暗暗夸道：“好本事！好目力！”后来见宝刀削了张华的利刃，又乐得他手舞足蹈，险些儿没从房上掉下来，多亏智化将他揪住了。见众人一哄而散，他师徒方从房上跃下，与北侠见了。问马强如何。北侠道：“已将他夫妻拿获。”智爷道：“郭氏无甚大罪，可以免其到府，单拿恶贼去就是了。”北侠道：“吾弟所论甚是。”即吩咐王恺、张雄等单将马强押解到府。智化又找着姚成，叫他备快马一匹与员外乘坐。姚成不敢违拗，急忙备来。艾虎背上行李，跟定智化、欧阳春一同出庄，仿佛护送员外一般。

此时天已五鼓，离府尚有二十五六里之遥。北侠见艾虎甚是伶俐，且少年一团英气，一路上与他说话，他又乖滑的很，把个北侠爱了个了不得。而且艾虎说他无父无母，孤苦之极，幸亏拜了师父，蒙他老人家疼爱，方习学了些武艺，这也是小孩子的造化。北侠听了此话，更觉可怜。他回头便对智爷道：“令徒很好，劣兄甚是爱惜。我意欲将他认为义子螟蛉，贤弟以为何如？”智化尚未答言，只见艾虎扑翻身拜倒，道：“艾虎原有此意。如今伯父既有此心，更是孩儿的造化了。爹爹就请上，受孩儿一拜。”说罢，连连叩首在地。北侠道：“就是认为父子，也不是这等草率的。”艾虎道：“什么草率不草率，

只要心真意真，比那虚文套礼强多了。”说得北侠、智爷二人都乐了。艾虎爬起来，快乐非常。智化道：“只顾你磕头认父，如今被他们落远了，快些赶上要紧。”艾虎道：“这值什么呢？”只见他一伏身，突突突突，登时不见了。北侠、智化又是欢喜，又是赞美。二人也就往前趱步。

看看天色将晓，马强背剪在马上，塞着口，又不能言语，心中暗暗打算：“所做之事，俱是犯疑的情由，说不得只好舍去性命，咬定牙根，全给他不应，那时也不能把我怎样。”急得眼似銮铃，左观右看。就见智化跟随在后，还有艾虎随来，肩头肯定包裹。马强心内叹道：“招贤馆许多宾朋，如今事到临头，一个个畏首畏尾，全不想念交情。只有智贤弟一人相送，可见知己朋友是难得的。可怜艾虎小孩子天真烂漫，他也跟来了，还背着包袱，想是我应换的衣服。若能够回去，倒要多疼他一番。”他哪里知道他师徒另存一番心呢。

北侠见离府衙不远，便与智爷、艾虎煞住脚步。北侠道：“贤弟，你师徒意欲何往？”智爷道：“我等要上松江府茉花村去。”北侠道：“见了丁氏昆仲，务必代劣兄致意。”智爷道：“欧阳兄何不一同前往呢？”北侠道：“刚从那里来的不久，原为到杭州游玩一番，谁知遇见此事。今既将恶人拿获，尚有招贤馆的余党，恐其滋事。劣兄只得在此耽延几时，俟结案无事，我还要在此处游览一回，也不负我跋涉之劳。后会有期，请了！”智化也执手告别。艾虎从新又与北侠行礼告别，恋恋不舍，几乎落下泪来。北侠从此就在杭州。

再言招贤馆的众寇，听了些时，毫无动静，方敢掌灯。彼此查看，独不见了智化。又呼馆童艾虎，也不见了。大家暗暗商量，就有出主意：“莫若上襄阳王赵爵那里去。”又有说：“上襄阳去，缺少盘费，如何是好？”又有说：“向郭氏嫂嫂

借贷去。”又有说：“她丈夫被人拿去，还肯借给咱们盘川，叫奔别处去么？”又有说阴功话的：“依我，咱们如此如此，抢上前去。”众人听了俱各欢喜，一个个登时抖起威风，出了招贤馆，到了仪门，呐地一声喊道：“我等乃北侠带领在官人役，因马强陷害平民，刻薄成家，理无久享。先抢了他的家私泄众恨。”说到“抢”字，一拥齐入。

此时郭氏多亏了丫环们松了绑缚，哭够多时，刚入帐内安歇。忽听此言，那里还敢出声，只用被蒙头，乱抖在一处。过一会儿，不听见声响，方探出头来一看。好苦！箱柜抛翻在地。自己慢慢起来，因床下有两个丫环藏躲，将她二人唤出，战战兢兢方将仆妇婆子寻来。到了天明，仔细查看，所丢的全是金银、簪环、首饰、衣服，别样一概没动。立刻唤进姚成。那知姚成从半夜里逃在外边巡风，见没什么动静，等到天明方敢出头，仍然溜进来。恰巧唤他，他便见了郭氏，商议写了失单，并声明贼寇自称北侠带领官役，明火执仗。姚成急急报呈县内。

郭氏暗想丈夫事体吉凶多，需早早稟知叔父马朝贤，商议个主意。便细细写了书信一封，连被抢一节并失单俱各封妥，就派姚成连夜赴京去了。

且说王恺、张雄将马强解到，倪太守立刻升堂，先追问翟九成、朱焕章两案。恶贼皆言他二人欠债不还，自己情愿以女为质，并无抢掠之事。又问他：“为何将本府诓到家中，掐在地牢内？”马强道：“大老爷乃四品黄堂，如何能到小人庄内？既是大老爷被小民诓去，又说掐在地牢，如何今日大老爷仍在公堂问事呢？似此以大压小的问法，小人实实吃罪不起。”倪太守大怒，吩咐打这恶贼。一边掌了二十嘴巴，鲜血直流。问他不招，又吩咐拉下去，打了四十大板。他是横了心，再也

不招。又调翟九成、朱焕章到案，与马强当面对质。这恶贼一口咬定，是他等自愿以女为质，并无抢掠的情节。

正在审问之间，忽见县里详文呈报马强家中被劫，乃北侠带领差役，明火执杖。抢去各物，现有原递失单暨阅。太守看了，心中纳闷：“我看义士欧阳春决不至于如此。其中或有别项情弊。”吩咐暂将马强收监，翟九成回家听传，原案朱焕章留在衙中，叫倪忠传唤王恺、张雄问话。不多时，二人来至书房。太守问道：“你等如何拿的马强？”他二人便从头至尾述说一遍。太守又问道：“他那屋内东西物件你等可曾混动？”王恺、张雄道：“小人们当差多年，是知规矩的。他那里一草一木，小人们是断不敢动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等固然不动，惟恐跟去之人有些不妥。”王、张二人道：“大老爷只管放心。就是跟随小人们当差之人，俱是小人们训练出来的。但凡有点毛手毛脚的，小人决不用他。”太守点头道：“只因马强家内失盗，如今县内呈报前来。你二人暗暗访查访查，回来禀我知道。”王、张领命去了。

太守又叫倪忠请朱先生。不多时，朱焕章来到书房。太守以宾客相待，先谢了朱绛贞救命之恩，然后把那枝玉莲花拿出来。朱焕章见了，不由地泪流满面。太守将朱绛贞誓以贞洁白守的话说了，朱焕章更觉伤心。太守又将朱绛贞脱离了仇家，现在王凤山家中居住的话说了一回，朱焕章反悲为喜。太守便慢慢问那玉莲花的来由。

朱焕章道：“此事已有二十余年。当初在仪征居住之时，舍间后门便临着扬子江的江岔。一日，见漂来一男子死尸，约有三旬年纪，是我心中不忍，惟恐暴露，因此备了棺木，打捞上来。临殡葬时，学生给他整理衣服，见他胸前有玉莲花一枝。心中一想，何不将此物留下，以为将来认尸之证。因此解下，

交付贱荆收藏。后来小女见了爱惜不已，随身佩带，如同至宝。太守何故问此？”倪太守听了，已然落下泪来。朱焕章不解其意。只见倪忠上前道：“老爷何不将那枝对对，看是如何？”太守一边哭，一边将里衣解开，把那枝玉莲花拿出。两枝合来，恰恰成为一朵，而且精润光华一丝也是不差。太守再也忍耐不住，手捧莲花，放声痛哭。朱焕章到底不解是何缘故。倪忠将玉莲花的原委，略说大概。朱先生方才明白，连忙劝慰太守道：“此乃珠还璧返，大喜之兆。且无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归结下落，虽则可悲，其实可喜。”太守闻言，才止悲痛，复又深深谢了。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内居住。

倪忠暗暗一力撙掇说：“朱小姐有救命之恩，而且又有玉莲花为媒，真是千里婚姻一线牵定。”太守亦甚愿意，因此倪忠就托王凤山为冰人，向朱先生说了。朱公乐从，慨然许允。王凤山又托了倪忠，向翟九成说，锦娘与儿子联姻，亲上作亲。翟九成亦欣然应允。霎时间都成了亲眷，更觉亲热。太守又打点行装，派倪忠接取家眷，把玉莲花一对交老仆好好收藏，到白衣庵见了娘亲，就言二事俱已齐备，专等母亲到任所，即便迁葬父亲灵柩，拿获仇家报仇雪恨。俟诸事已毕，再与绛贞完姻。未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装逢侠客

且说倪忠接取家眷去后，又生出无限风波，险些儿叫太守含冤。你道如何？只因由京发下一套文书，言有马强家人姚成进京上告太守倪继祖私行出游，诈害良民，结连大盗，明火执仗。今奉旨：“马强提解来京，交大理寺严讯。太守倪继祖，暂行解任，一同来京归案备质。”倪太守遵奉来文，将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员，即派差役押解马强赴京。倪太守将众人递的状态子案卷俱各带好，止派长班二人跟随来京。

一日来至京中，也不到开封府，因包公有师生之谊，理应回避，就在大理寺报到。文老大人见此案人证到齐，便带马强过了一堂。马强已得马朝贤之信，上堂时一味口刁，说太守不理民词，残害百姓，又结连大盗，夤夜打抢，现有失单报县，尚未弋获等词。文大人将马强带在一边，又问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。倪太守一一将前事说明：如何接状；如何私访被拿两次，多亏难女朱绛贞、义士欧阳春搭救；又如何捉拿马强恶贼，他家有招贤馆窝藏众寇，至五更将马强拿获立刻解到；如何升堂审讯，恶贼辩展不应。“如今他暗暗使家人赴京呈控，望乞大人明鉴详查，卑府不胜感幸。”文彦博听了，说：“请太守且自歇息。”倪太守退下堂来。老大人又将众人递的冤呈

看了一番，立刻又叫带马强，逐件问去，皆有强辞狡辩。文大人暗暗道：“这厮明仗着总管马朝贤与他作主，才横了心不肯招承。惟有北侠打劫一事，真假难辨。需叫此人到案作个硬证，这厮方能服输。”吩咐将马强带去收禁。又叫人请太守，细细问道：“这北侠又是何人？”太守道：“北侠欧阳春，因他行侠尚义，人皆称他为北侠。就如展护卫有南侠之称一样。”文彦博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北侠决非打劫大盗可比。此案若结，须此人到案方妥。他现在那里？”倪继祖道：“大约还在杭州。”文彦博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明日先将大概情形复奏，看圣意如何。”就叫人将太守带至岳神庙，好好看待。

次日，文大人递折之后，圣旨即下。钦派四品带刀护卫白玉堂访拿欧阳春，解京归案审讯。锦毛鼠参见包公。包公吩咐了许多言语，白玉堂一一领命。辞别出来，到了公所，大家与玉堂饯行。饮酒之间，四爷蒋平道：“五弟，此一去见了北侠，意欲如何？”白玉堂道：“小弟奉旨拿人，见了北侠，自然是秉公办理，焉敢徇情。”蒋平道：“遵奉钦命，理之当然。但北侠乃尚义之人，五弟若见了，公然以钦命自居，惟恐欧阳春不受欺侮，反倒费了周折。”白玉堂听了，有些不耐烦，没奈何问道：“依四哥怎么样呢？”蒋爷道：“依劣兄的主意，五弟到了杭州，见署事的太守，将奉旨拿人的情节与他说了，却叫他出张告示，将此事前后叙明。后面就提五弟虽则是奉旨，然因道义相通，不肯拿解，特来访请。北侠若果在杭州，见了告示，他必自己投到。五弟见了，以情理相感，他必安安稳稳随你来京，决不费事。若非如此，惟恐北侠不肯来京，倒费了事。”五爷听了，暗笑蒋爷软弱，嘴里却说道：“承四哥指教，小弟遵命。”饮酒已毕，叫伴当白福备了马匹，拴好行李，告别众人。卢方又谆谆嘱咐：“路上小心。到了杭州，

就按你四哥主意办理。”五爷只得答应。展爷与王、马、张、赵等俱各送出府门。白五爷执手道：“请！”慢慢步履而行。出了城门，主仆二人方扳鞍上马，竟奔杭州而来。在路行程，无非“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”八个大字。沿途无事可记。

这一日来至杭州，租了寓所，也不投文，也不见官，止于报到。一来奉旨，二来相谕要访拿钦犯，不准声张。每日叫伴当出去暗暗访查，一连三四日不见消息。只得自己乔装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样，头戴方巾，身穿花氅，足下登一双厚底大红朱履，手中轻摇泥金折扇，摇摇摆摆，出了店门。

时值残春，刚交初夏，但见农人耕于绿野，游客步于红桥。又见往来之人不断。仔细打听，原来离此二三里之遥，新开一座茶社，名曰玉兰坊，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园，亭榭桥梁，花草树木，颇可玩赏。白五爷听了，暗随众人前往。到了那里，果然景致可观。有个亭子上面设着座位，四面点缀些奇岩怪石，又有新篁围绕。白玉堂到此，心旷神怡，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壶茶，慢慢消饮，意欲喝点茶再沽酒。忽听竹丛中淅沥有声，出了亭子一看，霎时天阴，淋淋下起雨来。因有绿树撑空，阴晴难辨。白五爷以为在上面亭子内对此景致，颇可赏雨。谁知越下越大，游人俱已散尽，天色已晚。自己一想，离店尚有二三里，又无雨具，倘然再大起来，地下泥泞，未免难行，莫若冒雨回去为是。急急会钞下亭，过了板桥，用大袖将头巾一遮，顺着树荫之下，冒雨急行。猛见红墙一段，却是整齐的庙宇，忙到山门下避雨。见匾额上题着“慧海妙莲庵”，低头一看，朱履已然踏得泥污，只得脱下。才要收拾收拾，只见有个小童，手内托着笔砚，直呼“相公！相公！”往东去了。忽然见庙的角门开放，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：“你家相公在这里。”白五爷一见，心中纳闷。谁知小童往东，只顾呼唤

相公，并没听见。这幼尼见他去了，就关上角门进去。

五爷见此光景，暗暗忖道：“他家相公在他庙内，又何必悄悄唤那小童呢？其中必有暗昧。待我看看。”站起身，将朱履后跟一倒，他拉脚儿穿上，来到东角门，敲户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我乃行路之人，因遇雨，天晚道路难行，欲借宝座避避雨，务乞方便。”只听里面答道：“我们这庙乃尼庵，天晚不便容留男客，请往别处去罢。”说完也不言语，连门也不开放。白玉堂听了，暗道：“好呀，他庙内现有相公，难道不是男客么？既可容得他，如何不容我呢？这其中必有缘故了，我倒要进去看看。”转身来到山门，索性把一双朱履脱下，光着袜底，用手一搂衣襟，飞身上墙，轻轻跳将下去。在黑影中，细细留神。见有个道姑，一手托定方盘，里面热腾腾的菜蔬，一手提定酒壶，进了角门。有一段粉油的板墙，也是随墙的板门，轻轻进去。白玉堂也就暗暗随来，挨身而入。见屋内灯光闪闪，影射幽窗，五爷却悄悄立于窗外。

只听屋内道：“天已不早了，相公多少用些酒饭，少时也好安歇。”又听男子道：“甚的酒饭！甚的安歇！你们到底是何居心？将我拉进庙来，又不放我出去，成个什么规矩，象个什么体统！还不与我站远些。”又听女音说道：“相公不要固执。这也是无缘凑合，难得今日‘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’。上天尚有云行雨施，难道相公倒忘了云情雨意么？”男子道：“你既知‘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’，为何忘了‘男女授受不亲’呢？我对你说，‘读书人持躬如圭璧’。又道‘心正而后身修’。似这无行之事，我是‘大旱之云霓’，想降时雨是不能的。”白玉堂窗外听了，暗笑：“此公也是书痴，遇见这等人，还和他讲什么书，论什么文呢？”又听一个女尼道：“云霓也罢，时雨也罢，且请吃这杯酒。”男子道：“哎呀，你要怎么样？”

只听当啷一声，酒杯落地砸了。尼姑嗔道：“我好意敬你酒，你为何不识抬举？你休要咬文嚼字的，实告诉你说，想走不能，不信给你个对证看。现在我们后面，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，那不是榜样么？”男子听了，着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们这里是要害人的。我要嚷了呢！”尼姑道：“你要嚷，只要有人听得见。”男子便喊道：“了弗得了，他们这里要害人呢！救人呀，救人！”

白玉堂趁着喊叫，连忙闯入，一掀软帘道：“兄台为何如此喉急？想是他们奇货自居，物抬高价了。”把两个女尼吓了一跳。那人道：“兄台请坐，他们这里不正经，了弗得的。”白五爷道：“这有何妨。人生及时行乐，亦是快事。他二人如此多情，兄台何如此之拘泥？请问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汤；名梦兰，乃扬州青叶村人氏。只因探亲来到这里，就在前村居住。可巧今日无事，要到玉兰坊闲步闲步。恐有题咏，一时忘记了笔砚，因此叫小童回庄去取。不想落下雨来，正在踌躇。承他一番好意，让我庙中避雨。我还不肯，他们便再三拉我到这里，不放我动身，甚的云咧，雨咧，说了许多的混话。”白玉堂道：“这就是吾兄之过了。”汤生道：“如何是我之过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你我读书人，接物待人理宜从权达变，不过随遇而安，行云流水。过犹不及，其病一也。兄台岂不失于中道呀？”汤生摇头道：“否，否，我宁失于中道。似这样随遇而安，我是断断不能为也。请问足下安呀？”白玉堂道：“安。”汤生嗔怒道：“汝安则为之，我虽死不能相从。”白玉堂暗暗赞道：“我再三以言试探，看他颇颇正气，需当搭救此人。”谁知尼姑见玉堂比汤生强多了，又见责备汤生，以为玉堂是个惯家，登时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。她也不想想，玉堂从何处进来的。可见邪念迷心，竟忘其所以。白玉堂再看那两个尼

姑，一个有三旬，一个不过二旬上下，皆有几分姿色。只见那三旬的连忙执壶，满斟了一杯，笑容可掬，捧至白五爷跟前道：“多情的相公，请吃这杯合欢酒。”玉堂并不推辞，接过来一饮而尽，却哈哈大笑。那二旬的见了，也斟一杯，近前道：“相公喝了我师兄的，也得喝我的。”白玉堂也便在她手中喝了。汤生一旁看了道：“岂有此理呀，岂有此理！”二尼一边一个伺候玉堂。玉堂问她二人却叫何名。三旬的说：“我叫明心。”二旬的说：“我叫慧性。”玉堂道：“明心，明心，心不明则迷；慧性，慧性，性不慧则昏。你二人迷迷昏昏，何时是了？”说着话，将二尼每人握住一手，却问汤生道：“汤兄，我批的是与不是？”汤生见白五爷和二尼拉手，已气得低了头，正在烦恼，如今听玉堂一问，便道：“谁呀？呀！你还问我，我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。这还了得。放肆！岂有此理呀。”此话未说完，只见两个尼姑口吐悲声，道：“阿呀呀！疼死我啦。放手，放手！禁不起了。”只听白玉堂一声断喝，道：“我把你这两个淫尼！无端引诱人家子弟，残害好人，该当何罪？你等害了几条性命？还有几个淫尼？快快讲来！”二尼跪倒，央告道：“庵中就是我师兄弟两个，还有两个道婆，一个小徒。小尼等实实不曾害人性命，就是后面的周生，也是他自己不好，以致得了弱症。若都似汤相公这等正直，又焉敢相犯？望乞老爷饶恕。”汤生先前以为玉堂是那风流尴尬之人，毫不介意，如今见他如此，方知也是个正人君子，连忙敛容起敬。又见二尼哀声不止，疼得两泪交流，汤生一见，心中不忍，却又替他讨饶。白玉堂道：“似这等的贼尼，理应治死。”汤生道：“‘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’，请放手罢了。”玉堂暗道：“此公《孟子》真熟，开口不离书。”便道：“明日务要问明周生家住哪里，现有何人，急急给他家中送信，叫他速速回去，我便

饶你。”二尼道：“情愿，情愿，再也不敢阻留了。老爷快些放手，小尼的骨节都碎了。”五爷道：“便宜了你等。后日俺再来打听，如不送回，俺必将你等送官究办。”说罢一松手，两个尼姑扎煞两只手，犹如卸了拶子的一般，踉踉跄跄跑到后面藏躲去了。汤生又重新给玉堂作揖，二人复又坐下攀话。

忽见软帘一动，进来一条大汉，后面跟着一个小童，小童手内提着一双朱履。大汉对小童道：“哪个是你家相公？”小童对着汤生道：“相公为何来至此处，叫我好找。若非遇见这位老爷，我如何进得来呢。”大汉道：“既认着了，你主仆快些回去罢。”小童道：“相公穿上鞋走罢。”汤生一抬腿道：“我这里穿着鞋呢。”小童道：“这双鞋是哪里来的呢？怎么合相公脚上穿着的那双一样呢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不用犹疑，那双鞋是我的。不信，你看。”说毕将脚一抬，果然光着袜底儿呢。小童只得将鞋放下。汤生告别，主仆去了。未知大汉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

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雄

且说白玉堂见汤生主仆已然出庙去了，对那大汉执手道：“尊兄请了。”大汉道：“请了。请问尊兄贵姓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不敢。小弟姓白名玉堂。”大汉道：“啊呀！莫非大闹东京锦毛鼠的白五弟么？”玉堂道：“小弟草号锦毛鼠。不知兄台尊姓？”大汉道：“劣兄复姓欧阳名春。”白玉堂登时双睛一瞪，看了多时，方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人称北侠号为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。请问到此何事？”北侠道：“只因路过此庙，见那小童啼哭，问明方知他相公不见了。因此我悄悄进来一看。原来五弟在这里窃听，我也听了多时。后来五弟进了屋子，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里。又听五弟发落两个贼尼，劣兄方回身，开了庙门，将小童领进，使他主仆相认。”玉堂听了暗道：“他也听了多时，我如何不知道呢？再者我原为访他而来，如今既见了，焉肯放过。需要离了此庙，再行拿他不迟。”想罢答言：“原来如此。此处也不便说话，何不到我下处一叙。”北侠道：“很好，正要领教。”

二人出了板墙院，来至角门。白玉堂暗使促狭，假作逊让，托着北侠的肘后，口内道：“请了。”用力往上一托，以为将北侠搠出。谁知犹如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再也不动分毫。北

侠却未介意，转一回手，也托着玉堂肘后道：“五弟请。”白玉堂不因不由就随着手儿出来了，暗暗道：“果然力量不小。”

二人离了慧海妙莲庵。此时雨过天晴，月明如洗，星光朗朗，时有初鼓之半。北侠问道：“五弟到杭州何事？”玉堂道：“特为足下而来。”北侠便住步，问道：“为劣兄何事？”白玉堂就将倪太守与马强在大理寺审讯，供出北侠之事说了，“是我奉旨前来访拿足下。”北侠听玉堂这样口气，心中好生不乐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白五老爷是钦命了。欧阳春妄自高攀，多多有罪。请问钦命老爷，欧阳春当如何进京？望乞明白指示。”北侠这一问，原是试探白爷懂交情不懂交情。白玉堂若从此拉回来说些交情话，两下里合而为一，商量商量，也就完了事了。不想白玉堂心高气傲，又是奉旨，又是相谕，多大的威风，多大的胆量！本来又仗着自己的武艺，他便目中无人，答道：“此乃奉旨之事，既然今日邂逅相逢，只好屈尊足下，随着白某赴京便了，何用多言。”欧阳春微微冷笑道：“紫髯伯乃堂堂男子，就是这等随你去，未免贻笑于人。尊驾还要三思。”北侠这个话虽是有气，还是耐着性儿提拔白玉堂的意思。谁知五爷不辨轻重，反倒气往上撞，说道：“大约合你好说，你决不肯随俺前去。必须较量个上下。那时被擒获，休怪俺不留情分了。”北侠听毕，也就按捺不住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正要领教领教。”

白玉堂急将花氅脱却，摘了儒巾，脱下朱履，仍然光着袜底儿，抢到上首，拉开架式。北侠从容不迫，也不赶步，也不退步，却将四肢略为腾挪，止于招架而已。白五爷抖擞精神，左一拳，右一脚，一步紧如一步。北侠暗道：“我尽力让他，他尽力的逼勒，说不得叫他知道知道。”只见玉堂拉了个回马式，北侠故意的跟了一步。白爷见北侠来得切近，回身劈面就

是一掌。北侠将身一侧，只用二指，看准肋下轻轻的一点。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气，登时经络闭塞，呼吸不通，手儿扬着落不下来，腿儿迈着抽不回去，腰儿哈着挺不起身躯，嘴儿张着说不出话语，犹如木雕泥塑一般；眼前金星乱滚，耳内蝉鸣，不由地心中一阵恶心迷乱，实实难受得很。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两手，白玉堂禁不住欧阳春两指。这比的虽是贬玉堂，然而玉堂与北侠的本领究有上下之分。北侠惟恐工夫大了必要受伤，就在后心陡然击了一掌。白玉堂经此一震，方转过这口气来。北侠道：“怨劣兄莽撞，五弟休要见怪。”白玉堂一语不发，光着袜底“呱咕”“呱咕”竟自扬长而去。

白玉堂来至寓所，他却不走前门，悄悄越墙而入，来至屋中。白福见此光景，不知为着何事，连忙递过一杯茶来。五爷道：“你去给我烹一碗新茶来。”他将白福支开，把软帘放下，进了里间，暗暗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转东京？悔不听我四哥之言。”说罢，从腰间解下丝绦，登着椅子，就在横楣之上拴了个套儿。刚要脖项一伸，见结的扣儿已开，丝绦落下；复又结好，依然又开。如是者三次。暗道：“哼！这是何故？莫非我白玉堂不当死于此地？”话尚未完，只觉后面一人手拍肩头道：“五弟，你太浊了。”只这一句，倒把白爷吓了一跳。忙回身一看，见是北侠，手中托定花氅，却是平平正正。上面放着一双朱履，惟恐泥汗沾了衣服，又是底儿朝上。玉堂见了，羞得面红过耳。又白忖道：“他何时进来，我竟不知不觉。可见此人艺业比我高了。”也不言语，便存身坐在椅凳之上。

原来北侠算计玉堂少年气傲，回来必行短见，他就在后跟下来了。及至玉堂进了屋子，他却在窗外悄立。后听玉堂将白福支出去烹茶，北侠就进了屋内。见玉堂要行浊志，正在他仰

面拴套之时，北侠就从椅旁挨入，却在玉堂身后隐住。就是丝绦连开三次，也是北侠解的。连白玉堂久惯飞檐走壁之人，竟未知觉。于此可见北侠的本领。

当下北侠放下衣服道：“五弟，你要怎么样？难道为此事就要寻死？岂不是要劣兄的命么。只好你要上吊，咱们俩就搭连吊罢。”白玉堂道：“我死我的，与你何干？此话我不明白。”北侠道：“老弟，你可真糊涂了。你想想，你若死了，欧阳春如何对得起你四位兄长？又如何去见南侠与开封府的众朋友？也只好随着你死了罢。岂不是你要了劣兄的命了么？”玉堂听了，低头不语。北侠急将丝绦拉下，就在玉堂旁边坐下，低低说道：“五弟，你我今日之事，不过游戏而已，有谁见来？何至于轻生。就是叫劣兄随你去，也该商量商量。你只顾你脸上有了光彩，也不想想把劣兄置于何地？五弟岂不闻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。又道，‘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，我亦欲无加诸人’。五弟不愿意的，别人他就愿意么？”玉堂道：“依兄台怎么样呢？”北侠道：“劣兄倒有两全其美的主意。五弟明日何不到茉花村叫丁氏昆仲出头，算是给咱二人说合的。五弟也不落无能之名，劣兄也免了被获之丑，彼此有益。五弟以为如何？”白玉堂本是聪明特达之人，听了此言，登时豁然，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多承吾兄指教。实是小弟年幼无知，望乞吾兄海涵。”北侠道：“话已言明，劣兄不便久留，也要回去了。”说罢，出了里间，来至堂屋。白五爷道：“仁兄请了，茉花村再见。”北侠点了点头，又悄悄道：“那顶头巾和泥金折扇，俱在衣服内夹着呢。”玉堂也点了点头。刚一转眼，已不见北侠的踪影。白爷暗暗夸奖：“此人本领，胜我十倍，真不如也。”

谁知二人说话之间，白福烹了一杯茶来，听见屋内悄悄有人说话，打帘缝一看，见一人与白五爷悄语低言。白福以为是

家主途中遇见的夜行朋友，恐一杯茶难递，只得回身又添一盞，用茶盘托着两杯茶来至里间。抬头看时，却仍是玉堂一人。白福端着茶纳闷道：“这是什么朋友呢？给他端了茶来，他又走了。我这是什么差使呢？”白玉堂已会其意，便道：“将茶放下，取个灯笼来。”白福放下茶托，回身取了灯笼。白玉堂接过，又把衣服朱履夹起出了屋门。纵身上房，仍从后面出去。

不多时，只听前边打得店门山响。白福迎了出去叫道：“店家快开门，我们家主回来了。”小二连忙取来钥匙，开了店门。只见玉堂仍是斯文打扮，摇摇摆摆进来。小二道：“相公怎么这会才回来？”玉堂道：“因在相好处避雨，又承他待酒，所以来迟。”白福早已上前接过灯笼，引至屋内。茶尚未寒，玉堂喝了一杯，又吃了点饮食，吩咐白福于五鼓备马起身，上松江茱花村去。自己歇息，暗想：“北侠的本领，那一番的和蔼气度，实然别人不能的。而且方才说的这个主意，更觉周到。比四哥说的出告示访请，又高一筹。那出告示，众目所观，既有‘访请’二字，已然自馁，那如何对人呢？如今欧阳兄出的这个主意，方是万全之策。怨得展大哥与我大哥背地里常说他好，我还不信，谁知果然真好。仔细想来，全是我白做聪明的不是了。”他翻来覆去，如何睡得着。到了五鼓，白福起来，收拾行李马匹，到了柜上算清了店账，主仆二人上茱花村而来。

话休烦絮。到了茱花村，先叫白福去回禀，自己乘马随后。离庄门不远，见多少庄丁伴当分为左右，丁氏弟兄在台阶上面立等。玉堂连忙下马，伴当接过。丁大爷已迎接上来。玉堂抢步，口称：“大哥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”兆兰道：“贤弟一向可好？”彼此执手。兆蕙却在那边垂手恭敬侍立，也不执

手，口称：“白五老爷到了，恕我等未能远迎虎驾，多多有罪。请老爷到寒舍待茶。”玉堂笑道：“二哥真是好玩，小弟如何担得起。”连忙也执了手。三人携手来至待客厅上。玉堂先与丁母请了安，然后归座。献茶已毕，丁大爷问了开封众朋友好，又谢在京时叨扰盛情。丁二爷却道：“今日那阵香风儿将护卫老爷吹来？真是蓬荜生辉，柴门有庆。然而老爷此来还是专专的探望我们来了，还是有别的事呢？”一席话，说得玉堂脸红。丁大爷恐玉堂脸上下不来，连忙瞅了二爷一眼道：“老二，弟兄们许久不见，先不说说正经的，只是嗽呕作什么？”玉堂道：“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饰，本是小弟理短，无怪二哥恼我。自从去岁被擒，连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。后来到京受职，就要告假前来。谁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职衔，再也不准动身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到底是作了官的人，真长了见识了。惟恐我们说，老爷先自说了。我问五弟，你纵然不能来，也该写封信、差个人来，我们听见也喜欢喜欢。为什么连一纸书信没有呢？”玉堂笑道：“这又有一说。小弟原要写信来着，后来因接了大哥之信，说大哥与伯母送妹子上京与展大哥完姻，我想迟不多日就可见面，又写什么信呢？彼时若真写了信来，管保二哥又说白老五尽闹虚文假套了，左右都是不是。无论二哥怎么怪小弟，小弟惟有伏首认罪而已。”丁二爷听了暗道：“白老五他竟长了学问了，比先前乖滑多多了。且看他目下这宗事怎么说法。”回头吩咐摆酒。玉堂也不推辞，也不谦让，就在上面坐了。丁氏昆仲左右相陪。

饮酒中间，问玉堂道：“五弟此次果是官差，还是私事呢？”玉堂道：“不瞒二位仁兄，实是官差。然而其中有许多原委，此事非仁兄贤昆玉不可。”丁大爷便道：“如何用我二人之处？请道其详。”玉堂便道：“倪太守、马强一案供出北

侠，小弟奉旨特为此事而来。”丁二爷问道：“可见过北侠没有？”玉堂道：“见过了。”兆蕙道：“既见过，便好说了。谅北侠有多大本领，如何是五弟对手。”玉堂道：“二哥差矣。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，谁知事到头来不自由，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之绝技。惭愧的很，小弟输与他了。”丁二爷故意诧异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五弟焉能输与他呢。这话愚兄不信。”玉堂便将与北侠比试，直言无隐，俱各说了。”如今求二位兄台将欧阳兄请来，哪怕小弟央求他呢，只要随小弟赴京，便叨爱多多矣。”丁兆蕙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五弟竟不是北侠对手了。”玉堂道：“诚然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你可佩服呢？”玉堂道：“不但佩服，而且感激。就是小弟此来，也是欧阳兄教导的。”丁二爷听了，连声赞扬叫好道：“好兄弟，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。”便高声叫道：“欧阳兄，你也不必藏着了，请过来相见。”

只见从屏后转出三人来。玉堂一看，前面走的就是北侠，后面一个三旬之人，一个年幼小儿。连忙出座道：“欧阳兄几时来到？”北侠道：“昨晚方到。”玉堂暗道：“幸亏我实说了，不然这才丢人呢。”又问：“此二位是谁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此位智化，绰号黑妖狐，与劣兄世交，通家相好。”原来智爷之父，与丁总镇是同僚，最相契的。智爷道：“此是小徒艾虎。过来见过白五叔。”艾虎上前见礼。玉堂拉了他的手，细看一番，连声夸奖。彼此叙坐，北侠坐了首座，其次是智爷、白爷，又其次是丁氏弟兄，下首是艾虎。大家欢饮。玉堂又提请北侠到京，北侠慨然应允。丁大爷、丁二爷又嘱咐白玉堂照应北侠。大家畅谈，彼此以义气相关，真是披肝沥胆，各明心志。惟有小爷艾虎与北侠有父子之情，更觉关切。酒饭已毕，谈至更深，各自安寝。到了天明，北侠与白爷一同赴京去了。未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装扮难叟

且说智化、兆兰、兆蕙与小爷艾虎送了北侠、玉堂回来，在厅上闲坐，彼此闷闷不乐。艾虎一旁短叹长吁。只听智化道：“我想此事关系非浅。倪太守乃是为国为民，如今反遭诬害；欧阳兄又是济困扶危，遇了贼叛。似这样的忠臣义士负屈含冤，仔细想来，全是马强叔侄过恶。除非设法先将马朝贤害倒，剩了马强，也就不难除了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与其费两番事，何不一网打尽呢？”智化道：“若要一网打尽，说不得却要做一件欺心的事，生生的讹在他叔侄身上，使他赃证俱明，有口难分诉。所谓‘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’。我虽想定计策，只是题目太大，有些难做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大哥何不说出，大家计较计较呢？”智化道：“当初劣兄上霸王庄者，原为看马强的举动。因他结交襄阳王，常怀不轨之心。如今既为此事闹到这步田地，何不借题发挥，一来与国家除害，二来剪却襄阳王的羽翼。话虽如此说，然而其中有四件难事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哪四件？”智爷道：“第一要皇家的紧要之物，这也不必推诿，全在我的身上。第二十要一个有年纪之人，一个或童男或童女随我前去，诬取紧要之物回来。又要有胆量，又要有机变，又要受得苦。第三十件，我等盗了紧要之物，还得将此物送在马强

家，藏在佛楼之内，以为将来的真赃实犯。”丁二爷听了，不由地插言道：“此事小弟却能够。只要有了东西，小弟便能送去。这第三十件算是小弟的了。第四十件又是什么呢？”智化道：“惟有第四十件最难，必须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；不但出首，还要单上开封府出首去。别的事情俱好说，惟独这第四十件是最要紧的，成败全在此一举。此一着若是错了，满盘俱空。这个人竟难得很。”口里说着，眼睛却瞟着艾虎。艾虎道：“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罢。”智化将眼一瞪道：“你小孩家懂得什么，如何干得这样大事！”艾虎道：“据徒弟想来，此事非徒弟不可。徒弟去了有三益。”

丁二爷先前听艾虎要去，以为小孩子不知轻重。此时又见他说出“三益”，颇有意思，连忙说道：“智大哥不要拦他。”便问艾虎道：“你把‘三益’说给我听听。”艾虎道：“第一，小侄自幼在霸王庄，所有马强之事，小侄尽知。而且三年前马朝贤告假回家一次，那时我师父尚未到霸王庄呢。如今盗了紧要东西来，就说三年前马朝贤带来的，与事更觉有益。这是第一益。第二十，别人出首，不如小侄出首。什么缘故呢？俗话说得好，‘小孩嘴里讨实话’。小侄若到开封府举出来，叫别人再想不到这样一宗大事，却是个小孩子作个硬证，此事方是千真万真，的确无疑。这是第二十益。第三十益却没有什麼，一来为小侄的义父，二来也不枉师父教训一场。小侄儿若借着这件事出场出场，大小留个名儿，岂不是三益么？”丁大爷、丁二爷听了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好！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。”智化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且慢夸他。他因不知开封府的厉害，他此时只管说，到了身临其境，见了那样的威风，又搭着问事如神的包丞相，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胆量，有多大志略？何况又有御赐铜铡，倘若话不投机，白白地送了性命，那时岂不耽误了大事。”

艾虎听了，不由地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翻，道：“师父特把弟子看轻了！难道开封府是森罗殿不成？他纵然是森罗殿，徒弟就是上剑树，登刀山，再也不能改口，是必把忠臣义士搭救出来。又焉肯怕那个御赐的铜铡呢。”兆兰、兆蕙听了，点头咂嘴，啧啧称美。智化道：“且别说你到开封府，就是此时我问你一句，你如果答应得出来，此事便听你去；如若答应不来，你只好隐姓埋名，从此再别想出头了。”艾虎嘻嘻笑道：“待徒弟跪下，你老就审，看是如何？”说罢，他就直挺挺地跪在当地。

兆兰、兆蕙见他这般光景，又是好笑，又是爱惜。只听智爷道：“你员外家中犯禁之物，可是你太老爷亲身带来的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回老爷，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爷告假还乡，亲手将此物交给小人的主人。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着收在佛楼之上，是小人亲眼见的。”智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此物在你员外家中三年了？”艾虎道：“是三年多了。”智爷用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“既是三年，你如何今日才来出首？讲！”丁家弟兄听了这一问，登时发怔，暗想道：“这当如何对答呢？”只见艾虎从从容容道：“回老爷，小人今年才十五岁。三年前小人十二岁，毫无知觉，并不知道知情不举的罪名。皆因我们员外犯罪在案，别人向小人说：‘你提防着罢，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来。你就是个隐匿不报的，罪要加等的；若出首了，罪还轻些。’因此小人害怕，急急赶来出首在老爷台下。”兆蕙听了，只乐得跳起来道：“好对答，好对答！贤侄你起来罢。第四十件是要你去定了。”丁大爷也夸道：“果然对答得好。智大哥，你也可以放心了。”智爷道：“言虽如此，且到临期再写两封信，给他也安置安置，方保无虞。如今算起来，就只第二十件事不齐备。贤弟且开出个单儿来。”

丁二爷拿过笔砚，铺纸提笔。智爷念道：“木车子一辆，大席簋子一个，旧布被褥大小两份，铁锅杓、黄瓷大碗、粗碟家伙俱全，老头儿一名，或幼童幼女俱可一名，外有随身旧布衣服行头三份。”丁大爷在旁看了，问道：“智大哥，要这些东西何用？”智爷道：“实对二位贤弟说，劣兄要到东京盗取圣上的九龙珍珠冠呢。只因马朝贤他乃四执库的总管，此冠正是他管理。再者，此冠乃皇家世代相传之物，轻是动不着的。为什么又要老头儿、幼孩儿和这些东西呢？我们要扮做逃荒的模样，到东京安准了所在。劣兄探明白了四执库。盗此冠需连冠并包袱等全行盗来。似此黄澄澄的东西，如何满路上背着走呢？这就用着席簋子了。一边装上此物，上用被褥遮盖，一边叫幼女坐着，人不知不觉就回来了。故此必要有胆量、能受苦的老头儿和那幼女。二位贤弟想想，这二人可能有么？”丁大爷已然听得呆了。丁二爷道：“却有个老头儿，名叫裴福。他随着先父在镇时，多亏了他又有胆量，又能受苦。只因他为人直性正气，而且当初出过力，到如今给弟等管理家务。如有不周不备，连弟等都要让他三分。此人颇可去得。”智爷道：“伺候过老人家，理应容让他几分。如此说来，这老管家却使得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但有一件，若见了他，切不可提出盗冠。需将马强过恶述说一番，然后再说倪太守、欧阳兄被害，他必愤恨。那时再说出此计来，他方没有什么说的，也就乐从了。”智爷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即吩咐伴当将裴福叫来。

不多时，见裴福来到，虽则六旬年纪，却是精神百倍。先见了智爷，后又见了大官人，又见二官人。智爷叫伴当在下首预备个座儿，务必叫他座了。裴福谢坐，便问：“呼唤老奴，有何见谕？”智爷说起马强作恶多端，欺压良善，如何霸占田地，如何抢掠妇女。裴福听了，气得他擦拳摩掌。智爷又说出

倪太守私访遭害，欧阳春因搭救太守，如今被马强京控，打了挂误官司，不定性命如何。裴福听至此，便按捺不住，立起身来，对丁氏弟兄道：“二位官人终朝行侠尚义，难道侠义竟是嘴里空说的么？似这样的恶贼，何不早早除却？”二爷道：“老人家不要着急。如今智大爷定了一计，要烦老人家上东京走一遭，不知可肯去否？”裴福道：“老奴也是闲在这里，何况为救忠臣义士，老奴更当效劳了。”智爷道：“必须要扮作个逃荒的样子，咱二人权作父子，还得要个小女孩儿，咱们父子祖孙三辈儿逃荒。你道如何？”裴福道：“此计虽好，只是大爷受屈，老奴不敢当。”智爷道：“这有什么呢，逢场作戏罢咧！”裴福道：“这个小女儿却也现成，就是老奴的孙女儿，名叫英姐，今年九岁，极其伶俐。久已磨着老奴要上东京逛去，莫若就带了他去。”智爷道：“很好，就是如此罢。”

商议已定，定日起身。丁大爷已按着单子预备停当，俱各放在船上。待客厅备了饯行酒席，连裴福、英姐不分主仆，同桌而食。吃毕，智爷起身，丁氏弟兄送出庄外，瞧着上了船，方同艾虎回来。

智爷不辞劳苦，由松江奔至镇江，再往江宁，到了安徽，过了长江，至河南境界。弃舟登岸，找了个幽僻去处，换了行头。英姐伶俐非常，一教便会，坐在席簏之中。那边簏内装着行李卧具，挨着把的横小筐内装着家伙，额外又将铁锅扣在席簏旁边，用绳子拴好。裴福跨绊推车，智爷背绳拉纤，一路行来。到了热闹丛中，镇店集场，便将小车儿放下，智爷赶着人要钱，口内还说：“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景儿不济，实在的没有营生，你老帮帮唄。”裴福却在车子旁边一蹲，也说道：“众位爷们，可怜唄。俺们不是久惯要钱的，那不是行好呢！”英姐在车上也不闲着，故意揉着眼儿道：“怪饿的，俺两天没吃

饭啦。”口里虽然说着，他却偷着眼儿瞧热闹儿。真正三个人装了个活脱儿。

在路也不敢耽搁。一日到了东京。白昼间仍然乞讨，到了日落西山，便有地面上官人对裴福道：“老头子，你这车子这里搁不住呀，趁早儿推开。”裴福道：“请问太爷，俺往哪里推呀？”官人道：“我管你呢。你爱往哪里推，就往哪里推。”旁边一人道：“何苦呀，那不是行好呢！叫他推到黄亭上去罢，那里也僻静，也不碍事。”便对裴福道：“老头子，你瞧那不是鼓楼么，过了鼓楼，有个琉璃瓦的黄亭子，那里去好。”裴福谢了。智爷此时还赶着要钱，裴福叫道：“俺的儿呀，你不用跑了，咱走罢。”智爷止步问道：“爹爹啊，咱往哪去？”裴福道：“没有听见那位太爷说呀，咱上黄亭子那行行儿去。”智爷听了，将纤绳背在肩头，拉着往北而来。走不多时，到了鼓楼，果见那边有个黄亭子，便将车子放下。将英姐抱下来，也教他跑跑，活动活动。此时天已昏黑，又将被褥拿下来，就在黄亭子台阶上铺下。英姐困了，叫他先睡。智爷与裴福哪里睡得着，一个是心中有事，一个有了年纪。到了夜静更深，裴福悄悄问道：“大爷，今已来至此地，可有什么主意？”智爷道：“今日且过一夜，明日看个机会，晚间俺就探听一番。”正说着，只听那边当当当锣声响亮，原来是巡更的二人。智爷与裴福便不言语。只听巡更的道：“那边是什么？哪里来的小车子？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你忘了，这就是昨日那个逃荒的。地面上张头儿叫他们在这里。”说着话，打着锣往那边去了。智爷见他们去了，又在席簾里面揭开底屉，拿出些细软饮食，与裴福二人吃了，方和衣而卧。

到了次日，红日尚未东升，见一群人肩头担着铁锨、锄头，又有抬着大筐、绳杠，说说笑笑，顺着黄亭子而来。他便

迎了上去道：“行个好罢，太爷们舍个钱罢。”其中就有人发话道：“大清早起，也不睁开眼瞧瞧，我们是有钱的吗？我们还不知和谁要钱呢。”又有人说：“这样一个小伙子，什么干不得，却手背朝下和人要钱，也是个没出息的。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倒不是没出息儿，只因他叫老的老小的小累赘了。你瞧他这个身量儿，管保有一膀子好活。等我和他商量商量。”你道这个说话的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狲

话说智爷正向众人讨钱，有人向他说话，乃是个工头。此人姓王，行大。因前日他曾见过有逃难的小车，恰好做活的人不够用，抓一个是一个，便对智爷道：“伙计，你姓什么？”智爷道：“俺姓王，行二。你老贵姓？”王大道：“好，咱们是当家子，我也姓王。有一句话对你说，如今紫禁城内挖御河，我瞧你这个样儿怪可怜的，何不跟了我去做活呢？一天三顿饭，额外还有六十钱。有一天，算一天。你愿意不愿意？”智爷心中暗喜，尚未答言，只见裴福过来道：“敢则好，什么钱不钱的，只要叫俺的儿吃饱了就完了。”王大把裴福瞧了瞧，问智爷道：“这是谁？”智爷道：“俺爹。”王大道：“算了罢，算了罢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的怯哥哥。”对着裴福道：“告诉你，皇上家不使白头工，这六十钱必是有的。你若愿意，叫你儿子去。”智爷道：“爹呀，你老怎么样呢？”裴福道：“你只管干你的去，身去口去，俺与小孙女哀求哀求，也就够吃的了。”王大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大约你吃饱了，把那六十钱拿回来，买点子饽饽、饼子，也就够他们爷儿俩吃的了。”智爷道：“就是这么着。咱就走。”王大便带了他，奔紫禁城而来。

一路上，这些做工的人欺负他是怯坎儿，这个叫：“王第

二的！”智爷道：“怎么？”这个说：“你替我扛着这六把锹。”智爷道：“使得。”接过来，扛在肩头。那个叫：“王第二十的！”智爷道：“怎么？”那个说：“你替我扛着这五把锹头。”智爷道：“使得。”接过来也扛在肩头。大家捉呆子，你也叫扛，我也叫扛，不多时，智爷的两肩头犹如铁锹锹头山一般。王大猛然回头一看，发话道：“你们这是怎么说呢？我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来，你们就欺负。赶到明儿你们挤跑了他，这图什么呢？也没见王第二十的，你这么傻。这堆的把脑袋都夹起来了。这是什么样儿呢？”智爷道：“扛扛罢咧，怕怎的。”说的众人都笑了，才各自把各自的家伙拿去。

一时来到紫禁门，王头儿递了腰牌，注了人数，按名点进。到了御河，大家按档儿做活。智爷拿了一把铁锹，撮的比人多，掷的比人远，而且又快。旁边做活的道：“王第二十的！”智爷道：“什么？”旁边人道：“你这活计不是这么做。”智爷道：“怎么？挖的浅咧？做的慢咧？”旁边人道：“这还浅？你一锹，我两锹也不能那样深。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，我才挖了这一点儿。俗语说的：‘皇上家的工，慢慢儿的蹭。’你要这么做，还能吃得长么？”智爷道：“做的慢了，他们给饭吃吗？”旁边人道：“都是一样慢了，他能不能给谁吃呢？”智爷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俺就慢慢的。”旁边人道：“是了。来罢，你先帮着我撮撮破。”智爷道：“俺就替你撮撮。”哈下腰，替那人正撮时，只见王头儿叫道：“王第二十的！”智爷道：“怎么？”王大道：“上来罢，吃饭了。你难道没听见梆子响吗？”智爷道：“没大理会。怎么刚做活就吃饭咧？”王大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每逢梆子响，是吃饭；若吃完了，一筛锣，就该做活了。天天如此，顿顿如此。”智爷道：“是了，俺知道了。”王大带到吃饭的所在，叫他拿碗盛饭。智爷果然盛了饭，大口

小口的吃了个喷鼻儿香。细想，智爷他乃公子出身，如何吃过这样的粗粝淡饭，做过这样的辛苦活计？只因他为了忠臣义士乔装至此，也就说不得了。再者，有造化之人，自有另外的福气。虽然是粗粝淡饭，他吃着也如同珍馐美味。

王大在旁见他尽吃空饭，便告诉他道：“王第二十的，你怎么不吃咸菜呢？”智爷道：“怎么还吃那行行儿，不刨工钱啦？”王大道：“你只管吃，那不是买的。”智爷道：“俺不知道呢。敢则也是白吃的。哼！有咸菜吃得更香。”一天三顿，皆是如此。

到晚散工时，王头儿在紫禁门按名点数出来，一人给钱一份。智化随着众人回到黄亭子，拿着六十钱见了裴福道：“爹呀，俺回来了。给你这个，短三天就是二百钱。”裴福道：“吃了三顿饭，还得钱，真是造化咧。”王头儿道：“明早我还从此过，你仍跟了我去。”智爷道：“是咧。”裴福道：“叫你老分心，你老行好得好罢。”王头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回身去了。智爷又问道：“今日如何乞讨？”裴福告诉他：“今日比昨日容易多了。见你不在跟前，都可怜我们，施舍得多。”彼此欢喜。到了无人之时，又悄悄计议说：“这一做工，倒合了机会。只要探明了四执库，便可动手了。”

一宿晚景已过。到了次日，又随着进内做活。到了吃晌饭时，吃完了，略略歇息。只听人声一阵一阵的喧哗。智化不知为着何事，左右留神。只见那边有一群人，都仰面望上观瞧。智爷也凑了过去，仰面一看，原来树上有个小猴儿，项带锁链，在树上跳跃。又见有两个内相公公，急得只是搓手道：“可怎么好？算了罢，不用只是笑了。你们只顾大声小气的嚷，嚷得里头听见了，叫咱家担不是，叫主子瞧见了，那才是个大乱儿呢。这可怎么好呢？”智爷瞧着，不由地顺口儿说道：

“那值吗，上去就拿下来了。”内相听了，刚要说话，只见王头道：“王第二十的，你别呀。你就只做你的活就完咧，多管什么闲事呢！你上去万一拿跑了呢。再者倘或摔了哪里呢，全不是玩的。”刚说至此，只听内相道：“王头儿，你也别呀。咱家待你洒好儿的。这个伙计他既说能上去拿下来，这有什么呢，难道咱家还难为他不成？你要是这么着，你这头儿也就提防着罢。”王头儿道：“老爷别怪我。我惟恐他不能拿下来，那时拿跑了，倒耽误事。”内相道：“跑了就跑了，也不与你相干。”王头儿道：“是了，老爷。你老只管支使他罢，我不管了。”内相对智化道：“伙计，咱家托付你，上树给咱家拿下来罢。”智爷道：“俺不会上树呀。”内相回头对王头儿道：“如何？全是你闹的，他果然不会上树咧！今晚上散工时，你这些家伙别想拿出去咧。”王头儿听了着急，连忙对智爷道：“王第二十的，你能上树你上去给他老拿拿罢。不然晚上我的铁锹、镢头不定丢多少，我怎么交得下去呢？”智爷道：“俺先说下，上去不定拿得住拿不住，你老不要见怪。”内相说：“你只管上去，跑了也不怪你。”

智爷原因挖河，光着脚儿穿着双大曳拔趺鞋。来到树下，将趺鞋脱下，光着脚儿，双手一搂树本，把两腿一攀，“哧”、“哧”、“哧”，犹如上面的猴子一般。谁知树上的猴子见有人上来，它连蹿带跳已到树梢之上。智爷且不管他，找了个大杈桠坐下，明是歇息，却暗暗地四下里看了方向。众人不知用意，却说道：“这可难拿了。那猴儿蹲的树枝儿多细儿，如何禁得住人呢？”王头儿捏着两把汗，又怕拿不住猴儿，又怕王第二十的有失闪，连忙拦说：“众位瞧就是了，莫乱说。越说他在上头越不得劲儿。”拦之再三，众人方压静了。智爷在上面见猴子蹲在树梢，他却端详，见有个斜槎桠，他便奔到斜枝上

面。那树枝儿连身子乱晃，众人下面瞧着，个个耽惊。只见智爷喘息了喘息，等树枝儿稳住，他将脚丫儿慢慢一抬，够着搭拉的锁链儿，将指头一扎煞，拢住锁链。又把头上的毡帽摘下来，做个兜儿。脚指一拳，往下一沉，猴子在上面蹲不住，“咕遛”“咕遛”一阵乱叫，掉将下来。他把毡帽一接，猴儿正掉在毡帽里面。连忙将毡帽沿儿一折，就用锁链捆好，衔在口内，两手倒把顺流而下，毫不费力。众人无不喝彩。

智爷将猴儿交与内相。内相眉开眼笑道：“叫你受乏了。你贵姓呀？”智爷道：“俺姓王，行二。”内相回手在兜肚内掏出两个一两重的小元宝儿，递与智爷道：“给你这个，你别嫌轻，喝碗茶罢。”智爷接过来一看，道：“这是吗行行儿？”王头道：“这是银镲儿。”智爷道：“要他干吗耶？”王头儿道：“这个换得出钱来。”智爷道：“怎么，这铅块儿也换的出钱来？”内相听了笑道：“真是怯条子。那不是铅，是银子，那值好几吊钱呢。”又对王头儿道：咱家看他真诚实，明日头儿给他找个轻松档儿，咱家还要单敬你一杯呢。”王头儿道：““老爷吩咐，小人焉敢不遵，何用赏酒呢。”内相道：“说给你酒喝，咱家再不撒谎。你可不许分他的。”王头道：“小人不至于那么下作。他登高爬梯，耽惊受怕的得的赏，小人也忍得分他的？”内相点了点头，抱着猴子去了。这里众人仍然做活。

到了散工，王头同他到了黄亭子，把得银之事对裴福说了。裴福欢天喜地，千恩万谢。智化又装傻道：“爹呀，咱有了银子咧，治他二亩地，盖他几间房子，买他两只牛咧。”王头儿忙拦住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算了罢！你这二两来的银子，干不了这些事怎么好呢？没见过世面。治二亩地、几间房子，还要买牛咧、买驴的，统共拢儿够买个草驴旦子的。尽搅么！

明日我还是一早来找你。”智爷道：“是了，俺在这里恭候。”王头道：“是不是，刚吃了两天饱饭，有了二两银子的家当儿，立刻就撒起京腔来了。你又恭候咧！”说笑着就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一同进城。智爷仍然拿了铁锹，要做活去。王头道：“王第二十的，你且搁下那个。”智爷道：“怎么，你不叫俺弄了？”王头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谁不叫你弄了？连前几个，我吃了你两三个乌涂的了。你这里来看堆儿罢。”智爷道：“俺看着这个不做活，也给饭吃耶？”王头道：“照旧吃饭，仍然给钱。”智爷道：“这倒好了，恁吗儿不干，吃饱了竟墩膘，还给钱儿。这倒是钟鼓楼上雀儿，成了乐鸽子了。”王头道：“是不是，又闹起怯燕儿孤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轻松档儿，省得内相老爷来了……”刚说至此，只见他又悄悄地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早见那边来的恰是昨日的小内相，捧着一个金丝累就、上面嵌着宝石蟠桃式的小盒子，笑嘻嘻地道：“王老二，你来了吗？”智爷道：“早就来了。”内相道：“今日什么档儿？”智爷道：“叫俺看看堆儿。”内相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我们老爷怕你还做活，一来叫我瞧瞧，二来给你送点心，你尝尝。”智爷接过盒子道：“这挺硬的，怎么吃耶？”内相哈哈笑道：“你真呕人！你到底打开呀，谁叫你吃盒子呢？”智爷方打开盒子，见里面皆是细巧炸食。拿起来掂了掂，又闻了闻，仍然放在盒内，动也不动，将盒盖儿盖上。内相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吃呢？”智爷道：“咱有爹，这样好东西，俺拿回去给咱爹吃去。”内相此时听了，笑着点头儿道：“咱爹不咱爹的，倒不挑你。你是好的，倒有孝心。既是这样，连盒子先搁着，少时咱家再来取。”

到了午间，只见昨日丢猴儿的内相带着送吃食的小内相，二人一同前来。王头看见，连忙迎上来。内相道：“王头儿，

难为你。咱家听说你叫王第二十的看堆儿，很好。来，给你这个。”王头儿接来一看，也是两个小元宝儿。王头儿道：“这有什么呢，又叫老爷费心。”连忙谢了。内相道：“什么话呢，说给你喝，焉有空口说白话的呢。王第二十的呢？”王头儿道：“他在那里看堆儿呢。”连忙叫道：“王第二十的！”智爷道：“做吗耶？我这里看堆儿呢。”王头儿道：“你这里来罢。那些东西不用看着，丢不了。”智爷过来。内相道：“听说你很有孝心。早起那个盒子呢？”智爷道：“在那里放着没动呢。”内相道：“你拿来跟了我去。”

智爷到那里拿了盒子，随着内相到了金水桥上。只听内相道：“咱家姓张。见你洒好的，咱家给你装了一匣子小炸食，你拿回去给你爹吃。你把盒子里的吃了罢。”小内相打开盒子，叫他拿衣襟兜着吃。智爷一边吃，一边说道：“好个大庙！盖的虽好，就只门口儿短个戏台。”内相听了，笑得前仰后合道：“你呀，怯的都不怯了。难道你在乡下，就没听见说过皇宫内院吗？竟会拿着这个当大庙。要是大庙，岂止短戏台，难道门口儿就不立旗杆吗？”智爷道：“那边不是旗杆吗？”内相笑道：“那是忠烈祠和双义祠的旗杆。”智爷道：“这个大殿呢？”内相道：“那是修文殿。”智爷道：“那后稿阁呢？”内相笑道：“什么后稿阁呢，那是耀武楼。”智爷道：“那边又是吗去处呢？”内相道：“我告诉你，那边是宝藏库，这是四执库。”智爷道：“这是四直库？”内相说：“哦。”智爷道：“俺瞧着这房子，全是盖的四直呀，并无有歪的呀。怎么单说他四直呢？”内相笑道：“那是库的名儿，不是盖的四直。你瞧，那边是缎匹库，这边是筹备库。”智爷暗暗将方向记明，又故意地说道：“这些房子盖的虽好，就只短了一样儿。”内相道：“短什么？”智爷道：“各房上全没有烟筒，是不是？”内相听

了，笑了个不了，道：“你真呕死人，笑得我肚肠子都断了。你快拿了匣子去罢，咱家也要进宫去了。”智爷见内相去后，他细细地端详了一番，方携了匣子回来。

到了晚间散工，来至黄亭子，见了裴福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担惊。乃至天交二鼓，智爷扎缚停当，带了百宝囊，别了裴福，一直竟奔内苑而来。不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

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

且说黑妖狐来至皇城，用如意绦越过皇墙，已至内苑。他便施展生平武艺，走壁飞檐。此非寻常房舍墙垣可比：墙呢是高的，房子是大的，到处一层层皆是殿阁琉璃瓦盖成。脚下是滑的，并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，要略有响动，那是顽的吗？好智化！轻移健步，跃脊蹿房，所过处皆留暗记，以便归路熟识。“嗖”“嗖”“嗖”一直来到四执库的后坡。数了数瓦陇，便将瓦揭开，按次序排好。把灰土扒在旁边。到了锡被，四围用利刃划开，望板也是照旧排好，早已露出了椽子来。又在百宝囊中取出连环锯，斜岔儿锯了两根，将锯收起。用如意绦上的如意钩搭住，手握丝绦。刚倒了两三把，到了天花板。揭起一块，顺流而下。脚踏实地，用脚尖滑步而行，惟恐看出脚印儿来。刚要动手，只见墙那边墙头露出灯光，跳下人来道：“在这里，有了。”智爷暗说不好，急奔前面坎墙，贴伏身体，留神细听。外边却又说道：“有了三个了。”智化暗道：“这是找什么呢？”忽又听说道：“六个都有了。”复又上了墙头，越墙去了。原来是隔壁值宿之人，大家掷骰子，耍急了，隔墙儿把骰子扔过来了。后来说合了，大家圆场儿，故此打了灯笼跳过墙来找。“有了三个”，又“六个全有了”，的得是骰子。

且言智爷见那人上墙过去了，方引着火扇一照，见一溜朱红格子上面，有门儿俱各粘贴封皮，锁着镀金锁头。每门上俱有号头，写着天字一号就是九龙冠。即伸手掏出一个小皮壶儿，里面盛着烧酒，将封皮印湿了，慢慢揭下。又摸着锁头儿，锁门是个工字儿的，即从囊中取出一都噜配好的钥匙，将锁轻轻开开。轻启朱门，见有黄包袱包定冠盒，上面还有象牙牌子写着天字第一号九龙冠一顶，并有臣某跪进，也不细看。智爷兢兢业业请出，将包袱挽手打开，把盒子顶在头上，两边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，系了个结实。然后将朱门闭好，上了锁。恐有手印，又用袖子搽搽。回手百宝囊中取出油纸包儿里面糰子，仍把封皮粘妥，用手按按，复用火扇照了一照，再无形迹。脚下却又滑了几步，弥缝脚踪，方拢了如意绦，倒扒而上。到了天花板上，单手拢绦，脚下绊住，探身将天花板放下安稳。翻身上了后坡，立住脚步，将如意绦收起。安放斜岔儿椽子，抹了油腻子，丝毫不错。搭了望板，盖上锡被，将灰土俱各按拢堆好，挨次儿稳了瓦。又从怀中取出小条帚扫了一扫灰土，纹丝儿也是不露。收拾已毕，离了四执库，按旧路归来，到处取了暗记儿。此时已五鼓天了。

他只顾在这里盗冠，把个裴福急得坐立不安，心内胡思乱想。由三更盼到四更，自四更盼到五更，盼得老眼欲花。好容易见那边影影绰绰，似有人影，忽听锣声震耳，偏偏巡更的来了。裴福吓得胆裂魂飞。只见那边黑影一蹲，却不动了。巡更的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裴福忙插口道：“那是俺的儿子出恭呢。你老歇歇罢。”更夫道：“巡逻要紧，不得工夫。”当当打着五更，往北去了。裴福赶上一步，智爷过来道：“巧极了。巡更的又来了，险些儿误了大事！”说罢，急急解下冠盒。裴福将席簍子底屉儿揭开，智化安放妥当，盖好了屉子。

自己脱了夜行衣，包裹好了，收藏起来，上面用棉被褥盖严。此时，英姐尚在睡熟未醒。裴福悄悄问道：“如何盗冠？”智化一一说了。把个裴福吓得半天做声不得。智爷道：“功已成了，你老人家该装病了。”到了天明，王头儿来时，智化假意悲啼，说：“俺爹昨夜偶然得病，闹了一夜不省人事，俺只得急急回去。”王头儿无奈，只得由他。英姐不知就里，只当祖父是真病呢，她却当真哭起来了。智爷推着车子，英姐跟步而行，哭哭啼啼，一路上有知道他们是逃荒的，无不嗟叹。出了城门，到了无人之处，智化将裴福唤起，把英姐抱上车去，背起绳绊，急急赶路。离了河南，到了长江，乘上船，一帆风顺。

一日，来到镇江口，正要换船之时，只见那边有一只大船，出来了三人，却是兆兰、兆蕙、艾虎。彼此见了，俱各欢喜。连忙将小车搭上船，智爷等也上了大船。到了舱中，换了衣服，大家就座。双侠便问：“事体如何？”智爷说明原委，甚是畅快。趁着顺风，一日到了本府。在停泊之处下船，自有庄丁、伴当接待。推小车一同进庄，来至待客厅，将席筵搭下来，安放妥当。自然是饮酒接风。智化又问丁二爷如何将冠送去。兆蕙道：“小弟已备下钱粮筐了，一头是冠，一头是香烛、钱粮，又洁净，又灵便。就说奉母命天竺进香。兄长以为何如？”智爷道：“好。但不知在何处居住？”二爷道：“现有周老儿，名叫周增，他就在天竺开设茶楼，小弟素来与他熟识，且待他有好处。他那里楼上极其幽雅，颇可安身。”智爷听了，甚为放心。饮酒吃饭之后，到了夜静更深，左右无人，方将九龙珍珠冠请出供上，大家行了礼，才打开瞻仰了瞻仰。此冠乃赤金累龙，明珠镶嵌。上面有九条金龙，前后卧龙，左右行龙，顶上有四条搅尾龙，捧着一个团龙。周围珍珠不计其数，

单有九颗大珠，晶莹焕发，光芒四射。再衬着赤金明亮，闪闪灼灼，令人不能注目。大家无不赞扬，真乃稀奇之宝。看过，好好包裹了，放在钱粮筐内，遮盖严密。到了五鼓，丁二爷带了伴当，离了茉花村，竟奔中天竺而去。

迟不几日回来，大家迎至厅上，细问其详。丁二爷道：“到了中天竺，就在周老茶楼居住。白日进了香，到了晚间托言身体乏困，早早上楼安歇。周老惟恐惊醒我，再也不敢上楼，因此趁空儿到了马强家中。佛楼之上果有极大的佛龕三座，我将宝冠放在中间佛龕，左边隔扇的后面，仍然放下黄缎佛帘，人人不能理会。安放妥当，回到周家楼上，已交五鼓。我便假装起病来，叫伴当收拾起身。周老哪里肯放，务必赶做羹汤暖酒。他又拿出四百两银子来，要归还原银。我也没要，急急地赶回来了。”大家听了，欢喜非常。惟有智爷瞅着艾虎一语不发。

但见小爷从从容容说道：“丁二叔既将宝冠放妥，侄儿就要起身了。”兆兰、兆蕙听了此言，倒替艾虎为难，也就一语不发。只听智化道：“艾虎呀，我的儿。此事全为忠臣义士起见，我与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险，好容易将此事做成。你若到了东京，口齿中稍有含糊，不但前功尽弃，只怕忠臣义士的性命也就难保了。”丁氏弟兄极口答道：“智大哥此话是极，贤侄你要斟酌。”艾虎道：“师父与二位叔父但请放心。小侄此去，此头可断，此志不可回！此事再无不成之理。”智爷道：“但愿如此。这有书信一封，你拿去找着你白五叔，自有安置照应。”小侠接了书信，揣在里衣之内，提了包裹，拜别智爷与丁大爷、丁二爷。他三人见他小小孩童，干此关系重大之事，又是耽心，又是爱惜，不由地送出庄外。艾虎道：“师父与二位叔父不必远送，艾虎就此拜别了。”智化又嘱咐道：“御冠

在佛龕中间左边隔扇的后面，要记明了。”艾虎答应，背上包裹，头也不回，扬长去了。请看艾虎如此的光景，岂是十五岁的小儿？差不多有年纪的，也就甘拜下风！他人儿虽小，胆子极大，而且机变、谋略俱有。这正是“有智不在年高，无智空活百岁”。

这艾虎在路行程，不过是饥餐渴饮。一日来到开封府，进了城门，且不去找白玉堂，他却先奔开封府署，要瞧瞧是什么样儿。不想刚到衙门前，只见那边喝道之声，驱逐闲人，说太师来了。艾虎暗道：“巧咧！我何不迎将上去呢？”趁着忙乱之际，见头踏已过，大轿看看切近，他却从人丛中钻出来，迎轿跪倒，口呼：“冤枉呀！相爷，冤枉！”包公在轿内，见一个小孩子拦轿鸣冤，吩咐带进衙门。“哦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上来了四名差役，将艾虎拢住，道：“你这小孩子淘气得很，开封府也是你戏耍的么？”艾虎道：“众位别说这个话。我不是玩来了，我真要告状。”张龙上前道：“不要惊吓于他。”问艾虎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今年多大了？”艾虎一一说了。张龙道：“你状告何人？为着何事？”艾虎道：“大叔，你老不必深问。只求你老带我见了相爷，我自有话回禀。”张龙听了此言，暗道：“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。”

忽听里面传出话来：“带那小孩子。”张龙道：“快些走罢，相爷升了堂了。”艾虎随着张龙到了角门，报了名，将他带至丹墀上，当堂跪倒。艾虎偷眼往上观瞧，见包公端然正座，不怒自威，两旁罗列衙役甚是严肃，真如森罗殿一般。只听包公问道：“那小孩子姓甚名谁？状告何人？诉上来。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名叫艾虎，今年十五岁，乃马员外马强的家奴。”包公听说马强的家奴，便问道：“你到此何事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特为出首一件事。小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出首。只因这宗事小人

知情，听见人说：‘知情不举，罪加一等。’故此小人前来，在相爷跟前言语一声儿，就完了小人的事了。”包公道：“慢慢讲来。”艾虎道：“只因三年前我们太老爷告假还乡……”包公道：“你家太老爷是谁？”艾虎伸出四指道：“就是四指库的总管马朝贤。他是我们员外的叔叔。”包公听了暗想道：“必是四执库总管马朝贤了。小孩子不懂得四执，拿着当了四指库。”又问道：“告假还乡，怎么样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的太老爷坐着轿，到了家中，抬至大厅之上，下了轿就叫左右回避了。那时小人跟着员外，以为是个小孩子，却不避讳。只见我们太老爷从轿内捧出个黄龙包袱来，对着小人的员外悄悄说道：‘这是圣上九龙冠。咱家顺便带来，你好好的供在佛楼之上。将来襄阳王爷举事，就把此冠呈献。千万不可泄露。’我家员外就接过来了，叫小人托着。小人端着沉甸甸的，跟了员外上了佛楼。我们员外就放在中间佛龕的左边棱扇后面了。”包公听了暗暗吃惊，连两旁的衙役无不骇然。只听包公问道：“后来便怎么样？”艾虎道：“后来也不怎么样。一来二去，我也大些了，常听见人说，‘知情不举，罪加一等’，小人也不理会。后来又有人知道了，却向小人打听，小人也就告诉他们。他们都说：‘没事便罢，若有了事，你就是知情不举！’到了新近，小人的员外拿进京来，就有人和小人说：‘你提防着罢，员外这一到京，若把三年前的事儿叨登出来，你就是隐匿不报的罪名！’小人听了害怕，比不得三年前人事不知、天日不懂得。如今也觉明白些了，越想越不是顽的。因此小人赶至京中。小人却不是出首，止把此事说明了，就与小人不相干了。”包公听毕，忖度了一番。猛然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我把你这狗才！你受了何人主使，竟敢在本阁跟前陷害朝中总管与你家主人？是何道理？还不与我实招上来！”左右齐声吆喝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未知艾虎如何答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

且说艾虎听包公问他是何人主使，心中暗道：“好厉害！怪道人人说包相爷断事如神，果然不差。”他却故意惊慌道：“没有什么说的。这倒为了难了：不报罢，又怕罪加一等；报了罢，又说被人主使。要不就算没有这宗事，等着我们员外说了，我再呈报如何？”说罢，站起身来就要下堂。两边衙役见他小孩子不懂官事，连忙叫道：“转来，转来！跪下，跪下。”艾虎复又跪倒。包公冷笑道：“我看你虽是年幼顽童，眼光却是诡诈。你可晓得本阁的规矩么？”艾虎听了，暗暗打个冷战道：“小人不知什么规矩。”包公道：“本阁有条例，每逢以下犯上者，俱要将四肢铡去。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主人，犯了本阁的规矩，理宜铡去四肢。来哦，请御刑。”只听两旁发一声喊，王、马、张、赵将狗头铡抬来，搁在当堂，抖去龙袱。只见黄澄澄、冷森森一口铜铡，放在艾虎面前。小侠看了，虽则心惊，暗暗自己叫着自己：“艾虎呀，艾虎！你为救忠臣义士而来，慢说铡去四肢，纵然腰断两截，只要成了名，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来！”忽听包公问道：“你还不说实话么？”艾虎故意颤巍巍地道：“小人实实害怕，惟恐罪加一等，不得已呈诉相爷呀！”包公命去鞋袜。张龙、赵虎上前，左右一声呐喊，

将艾虎丢翻在地，脱去鞋袜。张、赵将艾虎托起，双足入了铡口。王朝掌住铡刀，手拢鬼头把，面对包公，只等相爷一摆手，刀往下落，不过“咯吱”一声，艾虎的脚丫儿就结了。张龙、赵虎一边一个架着艾虎，马汉提了艾虎的头发，面向包公。包公问道：“艾虎，你受何人主使，还不快招么？”艾虎故意哀哀地道：“小人就知害怕，实实没有什么主使的。相爷不信，差人去取珠冠，如若没有，小人情甘认罪。”包公点头道：“且将他放下来。”马汉松了头发，张、赵二人连忙将他往前一搭，双足离了铡口。王朝、马汉将御刑抬过一边。此时慢说艾虎心内落实，就是四义士等无不替艾虎侥幸的。

包公又问道：“艾虎，现今这项御冠还在你家主佛楼之上么？”艾虎道：“现在佛楼之上。回相爷，不是玉冠，小人的太老爷说是九龙珍珠冠。”包公问实了，便吩咐将艾虎带下去。该值的听了，即将艾虎带下堂来。早有禁子郝头儿接下差使，领艾虎到了监中单间屋里，道：“少爷，你老这里坐罢，待我取茶去。”少时，取了新泡的盖碗茶来。艾虎暗道：“他们这等光景，别是要想钱罢？怎么打着官司的称呼少爷，还喝这样的好茶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只见郝头儿悄悄与伙计说了几句话，登时摆上菜蔬，又是酒，又是点心，并且亲自殷勤斟酒，闹得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。忽听外面有人“嗤嗤”地声音，郝头儿连忙迎了出来，请安道：“小人已安置了少爷，又孝敬了一桌酒饭。”又听那位官长说道：“好，难为你了。赏你十两银子，明日到我下处去取。”郝头儿叩头谢了赏。只听那位官长吩咐道：“你在外面照看，我和你少爷有句话说，呼唤时方许进来。”郝禁子连连答应，转身在监口拦人，凡有来的，他将五指一伸，努努嘴，摆摆手，那人见了，急急退去。

你道此位官长是谁？就是玉堂白五爷。只因听说有个小孩

子告状，他便连忙跑到公堂之上，细细一看，认得是艾虎，暗道：“他到此何事？”后来听他说出原由，惊骇非常。又暗暗揣度了一番，竟是为倪太守、欧阳兄而来，不由地心中踌躇道：“这样一宗大事，为何搁在小孩子身上呢？”忽听公座上包公发怒说：“请御刑。”白五爷只急得搓手，暗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！这可怎么好？”自己又不敢上前，惟有两眼直勾勾瞅着艾虎。及至艾虎一口咬定，毫无更改，白五爷又暗暗夸奖道：“好孩子，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这要是从铡口里爬出来，方是男儿。”后来见包公放下艾虎，准了词状，只乐得心花俱开，便从堂上溜了下来。见了郝禁子，嘱咐道：“堂上鸣冤的，是我的侄儿。少时下来，你要好好照应。”郝禁子那敢怠慢，故此以“少爷”称呼，伺候茶水酒饭，知道白五爷必来探监，为的是当好差使，又可于中取利。果然，白五爷来了，就赏了十两银子，叫他在外张望。五爷便进了单屋。

艾虎抬头见是白玉堂，连忙上前参见。五爷悄悄道：“贤侄，你好大胆！竟敢在开封府弄玄虚，这还了得！我且问你，这是何人主意？因何贤侄不先来见我呢？”艾虎见问，将始末情由述了一遍，道：“侄儿临来时，我师父原给了一封信，叫侄儿找白五叔。侄儿一想，一来恐事不密，露了形迹；二来可巧遇见相爷下朝，因此侄儿就喊了冤了。”说着话，将书信从里衣内取出，递与玉堂。玉堂接来拆看，无非托他暗中调停，不叫艾虎吃亏之意。将书看毕，暗自忖道：“这明是艾虎自逞胆量，不肯先投书信，可见高傲，将来竟自不可限量呢。”便对艾虎道：“如今紧要关隘已过，也就可以放心了。方才我听说你的口供打了折底，相爷明早就要启奏了。且看旨意如何，再做道理。你吃了饭不曾？”艾虎道：“饭到不消，就只酒……”说至此便不言语。白五爷问道：“怎么，没有酒？”

艾虎道：“有酒。那点点儿刚喝了五六碗，就没了。”白玉堂听了，暗道：“这孩子敢则爱喝，其实五六碗也不为少。”便唤道：“郝头儿呢？”只听外面答应，连忙进来。五爷道：“再取一瓶酒来。”郝禁子答应去了。白五爷又嘱咐道：“少时酒来，撙节而饮，不可过于贪杯。知道明日是什么旨意呢，你也要留神提防着。”艾虎道：“五叔说的是。侄儿再喝这一瓶就不喝了。”白玉堂也笑了。郝头儿取了酒来，白五爷又嘱咐了一番方才去了。

果然，次日包相将此事递了奏折。仁宗看了，将折留中，细细揣度。偶然想起：“兵部尚书金辉曾具折二次，说朕的皇叔有谋反之意，是朕一时之怒，将他谪贬。如何今日包卿折内又有此说呢？事有可疑。”即宣都堂陈林，密旨派往稽查四执库。老伴伴领旨，带令手下人等，传了马朝贤，宣了圣旨。马朝贤不知为着何事，见是都堂奉钦命而来，敢不懍遵，只得随往，一同上库验了封，开了库门，就从朱棱天字一号查起。揭开封皮，开了锁，拉开朱门一看，罢咧！却是空的。陈公公问道：“这九龙珍珠冠哪里去了？”谁知马朝贤见没了此冠，已然吓得面目焦黄，如今见都堂一问，哪里还答应的上来。张着嘴，瞪着眼，半晌说了一句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知道。”陈公公见他神色惊慌，便道：“本堂奉旨查库者，就是为查此冠。如今此冠既已不见，本堂只好回奏，且听旨意便了。”回头吩咐道：“孩儿们，把马总管好好看起来。”陈公公即时复奏。圣上大怒，即将总管马朝贤拿问，就派都堂审讯。陈公公奏道：“现有马朝贤之侄马强在大理寺审讯。马朝贤既然监守自盗，他侄儿马强必然知情，理应归大理寺质对。”天子准奏，将原折并马朝贤俱交大理寺。天子传旨之后，恐其中另有情弊，又特派刑部尚书杜文辉、都察院总宪范仲禹、枢密院掌院颜查

散，会同大理寺文彦博，隔别严加审讯。

此旨一下，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，惟有枢密院颜查散颜大人刚要上轿，只见虞侯手内拿一字柬回道：“白五老爷派人送来，请大人即升。”颜查散接过拆阅，原来是白玉堂托付照应艾虎。颜大人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叫来人回去罢。”虞侯传出话去。颜大人暗暗想道：“此系奉旨交审的案件，难以徇情，只好临期看机会便了。”上轿来至大理寺。众位堂官会了齐，大家俱看了原折，方知马朝贤监守自盗，其中有襄阳王谋为不轨的话头，个个骇目惊心，彼此计议。范仲禹道：“少时都堂到来，固然先问这小孩子，真伪莫辨。莫若如此如此，先试探他一番如何？”大家深以为然。又都向文大人问了问马强一案审得如何。文大人道：“这马强强梁霸道，俱已招承，惟独一口咬定倪太守结连大盗，抢掠他的家私一节。已将北侠欧阳春拿到，原来是个侠客义士，倪太守多亏他救出。至于抢掠之事，概不知情，坚不承认。下官问过几堂，见他为人正直，言语豪爽，决非劫掠大盗。下官已派人暗暗访查去了。如今既有艾虎，他是马强家奴，他家被劫，他自然知道的。此事也可以问他。”大家称是。忽见禀道：“都堂到了。”众大人迎至丹墀。

只见陈公公下轿抢行几步，与众位大人见了，说道：“众位大人早到了，恕咱家来迟。只因圣上为此震怒，懒进饮食，还是我婉转进谏，圣上方才进膳。咱家伺候膳毕，急急赶到，所以来迟。”彼此到了公堂之上，见设着五堂公位，大家挨次而坐。陈公公道：“众位大人还没有问问吗？”众人道：“专等都堂到来。我等已计议了一番。”便将方才商酌的话说了。陈公公道：“众位大人高见不差。很好，就是如此罢。”吩咐先带艾虎。左右一声喊，接连不断：“带艾虎！”“带艾虎！”

小爷在开封府经过那样风波，如今到了大理寺，虽则是五堂会审，他却毫不介意。上得堂来，双膝跪倒，两只眼睛滴溜都噜，东瞧西看。陈公公先就说道：“啊呀，咱家只道什么艾虎呢，原来是个小孩子。看他浑浑实实，却倒伶伶俐俐的。你今年多大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十五岁了。”陈公公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有什么冤屈，竟敢告状呢？大着点声儿，说给众位大人听。”艾虎将昨日在开封府的口供说了一遍，又说道：“包相爷要将小人四肢铡去，小人实在是畏罪之故，并不敢陷害主人。因此蒙相爷施恩，方准了小人的状子。”说罢，向上叩头。陈公公听了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众位大人俱各听明了，有什么问的，只管问。咱家虽是奉旨钦派，然而咱家只知进御当差，这案子上头甚不明白。”只听杜大人问道：“艾虎，你在马强家几年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自幼儿就在那里。”杜大人道：“三年前，你家太老爷交给你主人的九龙冠，是你亲眼见的么？”艾虎道：“亲眼见的。小人的太老爷先给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着，一同到了佛楼，收在中间佛龕的隔扇后面。”杜大人道：“既是三年前之事，你为何今日才来出首？讲！”陈公公道：“是呀，三年前马总管告假，咱家还依稀记得，大约是为修理坟茔，告了三个月的假。我们这里还有底帐可考。既是那时候的事情，为何这时候才说出来呢？你说。”艾虎道：“小人三年前方交十二岁，天日不懂，人事不知。今年，小人十五岁，到底明白点了。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，惟恐说出这件事情来，小人如何担的起‘知情不举、隐匿不报’的罪名呢？”范大人道：“这也罢了。我且问你：当初你太老爷交付你主人九龙冠时，说些什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就听见我太老爷说：‘此冠好好收藏，等着襄阳王举事时，就把此冠献上，必得大大的爵位。’小人也不知举什么事。”范

大人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家太老爷，你自然是认得的了？”
一句话，问得艾虎张口结舌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
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

且说艾虎听范大人问他可认得你家太老爷这一句话，艾虎暗暗道：“这可罢了我咧！当初虽见过马朝贤，我并未曾留心，何况又别了三年呢。然而又说不得我不认得。但这位大人如何单问我认得不认得，必有什么缘故罢？”想罢，答道：“小人的太老爷，小人是认得的。”范大人听了，便吩咐带马朝贤。左右答应一声，朝外就走。

此时，颜大人旁观者清，见艾虎沉吟后方才答应认得，就知艾虎有些恍惚，暗暗着急担惊，惟恐年幼，一时认错了那还了得。急中生智，便将手一指，大袍袖一遮，道：“艾虎，少时马朝贤来时，你要当面对明，休得袒护！”嘴里说着话，眼睛却递眼色，虽不至摇头，然而纱帽翅儿也略动了一动。艾虎本因范大人问他认得不认得，心中有些疑心，如今见颜大人这番光景，心内更觉明白。只听外面锁镣之声，他却跪着偷眼往外观看，见有一年老的太监，虽然项带刑具，到了丹墀之上，面上尚微有笑容，及至到了公堂，他才敛容息气，而且见了大人们也不下跪报名，直挺挺站在那里，一语不发。小爷更觉省悟。只听范大人问道：“艾虎，你与马朝贤当面对来。”艾虎故意的抬头望了一望那人道：“他不是我家太老爷。我家太老

爷小人是认得的。”陈公公在堂上笑道：“好个孩子，真好眼力。”又望着范大人道：“似这等光景，这孩子真认得马总管无疑了。来呀，你们把他带下去，就把马朝贤带上来罢。”左右将假马朝贤带下。不多时，只见带上了个欺心背反、蓄意谋奸、三角眼含痛泪、一片心术不端的总管马朝贤来。左右当堂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陈公公见这番光景，未免心生恻隐，无奈说道：“马朝贤，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乡时，你把圣上九龙珍珠冠擅敢私携至家，你要从实招上来。”马朝贤吓得胆裂魂飞道：“此冠实是库内遗失，犯人概不知情呀。”只听文大人道：“艾虎，你与他当面对来。”艾虎便将口供述了一回道：“太老爷，事已如此，也就不推诿了。”马朝贤道：“你这小厮着实可恶！咱家何尝认得你来。”艾虎道：“太老爷如何不认得小人呢？小人那时才十二岁，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。太老爷还时常夸我很伶俐，将来必有出息。难道太老爷就忘了么？可见是贵人多忘事。”马朝贤道：“我纵然认得你，我几时将御冠交给马强了呢？”文大人道：“马总管，你不必抵赖。事已如此，你好好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倘若不招，此乃奉旨案件，我们就要动大刑了。”马朝贤道：“犯人实无此事。大人如若赏刑，或夹或打，任凭吩咐。”颜大人道：“大约束手问他，决不肯招。左右，请大刑来。”两旁发一声喊，正要请刑，只见艾虎哭着道：“小人不告了！小人不告了！”陈公公便问道：“你为何不告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只为害怕，怕担罪名，方来出首，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爷偌大年纪，受如此苦楚，还要用大刑审问。这不是小人活活的把太老爷害了么？小人实实不忍。小人情愿不告了。”陈公公听了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傻孩子，此事已经奉旨，如何由得你呢？”只见杜大人道：“暂且不必用刑。左右，将马总管带下去，艾虎也下去。不可

叫他们对面交谈。”“哦！”左右分别带下。

颜大人道：“下官方才说请刑者，不过威吓而已。他有了年纪之人，如何禁得起大刑呢。”杜大人道：“方才见马总管不认得艾虎，下官有些疑心。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来的呢？”颜大人听了，暗道：“此言厉害。但是白五弟托我照应艾虎，我岂可坐视呢？”连忙说道：“大人虑得虽是，但艾虎是个小孩子，如何担得起这样大事呢？且包太师已然测至此处，因此要用御刑铡他的四肢。他若果真被人主使，焉有舍去性命不肯实说的道理呢？”杜大人道：“言虽如此，下官又有一个计较，莫若将马强带上堂来，如此如此追问一番，如何？”众人齐声说是。吩咐带马强，不许与马朝贤对面。左右答应。

不多时，将马强带到。杜大人道：“马强，如今有人替你鸣冤，你认得他么？”马强道：“但不知是何人？”杜大人道：“带那鸣冤的当面认来。”只见艾虎上前跪倒。马强一看，暗道：“原来是艾虎。这孩子倒有为主之心，真是好！”连忙束道：“他是小人的家奴，名叫艾虎。”杜大人道：“他有多大岁数了？”马强道：“他十五岁了。”杜大人道：“他是你家世仆么？”马强道：“他自幼儿就在小人家里。”恶贼只顾说出此话，堂上众位大人无不点头，疑心尽释。杜大人道：“既是你家世仆，你且听他替你鸣冤。艾虎快将口供诉上来。”艾虎便将口供诉完，道：“员外休怪小人，实实担不起罪名。”马强喝道：“我把你这狗才！满口里胡说！太老爷何尝交给我什么冠来！”陈公公喝道：“此乃公堂之上，岂是你喝呼家奴的所在！好不懂好歹，就该掌嘴。”马强跪爬了半步道：“回大人，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回家，并未交付小人九龙冠。这都是艾虎的谎言。”颜大人道：“你说你叔父并未交付于你，如今艾虎说你把这冠供在佛楼之上，倘若搜出来时，你还抵赖么？”

马强道：“如果从小人家中搜出此冠，小人情甘认罪，再也不敢抵赖。”颜大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具结上来。”马强以为断无此事，欣然具结。众位大人传递看了，叫把马强仍然带下去。又把马朝贤带上堂来，将结念与他听，问道：“如今你侄儿已然供明。你还不实说么？”马朝贤道：“犯人实无此事，如果从犯人侄儿家中搜出此冠，犯人情甘认罪，再无抵赖。”也具了一张结，将他带下去，吩咐寄监。

文大人又问艾虎道：“你家主人被劫一事，你可知道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在招贤馆服侍我们主人的朋友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什么招贤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的员外家大厅就叫招贤馆。有好些人那里住着，每日里耍枪弄棒，对刀比武，都是好本事。那日因我们员外诓了个儒流秀士，带着一个老仆人，后来说是新太守，就把他主仆锁在空房之内。不知什么工夫，他们主仆跑了。小人的员外知道了，立刻骑马赶去，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来，就掐在地牢里了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什么地牢？”艾虎道：“是个地窖子，凡有紧要事情都在地牢。回大人，这个地牢之中不知害了多少人命。”陈公公冷笑道：“他家竟敢有地牢，这还了得吗！这秀士必被你家员外害了。”艾虎道：“原要害来着。不知什么工夫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。小人的员外就害起怕来。那些人劝我们员外说没事，如有事时，大伙儿一同上襄阳去就是。那天晚上，有二更多天，忽然来了个大汉，带领官兵，把我们员外和安人在卧室内就捆了。招贤馆众人听见，一齐赶到仪门前救小人的主人。谁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汉的对手，俱各跑回了招贤馆藏了。小人害怕，也就躲避了，不知如何被劫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你可知道什么时候将你家员外起解到府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听姚成说，有五更多天。”文大人听了，对众人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这打劫之事与欧阳春不相干了。”

众大人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文大人道：“他原失单上报的是黎明被劫。五更天，大汉随着官役押解马强赴府，为何黎明又打劫了呢？”众位大人道：“大人高见不差。”陈公公道：“大人且别问此事，先将马朝贤之事复旨要紧。”文大人道：“此案与御冠相连，必须问明，一并复旨，明日方好搜查提人。”说罢，吩咐带原告姚成。谁知姚成听见有九龙冠之事，知道此案大了，他却逃之夭夭了。差役去了多时，回来禀道：“姚成惧罪，业已脱逃，不知去向。”文大人道：“原告脱逃，显有情弊。这九龙冠之事益发真了。只好将大概情形复奏圣上便了。”大家共同拟了折底，交付陈公公先行陈奏。

到了次日，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，捉拿招贤馆的众寇，并搜查九龙冠即刻赴京归案备质。过了数日，署事太守用黄亭子抬定龙冠，派役护送进京，连郭氏一并解到。你道郭氏如何解来？只因文书到了杭州，立刻知会巡检守备带领兵弁，以为捉拿招贤馆的众寇必要厮杀，谁知到了那里，连个人影儿也不见了，只得追问郭氏。郭氏道：“就于那夜俱各逃走了。”署事官先查了招贤馆，搜出许多书信，俱是与襄阳王谋为不轨的话头。又叫郭氏随同来到佛楼之上，果在中间龕的左边隔扇后面，搜出御冠帽盒来。署事官连忙打开验明，依然封好妥当。立刻备了黄亭子，请了御冠。因郭氏是个要犯硬证，故此将他一同解京。

众位大人来至大理寺，先将御冠请出，大家验明，供在上面。把郭氏带上堂来，问她：“御冠因何在你家中？”郭氏道：“小妇人实在不知。”范大人道：“此冠从何处搜出来的？”郭氏道：“从佛楼中间龕内搜出。”杜大人道：“是你亲眼见的么？”郭氏道：“是小妇人亲眼见的。”杜大人叫她画招画供，吩咐带马强。马强刚至堂上，一眼瞧见郭氏，吃了一惊，暗

说：“不好！她如何来到这里？”只得向上跪倒。范大人道：“马强，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龙冠来，你还敢抵赖么？快与郭氏当面对来。”马强听了，战战兢兢问郭氏道：“此冠从何处搜出？”郭氏道：“佛楼之上中间龕内。”马强道：“果是那里搜出来的？”郭氏道：“你为何反来问我？你不放在那里，他们就能从那里搜出来么？”文大人不容他再辩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好逆贼！连你妻子都如此说，你还不快招么？”马强只吓得目瞪口呆，叩头碰地道：“冤孽罢了！小人情愿画招。”左右叫他画了招。颜大人吩咐将马强夫妻带在一旁，立刻带马朝贤上堂，叫他认明此冠并郭氏口供，连马强画的招，俱各与他看了。只吓得他魂飞魄散。又当面问了郭氏一番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事已如此，叫我有口难分诉。犯人画招就是了。”左右叫他画了招，众位大人相传看了，把他叔侄分别带下去。文大人又问郭氏被劫一事。

忽听外面嘈杂，有人喊冤。只见衙役跪倒禀道：“外面有一老头子，手持冤状，前来申诉。众人将他拦住，他那里喊声不止，小人不肯不回。”颜大人道：“我们是奉旨审问要犯，何人胆大，擅敢在此喊冤？”差役禀道：“那老头子口口声声说是替倪太守鸣冤的。”陈公公道：“巧极了。既是替倪太守鸣冤的，何妨将老头儿带上来，众位大人问问呢。”吩咐带老头儿。

不多时，见一老者上堂跪倒，手举呈词，泪流满面，口呼冤枉。颜大人吩咐将呈子接上来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道：“原来果是为倪太守一案。”将此呈转递。众位大人看了，齐道：“此状正是奉旨应讯案件，如今虽将马朝贤监守自盗审明，尚有倪太守与马强一案未能质讯。今既有倪忠补呈申诉，理应将全案人证提到，当堂审问明白，明日一并复旨。”陈公公道：“正当如此。”便往下问道：“你就叫倪忠么？”倪忠道：“是。”

小人叫倪忠，特为小人主人倪继祖前来伸冤。”陈公公道：“你不必啼哭，慢慢地诉上来。”未识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

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

且说倪忠在公堂之上，便将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，如何暗暗私访，如何被马强拿去两次，俱各说了。“头一次多亏了一个难女，名叫朱绛贞，乃朱举人之女，被恶霸抢了去的，是他将我主仆放走。慌忙之际，一时失散。小人遇见个义士欧阳春，将此事说明。义士即到马强家中打听小人的主人下落。谁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马强拿去，下在地牢。多亏义士欧阳春搭救出来，就定于次日义士帮助捉拿马强护送到府。我家主人审了马强几次，无奈恶霸总不招承。不想恶霸家中被劫，他就一口咬定，说小人的主人‘结连大盗，明火执仗’，差遣恶奴进京呈控。可怜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，因此解任，遭这不明不白的冤枉。望乞众位大人明镜高悬，细细详查是幸。”范大人道：“你主人既有此冤枉，你如何此时方来申诉呢？”倪忠道：“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往扬州接取家眷。及至到了任所，方知此事。因此急急赶赴京师，替主鸣冤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陈公公点头道：“难为这老头儿。众位大人当怎么办呢？”文大人道：“倪忠的呈词，正与太守倪继祖、义士欧阳春、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。惟有被劫一案尚不知何人，须问倪继祖、欧阳春便见明白。”吩咐带倪太守与欧阳春。

不多时，二人上堂。文大人问太守道：“你与欧阳春定于何时捉拿马强？又于何时解到本府？”倪继祖道：“定于二更带领差役捉拿马强，于次日黎明方才到府。”文大人又问欧阳春道：“既是二更捉拿马强，为何于次日黎明方到府呢？”欧阳春道：“原是二更就把马强拿住，只因他家招募了许多勇士，与小人对垒。小人好容易将他等杀退，于五更时方将马强驮在马上。因霸王庄离府衙二十五六里之遥，小人护送到府时，天已黎明。”文大人又叫带郭氏上来，问道：“你丈夫被何人拿住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郭氏道：“被个紫髯大汉拿住，连小妇人一同捆缚的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你丈夫几时离家的？”郭氏道：“天已五鼓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你家被劫是什么时候？”郭氏道：“天尚未亮。”文大人道：“我看失单内劫去许多物件，非止一人。你可曾看见么？”郭氏道：“来的人不少，小妇人吓得以被蒙头，哪里还敢瞧呢。后来就听贼人说：‘我们乃北侠欧阳春，带领官役前来抢掠。’因此小妇人失单上有北侠的名字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你丈夫结交招贤馆的朋友，为何不见？”郭氏道：“就是那一夜的早起，小妇人因查点东西，不但招贤馆内无人，连那里的东西也短了许多。回大人，我丈夫交的这些朋友全不是好朋友。”文大人听了，笑对众人道：“列位听见了。这明是众寇打劫，却声言是北侠与官役，移害于人之意无疑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大人高见不差。欧阳春五鼓护送马强，焉有黎明从新带领人役打劫之理？此是众寇打劫无疑了。”又把马强带上来，与倪忠当面质对。马强到了此时再无折辩，就一一招了。

文大人吩咐将太守主仆、北侠、艾虎另在一处候旨，其余案内之人分别收监。共同将复奏折子拟定，连招供并往来书信，预备明早谨呈御览。

天子看了大怒，却将折子留中。你道为何？皆因仁宗为君，

以孝治天下。其中关碍着皇叔赵爵，不肯深究，止于明发上谕，说：“马朝贤监守自盗，理应处斩。马强抢掠妇女，私害太守，也定了斩立决。郭氏着毋庸议。”所有襄阳王之事一概不提。倪继祖官复原职，欧阳春义举无事，艾虎虽以下犯上薄有罪名，因为御冠出首，着宽免。倪继祖具折谢恩。旨意问朱绛贞释放一节，倪继祖一一陈奏；又随了一个夹片，是叙说倪仁被害，李氏含冤，贼首陶宗、贺豹，义仆杨芳即倪忠，并有祖传并梗玉莲花，如何失而复得的情由，细细陈奏。天子看了，圣心大悦，道：“卿家有许多的原委，可称一段佳话。”即追封倪仁五品官衔，李氏诰封随之。倪太公倪老儿也赏了六品职衔，随任养老。义仆倪忠赏了七品承义郎，仍随任服役。朱绛贞有玉莲花联姻之谊，奉旨毕姻。朱焕章恩赐进士。陶宗、贺豹严缉拿获，即行正法。倪继祖磕头谢恩，复又请训，定日回任。又到开封府拜见包公。

此时，北侠父子却被南侠请去，众英雄俱各欢聚一处。倪太守又到展爷寓所，一来拜望，二来敦请北侠、小侠务必随同到任。北侠难以推辞，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。倪太守从新接了任后，即拜见了李氏夫人与太公夫妇。李氏夫人依然持斋，另在静室居住。倪太守又派倪忠随了朱焕章，同去迁了倪仁之柩，立刻提出贺豹正法。祭灵后，念经破土安葬立莹。白事已完，又办红事，即与朱老先生定了吉日，方与朱绛贞完姻。自然是热闹繁华，也不必细述。北侠父子在任，太守敬如上宾，俟诸事已毕，他父子便上茱萸村去了。

且说仁宗天子自从将马朝贤正法之后，每每想起襄阳王来，圣心忧虑。偏偏的洪泽湖水灾连年为患，屡接奏折，不是这里淹了百姓，就是那里伤了禾苗，尽为河工消耗国课无数，枉自劳而无功。这日单单召见包相商酌此事。包相便举保颜查散才

识谙练，有守有为，堪胜此任。圣上即升颜查散为巡按，稽查水灾兼理河工民情。

颜大人谢恩后，即到开封府，一来叩辞，二来讨教治水之法。包公说了些治水之法，虽有成章，务必随地势之高低，总要堵泄合宜，方能成功。颜查散又向包公要公孙策、白玉堂一同前往，帮办一切。包公应允。次日早朝，包公奏明了主簿公孙策、护卫白玉堂随颜查散前去治水。圣上久已知道公孙策颇有才能，即封六品职衔，白玉堂的本领更是圣上素所深知之人，准其二人随往。颜巡按谢恩请训，即刻起程。

一日来至泗水城，早有知府邹嘉迎接大人。颜大人问了问水势的光景，忽听衙外百姓喧哗，原来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。颜大人吩咐把难民中有年纪的唤几个来问话。不多时带进四名乡老，但见他等形容憔悴，衣衫破旧，苦不可言，向上叩头，道：“救命呀，大人！”颜大人问道：“你们到此何事？”乡老道：“小民连年遭了水灾，已是不幸，不想近来水中生了水怪，时常出来现形伤人。如遇腿快的跑了，他便将窝铺拆毁，东西掠尽，害得小民等时刻不能聊生。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紧。”颜大人道：“你等且去，本院自有道理。”众乡老叩头出衙去了。知会了众人，大家散去。颜大人与知府说了多时，定于明日登西虚山观水。知府退后，颜大人又与公孙先生、白五爷计议了一番。

到了次日，乘轿至西虚山下。知府早已伺候。换了马匹上至半山，连马也不能骑了，只得下马步行。好容易到了山头，但见一片白茫茫，沸腾澎湃，由赤堤湾浩浩荡荡漫至赤堤墩，顺流而下，过了横塘，归于杨家庙。一路冲漫之处，不可胜数。慢说房屋四分五落，连树木也是七歪八扭。又见赤堤墩的百姓全在水浸之处搭了窝铺栖身，自命名曰舍命村。他等本应

移在横塘，因路途遥远，难以就食，故此舍命在此居住。那一番惨淡形景，令人不堪注目。

旁边的白五爷早动了恻隐之心，暗想道：“黎民遭此苦楚，连个好窝铺没有，还有水怪侵扰，可见是祸不单行。但只一件，他既不伤人，如何拆毁窝铺抢掠东西呢？事有可疑。俺今日夜间倒要看个动静。”他却悄悄地知会了颜巡按，带领四名差役，暗暗来至赤堤墩，假做奉命查验的光景。众百姓俱各上前叩头诉苦。白玉堂叫他们腾出一个窝棚，进去坐下。又叫几个老民，大家席地而坐，细细问了水怪的来踪去迹，可有什么声息没有。众百姓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声息，不过呕呕乱叫。”白玉堂道：“你们仍在各窝铺内隐藏。我就在这窝棚内存身，夜间好与你们捉拿水怪。你们切不可声张，惟恐水怪通灵，你们嚷嚷的他知道了，他就不肯出来了。”众百姓听了，登时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，立刻悄语低言，努嘴打手式。白玉堂看了，又要笑，又可怜，想是被水怪吓得胆都破了。白玉堂回手在兜肚内摸出二个镲子道：“你们将此银拿去备些酒来，余下的你们余米买柴。大家饱吃了，夜间务必警醒。倘若水怪来时，你们千万不可乱跑，只要高声一嚷，就在窝铺内稳坐，不要动身。我自有道理。”众百姓听了，欢天喜地选腿快的寻找酒食去，腿慢的整理现成的鱼虾，七手八脚，登时的你拿这个、我拿那个。白五爷看了也觉有趣，仍叫这几个有年纪的同自己吃酒，并问他水怪凶猛的情形。问他如何埽坝，再也打垒不起。众乡老道：“惟有山根之下水势逆，到了那里是个漩窝，那点地方不知伤害了多少性命。虽有行舟来往，到了那里没有不小心留神的。”白五爷道：“漩窝那边是什么地方？”众乡老道：“过了漩窝那边二三里之遥，便是三皇庙了。”白五爷暗记在心。

吃毕酒饭，早见一轮明月涌出，清光皎洁。趁着这满湖荡漾，碧浪茫茫，清波浩浩，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。大家闭气息声，锦毛鼠五爷踱来踱去，细细在水内留神。约有二鼓之半，只听水面忽喇喇一声响。白玉堂将身躯一伏，回手将石子掏出。见一物跳上岸来，是披头散发，面目不分，见他竟奔窝棚而去。白五爷好大胆，也不管妖怪不妖怪、有何本领、会什么法术，他便悄悄尾在后面。忽听窝棚内嚷了一声道：“妖怪来了！”白玉堂在那物的后面吼了一声，道：“妖怪往哪里走！”“飕”地一声就是一石子，正打在那物后心之上。只听“噗哧”一声，那物往前一栽。猛见那物一回头，白五爷又是一石子飞去，不偏不歪又打在那物面门之上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响，那怪“啊呀”了一声，咕咚栽倒在地。白五爷急赶向前将那妖怪按住，早有差役从窝棚出来，一拥齐上，将妖怪拿住。掐在窝棚一看，见他哼哼不止，原来是个人，外穿皮套。急将皮套扯去，见他血流满面，口吐悲声道：“求爷爷饶命呀！”刚说至此，只听那边窝棚嚷道：“水怪来了！”白玉堂连忙出来嚷道：“在哪里？一并拿来审问！”只听那边喊道：“跑了，跑了！”这里白五爷咤叱道：“速速追上拿来，莫要叫他跑了。”早已听见水面上“噗通噗通”跳下水去了。众乡老聚在一处来看水怪，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抢掠，一个个摩拳擦掌全要打水怪，以消愤恨。白五爷拦道：“你等不要如此。俺还要将他带到衙门，按院大人要亲审呢。你等既知是假水怪，以后见了务必齐心努力捉拿，押解到按院衙门，自有赏赉。”众乡民道：“什么赏不赏的，只要大人与民除害，难民等就感恩不浅了。今日若非老爷前来识破，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？如今既知他是假的，还怕他什么。倒要盼他上来，拿他几个。”说到高兴，一个个精神百倍。就有沿岸搜寻水怪的，哪里有个影儿呢。安安

静静过了一夜。到了天明，众乡民又与白五爷叩头：“多亏老爷前来除害，众百姓难忘大恩。”白五爷又安慰了众人一番，方带领差役，押解水贼，竟奔按院衙门而来。未知后文审办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

且说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门，请见大人。颜大人自西虚山回来，甚是耽心，一夜未能好生安寝。如今听说白五爷回来，心中大喜，连忙请进相见。白玉堂将水怪说明。颜大人立刻升堂，审问了一番。原来是十三名水寇，聚集在三皇庙内，白日以劫掠客船为生，夜间假装水怪，要将赤堤墩的众民赶散，他等方好施为做事。偏偏这些难民惟恐赤堤墩的堤岸有失，故此虽无房屋，情愿在窝棚居住，死守此堤，再也不肯远离。

白玉堂又将乡老说的漩窝说了。公孙策听了暗想道：“这必是别处有壅塞之处，发泄不通，将水攻激于此，洋溢泛滥，埽坝不能垒成。必须详查根源，疏浚开了，水势流通，自无灾害。”想罢，回明按院，他要明日亲去探水。颜大人应允。玉堂道：“既有水寇，我想水内本领，非我四哥前来不可。必须急速具折写信，一面启奏，一面禀知包相，方保无虞。”颜大人连忙称是，即叫公孙策先生写了奏折，具了禀帖，立刻拜发起身。

到了次日，颜大人派了两名千总，一名黄开，一名清平，带了八名水手，两只快船，随了公孙先生前去探水。知府又来禀见颜大人，请至书房相见，商议河工之事。忽见清平惊惶失

色回来禀道：“卑职跟随公孙先生前去探水，刚至漩窝，卑职拦阻不可前进，不想船头一低，顺水一转，将公孙先生与千总黄开俱各落水不见了。卑职难以救援，特来在大人跟前请罪。”颜大人听了，心里着忙，便问道：“这漩窝可有往来船只么？”清平道：“先前本有船只往来，如今此处成了汇水之所，船只再也不从此处走了。”颜大人道：“难道黄开他不知此处么？为何不极力的拦阻先生呢？”清平道：“黄开也曾拦阻至再，无奈先生执意不听，卑职等也是无法的。”颜大人无奈，叱退了清平，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捞尸首。知府回去派人去了。半天，再也不见踪影，回来禀知。按院颜大人只急得嗨声叹气。白玉堂道：“此必是水寇所为，只可等蒋四哥来了再做道理。”颜大人无法，只好静听消息罢了。

过了几天，果然蒋平到了。见了按院颜大人，便将公孙策先生与千总黄开溺水之事说了一遍。白玉堂将捉拿水怪一名，供出还有十二名水寇，在漩窝那里三皇庙内聚集，做了窝巢的话，也一一说了。蒋平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公孙先生断不会死。此事需要访查个水落石出，得了实迹，方好具折启奏。”即吩咐预备快船一只，仍叫清平带到漩窝。

蒋爷上了船，清平见他身躯瘦小，形如病夫，心中暗道：“这样人从京中特特调了来，有何用处？他也敢去探水？若遇见水寇，白白送了性命。”正在胡思，只见蒋爷穿了水靠，手提蛾眉钢刺，对清平道：“千总将我送至漩窝，我若落水，你们只管在平坦之处远远等候，纵然工夫大了，不要慌张。”清平不敢多言，惟有喏喏而已。水手摇橹摆桨，不多时，看看到了漩窝。清平道：“前面就是漩窝了。”蒋爷立起身来，站在船头上，道：“千总站稳了。”他将身体往前一扑，双脚把船往后一蹬，看他身虽弱小，力气却大。又见蒋爷侧身入水，仿佛

将水穿刺了一个窟窿一般，连个大声气儿也没有，更觉罕然。

且说蒋平到了水中，运动精神，睁开二目。忽见那边来了一个人，穿着皮套，一手提着铁链，一手乱摸而来。蒋爷便知他在水中不能睁目，急将钢刺对准了那人的胸前，哧地一下，可怜那人在水中连个“哎哟”也不能嚷，便就哑巴呜呼了。蒋爷把钢刺望回里一抽，一缕鲜血顺着钢刺流出，咕嘟一股水泡翻出水面，尸首也就随波浪去也。

话不重叙，蒋爷一连杀了三个，顺着他等来路搜寻下去。约有二三里之遥，便是堤岸。蒋平上得堤岸来，脱了水靠，拣了一棵大树，放在槎丫之上。迈步向前，果见一座庙宇，匾上题有“三皇庙”。蒋爷悄悄进去一看，连个人影儿也是没有。左寻右寻，又找到了厨下，只听里面呻吟之声。蒋爷向前一看，是个年老有病僧人。那僧人一见蒋爷，连忙说道：“不干我事。这都是我徒弟将那先生与千总放走，他却也逃走了，移害于我。望乞老爷见怜。”蒋爷听了话内有因，连忙问道：“俺正为搭救先生而来。他等端的如何？你要细细说来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既是为搭救先生与千总的，想来是位官长了，恕老僧不能为礼了。只因数日前有二人在漩窝落水，众水寇捞来，将他二人控水救活。其中有个千总黄大老爷，不但僧人认得，连水寇俱各认得。追问那人，方知是公孙策老爷，原来是按院奉旨查验水灾，修理河工的。水寇听了着忙，大家商量私拿官长不是当耍的，便将二位老爷交与我徒弟看守，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。其下的俱各上襄阳王哪里报信：或将二位官长杀害，或将二位官长解到军山，交给飞叉太保钟雄。自他等去后，老僧与徒弟商议，莫若将二位老爷放了，叫徒弟也逃走了，拚着僧家这条老命又是疾病的身体，不能脱逃，该杀该剐任凭他们，虽死无怨。”蒋平连连点头：“难得这僧人一片好心。”连忙问道：“这头目

叫什么名字？”老僧道：“他自称镇海蛟邬泽。”蒋爷又问道：“你可知那先生和千总往哪里去了？”老僧道：“我们这里极荒凉幽僻，一边临水，一边靠山，单有一条路崎岖难行，约有数里之遥，地名螺蛳湾。到了那里，便有人家。”蒋爷道：“若从水路到螺蛳湾，可能去得么？”老僧道：“不但去得，而且极近，不过二三里之遥。”蒋平道：“你可晓得水寇几时回来？”老僧道：“大约一二日间就回来了。”蒋平问明来历道：“和尚，你只管放心，包管你无事。明日即有官兵到来，捉拿水寇，你却不要害怕。俺就去也。”说罢，回身出庙，来到大树之下，穿了水靠，蹿入水中。

不多时，过了漩窝，挺身出水。见清平在那边船上等候，连忙上了船，悄悄对清平道：“千总急速回去禀见大人，你明日带领官兵五十名，乘舟到三皇庙，暗暗埋伏。如有水寇进庙，你等将庙团团围住，声声呐喊，不要进庙。俟他等从庙内出来，你们从后杀进。倘若他等入水，你等只管换班巡查。俺在水中自有道理。”清平道：“只恐漩窝难过，如何能到得三皇庙呢？”蒋爷道：“不妨事了。先前难以过去，只因水内有贼用铁链凿船。目下我将贼人杀了三名，平安无事了。”清平听了，暗暗称奇。又问道：“蒋老爷此时往何方去呢？”蒋平道：“我已打听明白，公孙先生与黄千总俱有了下落，趁此时我去探访一番。”清平听说公孙先生与黄千总有了下落，心中大喜。只见蒋爷复又蹿入水内，将头一扎，水面上瞧，只一溜风波水纹，分左右直奔西北去了。清平这才心服口服，再也不敢瞧不起蒋爷了。吩咐水手拨转船头，连忙回转按院衙门不表。

再说蒋爷在水内欲奔螺蛳庄，连换了几口气，正行之间，觉得水面上“唰”地一声，连忙挺身一望，见一人站在筏子上撒网捕鱼。那人只顾留神在网上面，反把那人吓了一跳。回头

见蒋爷穿着水靠，身体瘦小，就如猴子一般，不由地笑道：“你这个模样，也敢在水内为贼作寇，岂不见笑于人？我对你说，似你这些毛贼，俺是不怕的。何况你这点东西，俺不肯加害于你，还不与我快滚么？倘再延挨，恼了我性儿，只怕你性命难保！”蒋爷道：“我看你不象在水面上做生涯的。俺也不是那在水内为贼作寇的。请问贵姓？俺是特来问路的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既不是贼寇，为何穿着这样东西？”蒋爷道：“俺素来深识水性，因要到螺蛳湾访查一人，故此穿了水靠，走这捷径路儿，为的是近而且快。”那人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要访何人？细细讲来。”蒋爷道：“俺姓蒋名平。”那人道：“你莫非翻江鼠蒋泽长么？”蒋爷道：“正是。足下如何知道贱号呢？”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怪道，怪道。失敬，失敬！”连忙将网拢起，从新见礼，道：“恕小人无知，休要见怪！小人姓毛名秀，就在螺蛳庄居住。只因有二位官长现在舍下居住，曾提尊号，说不日就到，命我捕鱼时留心访问，不想今日巧遇，曷胜幸甚！请到寒舍领教。”蒋爷道：“正要拜访，惟命是从。”毛秀撑篙，将筏子拢岸，拴好，肩担鱼网，手提鱼篮。蒋爷将水靠脱下，用钢刺挑在肩头，随着毛秀来到螺蛳庄中。举目看时，村子不大，人家不多，一概是草舍篱墙，柴扉竹牖，家家晒着鱼网，很觉幽雅之甚。

毛秀来到门前，高声唤道：“爹爹开门，孩儿回来了。有贵客在此。”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老者，须发半白，不足六旬光景，开了柴扉问道：“贵客哪里？”蒋爷连忙放下挑的水靠，双手躬身道：“蒋平特来拜望老丈。恕我造次不恭。”老者道：“小老儿不知大驾降临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有罪！请到寒舍待茶。”他二人在此谦逊说话，里面早已听见。公孙策与黄开就迎出来，大家彼此相见，甚是欢喜，一同来至茅屋。毛秀后面已将蒋爷

的钢刺水靠带来，大家彼此叙坐，各诉前后情由。蒋平又谢老丈收留之德。公孙先生代为叙明：老丈名九锡，是位高明隐士，而且颇晓治水之法。蒋平听了，心中甚觉畅快。不多时，摆上酒席，虽非珍馐，却也整理得精美。团团围坐，聚饮谈心。毛家父子高雅非常，令人欣羡。蒋平也在此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蒋平惦记着捉拿水寇，提了钢刺，仍然挑着水靠，别了众人，言明剿除水寇之后，再来迎接先生与千总，并请毛家父子。说毕，出了庄门。仍是毛秀引至湖边，要用筏子渡过蒋爷去。蒋爷拦阻道：“那边水势汹涌，就是大船尚且难行，何况筏子。”说罢，跳上筏子，穿好水靠，提着钢刺，一执手道：“请了。”身体一侧，将水面刺开，登时不见了。毛秀暗暗称奇道：“怪不得人称翻江鼠，果然水势精通，名不虚传。”赞赏了一番，也就回庄中去了。

再说这里蒋四爷水中行走，直奔了漩窝而来。约着离漩窝将近，要往三皇庙中去打听打听清平，水寇来否，再做道理。心中正然思想主意，只见迎面来了二人，看他们身上并未穿着皮套，手中也未拿那铁锥，却各人手中俱拿着钢刀；再看他两个穿的衣服，知是水寇。心中暗道：“我正要寻找他们，他们却赶着前来送命。”手把钢刺照着前一人心窝刺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一个已经是倾生丧命。抽出钢刺，又将后来的那人一下，那一个也就呜呼哀哉了。可怜这两个水寇连个手儿也没动，糊里糊涂的都被蒋爷刺死，尸首顺流去了。蒋爷一连杀了二贼之后，刚要往前行走，猛然一枪顺水刺来。蒋爷看见，也不磕迎拨挑，却把身体往斜刺里一闪，便躲过了这一枪。

原来水内交战不比船上交战，就是兵刃来往也无声息，而且水内俱是短兵刃来往，再没有长枪的。这也有个缘故。原来迎面之人就是镇海蛟邬泽，只因带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庙，奉

命把公孙先生与黄千总送至军山。进得庙来，坐未暖席，忽听外面声声呐喊：“拿水寇呀，拿水寇呀！好歹别放走一个呀！务要大家齐心努力。”众贼听了，那里还有魂咧，也没个商量计较，各持利刃，一拥的往外奔逃。清平原命兵弁不许把住山门，容他们跑出来大家追杀。清平却在树林等候，见众人出来，迎头接住。倒是邬泽还有些本领，就与清平交起手来。众兵一拥上前，先擒了四个，杀却两个。那两个瞧着不好，便持了利刃奔至湖边，跳下水去。蒋爷才杀的就是这两个。后来邬泽见帮手全无，单的自己一人，恐有失闪，虚点一枪，抽身就跑到湖边，也就跳下水去。故此提着长枪竟奔漩窝。

他虽能够水中开目视物，却是偶然见蒋爷从那边而来，顺手就是一枪。蒋爷侧身躲过，仔细看时，他的服色不比别个，而且身体雄壮，暗道：“看他这样光景，别是邬泽罢？倒要留神，休叫他逃走了。”邬泽一枪刺空，心下着忙，手中不能磨转长枪，立起从新端平方能再刺。只这点工夫，蒋爷已贴立身后，扬起左手拢住网巾，右手将钢刺往邬泽腕上一点。邬泽水中不能“啊呀”，觉得手腕上疼痛难忍，端不住长枪，将手一撒，枪沉水底。蒋爷水势精通，深知诀窍，原在他身后拢住网巾，却用膝盖猛在他腰跟上一拱。他的气往上一凑，不由得口儿一张，水流线道，何况他张着一个大乖乖呢，焉有不进去点水儿的呢？只听咕嘟儿的一声，蒋爷知道他呛了水了。连连地咕嘟儿咕嘟儿几声，登时把个邬泽呛得迷了，两手扎煞乱抓乱挠，不知所以。蒋爷索性一翻身，身子一闪，把他的头往水内连浸了几口。这邬泽活该遭了报了，每日里淹人当事，今日遇见硬对儿也合他顽笑顽笑。谁知他不禁顽儿，不大的工夫，小子也就灌成水车一般。蒋爷知他没了能为，要留活口，不肯再让他喝了。将网巾一提，两足踏水出了水面。邬泽嘴还吸留

滑拉往外流水。忽听岸上嚷道：“在这里呢。”蒋爷见清平带兵卒，果是沿岸排开。蒋爷道：“船在哪里？”清平道：“那边两只大船就是。”蒋爷道：“且到船上接人。”清平带领兵弁救人，将邬泽用挠钩搭在船上，即刻控水。

蒋爷便问擒拿的贼人如何。清平道：“已然擒了四名，杀了二名，往水内跑了二名。”蒋爷道：“水内二名俺已了却。但不知拿获这人是邬泽不是？”便叫被擒之人前来认识，果是头目邬泽。蒋爷满心欢喜道：“不肯叫千总在庙内动手，一来恐污佛地，二来惟恐玉石俱焚。若都杀死，那是对证呢？再者，他既是头目，必然他与众不同，故留一条活路叫他们脱逃，除了水路，就近无路可去。俺在水内等个正着。俺们水旱皆兵，令他们难测。”清平深为佩服，夸赞不已。吩咐兵弁押解贼寇，一同上船，俱回按院衙门而来。要知详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

且说蒋四爷与千总清平押解水寇上船，直奔按院衙门而来。此刻颜大人与白五爷俱各知道蒋四爷如此调度，必然成功，早已派了差人在湖边等候眺望。见他等船只过了漩渦，荡荡漾漾回来，连忙跑回衙门禀报。白五爷迎了出来，与蒋爷、清千总见了，方知水寇已平，不胜大喜。同至书房，早见颜大人阶前立候。蒋爷上前见了，同至屋中坐下，将拿获水寇之事叙明；并提螺蛳庄毛家父子极其高雅，颇晓治水之道，公孙先生叫回禀大人，务要备礼聘请出来，帮同治水。颜大人听见了甚喜，即备上等礼物，就派千总清平带领兵弁二十名，押解礼物前到螺蛳庄，一来接取公孙先生，即请毛家父子同来。清平领命，带领兵弁二十名，押解礼物，用一只大船，竟奔螺蛳湾而去。

这里颜大人立刻升堂，将镇海蛟邬泽带上堂来审问。邬泽不敢隐瞒，据实说了。原来是襄阳王因他会水，就派他在洪泽湖搅扰。所有拆埽毁坝俱是有意为之。一来残害百姓，二来消耗国帑。复又假装水怪，用铁锥凿漏船只，为的是乡民不敢在此居住，行旅不敢从此经过，那时再派人来占住了洪泽湖，也算是一个咽喉要地。可笑襄阳王无人，既有此意，岂是邬泽一人带领几个水寇就能成功？可见将来不能成其大事。

且说颜大人立时取了邬泽的口供，又问了水寇众人。水寇四名虽然不知详细，大约所言相同，也取了口供。将邬泽等交县寄监严押，候河工竣时一同解送京中，归部审讯。刚将邬泽等带下，只见清平回来禀道：“公孙先生已然聘请得毛家父子，少刻就到。”颜大人吩咐备马，同定蒋四爷、白五爷迎至湖边。不多时，船已拢岸。公孙先生上前参见，未免有才不胜任的话头。颜大人一概不提，反倒慰劳了数语。公孙策又说：“毛九锡因大人备送厚礼，心甚不安。”早有备用马数匹，大家乘骑一同来到衙署。进了书房，颜大人又要以宾客礼相待。毛九锡逊让至再至三，仍是钦命大人上面坐了，其次是九锡，以下是公孙先生、蒋爷、白爷，末座方是毛秀。千总黄开又进来请安请罪。颜大人不但不罪，并勉励了许多言语：“俟河工报竣，连你等俱要叙功的。”黄开闻听，叩谢了，仍在外面听差。颜大人便问毛九锡治水之道。毛九锡不慌不忙，从怀中掏出一幅地理图来，双手呈献。颜大人接来一看，见上面山势参差，水光荡漾，一处处崎岖周折，一行行字迹分明，地址阔隘远近不同，水面宽窄深浅各异，何方可用埽坝，哪里应小发泄，界画极清，宛然在目。颜大人看了心中大喜，不胜夸赞。又递与公孙先生看了，更觉心清目朗，如获珠宝一般。就将毛家父子留在衙署帮同治水，等候纶音。公孙先生与黄千总又到了三皇庙与老和尚道谢，布施了百金，令人将他徒弟找回，酬报他释放之恩。

不多几日，圣旨已下，急刻动工。按着图样，当泄当坝，果无差谬。不但国帑不至妄消，就是工程也觉省事。算来不过四个月光景，水平土平，告厥成功。颜大人工完回京，将镇海蛟邬泽并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审问。颜大人递折请安，额外有个夹片，声明毛九锡、毛秀并黄开、清平功绩。圣上召见颜大人，

面奏叙功。仁宗甚喜，赏了毛九锡五品顶戴，毛秀六品职衔，黄开、清平俟有守备缺出，尽先补用。刑部尚书欧阳修审明邬泽果系襄阳王主使，启奏当今。原来颜查散升了巡按之后，枢密院的掌院就补放刑部尚书杜文辉；所遗刑部尚书之缺，就着欧阳修补授。

天子见了欧阳修的奏章，立刻召见包相计议：襄阳王已露形迹，需要早为剿除。包相又密奏道：“若要发兵，彰明较著，惟恐将他激起，反为不美。莫若派人暗暗访查，需剪了他的羽翼，然后一鼓擒之，方保无虞。”天子准奏，即加封颜查散为文渊阁大学士，特旨巡按襄阳。仍着公孙策、白玉堂随往。加封公孙策为主事，白玉堂实授四品护卫之职。所遗四品护卫之衔，即着蒋平补授。立即驰驿前往。谁知襄阳王此时已然暗里防备，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蓝骁督率旱路，右有飞叉太保钟雄督率水寨，与襄阳成了鼎足之势，以为羽翼，严密守汛。

且说圣上因见欧阳修的本章，由欧阳二字猛然想起北侠欧阳春，便召见包相问及北侠。包相将北侠为人正直豪爽，行侠尚义，一一奏明。天子甚为称羨。包公见此光景，下朝回衙来到书房，叫包兴请展护卫来告诉此事。南侠回至公所对众英雄述了一番。只见四爷蒋平说道：“要访北侠，还是小弟走一趟，庶不负此差。什么缘故呢？现今开封府内王、马、张、赵四位，是再不能离了左右的；公孙兄与白五弟上了襄阳了，这开封府必须展大哥在此料理一切事务。如有不到之处，还有俺大哥可以帮同协办。至于小弟，原是清闲无事之人，与其闲着，何不讨了此差，一来访查欧阳兄，二来小弟也可以疏散疏散，岂不是两便么？”大家计议停当，一同回了相爷。包公心中甚喜，即时付与了开封府的龙边信票。蒋爷用油纸包妥，贴身带好，别了众人，意欲到淞江府茉花村。

行了几日，不过是饥餐渴饮。一日天色将晚，到了来峰镇悦来店，住了西耳房单间。歇息片时，饮酒吃饭毕，又泡了一壶茶，觉得味香水甜，未免多喝了几碗。到了半夜，不由地要小解。起来刚刚的来至院内，只见那边有人以指弹门，却不声唤。蒋爷将身一隐，暗里偷瞧。见开门处，那人挨身而入，仍将门儿掩闭。蒋爷暗道：“事有可疑，倒要看看。”也不顾小解，飞身上墙，轻轻跃下。原来是店东居住之所。

只听有人说道：“小弟求大哥帮助帮助。方才在东耳房我已认明，正是我们员外的对头，如何放得他过！”又听一人答道：“言虽如此，怎么替你报仇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已见他喝了个大醉，莫若趁醉将他勒死，撇在荒郊，岂不省事！”又听答道：“索性等他睡熟了，再动不迟。”蒋爷听至此，抽身越墙而来，悄悄奔到东耳房。见挂着软布帘儿，屋内尚有灯光。从帘缝儿往里一看，见灯花结蕊，有一人头向里面而卧，身量却不甚大。蒋爷侧身来至屋内，剪了灯花仔细看时，吓了一跳，原来是小侠艾虎。见他烂醉如泥，呼声震耳，暗道：“这样小小年纪，贪杯误事。若非我今日下在此店，险些儿把个小命儿丧了。但不知那要害他的是何人？不要管他，俺且在这里等他便了。”“噗”，将灯吹灭，屏息而坐。偏偏的小解又来了，再也支持不住。无可奈何将单扇门儿一掩，就在门后小解起来。因工夫等的大了，他就小解了个不少，流了一地。刚然解完，只听外面有些个声息。他却站在门后，只见进来一人，脚下一跳，往前一扑，后面那人紧步跟到，正撞在前面身上。蒋爷将门一掩，从后转出，也就压在二人身上，却高声先嚷道：“别打我，我是蒋平。底下的他俩才是贼呢。”艾虎此时已醒，听是蒋爷，连忙起身。蒋爷抬身，叫艾虎按住了二人。此时店小二听见有人嚷贼，连忙打着灯笼前来。蒋爷就叫他将灯点上一

照，一个是店东，一个是店东朋友。蒋爷就把他拿钩绳子捆了他二人。底下的那人衣服湿了好些，却是蒋爷撒的溺。

蒋爷坐下，便问店东道：“你为何听信奸人的言语，要害我侄儿？是何道理？讲！”店东道：“老爷不要生气。小人名叫曹标，只因我这个朋友名叫陶宗，因他家员外被人害却，事不遂心，投奔我来。皆因这位小客人下在我店内，左一壶右一壶，喝了许多酒，是陶宗心内犯疑：‘一个小客官，为何喝了许多酒呢？况且又在年幼之间呢？’他就悄悄的前来偷看，不想被他认出，说是他家员外的仇人。因此央烦小人陪了他来作个帮手。”蒋爷道：“作帮手是叫你帮着来勒人，你就应他？”曹标道：“并无此事，不过叫小人帮着拿住他。”蒋爷道：“你们的事如何瞒得过我呢？你二人商议明白，将他勒死，撒在荒郊；你还说，等他睡了，再动不迟。你岂是尽为做帮手呢？”一句话说得曹标再也不敢言语，惟有心中纳闷而已。蒋爷道：“我看你决非良善之辈，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。”说着话叫艾虎：“把那个拉过来，我也问问。”艾虎上前将那人提起，一看：“哎呀！原来是你呀？”便对蒋爷道：“四叔，他不叫陶宗，他就是马强告状脱了案的姚成。”蒋爷听了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既是姚成，为何又叫陶宗呢？”陶宗道：“我起初名叫陶宗，只因投在马员外家，就改名叫姚成。后来知道员外的事情闹大了，惟恐连累于我，因此脱逃，又复了本名，仍叫陶宗。”蒋爷道：“可见你反复不定，连自己姓名都没有准主意。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必问了。”回头对店小二道：“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来。我告诉你，此乃是脱了案的要犯。你家店东却没有什么要紧。你就说我是开封府差来拿人，叫他们快些来见，我这里急等。”店小二听了，哪敢怠慢。

不多时，进来了二人，朝上打了个千儿道：“小人不知上

差老爷到来，实在眼瞎，望乞老爷恕罪。”蒋爷道：“你们俩谁是地方？”只听一人道：“小人王大是地方，他是保甲，叫李二。”蒋爷道：“你们这里属哪里管？”王大道：“此处地面皆属唐县管。”蒋爷道：“你们官姓什么？”王大道：“我们太爷胜何官名至贤。请问老爷贵姓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姓蒋，奉开封府包太师的钧谕，访查要犯。可巧就在这店内擒获。我已捆绑好了在这里，说不得你们辛苦辛苦，看守看守，明早我与你们一同送县。见了你们官儿，是要即刻起解的。”二人同声说道：“蒋老爷只管放心，请歇息去罢。就交给小人们，是再不敢错的。别说是脱案要犯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小人们断不敢徇私的。”蒋爷道：“很好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携着艾虎的手，就上西耳房去了。要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撒艾虎

且说蒋爷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，二人连声答应，说了许多的小心话。蒋爷立起身来，携着艾虎的手，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来。爷儿两个坐下，蒋爷方问道：“贤侄，你如何来到这里？你师傅往哪里去了？”艾虎道：“说起来话长。只因我同着我义父在杭州倪太守那里住了许久，后来义父屡次要走，倪太守断不肯放。好容易等他完了婚之后，方才离了杭州。到茉花村，给丁家二位叔父并我师傅道乏道谢，就在那里住下了。不想丁家叔父那里早已派人上襄阳打听事情去了。不多几日回来，说道：‘襄阳王已知朝廷有些知觉，惟恐派兵征剿，他那里预为防备。左有黑狼山，安排下金面神蓝骁把守旱路；右有军山，安排下飞叉太保钟雄把守水路。这水旱两路皆是咽喉紧要之地，倘若朝廷有什么动静，即刻传檄飞报。’因此，我师父与我义父听见此信，甚是惊骇。什么缘故呢？因有个至好的朋友，姓沙名龙，绰号铁面金刚，在卧虎沟居住。这卧虎沟离黑狼山不远，一来恐沙伯父被贼人侵害，二来又怕沙伯父被贼人诓去入伙。大家商量，我师父与义父，还有了二叔，他们三位，俱各上卧虎沟去了，就把我交与丁大叔了。侄儿一想，这样的热闹不叫侄儿开开眼，反到留在家里，我如何受得来呢？一连闷了

好几日。偏偏的丁大叔时刻不离左右，急得侄儿没有法儿。无奈何，悄悄地偷了丁大叔五两银子，做了盘费，我要上卧虎沟看个热闹去。不想今日住在此店，又遇见了对头。”

蒋爷听了，暗暗点头道：“好小子！拿着厮杀对垒当热闹儿，真好胆量，好心胸！但只一件，欧阳兄、智贤弟既将他交给丁贤弟，想来是他去不得。若去得时，为什么不把他带了去呢？其中必有个缘故。如今我既遇见他，岂可使他单人独往呢？”正在思索，只听艾虎问道：“蒋叔父今日此来，是为拿要犯，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呢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岂为要犯而来。原是为奉相谕，派我找寻你义父。只因圣上想起，相爷惟恐一时要人没个着落，如何回奏呢，因此派我前来。不想在此先拿了姚成。”艾虎道：“蒋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原要上茉花村来着。如今既知你义父上了卧虎沟，明日只好将姚成送县，起解之后，我也上卧虎沟走走。”艾虎听了，欢喜道：“好叔叔，千万把侄儿带了去。若见了我师父与义父，就说叔父把侄儿带了去的，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嗔怪。”蒋平听了，笑道：“你倒会推干净儿。难道久后你丁大叔也不告诉他们二人么？”艾虎道：“赶到日子多了，谁还记得这些事呢？即便丁大叔告诉了，事已如此，我师父与义父也就没有什么怪的了。”蒋爷暗想道：“我看艾虎年幼贪酒，而且又是私逃出来的，莫若我带了他去，一来尽了人情，二来又可找欧阳兄。只是他这样，必须如此如此。”想罢，对艾虎道：“我带虽把你带去，你只要依我一件事。”艾虎听说带他去，好生欢喜，便问道：“四叔，你老只管说是什么事，侄儿无有不应。”蒋爷道：“就是你的酒，每顿只准你喝三角，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。你可愿意么？”艾虎听了，半晌方说道：“三角就是三角。吃荤强如吃素。到底有三角，可以解解馋也就是了。”叔侄两个整整的

谈了半夜。

不一时，到东耳房照看，惟听见曹标抱怨姚成不了，姚成到了此时一言不发，不过垂头叹气而已。

到了天色将晓，蒋爷与艾虎梳洗已毕，打了包裹。艾虎不用蒋爷吩咐，他就背起行李，叫地方、保甲押着曹标、姚成，竟奔唐县而来。到了县衙，蒋爷投了龙边信票。不多时，请到书房相见。蒋爷面见何县令，将始末说明。因还要访查北侠，就着县内派差役押解赴京。县官即刻办了文书，并申明护卫蒋爷上卧虎沟，带了一笔。蒋爷辞了县官，将龙票仍用油纸包好，带在贴身，与艾虎竟自起身。

这里文书办妥，起解到家。来至开封，投了文书。包公升堂，用刑具威吓得姚成一一供招：原是水贼，曾害过倪仁夫妇。又追问马强交通襄阳之事，姚成供出，马强之兄马刚，曾在襄阳交通信息。取了招供，即将姚成毙于铡下。曹标定罪充军。此案完结不表。

再说蒋平、艾虎，自离了唐县，往湖广进发。果然艾虎每顿三角酒。一日来至濡口雇船，船家富三，水手二名。蒋爷在船上赏玩风景，心旷神怡，颇觉有趣。只见艾虎两眼朦胧，不似坐船，仿佛小孩子上了摇车儿，睡魔就来了。先前还前仰后合，扎挣着坐着打盹，到后来放倒头便睡。惟独到喝酒之时精神百倍，又是说又是笑。只要三角酒一完，“咯噔”地就打起哈气来了，饭也不能好生吃。蒋爷看了这番光景，又怕他生出病来，想了想，在船上无妨，也只好见一半不见一半，由他去便了。

这日刚交申时光景，正行之间，忽见富三说道：“快些撑船，找个避风的所在，风暴来了。”水手不敢怠慢，连忙将船撑在鹅头矶下。此处却是珍玉口，极其幽僻。将船湾住，下了

铁锚。整饭食吃毕，已有掌灯之时，却是平风浪静，毫无动静。蒋爷暗道：“并无风暴，为何船家他说有风呢？哦，是了，想是他心怀不善，别是有什么意思罢？倒要留神！”只听呼噜噜呼声震耳，原来是艾虎饮后食困，他又睡着了。蒋爷暗道：“他这样贪杯好睡，焉有不误事的呢。”正在犯想，又听忽喇喇一阵乱响，连船都摆起来，万籁皆鸣。果然大风骤起，波涛汹涌，浪打船头。蒋爷方信富三之言不为虚谬。幸喜乱刮了一阵，不大工夫，天开月霁，趁着清平，波浪荡漾，夜色益发皎洁，不肯就睡，独坐船头赏玩多时。约有二鼓，刚要歇息，觉得耳畔有人声唤：“救人呀，救人！”顺着声音细看，眼往西北一观，隐隐有个灯光闪闪灼灼。蒋爷暗道：“此必有人暗算。我何不救他一救呢。”忙迫之中，也不顾自己衣服，将鞋脱在船头，跳在水内踏水面而行。忽见一人忽上忽下，从西北顺流漂来。蒋爷奔到跟前，让他过去，从后将发揪住，往上一提。那人两手乱抓乱挠，蒋爷却不叫他揪住。这就是水中救人的绝妙好法子。但凡人落了溺水，慢说道是无心落水，就是自己情愿淹死，到了临危之际，再无有不望人救之理。他两手挣扎，见物就抓，若被抓住却是死劲，再也不得开的。往往从水中救人反被溺死的，带累倾生，皆是救得不得门道之故。再者，凡溺水的，两手必抓两把淤泥，那就是挣命之时乱抓的。如今蒋爷提住那人，容他乱抓之后，方一手提住头发，一手把住腰带，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。幸喜工夫不大，略略控水，即便苏醒，哼哼出来。蒋爷方问他名姓。

原来此人是个五旬以外的老者，姓雷名震。蒋爷听了便问道：“现今襄阳王殿前站堂官雷英，可是本家么？”雷震道：“那就是小老儿的儿子。恩公为何知道？”蒋爷道：“我是闻名，有人常提，却未见过。请问老丈家住哪里，意欲何住？”

雷震道：“小老儿就在襄阳王的府衙后面，有二里半之远，在八宝村居住。因女儿家内贫寒，是我备了衣服簪环，前往陵县探望，因此雇了船只。谁知水手是弟兄二人，一个米三，一个米七。他二人不怀好意，见我有这衣服箱笼，他说有风暴，船不可行，便藏在此处。他先把我跟的人杀了，小老儿喊叫救人，他却又来杀我。是我一急，将船窗撞开，跳在水中，自己也就不觉了。多亏恩公搭救！”蒋爷道：“大约船尚未开，老丈在此略等，我给你瞧瞧箱笼去。”雷震听了，焉有不愿意的呢，连忙说道：“敢则是好，只是又要劳动恩公。”蒋爷道：“不打紧。你在此略等，俺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跳在水内，一个猛子来至有灯光船边。只听二贼说道：“且打开箱笼看看，包管兴头的。”蒋爷把住船边，身体一跃道：“好贼！只顾你们兴头，却不管别人晦气了！”说着话到船上。米七猛听见一人答言，提了刀钻出舱来，尚未立稳，蒋爷抬腿就是一脚。虽然未穿鞋，这一脚儿踢了个正着，恰恰踢在米七的腮颊之上，如何禁得起？身体一歪，栽在船上，手松刀落。蒋爷跟步抢刀在手，照着米七一搠，登时了帐。米三在船上看得明白，说声“不好！”就从雷老者破窗之处蹿入水内去了。蒋爷如何肯放，纵身下水，捉住贼的双脚往上一提，出了水面，犹如捣碓一般，立刻将米三串了个老满儿。然后提到船上，进舱找着绳子，捆绑好了，将他脸面向下控起水来。蒋爷复又跳在水内，来至崖岸，背了雷震，送上船去，告诉地道：“此贼如若醒来，老丈只管持刀威吓他，不要害怕，已然捆绑好好的了。俟天亮时，另雇船只便了。”说罢，翻身入水，来到自己湾船之处。一看，罢了！踪影全无，敢则是富三见得了顺风，早已开船去了。

蒋爷无奈，只得仍然踏水面到雷震那里船上。正听雷老者颤巍巍地声音道：“你动一动，我就是一刀！”蒋爷知道他是

害怕，远远就答应道：“雷老者，俺又回来了。”雷震听了，一抬头见蒋爷已然上船，心中好生欢喜，道：“恩公为何去而复返？”蒋爷道：“只因我的船只不见，想是开船走了。莫若我送了老丈去，如何？”雷震道：“有劳恩公，何以酬报？”蒋爷道：“老丈有衣服借一件换换。”雷震应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却是四垂八挂的。”蒋爷用丝缚束腰，将衣襟拽起。等到天明，用篙撑开，一脚将米三踢入水中。倒把老者吓了一跳，道：“人命关天，这还了得！”蒋爷笑道：“这厮在水中做生涯，不知劫了多少客商，害了多少性命。如今遇见蒋某，算是他的恶贯已满，理应除却。还心疼他做怎的？”雷震嗟叹不已。

且不言蒋爷送雷震上陵县。再说小爷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，猛然惊醒，不见了蒋平，连忙出舱问道：“我叔叔往哪里去了？”富三道：“你二人同舱居住，为何问我？”艾虎听了，慌忙出舱看视。见船头有鞋一双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哎呀，四叔掉在水内了。别是你等有意将他害了罢？”富三道：“你这小客官说话好不晓事！昨晚风暴将船湾住，我们俱是在后舱安歇的，前舱就是你二人。想是那位客官夜间出来小解，失足落水或者有的。如何是我们害了他呢？”水手也说道：“我们既有心谋害，何不将小客官一同谋害，为何单单害那客官一人呢？”又一水手道：“别是你这小客官见那客官行李沉重，把他害了，反倒诬赖我们罢？”小爷听了，将眼一瞪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满口胡说！那是我叔父，俺如何肯害他？”水手道：“那可难说。现在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内，你还赖谁呢？”小爷听了，揎拳掠袖，就要打他们水手。富三忙拦道：“不要如此。据我看来，那位客官也不是被人谋害的，也不是失脚踏水的，竟是自投在水内的。大家想想，若是被人谋害，或者失足落水，焉有两只鞋好好放

在一边之理呢？”一句话说得众人省悟。水手也不言语了，艾虎也不生气，连忙回转舱内。见包裹未动，打开时衣服依然如故，连龙票也在其内；又把兜肚内看了一眼，尚有不足百金，只得仍然包好。心中纳闷道：“蒋四叔往何处去了呢？难道夤夜之间摸鱼去了？正在思索，只听富三道：“小客官，已到了停泊之处了。”艾虎无奈，束兜肚，背了包裹，搭跳上岸，迈步向前去了。船价是开船付给了，所谓船家不打过河钱。不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

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

且说艾虎下船之后，一路上想起：“蒋爷在悦来店救了自己，蒙他一番好意带我上卧虎沟，不想竟自落水，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凉凉。”不由地凄惨落泪。正在哭泣，猛然想起蒋爷颇识水性，绰号翻江鼠，焉有淹死的呢？想至此，又不禁大乐起来。走着走着，又转想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俗语说得好：惯骑马的惯跌跤，河里淹死是会水的。焉知他不是艺高人胆大，阳沟里会翻船，也是有的。可怜一世英名，却在此处倾生。”想至此，不由地又痛哭起来。哭了多时，忽又想起那双鞋来：“别是真个的下水摸鱼去了罢？若果如此，还有相逢之日。”想至此，不禁又狂笑起来。他哭一阵，笑一阵，旁人看着，皆以为他有疯魔之症，远远地躲开，谁敢招惹于他。

艾虎此时千端万绪萦绕于心，竟自忘饥，因此过了宿头。看着天色已晚，方觉得饥饿，欲觅饭食，无处可求。忽见灯光一闪，急忙奔至。临近一看，原来是个窝铺。见有一人对面而坐，并听有骰拳之声。他却走至跟前，一人刚叫了个“八马”，艾虎他却把手一伸道：“三元。”谁知骰拳的却是两个渔人，猛见艾虎进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硬要骰拳，便发话道：“你这后生好生无理！我们在此饮酒作乐，你如何前来混搅？”艾虎道：“实

不相瞒，俺是行路的，只因过了宿头，一时肚中饥饿，没奈何将就将就，留个相与罢。”说着话，他就要端酒碗。那渔人忙拦道：“你要吃食，也等我们吃剩下了，方好周济于你。”艾虎道：“俺又不是乞儿花子，如何要你周济？俺有银两，买你几碗酒，你可肯卖么？”渔人道：“俺这里又不是酒市。你要买前途买去，我这里是不卖的。”说罢，二人又脑袋摘巾儿豁起拳来。一人刚叫了个“对手”，艾虎又伸一拳道：“元宝！”二渔人大怒道：“你这小厮好生惫懒！说过不卖，你却歪厮缠则甚？”艾虎道：“不卖，俺就要抢了！”渔人冷笑道：“你说别的罢了，你说要抢，只怕我们此处不容你放抢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，出了窝铺，揎拳掠袖道：“小厮，你抢个样儿我看！”艾虎将包袱放下，笑哈哈地道：“你不要忙，俺先与你说明：俺若输了，任凭你等；俺若赢了，不消说了，不但酒要够，还要管俺一饱。”那渔人也不答应，扬手就是一拳。艾虎也不躲闪，将手接住往旁边一领，那渔人不知不觉趴伏在地。这渔人一见，气忿忿地道：“好小厮，竟敢动手！”抽后就是一脚。艾虎回身将脚后跟往上一托，那渔人仰巴叉栽倒在地。二人爬起来一拥齐上，小侠只用两手左右一分，二人复又跌倒。一连三次，渔人知道不是对手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艾虎见他等去了，进了窝铺，先端起一碗饮干，又要端那碗酒时，方看中间大盘内是一尾鲜炖鲤鱼，刚吃了不多，满心欢喜。又饮了这碗酒，也不用箸箸，抓了一块鱼放在口内。又拿起酒瓶来斟酒，一碗酒一块鱼，霎时间杯盘狼藉。正吃得高兴，酒却没了。他便端起大盘来，囫囵舐得连汤都喝了。虽未尽兴，也可搪饥。回首见有现成的渔网，将手擦抹了擦抹，站起身来刚要走时，觉有一物将头碰了一下。回头看时，原来是个大酒葫芦，不由地满心欢喜，摘将下来。复又回身就灯一看，

却是个锡盖。艾虎不知是转螺蛳的，左打不开，右打不开，一时性起，用力一掰，将葫芦嘴掰下来。他就嘴对嘴匀了四五气。饮干一松手，“拍嚓”地一声，葫芦正落在大盘子上，砸了个粉碎。艾虎也不管它，提了包裹，出了窝铺，也不管东南西北，信步行去。谁知冷酒后犯，一来是吃的空心酒，二来吃得太急，又着风儿一吹，不觉得酒涌上来。晃里晃荡才走了二三里的路，再也扎挣不来。见路旁有个破亭子，也不顾尘垢，将包袱放下做了枕头，放倒身躯，呼噜噜酣睡如雷。真是一觉放开心地稳，不知日出已多时。

正在睡浓之际，觉得身上一阵乱响，似乎有些疼痛。慢闪二目，天已大亮，见五六个人各持木棒，将自己围绕。猛然醒悟，暗道：“这是那两个渔人调了兵来了。”再一回想，原是自己的不是，莫若叫他们打几下子出气，也就完了事了。谁知这些人俱是鱼行生理，因那两个渔人被艾虎打跑，他俩便知会了众渔人，各各擎木棒奔了窝铺而来。大家看时，不独鱼酒皆无，而且葫芦掰了，盘子砸了，一个个气冲两肋，分头去赶。只顾奔了大路，那知小侠醉后混走，倒岔在小路去了。众人追了多时不见踪影，俱说便宜他，只得大家漫散了。谁知有从小路回家的，走至破亭子，忽听呼声震耳。此时天已黎明，看不真切，似乎是个年幼之人。急忙令人看守，复又知会就近的，凑了五六个人。其中便有窝铺中的渔人，看了道：“就是他！”众人就要动手，有个年老的道：“众位不要混打，惟恐伤了他的致命之处，不大稳便。需要将他肉厚处打，止于戒他下次就是了。”因此一阵乱响，又是打艾虎，又是棒磕棒。打了几下，见艾虎不动，大家犹疑恐其伤了性命。那艾虎故意地不语，叫他打几下子出气呢。迟了半天，见他们不打了，方睁开眼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打了？”一翻身爬起，提了包裹，掸了掸尘垢，

拱了拱手道：“请了，请了。”众人围绕着，哪里肯放。艾虎道：“你们为何拦我？”众人道：“你抢了我们的鱼酒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艾虎道：“你们不打我吗？打几下子出了气，也就是了。还要怎么？”渔人道：“你掰了我的葫芦，砸了我的大盘，好好的还我，不然想走不能！”艾虎道：“原来坏了你的葫芦、盘子。不要紧，俺给你银，另买一份罢。”渔人道：“只要我的原旧东西，要银子做什么？”艾虎道：“这就难了。人有生死，物有毁坏。业已破了，还能整的上么？你不要银子，莫若再打几下，与你那东西报报仇，也就完了事了。”说罢，放下包裹，复又躺在地下，闹顽皮子，俗语谓之皮于，又谓之魔驼子。闹得众人生气不是，要笑不是，再打也不是。年老的道：“真这后生实在呕人，他倒闹起魔来了！”渔人道：“他竟敢闹魔，我把他打死，给他抵命！”年老的道：“休出此言，难道我们众人瞅着你在此害人不成？”

正说间，只见那边来了个少年书生，向着众人道：“列位请了。不知此人犯了何罪，你等俱要打他？望乞看小生薄面，饶了他罢。”说罢就是一揖。众人见是个斯文相公，连忙还礼，道：“叵耐这厮饶抢了嘴吃，还把我们的家伙毁坏，实实可恶。既是相公给他讨情，我们认个晦气罢了。”说罢，大家散去。

年少后生见众人散去，再看时，见他袖子遮了面，仍然躺着不肯起来，向前将袖子一拉。艾虎此时臊得满面通红，无可搭讪，“噗哧”地一声，大笑不止。书生道：“不要发笑。端的为何，有话起来讲。”艾虎无奈，站起掸去尘垢，向前一揖，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！实在是俺的不是。”便将抢酒，吃鱼，以及毁坏家伙的话，毫无粉饰，和盘托出。说罢，又大笑不止。书生听了，暗暗道：“听他之言，倒是个率真豪爽之人。”又看了看他的相貌，满面英雄气度不见，不由地倾心羡慕，问道：

“请问尊兄贵姓？”艾虎道：“小弟姓艾名虎。尊兄贵姓？”那书生道：“小弟施俊。”艾虎道：“原来是施相公。俺这不堪的形景，休要见笑。”施俊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焉有见笑之理。”艾虎听了“皆兄弟也”，以“皆”字当作“结”字，答道：“俺乃粗鄙之人，焉敢与斯文贵客结为兄弟。既蒙不弃，俺就拜你为兄。”施俊听了甚喜，知他是错会意了，以为他鳀直可交，便问：“尊兄青春几何？”艾虎道：“小弟今年十六岁了。哥哥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施俊道：“比你长一岁，今年十七岁了。”艾虎道：“俺说是兄长，果然不差。如此，哥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说罢，趴在地下就磕头。施俊连忙还礼，二人彼此搀扶。小侠提了包裹，施俊一伸手携了艾虎，离了破亭，竟奔树林而来。

早见一小童，拉定两匹马在那里张望。施俊来至小童跟前，唤道：“锦笺过来，见过你二爷。”小童锦笺先前见二人说话，后来又见二人对磕头，早就心中纳闷。如今听见相公如此说，不敢怠慢，上前跪倒，道：“小人锦笺与二爷叩头。”艾虎从来没受过人的头，没听见人称呼过二爷，今见锦笺如此，喜出望外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连忙说道：“起来，起来。”回身在兜肚内掏出两个镲子，递与锦笺道：“拿去买果子吃。”锦笺却不敢受，两眼瞅着施俊。施俊道：“二爷既赏你，你收了就是了。”锦笺接过，复又叩头谢赏。艾虎心中暗道：“为何他又叩头？哦，是了，想是不够用的，还和我再讨些。”回手又向兜肚内要掏。艾虎当初也是馆童，皆因在霸王庄上并没受过这些排场礼节，所以不懂，非前后文不对。施俊道：“二弟赏他一镲足矣，何必赏他许多呢。请问二弟，意欲何往？”一句话方把艾虎岔开，答道：“小弟要上卧虎沟，寻找师父与义父。请问兄长意欲何往呢？”施俊道：“愚兄要上襄阳县金伯父那里。

一来看文章，二来就在那里用功。你我二人不能盘桓畅叙，如何是好？”艾虎道：“既然彼此有事，莫若各奔前程，后会有期。兄长请乘骑，待小弟送你一程。”施俊道：“贤弟不要远送。我是骑马，你是步下，如何赶得上？不如就此拜别了罢。”说罢，二人彼此又对拜了。锦笺拉过马来，施俊谦让多时，扳鞍上马。锦笺因艾虎在步下，他不肯骑马，拉着步行。艾虎不依，务必叫他骑上马跟了前去。目送他主仆已远，自己方扛起包裹，迈开大步，竟奔大路去了。

且说施俊，父名施乔，字必昌，曾作过一任知县，因害目疾失明，告假还乡。生平有两个结义的朋友：头一个便是兵部尚书金辉，因参襄阳王遭贬在家；第二十个便是新调长沙太守邵邦杰。三个人虽是结义的朋友，却是情同骨肉。施老爷知道金老爷有一位千金小姐，自幼儿见过好几次，虽有联姻之说，却未纳聘。如今施俊年已长成，莫若叫施俊去到那里，明是托金公看文章，暗暗却是为结婚。

这日，施俊来至襄阳县九云山下九仙桥边，问着金老爷的家，投递书信。金老爷即刻请至书房。见施俊品貌轩昂，学问渊博，那一派谦让和蔼，令人羡慕。金公好生欢喜，而且看了来书，已知施乔之意，便问施俊道：“令尊目力可觉好些，不然如何能写书信呢？”施俊鞠躬答道：“家严止于通彻三光，别样皆不能视。此信乃家严谆嘱小侄代笔，望伯父海涵勿晒。”金辉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贤侄的书法是极妙的了。这上面还要叫老拙改正文章，如何当得起。学业久已荒疏，拈笔犹如马书，还讲什么改正。只好贤侄在此用功，闲时谈谈讲讲，彼此教正，大家有益罢了。”说至此，早见家人禀道：“饭已齐备。请示在哪里摆？”金公道：“在此摆。我同施相公一处用，也好说话。”饮酒之间，金公盘问了多少书籍，施俊一一对答如流，

把个金辉乐得了不得。吃毕饭，就把施俊安置在书房下榻，自己洋洋得意，往后面而来。不知见了夫人有何话讲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

憨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

且说金辉见了夫人何氏，盛夸施俊的人品学问。夫了听了，也觉欢喜。原来何氏夫人就是唐县何至贤之妹，膝下生得两个儿女：女名牡丹，今年十六岁；儿名金章，年方七岁。老爷还有一妾，名唤巧娘。且说夫人见老爷夸施俊不绝口，知有许婚之意，便问：“施贤侄到此何事？”金老爷道：“施公双目失明，如今写信前来，叫施俊在此读书，从我看文章。虽是如此，书中却有求婚之意。”何氏道：“老爷意下如何呢？”金公道：“当初，施贤弟也曾提过，因女儿尚幼，并未聘定。不想如今施贤侄年纪长成，不但品貌端好，而且学问渊博，堪与我女儿匹配。”何氏道：“既如此，老爷何不就许了这头亲事呢？”金公道：“且不要忙。他既在此居住，我还要细细看看他的行止如何。如果真好，慢慢再提亲不迟。”

老爷、夫人只顾讲论此事，谁知有跟小姐的亲信丫头，名唤佳蕙。自幼儿服侍小姐的，因她聪明伶俐，而且模样儿生得俏丽，又跟着小姐读书习字，文理颇通，故此起名用个“蕙”字，上面又加上个“佳”字，言她是香而且美。佳蕙既然如此，小姐的容颜学问可想而知了。这日她正到夫人卧室，忽听见老夫妻讲论施俊才貌双全，有许婚之意，她便回转绣户，嘻嘻笑

笑道：“小姐大喜了！”牡丹小姐道：“你道的什么喜？”佳蕙道：“方才我从太太那里来，老爷正然讲究。原来施老爷打发小官人来在我们这里读书，从着老爷看文章。老爷说他不但学问好，而且品貌极美。老爷、太太乐得了不得，有意将小姐许配于他。难道小姐不是大喜么？”牡丹正看书，听说至此，把书一放，嗔道：“你这丫头益发愚顽了！这些事也是大惊小怪对我说的么？越大越没出息了。还不与我退了！”

佳蕙一团的高兴，被小姐申斥了一顿，脸上觉得讪讪的，羞答答回转自己屋内，细细思索道：“我与小姐虽是主仆，却是情同骨肉，为何今日听了此话不但不喜，反倒嗔怪呢？哦，是了。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，有貌的必不能有才，如何能够才貌兼全呢？小姐想来，不能深信。仔细想来，倒是我莽撞了。理应替她探了水落石出，方不负小姐待我的深情。”想至此，踌躇不安。她便悄悄偷到书房，把施俊看了个十分仔细，回来暗道：“怨得老爷夸他，果然生得不错。据我看来，他既有如此的容貌，必有出奇的才情。小姐不知，若要固执起来，岂不把这样的好事耽搁了么？嗟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替他们成全成全，岂不是好？”想罢，连忙回到自己屋内，拿出一方芙蓉手帕，暗道：“这也是小姐给我的，我就拿它做个引线。”立刻提笔，就在手帕上写了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二句，折叠了折叠，藏在一边。

到了次日，午间无事，抽空儿袖了手帕，来到书房。可巧施俊手倦抛书，午梦正长。锦笺也不在跟前。佳蕙悄悄地临近桌边，把手帕一丢，转身时又将桌子一靠。施俊惊醒，朦胧二目，翻身又复睡了。谁知锦笺从外面回来，见相公在外面瞌睡，腕下却露着手帕，慢慢抽出，抖开一看，异香扑鼻，上面还有字迹，却是两句《诗经》，心中纳闷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此

帕从何来呢?不要管它，我且藏起来。相公如问我时，我再问相公便知分晓。”及至施俊睡醒，也不找手帕，也不问锦笺。锦笺心中暗道：“看此光景，这手帕必不是我们相公的。若是我们相公的，焉有不找不问之理呢?但只一件，既不是我们相公的，这手帕从何而来呢?倒要留神查看查看。”

到了次日，锦笺不时的出入来往，暗里窥探。果然佳蕙从后面出来，到了书房，见相公正在那里开箱找书，不便惊动，抽身回来。刚要入后，只见一人迎面拦道：“好啊!你跑到书房做什么来了?快说!不然我就嚷了。”佳蕙见是个小童，问道：“你是谁?”小童道：“我乃自幼服侍相公，时刻不离左右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言听计从的锦笺。你是谁?”佳蕙笑道：“原来是锦兄弟么?你问我，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，时刻不离左右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言听计从的佳蕙。”锦笺道：“原来是佳姐姐么?”佳蕙道：“什么锦咧佳咧，叫着怪不好听的。莫若我叫你兄弟，你叫我姐姐。咱们把锦、佳二字去了好不好?我问兄弟，昨日有块手帕，你家相公可曾瞧见了没有?”锦笺想道：“原来手帕是她的。可见她人大心大，我何不嘲笑她几句。”想罢说道：“姐姐不要性急，事宽则圆，姐姐终久总要有女婿的，何必这么忙呢?”佳蕙红了脸道：“兄弟休要胡说。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意重，又有老爷、太太愿意联婚之言，故此我才拿了手帕来，知会你家相公，叫他早早求婚，莫要耽误了大事。难道《诗经》二句诗在手帕上写的，你还不明白么?那明是韞玉待价之意。”锦笺道：“姐姐原来为此，我倒错会了意了。姐姐还不知道呢，我们相公此来，原是奉老爷之命，到此求婚。惟恐这里老爷不愿意，故此恳恳切切写了一封信，叫我们相公在此读书，是叫这里老爷知道知道我们相公的人品学问。如今姐姐既要知恩报恩，那手帕是不中用的，何

不弄了真实著见的表记来。我们相公那里，有我一面承管。”坏事在此一句，所谓一言丧邦。佳蕙听了道：“兄弟放心。我们小姐那里，有我一面承管。咱二人务必将此事作成，庶不负主仆的情意一场。”说罢，佳蕙往后面去了，锦笺也就回转书房。

凡事有一定的道理，不是强求的，不是混谋的。事不当成，你纵然强求、混谋，冥冥中自有舛错，终久不成。若是事有可成，只用略为谋求，用不着“强”“混”二字，不因不由地便成了。至于婚姻一节，更不是强求、混谋的。俗语说的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，又云“是婚姻棒打不散”，原是有一定的道理。谁知遇见了佳蕙、锦笺两个，不能听其自然，无心中生出波澜，闹了个天翻地覆，险些儿性命难保。非是他二人安着坏心，有意陷害，却是一派天真烂漫，不知事体轻重。一个为感情，一个为逞能，及至事情叨登出来，他二人谁也不敢吐实，只落得后悔而已。

且说佳蕙自与锦笺说明之后，处处留神，时刻在念。不料事有凑巧，牡丹小姐叫她收拾镜妆，她见有精巧玉钗一对，暗暗袖了一枝，悄悄递与锦笺。锦笺回转书房，得便开了书箱，瞧瞧无物可拿，见有一把扇子，拴得个紫金鱼的扇坠，连忙解下来，就势儿将玉钗放在箱内。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开，刚要包上紫金鱼，见帕上字迹分明，他又展起才来，急忙提笔写上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二句，然后将扇坠包裹，得意洋洋来见佳蕙道：“我说事成在我，姐姐不信。你看如何？”说罢，打开给佳蕙看了。佳蕙等得工夫大了，已然着急，见有个回礼，忙忙碌碌接了过来。“兄弟改日听信罢。”回手向衣襟一掖，转身就去了。

刚走了不多时，只见巧娘的杏花儿，年方十二岁，极其聪

明，见了佳蕙问道：“姐姐哪里去了？”佳蕙道：“我到花园掐花儿去来。”杏花道：“掐的花在哪里？给我几朵儿。”佳蕙道：“花尚未开，因此空手而回。”杏花儿道：“我不信，可巧一朵儿没有吗？我要搜搜。”说罢，拉住佳蕙不放。佳蕙藏藏躲躲，道：“你这丫头，岂有此理！慢说没花儿，就是有花儿，也犯不上给你。难道你怕走大了脚，不会自己掐去么？拉拉扯扯什么意思？”说罢，将衣服一顿，扬长去了。杏花儿觉得不好意思，红涨了脸，发话道：“这有什么呢？明儿我们也掐去，单希罕你的咧！”说着话往地下一看，见有一个包儿，连忙捡起，恰正是芙蓉手帕，包着紫鱼儿，急忙拢在袖内，气忿忿回转姨娘房内而来。巧娘问道：“你往那里去来？又和谁怄了气了？因为什么噘着嘴？”杏花儿道：“可恶佳蕙，她掐了花来，我和她要一两朵，就不给，还摔打我。姨娘自想想，可气不可气！偏偏的她掉了一个包儿，我是再也不给他了！”巧娘听了，忙问道：“你捡了什么了？拿来我看。”杏花儿将包儿递将过来。不想巧娘一看，便生出许多的是非来了。

你道为何？只因金辉自从遭贬之后，将宦途看淡了，每日间以诗酒自娱。但凡有可以消遣处，不是十天，就是半月，乐而忘返。家中多亏了何氏夫人调度的井井有条。惟有巧娘水性杨花，终朝尽盼老爷回来。谁知金公是放浪形骸之外，又不在妇人身上用工夫的。她便急得犹如热锅蚂蚁一般，如何忍耐得住？未免有些饥不择食，悄地里就与幕宾先生刮拉上了。俗语说，色胆大来，难保机关不泄。一日，正与幕宾在花园厅上刚刚入港，恰值小姐与佳蕙上花园烧香，将好事冲散。偏这幕宾是个胆小的，惟恐事要发觉，第二十日收拾收拾竟自逃走了。巧娘失了心上之人，她不思己过，反把小姐与佳蕙恨入骨髓，每每要将她二人陷害，又是无隙可乘。如今见了手帕，又有紫金

鱼，正中心怀，便哄杏花儿道：“这个包儿既是捡的，你给我罢。我不白要你的，我给你做件衫子如何？”杏花儿道：“罢哟！姨娘前次叫我给先生送礼送信，来回跑了多少次，应许给我做衫子，到如今何尝做了呢？还提衫子呢，没的尽叫我们担个名儿罢了！”巧娘道：“往事休提。此次一定要与你做衫子的。并且两次合起来，我给你做件褂衫子如何？”杏花道：“果真那样，敢情是好。我这里先谢谢姨娘。”巧娘道：“不要谢。我还告诉你，此事也不可对别人说，只等老爷回来，你千万不要在跟前。我往后还要另眼看待于你。”杏花儿听了欢喜，满口应承。

一日，金公因与人会酒，回来过晚，何氏夫人业已安歇。老爷怜念夫人为家计操劳，不忍惊动，便来到巧娘屋内。巧娘迎接就座，殷勤献茶毕，他便双膝跪倒道：“贱妾有一事禀老爷得知。”金公道：“你有何事？只管说来。”巧娘道：“只因贱妾捡了一宗东西，事关重大。虽然老爷知道必须访查明白，切不可声张。”说着话，便把手帕拿出，双手呈上。金公接过来一看，见里面包着紫金鱼扇坠儿，又见手帕上字迹分明，写着《诗经》四句，笔迹却不相同，前二句写得轻巧妩媚，后二句写得雄健草率。金辉看毕，心中一动，便问：“此物从何处拾来？”巧娘道：“贱妾不敢说。”金辉道：“你只管说来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巧娘道：“老爷千万不要生气。只因贱妾给太太请安回来，路过小姐那里，拾得此物。”金辉听了，登时苍颜改变，无名火起，暗道：“好贱人！竟敢做出这样事来。这还了得！”即将手帕金鱼包好，拢在袖内。巧娘又加言道：“老爷，此事与门楣有关，千万不要声张，必须访查明白。据妾看来，小姐决无此事，或者是佳蕙那丫头也未可知。”老爷听了点了点头，一语不发，便上内书房安歇去了。不知后来金公如何办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

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

且说金辉听了巧娘的言语，明是开脱小姐，暗里却是葬送佳蕙。佳蕙既有污行，小姐焉能清白呢？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。哪知后来金公见了玉钗，便把佳蕙抛开，竟自追问小姐，生生的把个千金小姐弄成布裙荆钗，险些儿丧了性命。可见他的机谋狠毒。言虽如此，巧娘说“焉知不是佳蕙那丫头。”这句话，说得何尝不是呢？他却有个心思，以为要害小姐，必先剪除了佳蕙。佳蕙既除，然后再害小姐就容易了。偏偏的遇见个心急性拗的金辉，不容分说，又搭着个纯孝的小姐不敢强辩，因此这件事倒闹得朦混了。

且说金辉到了内书房安歇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到了次日，悄悄到了外书房一看，可巧施俊今日又会文去了。金公便在书房搜查，就在书箱内搜出一枝玉钗。仔细留神，正是给女儿的东西。这一气非同小可，转身来至正室，见了何氏，问道：“我曾给过牡丹一对玉钗，现在哪里？”何氏道：“既然给了女儿，必是女儿收着。”金辉道：“要来看。”何氏便叫丫环到小姐那里去取。去了多时，只见丫环拿了一枝玉钗回来，禀道：“奴婢方才到小姐那里取钗，小姐找了半天，在镜箱内找了一枝。问佳蕙时，佳蕙病得昏昏沉沉，也不知那一枝哪里去了。

小姐说，俟找着那一枝，即刻送来。”金辉听了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将丫环叱退，对夫人道：“你养的好女儿！岂有此理！”何氏道：“女儿丢了玉钗，容她慢慢找去。老爷何必生气？”金公冷笑道：“再要找时，除非把这一枝送在书房内便了！”何氏听了，诧异道：“老爷何出此言？”金公便将手帕、扇坠掷与何氏，道：“这都是你养的好女儿做的。”便在袖内把那一枝玉钗取出，道：“现有对证，还有何言支吾？”何氏见了此钗，问道：“此钗老爷从何得来？”金辉便将施生书箱内搜出的话说了，又道：“我看父女之情，给她三日限期，叫她寻个自尽，休来见我！”说罢，气忿忿的上外面书房去了。

何氏见此光景，又是着急，又是伤心，忙忙来到小姐卧室。见了牡丹，放声大哭。牡丹不知其详，问道：“母亲，这是为何？”夫人哭哭啼啼，将始末原由述了一遍。牡丹听毕，只吓得粉面焦黄，娇音软颤，也就哭将起来。哭了多时，道：“此事从何说起！女儿一概不知。”叫乳母梁氏追问佳蕙去。谁知佳蕙自那日遗失手帕、扇坠，心中一急，登时病了，就在那日告假，躺在自己屋内休养。此时正在昏愤之际，如何答应上来。梁氏无奈，回转绣房道：“问了佳蕙，他也不知。”何氏夫人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！”复又痛哭起来。牡丹强止泪痕，说道：“爹爹既然吩咐孩儿自尽，孩儿也不敢违拗。只是母亲养了孩儿一场，未能答报，孩儿虽死也不瞑目。”夫人听至此，上前抱住牡丹道：“我的儿啦！你既要死，莫若为娘的也同你死了罢。”牡丹哭道：“母亲休要顾惜女儿。现在我兄弟方交七岁，母亲若死了，叫兄弟依靠何人？岂不绝了金门香烟么？”说罢，也抱住夫人痛哭不止。

旁边，乳母梁氏猛然想起一计，将母女劝住，道：“老奴倒有一事回禀。我家小姐自幼稳重，闺门不出，老奴敢保断无

此事。未免是佳蕙那丫头干的，也未可知。偏偏她又病得人事不知。若是等他好了再问，惟恐老爷性急，是再不能等的。若依着老爷逼勒小姐，又恐日后事明，后悔也就迟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依你怎么样呢？”梁氏道：“莫若叫我男人悄悄雇上船一只，两口子同着小姐，带佳蕙，投到唐县舅老爷那里，暂住几时。俟佳蕙好了，求舅太太将此事访查，以明事之真假。一来暂避老爷的盛怒，二来也免得小姐倾生。只是太太担些干系，遇便再求老爷便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跟前我再慢慢说明。只是你等一路上叫我好不放心。”梁氏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无可如何，听命由天罢了。”牡丹道：“乳娘此计虽妙，但只一件，我自幼从未离了母亲，一来抛头露面，我甚不惯；二来违背父命，我心不安，还是死了干净。”何氏夫人道：“儿呀，此计乃乳母从权之道。你果真死了，此事岂不是越发真了么？”牡丹哭道：“只是孩儿舍不得母亲，奈何？”乳娘道：“此不过燃眉之意。日久事明，依然团聚，有何不可？小姐如若怕出头露面，我更有一计在此。就将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，一路上说小姐卧病往舅老爷那里就医养病。小姐却扮作丫环模样，谁又晓得呢？”何氏夫人听了，道：“如此很好，你们就急急地办理去罢。我且安置安置老爷去。”牡丹此时心绪如麻，纵有千言万语，一字却也道不出来，止于说道：“孩儿去了。母亲保重要紧。”说罢大哭不止。夫人痛彻心怀，无奈何，狠着心去了。

这里，梁氏将他男子汉找来，名叫吴能。既称男子汉，可又叫吴能，这明说是无能的男子汉。他但凡有点能为，如何会叫老婆做了奶子呢？可惜此事交给他，这才把事办坏了。他不及他哥吴燕能有本事，打得很好的刀。到了河边，不论好歹，雇了船只，然后又雇了小轿三乘，来至花园后门。奶娘梁氏带领小姐与佳蕙，乘轿至河边上船。一篙撑开，飘然而去。

且说金辉气忿忿离了上房，来到了书房内。此时，施生已回，见了金公，上前施礼。金辉洋洋不睬。施俊暗道：“他如何这等慢待与我？哦，是了。想是嗔我在这里扰他了。可见人情险恶，世道浇薄。我又非倚靠他的门楣觅生活，如何受他的厌气？”想罢，便道：“告禀大人得知，小生离家日久，惟恐父母悬望，我要回去了。”金辉道：“很好。你早就该回去！”施俊听了这样口气，登时羞得满面红涨，立刻唤锦笺备马。锦笺问道：“相公往哪里去？”施俊道：“扯臊，自有去处，你备马就是了。谁许你问？狗才！你仔细，休要讨打！”锦笺见相公动怒，一声儿也不敢言语，急忙备了马来。施生立起身来，将手一拱，也不拜揖，说声“请了”。金辉暗道：“这畜生如此无礼，真正可恶！”又听施生发话道：“可恶呀，可恶！真正岂有此理！”金辉明明听见，索性不理他了，以为他年少无状。又想起施老爷来，他如何会生出这样子弟，未免叹息了一番。然后将书籍看了看，依然照旧。又将书籍打开看了看，除了诗文之外，止有一把扇儿是施生落下的，别无他物。可惜施生忙中有错，来时原是孤然一身，所有书籍典章全是借用这里的。他只顾生气，却忘了扇儿放在书籍之内。彼时若是想起，由扇子追问扇坠，锦笺如何隐瞒？何况当着金辉再加以质证，大约此冤立刻即明。偏偏的施生忘了此扇，竟遗落在书籍之内。扇儿虽小，事关重大。凡事当隐当现，自有一定之理。若是此时就明白此事，如何又生出下文多少的事来呢？

且说金辉见施俊赌气走了，便回至内室。见何氏夫人哭了个泪人一般，甚是凄惨。金辉一语不发，坐在椅上叹气。忽见何氏夫人双膝跪倒，口口声声：“妾身在老爷跟前请罪。”老爷连忙问道：“端的为何？”夫人将女儿上唐县情由述了一遍，又道：“老爷只当女儿已死，看妾身薄面，不必深究了。”说

罢，哭瘫在地。金辉先前听了急得跺脚，惟恐丑声播扬。后来见夫人匍匐不起，究竟是老夫老妻，情分上过意不去，只得将夫人搀起来道：“你也不必哭了。事已如此，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。”

金辉这里不究，哪知小姐那里生出事来。只因吴能忙着雇船，也不留神，却雇了一只贼船。船家弟兄二人，乃是翁大、翁二，还有一个帮手王三。他等见仆妇男女二人带领着两个俊俏女子，而且又有细软包袱，便起了不良之意，暗暗打号儿。走不多时，翁大忽然说道：“不好了，风暴来了。”急急将船撑到幽僻之处。先对奶公道：“咱们需要祭赛祭赛方好。”吴能道：“这里那讨香蜡纸马去？”翁二道：“无妨，我们船上皆有，保管预备的齐整，只要客官出钱就是了。”吴能道：“但不知用多少钱？”翁二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只要一千二百钱足以够了。”吴能道：“因什么要许多钱？”翁二道：“鸡、鱼、羊头三牲，再加香蜡纸镞，这还多吗？敬神佛的事儿，不要打算盘。”吴能无奈，给了一千二百钱。不多时，翁大请上香。奶公出船一看，见船头上面放的三个盘子，中间是个少皮无毛的羊脑袋，左边是只折脖缺膀的鸡架子，右边是一尾飞鳞凹目的鲤鱼干。再搭上四露五落的一挂元宝，还配着滴溜搭拉的几片干张。更可笑的是少颜无色三张黄钱；最可怜的七长八短的一束高香。还有那一高一矮的一对瓦灯台上，插着不红不白的两个蜡头儿。吴能一见，不由地气往上撞，道：“这就是一千二百钱办的么？”翁二道：“诸事齐备，额外还得酒钱三百。”吴能听了，发急道：“你们不是要讹吓！”翁大道：“你这人祭赛不虔，神灵见怪，理应赴水，以保平安。”说罢，将吴能一推，“噗咚”一声落下水去。乳母船内听着不是话头，刚要出来，正见他男子汉被翁大推下水去，心中一急，连嚷道：“救

人呀，救人！”王三奔过来就是一拳。乳母站立不稳，摔倒船内，又嚷道：“救人呀，救人呀！”牡丹此时在船内，知道不好，极力将竹窗撞下，随身跳入水中去了。翁大赶进舱来，见那女子跳入水内，一手将佳蕙拉住，道：“美人不要害怕，俺和你有话商量。”佳蕙此时要死不能死，要脱不能脱，只急得通身是汗，觉得心内一阵清凉，病倒好了多一半。外面，翁二和王三每人一枝篙，将船撑开。佳蕙在船内被翁大拉着，急得他高声叫喊：“救人呀，救人！”

忽见那边飞也似来了一只快船，上面站着许多人，道：“这船上害人呢，快上船进舱搜来。”翁二、王三见不是势头，将篙往水内一拄，“飕”地一声跳下水去。翁大在舱内，见有人上船，说进舱搜来，他惟恐被人捉住，便从窗户蹿出，赴水逃生去了。可恨他三人贪财好色，枉用心机，白白地害了奶公并小姐落水，也只得赤手空拳，赴水而去。

且言众人上船，其中有个年老之人道：“你等莫忙，大约贼人赴水脱逃。且看船内是什么人。”说罢，进舱看时，谁知梁氏藏在床下，此时听见有人，方才从床下爬出。见有人进来，她便急中生智道：“众位救我主仆一命。可怜我的男人被贼人陷害，推在水内淹死。丫环着急，蹿出船窗投水，也死了。小姐又是疾病在身，难以动转。望乞众位见怜。”说罢，泪流满面。这人听了，连说道：“不要啼哭，待我回那老爷去。”转身去了。梁氏悄悄告诉佳蕙，就此假充小姐，不可露了马脚。佳蕙点头会意。

那人去不多时，只见来了仆妇丫环四五个，搀扶假小姐，叫梁氏提了包裹，纷纷乱乱，一阵将祭赛的礼物踏了个稀烂，来到官船之上。只见有一位老爷坐在大圈椅上面，问道：“那女子家住哪里？姓什么？慢慢地讲来。”假小姐向前万福，道：

“奴家金牡丹，乃金辉之女。”那老爷问道：“那个金辉？”假小姐道：“就是做过兵部尚书的。只因家父连参过襄阳王二次，圣上震怒，将我父亲休致在家。”只见那老爷立起身来，笑吟吟地道：“原来是侄女到了。幸哉，幸哉。何如此之巧耶！”假小姐连忙问道：“不知老大人为谁？因何以侄女呼之？请道其详。”那老爷笑道：“老夫乃邵邦杰，与令尊有金兰之谊。因奉旨改调长沙太守，故此急急带了家眷前去赴任。今日恰好在此停泊，不想救了侄女，真是天缘凑巧。”假小姐听了，复又拜倒，口称“叔父”。邵老爷命丫环搀起，设座坐了。方问道：“侄女为何乘舟，意欲何往？”不知假小姐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

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

且说假小姐闻听邵公此问，便回答道：“侄女身体多病，奉父母之命，前往唐县就医养病。”邵老爷道：“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。你一个闺中弱质，如何就叫奶公、奶母带领去赴唐县呢？”假小姐连忙答道：“平素时常往来。不想此次船家不良，也是侄女命运不济。”邵老爷道：“理宜将侄女送回，奈因钦限紧急，难以迟缓。与其上唐县，何不随老夫到长沙，现有老荆同你几个姊妹，颇不寂寞。俟你病体好时，我再写信与你令尊。不知侄女意下何如？”假小姐道：“既承叔父怜爱，侄女敢不从命？但不知婶母在于何处，待侄女拜见。”邵老爷满心欢喜，连忙叫仆妇丫环，搀着小姐送至夫人船上。原来邵老爷有三个小姐，见了假小姐无不欢喜。从此佳蕙就在邵老爷处将养身体。他原没有什么大病，不多几日也就好了。夫人也曾背地里问过他有了婆家没有，他便答道：“自幼与施生结亲。”夫人也悄悄告诉了老爷。

自那日开船，行至梅花湾的双岔口，此处却是两条路：一股往东南，却是上长沙；一股往东北，却是绿鸭滩。且说绿鸭滩内有渔户十三家，内中有一人，年纪四旬开外，姓张名立，是个极其本分的，有个老伴儿李氏。老两口儿无儿无女，每日

捕鱼为生。这日，张老儿夜间撒下网去，往上一拉，觉得沉重，以为得了大鱼，连唤：“妈妈快来，快来！”李氏听了，出来问道：“大哥唤我做什么？”这老两口子素来就是这等称呼：男人管着女人叫妈妈，女人管着男人叫大哥。当初不知是怎么论的，如今惯了，习以为常。张立道：“妈妈帮我一帮，这个行货子可不小。”李氏上前帮着拖上船来，将网打开看时，却是一个女尸，还有竹窗一扇托定。张立连连啐道：“晦气，晦气！快些掷下水去。”李氏忙拦道：“大哥不要性急，待我摸摸还有气息没有。岂不闻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吗？”果然摸了摸，胸前轻微跳动，说道：“还有气息，快些控水。”李氏又舒掌揉胸。不多时清水流出不少，方才渐渐苏醒，哼哼出来。婆子又扶他坐起，略定定神，方慢慢呼唤，细细柯明来历。

原来此女就是牡丹小姐。自落水之后，亏了竹窗托定，顺水而下，不计里数，漂流至此。自己心内明白，不肯说出真情。答言是唐县宰的丫环，因要接金小姐去，手扶竹窗，贪看水面，不想竹窗掉落，自己随窗落水，不知不觉漂流至此。“请问妈妈贵姓？”李氏一一告诉明白，又悄悄和张立商量道：“你我半生无儿无女，我今看见此女生的十分俏丽，言语聪明，咱们何不将他认为女儿，将来岂不有靠么？”张立道：“但凭妈妈区处。”李氏便对牡丹说了。牡丹自叹命运乖蹇，情愿做田妇村姑，连声应允。李氏见牡丹应了，欢喜非常。登时疼女儿的心盛，也不顾捕鱼，急急催大哥快快回庄，好与女儿换衣服。

张立撑开船，来至庄内。李氏搀着牡丹进了茅屋，找了一身干净衣服，叫小姐换了。本是珠围翠绕，如今改了荆钗布裙。李氏又寻找茶叶，烧了开水，将茶叶放在锅内，然后用瓢和弄个不了，方拿过碗来，擦抹净了，吹开沫子，舀了半碗，擦了碗边，递与牡丹道：“我儿喝点热水，暖暖寒气。”牡丹见她殷

勤，不忍违却，连忙接过来，喝了几口。又见她将茶淘出，从新刷了锅，舀上一瓢水，找出小米面，做了一碗热腾腾的白水小米面的咯哒汤，端到小姐面前，放下一双黄油四楞竹箸，一个白沙碟儿腌萝卜条儿。牡丹过意不去，端起碗来喝了点儿，尝着有些甜津津的，倒没有别的味儿，于是就喝了半碗。咬了一点萝卜条儿，觉着扎口的咸，连忙放下了。她因喝了半碗热汤，登时将寒气散出，满面香汗如沉。婆子在旁看见，连忙掀起衣襟轻轻给牡丹拂试，更露出本来面目，鲜妍非常。婆了越瞧越爱，越爱越瞧，如获至宝一般。又见张立进来问道：“闺女这时好些了？”牡丹道：“请爹爹放心。”张立听小姐的声音改换，不象先前微弱，而且活了不足五十岁，从来没听见有人叫他“爹爹”二字，如今听了这一声，仿佛成仙了道，醍醐灌顶，从心窝里发出一股至性达天的乐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妈妈，好一个闺女呀！”李氏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说罢，二人大笑不止。

此时天已发晓。李氏便和张立商议，说：“女儿在县宰处，必是珍馐美味惯了，千万不要委屈了他。你卖鱼回来时，千万买些好吃食回来。”张立道：“既如此，我秤些肥肉，再带些豆腐白菜，你道好不好？”李氏道：“很好，就是如此。”乡下人不懂得珍馐，就知肥肉是好东西，若动了豆腐白菜，便是开斋，这都是轻易不动的东西。其实又费几何？他却另有个算盘。他道有了好菜，必要多吃；既多吃，不但费菜，连饭也是费的。仔细算来，还是不吃好菜的好。如今，他夫妻乍得了女儿，一来怕女儿受屈，二来又怕女儿笑话，瞧不起，因又发着狠儿，才买肉买菜，调着样儿收拾出来。牡丹不过星星点点的吃些就完了。

一来二去，人人纳罕儿，说张老者老两口儿想开了，无儿

无女，天天弄嘴吃。就有搭讪过来闻闻香味的意思，遇巧就要尝尝。谁知到了屋内一看，见床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、犹如月殿嫦娥、瑶池仙女似的一位姑娘。这一惊不小，各各追问起来，方知老夫妻得了义女，谁不欢喜，谁敢怠慢，登时传扬开了。十二家渔户俱各要前来贺喜。其中有一人姓史名云，会些武艺，且胆量过人，是个见义勇为男子；因此这些渔人们皆器重他，凡遇大小事儿，或是他出头，或是与他相商。他若定了主意，这些渔户们没有不依的。如今要与张老儿贺喜，这十一家，三一群，五一伙，陆陆续续俱各找了他去，告诉他张老儿得女儿的情由。

史云听了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张大哥为人诚实，忠厚有余，如今得了女儿，将来必有好报。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诚所感。列位到此何事？”众人道：“因要与他贺喜，故此我等特来计较计较。”史云道：“很好，咱们庄中有了喜事，理应作贺。但只一件，你我俱是贫苦之人，家无隔宿之粮，谁是充足的呢？大家这一去，人也不少，岂不叫张大哥为难么？既要与他贺喜，总要大家真乐方好。依我倒有个主意。咱们原是鱼行生理，乃是本地风光。大家以三日为期，全要辛苦辛苦，奋勇捕了鱼来，俱各交在我这里出脱。该留下咱们吃的留下吃，该卖的卖了钱，买调和沽酒，全有我呢。”又对一人道：“老弟，你这两天要常来。你到底认得几个字，也拿得起笔来，有可以写的，需要帮着我记记方好。”原来这人姓李，满口应承道：“我天天早来就是了。”史云道：“更有一宗要紧的。是日大家去时，务必连桌凳俱要携了去方好，不然张大哥那里如何有这些凳子桌子家伙呢？咱们到了那里，大家动手，索性不用张大哥张罗，叫他夫妻安安稳稳乐一天。只算大家凑在一处，热热闹闹地吃喝一天就完了。别的送礼送物，皆是虚文，一概不用。众位以

为何如？”众人听罢，俱各欢喜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就是这样罢。但只一件，其中有人口多的，有少的，这怎么样呢？”史云道：“全有我呢，包管平允，谁也不能吃亏，谁也不能占便宜。其实乡里乡亲，何在乎这上头呢？然而办事必得要公。大家就辛苦辛苦罢。我到张大哥那里，给他送信去。”

众人散了，史云便到了张立的家中，将此事说明。又见了牡丹，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快乐非常。张立便要张罗起事来。史云道：“大哥不用操心，我已俱各办妥。老兄就张罗下烧柴就是了，别的一概不用。”张立道：“我的贤弟，这个事不容易，如何张罗下烧柴就是了呢？”史云道：“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，样样俱全，就短柴火，别的全有了。我是再不撒谎的。”张立仍是半疑半信的，只得深深谢了。史云执手回家去了。

众渔人果然齐心努力，办事容易得很。真是争强赌胜，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鱼去的，也有带了老婆孩儿去的，也有带了弟男子侄去的。刚到了第二十天，交至史云处的鱼虾真就不少。史云裁夺着，各家平匀了，估量着够用的，便告诉 he 等道：“某人某人交得多，明日不必交了；某人某人交得少，明日再找补些来。”他立刻找着行头，公平交易，换了钱钞，沽酒买菜，全送至张立家中。张立见了这些东西，又是欢喜，又是着急。欢喜的是，得了女儿，如此风光体面；着急的是，这些东西可怎么措置呢？史云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只问你烧柴预备下了没有？”张立道：“预备下了。你看靠着篱笆那两垛可够了么？”史云瞧了瞧，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还用不了呢。烧柴既有，老兄你就不必管了。今夜五鼓，咱们乡亲都来这里，全是自己动手。你不用张罗，静等着喝喜酒罢。”张立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全仗贤弟分心。劣兄如何当得起！”史云笑道：“有甚要紧，一来给老兄贺喜，二来大家凑个热闹，畅快畅快，也

算是咱们渔家乐了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有许多人，扛着桌凳的，挑着家伙的，背着大锅的，又有倒换挑着调合的，还有和伙挑着菜蔬的，纷纷攘攘送来。老儿接迎不暇，登时丫丫叉叉的一院子。也就是绿鸭滩，若到别处，似这样行人情的也就少少儿的。全是史云张罗帮忙，却好李弟老的也来了，将东西点明记帐，一一收下。张老儿惟恐错了，还要自己记了暗记儿。来一个，史云嘱咐一个道：“乡亲明日早到，不要退了，千万千万。”至黄昏时俱收齐了，史云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。

次日四鼓时，史云与李弟老的就来了。果是五鼓时众乡亲俱各来到。张老儿迎着道谢。史云便分开脚色，谁挖灶烧火，谁做菜蔬，谁调座位，谁抱柴挑水，俱不用张立操一点心。乐得个老头儿出来进去，这里瞧瞧，那里看看，犹如跳圈猴儿一般。一会儿又进屋内问妈妈道：“闺女吃了什么没有？”李氏道：“大哥不用你张罗，我与女儿自会调停。”张立猛见李氏，笑道：“嗟呀，妈妈今日也高了兴了，竟自洗了脸，梳了头了。”李氏笑道：“什么话呢！众乡亲贺喜，我若黑摸乌嘴的，如何见人呢？你看我这头，还是女儿给我梳的呢。”张立道：“显见得你有了女儿，就支使我那孩子梳头。再过几时，你吃饭还得女儿喂你呢！”李氏听了，啐道：“呸！没的瞎说白道的了。”张立笑吟吟地出去了。

不多时，天已大亮，陆陆续续田妇村姑俱各来了。李氏连忙迎出，彼此拂袖道喜，道谢，又见了牡丹，一个个咂嘴吐舌，无不惊讶。牡丹到了此时，也只好随乡入乡，接待应酬；略为施展，便哄得这些人挤眉弄眼，拱肩缩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真是丑态百出。

到了饭得之时，座儿业已调好：屋内是女眷，所有桌凳俱

是齐全的，就是家伙也是挑秀气的；外面院子内是男客，也有高桌，也有矮座，大盘小碗，一概不拘。这全是史云的调停，真真也难为他。大家不论亲疏，以齿为序，我拿凳子，你拿家伙，彼此嘻嘻哈哈，团团围住，真是爽快。霎时杯盘狼藉，虽非佳肴美味，却是鲜鱼活虾，荤素俱有，左添右换，以多为盛。大家先前慢饮，后来有些酒意，便呼么喝六豁起拳来。张立叫了个“七巧”，史云叫了个“全来”。忽听外面接声道：“可巧俺也来了，可不是全来吗。”史云便仰面往外侧听，张立道：“听他则甚？咱们且豁拳。”史云道：“老兄且慢，你我十三家俱各在此，外面谁敢答言？待我出去看来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启柴扉一看，见是个年幼之人，背着包裹，正在那里张望。史云“咄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后生窥探怎的？方才答言的，敢则是你么？”年幼的道：“不敢，就是在下。因见你们饮酒热闹，不觉口内流涎，俺也要沽饮几杯。”史云道：“此处又非酒肆饭铺，为何说‘沽饮’二字？你妄自答言，俺也不计较于你。快些去罢。”说毕刚要转身，只见少年人一伸手将史云拉住，道：“你说不是酒肆，为何有这些人聚饮？敢是你欺负我外乡人么？”史云听了，登时喝道：“你这小厮好生无礼！俺饶放你去，你反拉我不放。说欺负你，俺就欺负你，待怎么？”说着扬手就是一掌打来。年幼之人微微一笑，将掌接住，往怀里一拉，又往外一搯，只听“咕咚”，史云仰面栽倒在地，心中暗道：“好大力量！倒要留神。”急忙起来，复又动手。只见张立出来，劝道：“不要如此，有话慢说。”问了原由，便对年幼的道：“老弟，休要错会了意，这真不是酒肆饭铺。这些乡亲俱是给老汉贺喜来的。老弟如要吃酒，何妨请进，待老汉奉敬三杯。”年幼的听见了酒，便喜笑颜开道：“请问老丈贵姓。”张立答了姓名。他又问史云，史云答道：“俺史云，你待怎么？”

年幼的道：“史大哥，恕小弟莽撞，休要见怪！”说罢，一揖到地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

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

且说史云见年幼之人如此，闹得倒不好意思了，连忙问道：“足下贵姓？”年幼的道：“小弟艾虎。只因要上卧虎沟，从此经过，见众位在此饮酒作乐，不觉口渴。既蒙赐酒，感领厚情。请了。”说罢，迈步就进了柴门。

你道艾虎如何来到此处？只因他与施俊结拜之后，每日行程五里也是一天，十里也算一站。若遇见好酒，不定住三天五天，喝醉了就睡，睡醒了又喝。左右是蒋平不心疼的银子，由着他的性儿花罢了。当下众渔户见张立、史云同了个年幼之人进来，大家都不认得，止于一拱手而已。

史云便将艾虎让在自己一处。张立拿起壶来满满斟了一杯递与艾虎。艾虎也不谦让，连忙接过来一饮而尽。史云接过来也斟了一杯，艾虎也就喝了。他又复与二人各斟一杯，自己也陪了一杯。然后慢慢问道：“方才老丈说府上贺喜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史云代为说明。艾虎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理当贺的。”说罢，向兜肚内掏出两锭银子，递与张立道：“些须薄礼，望乞收纳。”张立如何肯接。艾虎强扭强捏的揣在他怀内。

张立无奈，谢了又谢，转身来到屋内，叫声：“妈妈，这

是方才一位小客官给女儿的贺礼，好好收了。”李氏接来一看，见是两锭五两的镲子，不由吃惊道：“嗟哟，如何有这样的重礼呢？”正说间，牡丹过来，问道：“母亲，什么事？”张立便将客官送贺礼的事说了。牡丹道：“此人可是爹爹素来认得的么？”张立道：“并不认得。”牡丹道：“既不认得，萍水相逢，就受他如此厚礼，此人就令人难测。焉知他不是恶人暴客呢？据孩儿想来，还是不受他的为是。”李氏道：“女儿说的是。大哥趁早儿还他去。”张立道：“真是闺女想的周到。我就还他去。”仍将银子接过，出外面去了。

此时，那些田妇村姑已皆看得呆了，一个个黑漆漆的眼珠儿，瞅着那白花花的银子，觉得心里扑腾扑腾乱跳，脸上唛唛地冒火，暗想道：“这张老夫妻何等造化，又得女儿，又发财，谁能赶的上他呢？”后见牡丹说了几句，他老两口子连连称是，竟把那么大的两锭银子，滴溜圆的好东西，又还回人家去了，都说可惜了儿的。也有说找上门来送礼，竟会不收；也有说张老夫妻乍得女儿，太由性了。大家纷纷议论不休。

张立当下拿回银子，见了艾虎说道：“方才老汉与我老伴并女儿一同言明。他母女说客官远道而来，我等理宜尽地主之情，酒食是现成的，如何敢受如此厚礼。仍将原银奉还，客官休要见怪。”艾虎道：“这有甚要紧。难道今日此举，老丈就不耗费资财么？权当做薪水之资就是了。”张立道：“好叫客官得知，今日此举，全是破费众乡亲的。不信只管问我们史乡亲。”史云在旁答道：“此话千真万真，决不欺哄。”艾虎道：“俺的银子已经拿出，如何又收回呢？也罢，俺就烦史大哥拿此银两，明日照旧预备。今日是俺扰了众乡亲，明日是俺作东，回请众位乡亲。如若少了一位，俺是不依史大哥的。”

史云见此光景，连忙说道：“我看艾客官是个豪爽痛快人，

莫若张大哥从实收了罢，省得叫客官为难。”张立只得又谢了。

史云便陪着艾虎左一碗，右一碗，把个史云也喝得愣了，暗道：“这样小小年纪，却有如此大量。”就是别人，也往这边瞅着。喝来喝去，小侠渐渐醉了，前仰后合，身体乱晃，就靠着桌子垂眉闭眼。史云知他酒深，也不惊动他。不多时，只听呼声震耳，已入梦乡。艾虎既是如此，众渔人也就醺醺。独有张立、史云喝得不多。张立是素来不能多饮的。史云酒量却豪，只因与张老儿张罗办事，也就不肯多喝了。张立仍是按座张罗。

忽听外面有人唤道：“张老儿在家么？”张立忙出来一看，不由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二位请了。到此何事？”二人道：“怎么你倒问我们？今日是谁的班儿了？”

你道此二人是谁？原来是黑狼山的喽罗。自从蓝骁占据了此山，知道绿鸭滩有十三家渔户，定了规矩，每日着一人值日，所有山上用的鱼虾，皆出在值日的身上。这日正是张立值日，他只顾贺喜，就把此事忘了。今日喽罗来了，方才想起，连忙告罪道：“是老汉一时忽略，望乞二位在头领跟前方便方便。明日我多备鱼虾，补还上就是了。”二喽罗道：“你这话竟是胡说！明日补还，今日大王先空一顿吗？我们全不管，你今日只好跟了我们去见头领。有什么说的，你自己去说罢。”此时，史云已然出来，连忙插言道：“二位不要如此。委是张伙计今日有事，务求包容包容。”就把他得女儿贺喜的话说了一遍。

二喽罗听了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瞧瞧你这闺女。回去见了头领也好回话。”说罢，不容张立依不依，硬往里走。到了屋内，见了牡丹，暗暗喝彩。转身出来，一眼瞧见了艾虎在那里端坐不动。原来众人见喽罗进来，知有事故，胆大的站起来在一旁听着，胆小的怕有连累也就溜了，独有艾虎坐在那里。

这喽罗如何知道他是沉醉酣睡呢，大声嗔喝道：“他是什么人？竟敢见了我不为礼，这等可恶！快快与我绑了，解上山去。”张立忙上前分解道：“他不是本庄之人，而且沉醉了，求爷们宽恕。”史云在旁也帮着说话，二喽罗方气忿忿的去了。

众人见喽罗去了，嘈嘈杂杂，议论不休。史云便和张立商议，莫若将这客官唤醒，叫他早些去罢，省得连累了他。张立听了，急急将艾虎唤醒，说明原由。艾虎不听则可，听了时一声怪叫，道：“哎哟哟，好山贼野寇！俺艾虎正要寻他，他反来捋虎须。待他来，有俺自对付他！”张立着急，只好苦劝。

忽听得人喊马嘶，早有渔户跑得张口结舌，道：“不……不好了，葛头领带领人马入庄了。”张立听了，只吓得浑身乱抖。艾虎道：“老丈不要害怕，有俺在此。”说罢，将包袱递与张立，回头叫道：“史大哥，随俺来。”刚出了柴扉，只见有三二十名喽罗簇拥着一个贼头骑在马上，声声叫道：“张老儿，闻得你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正好与俺匹配。俺如今特来求亲。”艾虎听了，一声咋叱道：“你这厮叫什么？快些说来！”马上的道：“谁不晓得俺葛瑶明，绰号蛤蜊蚌子吗？你何人，竟敢前来多事？”艾虎道：“我只当是蓝骁那厮，原来是个无名的小辈。俺艾虎爷爷在此，你敢怎么？”葛瑶明听了，喝道：“好小厮，满口胡说！”吩咐喽罗将他绑了。唿喇上来了四五个。艾虎不忙不慌，两只膀臂往左右一分，先打倒了两个，一转身，抬腿又踢倒了一个。众喽罗见小爷猛勇，又上来了十数个，心想以多为胜。哪知小侠指东打西，蹿南跃北，犹如虎荡羊群，不大的工夫打了个落花流水。

史云在旁见小爷英勇非常，不由喝彩，自己早托定五股鱼叉，猛然喊了一声，一个箭步竟奔葛瑶明而来。原来这些喽罗以为渔户好欺负，并未防备，皆是赤手而来。独葛瑶明腰间系

着一把顺刀，见众喽罗不是艾虎对手，刚然拔刀要上前相助，史云鱼叉已到，连忙用刀一迎。史云把叉往回里一抽，谁知叉上有倒须钩儿，早把顺刀拢住。史云力猛，葛瑶明在马上一晃，手不吃劲，当唧唧顺刀落地，说声“不好！”将马一带，哧溜的往庄外就跑。众喽罗见头领已跑，大家也抱头鼠窜而去。

艾虎打得高兴，哪里肯放。上前将葛瑶明的刀捡起就追。史云也便大喊“赶呀”，手内托定五股鱼叉，也追下去了。艾虎追出庄外，见贼人前面乱跑，他便撒腿紧紧追赶。俗云“归师勿掩，穷寇莫追”。如今小侠真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，又仗着自己的本领，哪把这一群山贼放在眼里。又搭着史云也是一勇之夫，随后紧赶。看看来至山环之内，只见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，两边跑出多少喽罗，将艾虎按住，捆绑起来。史云见了，说声“不好！”急转身往回里就跑，给庄中送信去了。

你道艾虎如何栽倒？只因葛贼骑马跑的快，先进了山环，便有把守的喽兵，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绊脚绳。小侠哪里理会，他是跑开了，冷不防，焉有不栽倒之理呢？众喽罗拿了艾虎，葛瑶明业已看见，忙将喽兵分为两路，着十五人押着艾虎，同着自己上山。十五人回转庄中，到张老儿家抢亲。葛贼洋洋得意，将马驮了艾虎，忙忙的入山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一只野鸡打空中落下。葛瑶明上前捡起一看，见鸡胸流血，知是有人打的。复往前面一看，早见有人嚷道：“快些将山鸡放下，那是我们打的。”葛贼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个极丑的女子，约有十五六岁。葛瑶明道：“这鸡是你的么？”丑女子道：“是我的。”葛贼道：“你休要哄我。既是你的，你手无寸铁，如何会打下野鸡来？”丑女子道：“原是我姐姐打的。不信你看那树下站的不是。”葛贼转脸一看，见一女子生得美貌非常，果然手握弹弓，在那里站立。葛贼暗暗欢

喜，道：“我老葛真是红鸾星照命！张老儿那里有了一个，如今又遇见一个。这才是双喜临门呢！”想罢，对丑女子道：“你说你姐姐打的，我不信。叫你姐姐跟了我去，我们山后头有野鸡，叫她打一只我看看。”说罢，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那边女子。女子大怒，道：“你若不还，只怕你姑娘不容你过去。”说毕，拉开架势，就便动手。只听葛瑶明“哎哟”一声，仰面栽倒在地，挣扎着爬起来，早见两眉攒中流下血来。丑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铁丸打的，不容他站稳，飏地一声，飞起二七的金莲，照后心当地就是一脚。葛瑶明倒听教训，噗哧地一声，嘴吃屎又躺下了。众喽罗一拥齐上。丑女子微微冷笑，抬了抬手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；动了动脚，一个个呲牙咧嘴。此时，葛贼知道女子厉害，不敢抵敌，爬起来就跑。众人见头领跑了，谁还敢怠慢，也就唧溜咕噜地一齐跑了。丑女子正在赶打喽卒，忽听有人高声喝彩叫好。不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

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

且说丑女子将众喽卒打散，单单剩下了捆绑的艾虎在马上驮着，又高阔，又得瞧。见那丑女子打这些人犹如捕蝶捉蜂，轻巧至甚，看到痛快处，不由地高声叫好喝彩，扯开嗓子哈哈大笑道：“打得好！打得妙！”正在快乐，忽听丑女子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艾虎方住笑，说道：“俺叫艾虎，是被他们暗算拿住的。”丑女子道：“有个黑妖狐与北侠，你可认得么？”艾虎道：“智化是我师父，欧阳春是我义父。”丑女子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艾虎哥哥到了。”连忙上前，解了绳缚。艾虎下马深深一揖，道：“请问姐姐贵姓？”丑女子道：“我名秋葵。沙龙是我义父。”艾虎道：“方才用弹弓打贼人的，那是何人？”秋葵道：“那就是我姐姐凤仙，乃我义父的亲女儿。”说话间，便招手道：“姐姐，这里来。”凤仙在树下见秋葵给艾虎解缚，心甚不乐，暗暗怪道：“妹子好不晓事，一个女儿家不当近于男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后来见秋葵招手，方慢慢过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秋葵道：“艾虎哥哥到了。”凤仙听了艾虎二字，不由地将艾虎看了一眼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向前万福。艾虎还了一揖。

忽听半山中一声咤叱道：“好两个无耻的丫头，如何擅敢

与男子见礼？”凤仙、秋葵抬头一看，见山腰里有三人，正是铁面金刚沙龙，与两个义弟，一名孟杰，一名焦赤。秋葵便高声唤道：“爹爹与二位叔父这里来。艾虎哥哥在此。”右边的焦赤听了道：“噯呀，艾虎侄儿到了！大哥快快下山呀。”说着话，他就“突、突、突、突”跑下山来，嚷道：“哪个是艾虎侄儿？想煞俺也！”

你道焦赤为何说此言语？只因北侠与智公子、丁二官人到了卧虎沟，叙话说至盗冠拿马朝贤一节，其中多亏了艾虎，如何少年英勇，如何胆量过人，如何开封首告，亲身试铡，五堂会审，救了忠臣义士，从此得了个小侠之名。说得个孟杰、焦赤一边听着，一边乐了个手舞足蹈。惟有焦赤性急，恨不得立刻要见艾虎。自那日起，心里时刻在念。如今所说到了，他如何等得，立时要会，先跑下山来，乱喊乱唤，说：“想煞俺也。”艾虎听了，也觉纳闷，道：“此人是谁呢？我从来未见过他，想我做什么？”及至来到切近，焦赤扔了钢叉，双手抱住艾虎，右瞧左看，左观右瞧。艾虎不知为何，挺着身躯纹丝儿不动。只听焦赤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呀，果然不错！这亲事做定了。”说着话，沙龙、孟杰俱各到了。焦赤便嚷道：“大哥，你看看相貌，好个人品！不要错了主意。这门亲事做定了。”沙龙忙拦道：“贤弟太莽撞了。此事也是乱嚷的么？”

原来北侠与智公子听见沙员外有个女儿名叫凤仙，一身的武艺，更有绝技，是金背弹弓，打出铁丸百发百中。因此一个为义儿，一个为徒弟，转托丁二爷在沙员外跟前求亲。沙龙想了一想，既是黑妖狐的徒弟，又是北侠的义儿，大约此子不错，也就有些愿意了。彼时对丁二爷说道：“既承欧阳兄与智贤弟愿结秦晋，劣兄无不顺从。但我有个心愿，秋葵乃劣兄受了托孤重任，认为义女。我疼她比凤仙尤甚。一来怜念她无父无母

孤苦伶仃，二来爱惜她两膀有五六百斤的膂力，不过生得丑陋些。需将秋葵之事完结后，方能聘嫁凤仙。求贤弟与他二人说明方好。”丁二爷就将此事暗暗告诉了北侠、智爷。二人听了，深为器重沙龙，说：“你我做事理应如此。”又道：“艾虎年纪尚小，再过几年也不为晚。”便满口应承了。谁知后来孟、焦二人听见有求亲之说，他俩便极力撺掇沙龙道：“有这样好事，为何不早早的应允？”沙龙因他二人粗卤，不便细说，随意答道：“愚兄从来没有见过艾虎，知他品貌如何，儿女大事也有这样就应得的么？”孟、焦二人无的可说，也就罢了。故此，今日焦赤见了艾虎，先端详了品貌，他就嚷：“这亲事做定了。”他只顾如此说，旁边把个凤仙羞得满面通红，背转身去了。秋葵方对艾虎道：“这是我爹爹，这是孟叔父与焦叔父。”艾虎一一见了。沙龙见艾虎年少英勇，满心欢喜，便问道：“贤侄为何来到此处？”艾虎一一说了。又道：“他等又派人仍去抢亲，小侄还得回去搭救张老者的女儿。”焦赤听了，伸出大指道：“好的，正当如此。待俺同你走走。”从那边拾起钢叉。沙龙见艾虎赤着双手，便把自己的齐眉棍递与小爷。他二人迈开大步，转身迎去。

方到山环，只见抢牡丹的喽罗抬定一个四方的东西，周围裹着布单，上面盖着一块似红非红的袱子，敢则是个没顶儿的轿子，里面隐隐有哭泣之声。艾虎见了，抡开大棍，吼了一声，一路好打。焦赤托定钢叉，左右一晃，叉环乱响。喽罗等哪里还有魂咧，赶着放下轿子，四散的逃命去了。艾虎过来，扯去红袱一看，原来是张桌子，腿儿朝上。再细看时，见里面绑着个女子，已然吓得人事不省，呼之不应。正在为难，只见山口外哭进一个婆子来，口中嚷道：“天杀得呀，好好的还我女儿！如若不然，我也不活着了，我这老命已将你女儿截下了。”又

见张立从那边跟里跟跄来了，彼此见了好生欢喜。此时，李氏将牡丹的绳绑松了，苏醒过来。

恰好沙龙父女与孟杰不放心，大家迎了上来。见将女子截下，喽罗逃脱。艾虎又带了张立见过沙龙。李氏带了牡丹见过凤仙、秋葵。也是前生缘法，彼此倾心爱慕。凤仙道：“姐姐何不随我们上卧虎沟呢？大料山贼决不死心，倘若再来，怎生是好？”牡丹听了，甚是害怕。秋葵心直口快，转身去见沙龙，将此事说了。沙龙道：“我也正为此事踌躇。”便问张立道：“闻得绿鸭滩有渔户十三家，约有多少人口？”张立道：“算来男妇老幼不足五六十口。”沙龙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老丈，你急急回去告诉众人，陈说厉害。叫他等暗暗收拾收拾，俱各上卧虎沟便了。”艾虎道：“小侄同张老丈回去。我还有个包袱要紧。”孟杰道：“俺也随了去。”焦赤也要去，被沙龙拦住道：“贤弟随我回庄，且商议安置众人之处。”便向秋葵道：“这母女二人就交给你姐儿两个。我们先回庄去了。”

谁知牡丹受了惊恐，又绑了一绳，如何转动得来。秋葵道：“无妨，我背着姐姐。”凤仙道：“妹子如何背得了这么远呢？”秋葵道：“姐姐忘了，前面树上还拴着驮姐夫的马呢。”说罢，噗哧地一声笑了。凤仙将脸一红，一声儿也不言语了。秋葵背起牡丹去了。走不多时，见那马仍拴在那里。秋葵放下牡丹。牡丹却不会骑马。凤仙过去，将马拉过来，认镫乘上，走了几步，却无毛病，说道：“姐姐只管骑上，我在旁边照拂着，包管无事。”还是秋葵将牡丹抱上马去。凤仙拢住嚼环慢慢步行，牡丹心甚不安。只听秋葵道：“妈妈走不动，我背你几步儿。”李氏笑道：“婆子如何敢当？告诉姑娘说，我那一天不走一二十里路呢。全是方才这些天杀的乱抢混夺，我又是急，又是气，所以跑得两条腿软了。走了几步儿，溜开了就好了。姑娘放心，

我是走得动的。”一路上说着话儿，竟奔卧虎沟而来。

你道卧虎沟的沙龙为何不怕黑狼山的蓝骁呢？其中有个缘故。卧虎沟内原是十一家猎户，算来就是沙龙的年长，武艺超群，为人正直，因牝这十家皆听他的调度。自蓝骁占据了黑狼山，他便将众猎户叫来，传授武艺，以防不测。后来又结交了孟杰、焦赤，更有了帮手。暗暗打听，知道绿鸭滩众渔户已然轮流上山，供给鱼虾。“焉知那贼不来向我们要野兽呢？俺卧虎沟既有沙龙，断断不准此例。众位入山，大家留神。倘有信息，自有俺应候他。你等不要惊慌。”众人遵命，谁也不肯献兽与山贼。不料蓝骁那里已知卧虎沟有个铁面金刚沙龙，他却亲身来至卧虎沟，明是索取常例，暗里要会会沙龙。及至见面，蓝骁责备为何不上山纳兽。沙龙破口大骂，所有十一家猎户俱是他一人承当。蓝骁听了大怒，彼此翻脸动起手来。一个步下，一个马上，走了几合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沙龙一刀砍在蓝骁的马镫之上。沙龙道：“俺手下留情。山贼你要明白！”蓝骁回马一执手道：“沙员外，你的本领蓝骁晓得了。”说毕竟自回山去了。暗暗写信与襄阳王说，沙龙本领高强，将来可做先锋。他有意要结交沙龙，所有猎户入山，一提卧虎沟三字，喽罗再也不敢惹。因此沙龙声名远振。如今又把绿鸭滩十三家渔户也归卧虎沟来，从此黑狼山交鱼虾的例也就免了。

再说沙龙同焦赤先到庄中，将西院数间房屋腾出，安顿男子，又将里间跨所安顿妇女。俱是暂且存身，即日鸠工，随庄修盖房屋。俟告成时，再按各家分住。不多时，牡丹母女与凤仙姐妹一同来到。听说在里间跨所安顿妇女，姐儿两个大喜。秋葵道：“这等住法很好，咱们可热闹了。”凤仙道：“就是将来房屋盖成，别人俱各搬出使得，惟独张家的姐姐不许搬出去，就同张老伯仍住跨所。一来他是个年老之人，二来咱们姊

妹也不寂寞。你说好不好？”牡丹道：“只是搅扰府上，心甚不安。”凤仙道：“姐姐以后千万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只求姐姐诸事包涵就完了。”秋葵听了，一扭头道：“瞧你们这个俗气法，叫我听着怪牙碜的！走罢，咱们先见见爹爹去。”

说着话，俱各来至厅上，见了沙龙。沙龙正然吩咐杀猪宰羊，预备饭食。只见她姐妹前来，后边跟定李氏、牡丹，上前从新见礼。沙龙还揖不迭。仔细瞧了牡丹，举止安详，礼数周到，而且与凤仙比并起来，尤觉秀美。心中暗忖道：“看此女气度体态，决非渔家女子，必是大家的小姐。”笑盈盈说道：“侄女到此，千万莫要见外。如若有应用的，只管和小女说声，千万不必拘束。”秋葵也将“房屋盖好，不许张家姐姐搬出去”的话说了。沙龙一一应允。李氏也上前致谢了。凤仙方将他母女领至后边去了。原来沙员外并无妻室，就只凤仙姐妹同居。如今同定牡丹，且不到跨所，就在正室闲谈叙话。未识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

赤子居心导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

且说艾虎同了孟杰、张立回到庄中。史云正在那里与众商议，忽见艾虎等回来了，便问事体如何。张立一一说了。艾虎又将大家上卧虎沟避兵的话说了一遍。众渔户听了，谁不愿躲了是非，一个个忙忙碌碌，俱各收拾衣服细软，所有粗重家伙都抛弃了，携男抱女，搀老扶少，全都在张立家会齐。此时张立已然收拾妥帖。艾虎挎上包裹，提了齐眉棍，在前开路。孟杰与史云做了合后，保护众渔户家口，竟奔卧虎沟而来。可怜热热闹闹的渔家乐，如今弄成冷冷清清的绿鸭滩。可见凡事难以预料。若不如此，后来如何有渔家兵呢？一路上嘈嘈杂杂，纷纷乱乱，好容易才到了卧虎沟。沙员外迎至庄门，焦赤相陪。艾虎赶步上前相见，先交代了齐眉棍。沙员外叫庄丁收起，然后对着众渔户道：“只因房屋窄狭，不能按户居住，暂且屈尊众位乡亲。男客俱在西院居住，所有堂客俱在后面与小女同居。俟房屋造完时，再为分住。”众人同声道谢。

沙龙让艾虎同张立、史云、孟、焦等俱各来至厅上。艾虎先就开言，问道：“小侄师父、义父、丁二叔在于何处？”沙员外道：“贤侄来晚了些，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阳去了。”艾虎听了，不由地顿足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提了包裹就要趲路。

沙龙拦道：“贤侄不要如此。他三人已走了三日，你此时即便去，也追不上了。何必忙在一时呢？”艾虎无可如何，只得将包裹仍然放下。原是兴兴头头而来，如今垂头丧气。自己又一想，全是贪酒的不好，路上若不耽延工夫，岂不早到了这里？暗暗好生后悔。

大家就座献茶。不多时调开座位：放了杯箸，上首便是艾虎，其次是张立、史云，孟、焦二人左右相陪，沙员外在主位打横儿。饮酒之间叙起话来，焦赤便先问盗冠情由。艾虎述了一回，乐得个焦赤狂呼叫好。然后沙员外又问：“贤侄如何来到这里？”艾虎止于答言：“特为寻找师父、义父。”又将路上遇了蒋平，不意半路失散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只听史云道：“艾爷为何只顾说话，却不饮酒？”沙龙道：“可是呀，贤侄为何不饮酒呢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侄酒量不佳，望伯父包容。”史云道：“昨日在庄上喝得何等痛快，今日为何吃不下呢？”艾虎道：“酒有一日之长。皆因昨日喝得多了，今日有些害酒，所以吃不下。”史云方不言语了。这便是艾虎的灵机巧辩，三五语就遮掩过去。

你道艾虎为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？他皆因方才转想之时，全是贪酒误事，自己后悔不迭，此其一也；其次，他又有存心，皆因焦赤声言“这亲事做定了”，他惟恐新来乍到，若再贪杯，喝醉了，岂不被人耻笑么？因此他宁心耐性，忍而又忍，暂且断他两天儿再做道理。

酒饭已毕，沙龙便叫庄丁将众猎户找来，吩咐道：“你等明日入山，要细细打听蓝骁有什么动静，急急回来禀我知道。”又叫庄丁将器械预备手下，惟恐山贼知道绿鸭滩渔户俱归在卧虎沟，必要前来厮闹。等了一日不见动静。到了第二十日，猎户回来说道：“蓝骁那里并无动静，我等细细探听，原来抢亲一

节皆是葛瑶明所为，蓝骁一概不知。现今葛瑶明禀报山中，说绿鸭滩的渔户不知为何俱各逃匿了，蓝骁也不介意。”沙龙听了，也就不防备了。

独有艾虎一连两日不曾吃酒，憋得他委实难受，决意要上襄阳。沙龙阻留不住，只得定于明日饯行起身。至次日，艾虎打开包裹，将龙票拿出，交给沙龙，道：“小侄上襄阳，不便带此，恐有遗失。此票乃蒋叔父的，奉了相谕，专为寻找义父而来。倘小侄去后，我那蒋叔父若来时，求伯父将此票交给蒋叔父便了。”沙龙接了，命人拿至后面，交凤仙好好收起。这里众人与艾虎饯行。艾虎今日却放大了胆，可要喝酒了。从沙龙起，每人各敬一杯，全是杯到酒干，把个焦赤乐得拍手大笑道：“怨得史乡亲说贤侄酒量颇豪，果然，果然。来，来，来，咱爷儿两个单喝三杯。”孟杰道：“我陪着。”执起壶来，俱各溜溜斟上酒。这酒到唇边，吱地一声，将杯一照——干！沙龙在旁，不好拦阻。三杯饮毕，艾虎却提了包裹，与众人执手拜别。大家一齐送出庄来。史云、张立还要远送，艾虎不肯，阻之再三。彼此执手，目送艾虎去远了，大家方才回庄。

艾虎上襄阳，算是书中节目交代明白。然而仔细想来，其中落了笔。是哪一笔呢？焦赤刚见艾虎就嚷“这亲事做定了”，为何到了庄中，艾虎一连住了三日，焦赤却又一字不提？列位不知书中有明点，有暗过，请看前文便知。艾虎同张立回庄取包裹，孟杰随去，沙龙独把焦赤拦住道：“贤弟随我回庄。”此便是沙龙的用意。知道焦赤性急，惟恐他再提此事，故此叫他一同回庄。在路上就和他说明，亲事是定了，只等北侠等回来，当面一说就结了。所以焦赤他才一字不提了，非是编书的落笔忘事。这也罢了。既说不忘事，为何蒋平总不提了？这又有一说。书中有缓急，有先后。叙事难，斗笋尤难。必须将通

身理清，那里接着这里，是丝毫错不得的。稍一疏神，便说得驴唇不对马口，哪还有什么趣味呢？编书的用心最苦，手里写着这边，眼光却注着下文。不但蒋平之事未提，就是颜大人巡按襄阳，何尝又提了一字呢？只好是按部就班，慢慢叙下去，自然有个归结。

如今既提蒋平，咱们就把蒋平叙说一番。蒋平自救了雷震，同他到了陵县。雷老丈心内感激不尽，给蒋平做了合体衣服，又赠了二十两银子盘费。蒋平致谢了，方告别起身。临别时，又谆谆嘱咐雷英好。彼此将手一拱，道：“后会有期！请了。”蒋平便奔了大路趲行。这日，天色已晚，忽然下起雨来，又非镇店，又无村庄，无奈何冒雨而行。好容易道旁有个破庙，便奔到跟前。天已昏黑，也看不出是何神圣，也顾不得至诚行礼，只要有个避雨之所。谁知殿宇颓朽，仰面可以见天，处处皆是渗漏。转至神圣背后，看了看尚可容身，他便席地而坐，屏气歇息。到了初鼓之后，雨也住了，天也晴了，一轮明月照如白昼。刚要动身看看是何神圣，忽听脚步响，有二人说话。一个道：“此处可以避雨，咱们就在这里说话罢。”一个道：“我们亲弟兄有什么讲究呢？不过他那话说得太绝情了。”一个道：“老二，这就是你错了。俗语说得好，‘久赌无胜家’。大哥劝你的好话，你还不听说，拿话堵他，所以他才着急，说出那绝情的话来。你如何怨得他呢？”一人道：“丢了急得说快的，如今三哥是什么主意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兄弟无不从命。”一人道：“皆因大哥应了个买卖，颇有油水，叫我来找你来，请兄弟过去。前头勾了，后头抹了，凭什么不用说，哈哈儿一笑就结了。张罗买卖要紧。”一人道：“什么买卖，这么要紧？”一人道：“只因东头儿玄月观的老道找了大哥来，说他庙内住着个先生，姓李，名唤平山，要上湘阴县九仙桥去。托

付老道雇船，额外还要找个跟役，为的是路上服侍服侍。大哥听了，不但应了船，连跟役也应了。”一人道：“大哥也就胡闹。咱们张罗咱们的船就完了，那有那么大工夫替他雇人呢？”一人道：“老二，你到底不中用，没有大哥有算计。大哥早已想到了，明儿就将我算做跟役人，叫老道带了去。他若中了意，不消说了，咱们三人合了把儿更好；倘若不中意，难道老哥俩连个先生也服侍不住么？故此大哥叫我来找你。去罢，打虎还得亲兄弟。老二，你别傻咧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的去了。

你道此二人是谁？就是害牡丹的翁二与王三。所提的大哥，就是翁大。只因那日害了奶公，未能得手，俱各赴水逃脱。但逃在此处，恶习未改，仍要害人。哪知被蒋四爷听了个不亦乐乎。

到了黎明，出了破庙，访至玄月观中，口呼：“平山兄在哪里？平山兄在哪里？”李先生听了道：“哪个唤我呀？”说着话，迎了出来，道：“哪位？哪位？”见是个身量矮小，骨瘦如柴，年纪不过四旬之人，连忙彼此一揖，道：“请问尊兄贵姓？有何见教？”蒋爷听了是浙江口音，他也打着乡谈道：“小弟姓蒋。无事不敢造次，请借一步如何？”说话间，李先生便让至屋内，对面坐了。蒋爷道：“闻得尊兄要到九仙桥公干，兄弟是要到湘阴县找个相知，正好一路同行，特来附骥。望乞尊兄携带如何？”李先生道：“满好个。我这里正愁一人寂寞，得尊兄来到，你我二子乘舟，是极妙的了。”蒋爷听了，暗道：“开口就丧气！什么说不的，单说二子乘舟呢？他算是朔，我可不是寿，我倒是长寿儿。”

二人正议论之间，只见老道带了船户来见。说明船价，极其便宜。老道又说：“有一人颇颇能干老成，堪以服侍先生。”李平山道：“带来我看。”蒋爷答道：“李兄，你我乘舟，何必

用人？到了湘阴县，那里还短了人么？”李平山道：“也罢，如今有了尊兄，咱二人路上相帮，可以行得，到了那里再雇人也不为晚。”便告诉老道，服役之人不用了。蒋爷暗暗欢喜道：“少去了一个，我蒋某少费些气力。”言明于明日急速开船。蒋爷就在李先生处住了。李先生收拾行李，蒋爷帮着捆缚，甚是妥当。李先生大乐，以为这个伙计搭着了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搬运行李下船，全亏蒋爷。李先生心内甚是不安，连连道乏称谢。诸事已毕，翁大兄弟撑起船来，往前进发。沿路上，蒋爷说说笑笑，把个李先生乐得前仰后合，赞扬不绝，不住地摇头儿，咂嘴儿，拿脚画圈儿，酸不可奈。

忽听哗喇喇连声响亮，翁大道：“风来了，风来了。快找避风所在呀。”蒋爷立起身来，就往舱门一看，只当翁大等说谎，谁知果起大风。便急急地拢船，藏在山环的去处，甚是幽僻。李平山看了，惊疑不止，悄悄对蒋爷说道：“蒋兄，你看这个所在，好不怕人的！”蒋爷道：“遇此大风，也是无法的，只好听天由命罢了。”

忽听外面铿锵铿锵声大响。李平山吓了一跳，同蒋爷出舱看时，见几只官船从此经过。因风大难行，也就停泊在此。蒋爷看了，道：“好了，有官船在这里，咱们是无妨碍的了。”果然，二贼见有官船，不敢动手，自在船后安歇了。李平山同蒋爷在这边张望，猛见从那边官船内出来了一人，按船吩咐道：“老爷说了，叫你等将铁锚下得稳稳的，不可摇动。”众水手齐声答应。李平山见了此人，不由地满心欢喜，高声呼道：“那边可是金大爷么？”那人抬头，往这里一看，道：“那边可是李先生么？”李平山急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请大爷往这边些。请问这位老爷是哪个？”那人道：“怎么，先生不知道么？老爷奉旨，升了襄阳太守了。”李平山听了，道：“噯呀，

有这等事，好极，好极！奉求大爷在老爷跟前回禀一声，说我求见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如此……”回头吩咐水手搭跳板，把李平山接过大船去了。蒋爷看了，心中纳闷，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。

原来此官非别人，却正是遭过贬的正直无私的兵部尚书金辉。因包公奏明圣上，先剪去襄阳王的羽翼。这襄阳太守是极紧要的，必须用个赤胆忠心之人方好。包公因金辉连上过两次奏章，参劾襄阳王，在驾前极力的保奏。仁宗天子也念金辉正直，故此放了襄阳太守。那主管便是金福禄。

蒋爷正在纳闷，只见李平山从跳板过来，扬着脸儿，臊着腮儿，按着膀儿，扭着腰儿，见了蒋平也不理，竟进舱内去了。蒋爷暗道：“这小子是什么东西！怎么这等的酸！”只得随后也进舱，问道：“那边官船李兄可认得么？”李平山半晌将眼一翻，道：“怎么不认得！那是我的好友。”蒋爷暗道：“这酸是当酸的。”又问道：“是哪位呢？”李平山道：“当初作过兵部尚书，如今放了襄阳太守，金辉金大人，哪个不晓得呢？我对你说，我如今要随他上任，也不上九仙桥了。明早就搬行李到那边船上，你只好独自上湘阴去罢。”小人得志，立刻改样，就你我相称，把兄弟二字免了。蒋爷道：“既如此，这船价怎么样呢？”李平山道：“你坐船，自然你给钱了。如何问我呢？”蒋爷道：“原说是帮伙，彼此公摊。我一人如何拿得出呢？”李平山道：“那白和我说，我是不管的。”蒋爷道：“也罢，无奈何，借给我几两银子就是了。”李平山将眼一翻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我和你啥个交情，一借就是几两头？你不要闹魔好不好？现有太守在这里，我把你送官究治，那时休生后悔。”蒋爷听了，暗道：“好小子！翻脸无情，这等可恶。”

忽听走得跳板响，李平山迎了出来。蒋爷却隐在舱门隔扇后面，侧耳细听。不知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

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

却说蒋爷在舱门侧耳细听，原来是小童，就是当初服侍李平山的，手中拿的个字简道：“奉姨奶奶之命，叫先生即刻拆看。”李平山接过，映着月光看了，悄悄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回去上复姨奶奶，说夜阑人静我就过去。”原来巧娘与幕宾相好，就是他。蒋爷听在耳内，暗道：“敢则这小子还有这等行为呢！”又听见跳板响，知道是小童过去。他却回身歪在床上，假装睡着。李平山唤了两声不应，他却贼眉贼眼在灯下将字简又看了一番，乐得他抓耳挠腮，坐立不安。无奈何也歪在床上装睡，哪里睡得着？呼吸之气不知怎样才好。蒋爷听了，不由地暗笑，自己却呼吸出入，极其平匀，令人听着直是真睡一般。

李平山奈了多时，悄悄地起来，奔到舱门，又回头瞧了瞧蒋爷，犹疑了半晌，方才出了舱门。只听跳板咯噔咯噔乱响。蒋爷这里翻身起来，脱了长衣，出了舱门，只听跳板咯噔一响跳上去。知平山已到了大船之上，便将跳板轻轻扶起，往水内一顺，他方到三船上窗板外细听。果然听见有男女淫欲之声，悄悄说：“先生，你可想煞我也！”蒋爷却不性急，高高地嚷了两声：“三船上有了贼了，有了贼了！”他便刺开水面，下水去了。金福禄立刻带领多人，各船搜查。到了第三十船，正见

李平山在那边着急，因没了跳板，不能够过在小船之上。金福禄见他慌张形景，不容分说将他带至头船，回禀老爷。金公即叫带进来。李平山战战哆嗦，哈着腰儿过了舱门，见了金公，张口结舌，立刻形景难画难描。金公见他哈着腰儿，不住地将衣襟儿遮掩，又用手紧捏着开襖儿。仔细看时，原来他赤着双脚。

金公已然会意。忖度了半晌，主意已定，叫福禄等看着平山，自己出舱。提了灯笼，先到二船，见灯光已熄。即往三船，一看却有灯光，忽然灭了。金公更觉明白，连忙来到三船，唤道：“巧娘睡了么？”唤了两声，里面答道：“敢则是老爷么？”仿佛是睡梦初醒之声。金公将舱门一推，进来用灯一照，见巧娘云鬓蓬松，桃腮带赤。问道：“老爷为何不睡？”金公道：“原要睡来，忽听有贼，只得查看查看。”随手把灯笼一放。却好床前有双朱履，巧娘见了，只吓得心内乱跳，暗说：“不好！怎么会把它忘了？”原来巧娘已知将平山拿到船上，就怕有人搜查，他忙忙碌碌将平山的裤袜护膝等，俱各收藏。真是忙中有错，他再也想不到平山是光着脚跑的，独独地把双鞋儿忘了。如今见金公照着鞋，好生害怕。谁知金公视而不见，置而不闻，转说道：“你如何独自孤眠？杏花儿哪里去了？”巧娘略定了定神，随机献媚，搭讪过来说道：“贱妾惟恐老爷回来不便，因此叫他后舱去了。”上面说着话，下面却用金莲把鞋儿向床下一踢。金公明明知道，却也不问，反言一句道：“难为你细心，想得到。我同你到夫人那边，方才说嚷有贼，你理应问问安。回来，我也就在这里睡了。”说罢，携了巧娘的手，一同出舱。来到船头，金公猛然将巧娘往下一推，噗咚地一声，落在水内，然后咕嘟嘟冒了几个泡儿。金公等他沉底，方才嚷道：“不好了！姨娘落在水内了！”众人俱各前来，叫

水手，救已无及。

金公来到船头，见了平山，道：“我这里人多，用你不着，你回去罢。”叫福祿：“带他去罢。”带到三船。谁知水手正为跳板遗失，在那里找寻，后来见水中漂浮，方从水中捞起，仍然搭好。叫平山过去，即将跳板撤了。

金公如何不处治平山，就这等放了平山呢？这才透出金公“忖度半晌，主意拿定”的八个字。他想平山夤夜过船，非奸即盗。若真是盗却倒好办；看他光景，赤着下部，明露着是奸。因此独自提了灯笼，亲身查看。见三船灯明复灭，已然明白。不想又看见那一双朱履，又瞧见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，此事已真。巧娘如何留得？故诬出舱来，溺于水中。转想：平山倒难处治，惟恐他据实说出，丑声播扬，脸面何在？莫若含糊其词，说我这里人多，用你不着，你回去罢。虽然便宜他，其中省却多少口舌，免得众人知觉，倒是正理。

且说李平山就如放赦一般，回到本船之上。进舱一看，见蒋平床上只有衣服，却不见人，暗道：“姓蒋的哪里去了？难道他也有什么外遇么？”忽听后面嚷道：“谁，谁，谁？怎么掉在水里头了？到底留点神呀！这是船上，比不得下店。这是顽的么？来罢，我搀你一把儿。这是怎么说呢？”然后，方听战战哆嗦地声音，进了舱来。平山一看，见蒋平水淋淋的一个整战儿，问道：“蒋兄怎么样了？”蒋爷道：“我上后面去小解，不想失足落水。多亏把住了后舵，不然险些儿丧了性命。”平山见他哆嗦乱战，自己也觉发起禁来了。猛然想起，暗暗道：“怪道，怪道！我下半截是光着的，焉有不冷的呢？”连忙站起，拿过包袱来，找出裤袜等件。又拣出了一份旧的给蒋平，叫他换下湿的来：“晾干了，然后换了还我。”他却拿出一双新鞋来。

二人彼此穿的穿，换的换。蒋爷却将湿衣拧了，抖了抖，晾起来，只顾自己收拾衣服。猛回头见平山愣愣柯柯坐在那里，一会儿搓手，一会儿摇头，一会儿拿起巾帕来拭泪。蒋平知他为那葫芦子药，也不理他。原来李平山在那里得命思财，又是害怕，又是可惜，又是后悔，又是伤心。害怕者，方才那个样儿见金公，他要翻起脸来，我将何言答对？不定闹出什么事来！幸而还好，他竟会善为我辞焉。可惜者，难得这样好机会，而且当面见了应许带我上任，我这一去，焉知发多少财？不定弄到什么田地。至没能耐，也可以捐个从九品、未入流。后悔者，姨奶奶打发人来，我不该就去。何妨写个字儿回复他，俟我到了那边船上，慢慢地觑便再会佳期；即不然，就应他明日晚上也好。我到底到了他那边船上，有何不可的呢？偏偏的一时性急，按捺不住，如今闹得这个样儿，可怎么好呢？伤心者，细想巧娘的模样儿，恩情儿，只落得溺于水中，果于鱼腹，生生儿一朵鲜花被我糟蹋了，岂不令人伤心么？想到此，不由地又落下泪来。蒋爷晾完了衣服，在床上坐下，见他这番光景，明知故问道：“先生为着何事伤心呢？”平山道：“我有我的心事，难以告诉别人。我问蒋兄，到湘阴县什么公干？”蒋爷道：“原先说过，我到湘阴县找个相知的先生，为何忘了呢？”平山道：“我此时精神恍惚，都记不得了。蒋兄既到湘阴县找相知，我也到湘阴找个相知。”蒋爷道：“先生昨晚不是说跟了金太守上任么？为何又上湘阴呢？”平山道：“蒋兄为何先生、先生称起来呢？你我还是弟兄，不要见外的。我对你说，他那里人，我看着有些不相宜。所以昨晚上我又见了金主管，叫他告诉太守，回复了他，我不去了。”蒋爷暗笑道：“好小子！他还和我撒大腔儿呢。似他这样反复小人，真正可杀不可留的。”复又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船价怎么样呢？”平山道：

“自然是公摊的了。”蒋爷道：“很好。我这才放了心了。天已不早了，咱们歇息歇息罢。”平山道：“蒋兄只管睡，我略略坐坐，也就睡了。”蒋爷说了一声：“有罪了。”放倒头，不多时竟自睡去。平山坐了多时，躺在床上，哪里睡得着，翻来复去整整地一夜不曾合眼。后来又听见官船上鸣锣开船，心里更觉难受。蒋爷也就惊醒，即唤船家收拾收拾，这里也就开船了。

这一日，平山在船上嗨声叹气，无精打彩，也不吃不喝，只是呆了地一般。到了日暮之际，翁大等将船藏在芦苇深处。蒋爷夸道：“好所在，这才避风呢。”翁大等不觉暗笑。平山道：“我昨夜不曾合眼，今日有些困倦。我要先睡了。”蒋爷道：“尊兄就请安置罢，包管今夜睡得安稳了。”平山也不答言，竟自放倒头睡了。蒋平暗道：“按理应当救他。奈因他这样行为，无故地置巧娘于死地；我要救了他，叫巧娘也含冤于地下。莫若叫翁家弟兄把他杀了，与巧娘报仇。我再杀了翁家弟兄，与他报仇，岂不两全其美么？”

正在思索，只听翁大道：“兄弟，你了？我了？”翁二道：“有甚要紧？两个脓包，不管谁了，都使得。”蒋平暗道：“好了，来咧。”他便悄地出来，趴伏在舱房之上。见有一物，风吹摆动，原来是根竹杆，上面晾着件棉袄。蒋爷慢慢地抽下来，拢在怀内，往下偷瞧。见翁二持刀进舱，翁大也持刀把守舱门。忽听舱内竹床一阵乱响，蒋爷已知平山了结了。他却一长身将棉袄一抖，照着翁大头上放下来。翁大出其不意，不知何物，连忙一路混撕，也是活该，偏偏地将头裹住。蒋爷挺身下来，夺刀在手。翁大刚然露出头来，已着了利刃。蒋爷复又一刀，翁大栽下水去。翁二尚在舱内找寻瘦人，听得舱门外有响动，连忙回身出来，说：“大哥，那瘦蛮子不见了。”话未

说完，蒋爷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哧，就将刀一颤，正戳在翁二咽喉之上。翁二噤了声，就两手一扎煞，一半截在舱内，一半截在舱外。蒋爷哈腰将发绺一揪，拉到船头一看，谁知翁二不禁戳，一下儿就死了。蒋爷将手一松，放在船头。便进舱内将灯剔亮，见平山扎手舞脚于竹床之上。蒋平暗暗地叹息了一番，便将平山的箱笼拧开，仔细搜寻，却有白银一百六十两。蒋平道声“惭愧”，叫道：“平山呀，平山。这银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，我到底给你报了仇了。你也应当谢我！”说罢，将银放在兜肚之内。算来蒋爷颇不折本，艾虎拿了他的一百两，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十两，再加上雷震赠了二十两，利外利，倒多了八十两。这才算是好利息呢。

且说蒋爷从新将灯照了，通身并无血迹。他又将雷老儿给做的大衫折叠了，又把自己的湿衣（也早干了）折好，将平山的包袱拿过来，拣可用的打了包裹，收拾停当，出舱，用篙撑起船来。出了芦苇深处，奔至岸边，连忙提了包裹，套上大衫，一脚踏定泊岸，这一脚往后尽力一蹬，只见那船哧地滴溜一声，离岸有数步多远，飘飘荡荡，顺着水面去了。

蒋爷迈开大步，竟奔大路而行。此时，天光已亮，忽然刮起风来，扬土飞沙难睁二目。又搭着蒋爷一夜不曾合眼，也觉得乏了，便要找个去处歇息歇息。又无村庄，见前面有片树林，及至赶到跟前一一看，原来是座坟头，院墙有倒塌之处。蒋爷心内想着：“进了围墙可以避风。”刚刚转过来，往里一望，只见有个小童，面黄肌瘦，满脸泪痕，正在那小树上拴套儿呢。蒋平看了，嚷道：“你是谁家小厮，跑到我坟地里上吊来？这还了得吗！”那小童道：“我是小童，可怕什么呢？”蒋爷听了，不觉好笑道：“你是小童，原不怕。要是小童上吊，也就可怕了。”小童道：“若是这么说，我可上那树上死去才好

呢？”说罢，将丝绦解下，转身要走。蒋平道：“那小童，你不要走。”小童道：“你这茆地不叫上吊，你又叫我做什么？”蒋爷道：“你转身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你小小年纪，为何寻自尽？来，来，来，在这边墙根之上，说与我听。”小童道：“我皆因活不得了，我才寻死呀。你要问，我告诉你。若是当死，你把这棵树让给我，我好上吊。”蒋爷道：“就是这等。你且说来我听。”

小童未语，先就落下泪来，把已往情由滔滔不断述了一遍。说罢大哭。蒋爷听了，暗道：“看他小小年纪，倒是个有志气的。”便道：“你原来如此，我如今赠你盘费，你还死做什么呢？你有了盘费，还死不死呢？”小童道：“若有了盘费，我还死？我就不死了。真个的我这小命儿是盐换来的吗？”蒋爷回手在兜肚内摸出两个镲子，道：“这些，可以够了么？”小童道：“足以够了，只有使不了的。”连忙接过来，趴在地下磕头，道：“多谢恩公搭救，望乞留下姓名。”蒋平道：“你不要多问，急早快赴长沙要紧。”小童去后，蒋爷竟奔卧虎沟去了。不知小童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

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

且说蒋爷救了小童，竟奔卧虎沟而来。这是什么原故？小童到底说的什么？蒋爷如何就给银子呢？列位不知。此回书是为交待蒋平，这回把蒋平交代完了，再说小童的正文，又省得后来再为叙写。

蒋爷到了卧虎沟，见了沙员外，彼此言明。蒋爷已知北侠等上了襄阳，自己一想：“颜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阳，我正愁五弟没有帮手。如今北侠等既上襄阳，焉有不帮五弟之理呢？莫若我且回转开封，将北侠现在襄阳的话回禀相爷，叫相爷再为打算。”沙龙又将艾虎留下的龙票当面交明白。蒋爷便回转东京。见了包相，将一切说明。包公即行奏明圣上，说欧阳春已上襄阳，必有帮助巡按颜查散之意。圣上听了大喜，道：“他行侠尚义，实为可嘉。”又钦派南侠展昭同卢方等四人，陆续前赴襄阳，俱在巡按衙门供职，俟襄阳平定后，务必邀北侠等一同赴京，再为升赏。此是后话，慢慢再表。

蒋平既已交代明白，返回头来再说小童之事。你道这小童是谁？原来就是锦笺。自施公子赌气离了金员外之门，乘在马上越想越有气，一连三日饮食不进，便病倒旅店之中。小童锦笺见相公病势沉重，即托店家请医生调治。诊了脉息，系郁闷

不舒，受了外感，竟是夹气伤寒之症。开方用药。锦笺衣不解带，昼夜服侍。见相公昏昏沉沉，好生难受。又知相公没多余盘费，他又把艾虎赏的两锭银子换了，请医生抓药。好容易把施俊调治的好些了，又要病后的将养。偏偏的马又倒了一匹，正是锦笺骑的。他小孩子家心疼那马，不肯售卖，就托店家雇人掩埋。谁知店家悄悄地将马出脱了，还要合锦笺要工饭钱。这明是欺负小孩子。再加这些店用房钱、草料麸子七折八扣，除了两锭银子之外，倒该下了五六两的账。锦笺连急带气，他也病了。先前还挣扎着服侍相公，后来施俊见他那个形景，竟是中了大病，慢慢地问他，他不肯实说。问得急了，他就哭了。施俊心中好生不忍，自己便挣扎起来，诸事不用他服侍，得便倒要服侍锦笺。一来二去，锦笺竟自伏头不起，施俊又托店家请医生。医生道：“他这虽系传染，却比相公沉重，而且症候耽误了，必须赶紧调治方好。”开了方子，却不走，等着马钱。施俊向柜上借，店东说我们垫不起。施俊没奈何，将衣服典当了，开发了马钱并抓药。到了无事，自己到柜上从新算账，方知锦笺已然给了两锭银子，就知是他的那两锭赏银。又是感激，又是着急。因瞧见马工饭银，便想起那马来了，就和店东商量，要卖马还账。店东乐得赚几两银子呢，立刻会了主儿，将马卖了。除了还账，刚刚的剩了一两头。施俊也不计较，且调治锦笺要紧。

这日，自己拿了药方，出来抓药。正要回店，却是集场之日，可巧遇见了卖粮之人，姓李名存，同着一人姓郑名申，正在那里吃酒。李存却认识施俊，连声唤道：“施公子那里去？为何形容消减了？”施俊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李存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这是我的伙计郑中，不是外人，请道其详。”施俊无奈，也就入了座，将前后情由述了一番。李存听了道：“原来公子

主仆都病了。却在哪个店里？”施俊道：“在西边连升店。”李存道：“公子初愈，不必着急。我这里现有十两银子，且先拿去。一来调治尊管，二来公子也需好生将养。如不够了，赶到下集我再到店中送些银两去。”施生见李存一片志诚，赶忙站起，将银接过来，深深谢了一礼，也就提起药包要走。

谁知郑申贪酒，有些醉了。李存道：“郑兄少喝些也好，这又醉了！别的罢了，你这银搭裤怎么好呢？”郑申醉言醉语道：“怕什么？醉了人，醉不了心。就是这一头二百两银子算了事了？我还拿得动，何况离家不远儿呢。”施生问道：“在哪里住？”李存道：“远却不远，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遥，地名翠芳塘就是。”施生道：“既然不远，我却也无事，我就送送他何妨。”李存道：“怎敢劳动公子。偏偏地我要到粮行算账。莫若还是我送了他回去，再来算账。”郑申道：“李贤弟，你胡闹么！真个的我就醉了么？瞧瞧我能走不能走？”说着话，一溜歪斜往西去了。李存见他如此，便托付施生道：“我就烦公子送送他罢，务必，务必。俟下集，我到店中再道乏去。”施生道：“有甚要紧。只管放心，俱在我的身上。”说罢，赶上郑申，搭扶着郑申，一同去了。真是：“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”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施生不应当送郑申。只顾应了李存，后来便脱不了干系。

且说郑申见施生赶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干你的去，我是不相干的。”施生道：“那如何使得。我既受李伙计之托，焉有不送去之理呢？”郑申道：“我告诉相公说，我虽醉了，心里却明白，还带着都记得。相公，你不是与人家抓药吗？请问病人等着吃药，要紧不要紧？你只顾送我，你想想那个病人受得受不得？这是一。再者，我家又不远，常来常去，是走惯了的。还有一说，我那一天不醉？天天要醉，天天得人送，那得

用多少人呢？到咧，这不是连升店吗，相公请。你要不进店，我也不走了。”正说间，忽见小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家小主管找你呢。”郑申道：“巧咧，相公就请罢。”施生应允。郑申道：“结咧，我也走咧。”

施生进了店门，问锦笺，心内略觉好些。施生急忙煎了药，服侍锦笺吃了。果然夜间见了点汗，到了次日清爽好些。施生忙又托付店家请医生去。锦笺道：“业已好了，还请医生做什么？哪有这些钱呢？”施生悄悄地告诉他道：“你放心，不用发愁，又有了银两了。”便将李存之赠说了一遍。锦笺方不言语。不多时，医生来看脉开方，道：“不妨事了，再服两剂也就好了。”施生方才放心，仍然按方抓药，给锦笺吃了，果然见好。

过了两日，忽见店家带了两个公人，进来道：“这位就是施相公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施相公，我们奉太爷之命，特来请相公说话。”施生道：“你们太爷请我做什么呢？”公人道：“我们知道吗？相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”施生还要说话，只见公人哗唧一声，掏出索来，拴上了施生，拉着就走了。把个锦笺只吓得抖衣而战。细想相公为着何事，竟被官人拿去？说不得只好扎挣起来，到县打听打听。

原来郑申之妻王氏因丈夫两日并未回家，遣人去到李存家内探问。李存说：“自那日集上散了，郑申拿了二百两银子，已然回去了。”王氏听了，不胜诧异，连忙亲自到了李存家，面问明白。现今人银皆无，事有可疑。他便写了一张状子。此处攸县所管，就在县内击鼓鸣冤，说李存图财害命，不知把他丈夫置于何地。县官即把李存拿在衙内，细细追问。李存方说出，原是郑申喝醉了，他烦施相公送了去了。因此派役前来，将施生拿去。到了衙内，县官方九成立刻升堂。把施生带上来

一看，却是个懦弱书生，不象害人的形景。便问道：“李存曾烦你送郑申么？”施生道：“是。因郑申醉了，李存不放心，烦我送他。我却没送。”方令道：“他既烦你送去，你为何又不送呢？”施生道：“皆因郑申拦阻再三，他说他醉也是常醉，路也是常走，断断不叫送。因此我就回了店了。”方令道：“郑申拿的是什？”施生道：“有个大褡裢，肩头搭着。里面不知是什么。李存见他醉了，曾说道：‘你这银褡裢要紧’。郑申还说：‘怕什么，就是这一头二百两银子，算了事了’。其实并没看见褡裢内是什么。”方令见施生说话诚实，问什么说什么，毫无狡辩推诿，不肯加刑，吩咐寄监，再行听审。

众衙役散去。锦笺上前问道：“拿我们相公，为什么事？”衙役见他是个带病的小孩子，谁有工夫与他细讲，止于回答道：“为他图财害命。”锦笺吓了一跳，又问道：“如今怎么样呢？”衙役道：“好唠叨呵，怎么样呢！如今寄了监了。”锦笺听了寄监，以为断无生理，急急跑回店内，大哭了一场。仔细想来，必是县官断事不明。“前次我听见店东说，长沙新升来一位太守，甚是清廉，断事如神，我何不去到那里替主鸣冤呢？”想罢，看了看又无可典当的，只得空身出了店，一直竟奔长沙。不料自己病体初愈，无力行走，又兼缺少盘费，偏偏的又遇了大风，因此进退两难。一时越想越窄，要在坟莹上吊。可巧遇见了蒋平，赠他白银两锭。真是钱为人之胆，他有了银子，立刻精神百倍。好容易赶赴长沙，写了一张状子，便告到邵老爷台下。

邵老爷见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，而且叙事明白清顺，立刻升堂，将锦笺带上来细问，果是盟弟施乔之子。又问：“此状是何人所写？”锦笺回道：“是自己写的。”邵老爷命他背了一遍，一字不差，暗暗欢喜，便准了此状。即刻行文到攸县，

将全案调来。就过了一堂，与原供相符。县宰方令随后乘马来稟见。邵老爷面问：“贵县审得如何？”方九成道：“卑职因见施俊不象行凶之人，不肯加刑，暂且寄监。”邵太守道：“贵县此案当如何办理呢？”方令道：“卑职意欲到翠芳塘查看查看，回来再为稟复。”邵老爷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即派差役仵作，跟随方令到攸县。

来至翠芳塘，传唤地方。方令先看了一切地势，见南面是山，东面是道，西面有人家，便问：“有几家人家？”地方道：“八家。”方令道：“郑申住在哪里？”地方道：“就是西头那一家。”方令指着芦苇道：“这北面就是翠芳塘了？”地方道：“正是。”方令忽见芦苇深处乌鸦飞起，复落下去。方令沉吟良久，吩咐地方：“下芦苇去看来。”地方脱了鞋袜，进了芦苇。不多时，出来稟道：“芦苇塘之内，有一尸首。小人一人弄他不动。”方令又派差役二名下去，一同拉上来，叫仵作相验。仵作回道：“尸首系死后入水。脖项有手扣的伤痕。”方令即传郑王氏辨认，果是他丈夫郑申。方令暗道：“此事需当如此。”吩咐地方将那七家主人，不准推诿，即刻同赴长沙候审。方令先就乘马到府，将郑申尸首稟明，并将七家邻舍带来，俱各回了。邵太守道：“贵县且请歇息。候七家到齐，我自有道理。”邵老爷将此事揣度一番，忽然计上心来。

这一日，七家到齐，邵老爷升堂入座。方令将七家人名单呈上。邵老爷叫带上来，不准乱跪，一溜排开，按着名单跪下。邵老爷从头一个看起，挨次看完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怨得他说，果然不差！”便对众人道：“你等就在翠芳塘居住么？”众人道：“是。”邵老爷道：“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，名姓已然说明。今既有单在此，本府只用朱笔一点，便是此人。”说罢，提起朱笔，将手高扬，往下一落，虚点一笔，

道：“就是他，再无疑了。无罪的只管起来，有罪的仍然跪着。”众人俱各起来。独有西边一人，起来复又跪下，自己犯疑，神色仓皇。邵老爷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吴玉，你既害了郑申，还想逃脱么？本府纵然宽你，那冤魂断然不放你的！快些据实招上来。”左右齐声喝道：“快招，快招！”不知吴玉招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

长沙府施俊纳丫环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

话说邵老爷当堂叫吴玉据实招上来。吴玉道：“小……小……小人没有招……招的。”邵老爷吩咐：“拉下去打。”左右呐了一声喊，将吴玉拖翻在地，竹板高扬，打了十数板。吴玉嚷道：“我招呀，我招！”左右放他起来，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吴玉道：“小人原无生理，以赌为事。偏偏的时运不好，屡赌屡输。不用说别的，拿着打十湖说罢，我圆湖会，抓过张子满不了，倒中了别人碰漂湖。掷骰子，明明坐住了三么两六，那一个骰子乱转，我赶着叫六，可巧来了个六，却把么碰了个二，倒成个黑鼻子了。总说罢，东干东不着，西干西不着，要账堆了门。小人白日不敢出门来。那日天色将晚，小人刚出来，就瞧着郑申晃晃荡荡由东而来。我就追上前去，见他肩头扛着个褡裢，里面鼓鼓囊囊的。小人就和他借贷，谁知郑申不是个酒后开包的，他饶不借，还骂小人。小人一时气忿，将他尽力一推，噗哧咕咚就栽倒了。一个人栽倒了，怎么两声儿呢？敢则郑申喝成醉泡儿了，栽在地下噗哧地一声。倒是那大褡裢，摔在地下咕咚地一声。小人听得声音甚是沉重，知道里面必是资财，我就一屁股坐在郑申胸脯之上。郑申才待要嚷，我将两手向他咽喉一扣，使劲在地下一按，不大的工夫，郑申

就不动了。小人把他拉入苇塘深处，以为此财是发定了，再也无人知晓。不想冤魂告到老爷台前。回老爷，郑申醉魔咕咚的，说的全是醉话，听不得呢。小人冤枉呀！”邵老爷问道：“你将银搭裢放在何处？”吴玉道：“那是二百两银子。小人将搭裢埋好，埋在缸后头了，分文没动。”邵老爷命吴玉画了招，带下去。即请县宰方令，将招供给他看了，叫方令派人将赃银起来，果然未动。即叫尸亲郑王氏收领。李存与翠芳塘住的众街坊释放回家。独有施生留在本府。吴玉定了秋后处决，派役押赴县内监收。方令一一领命，即刻禀辞回本县去了。

邵老爷退堂，来至书房，将锦笺唤进来，问道：“锦笺，你在施宅是世仆呀，还是新去的呢？”锦笺道：“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爷家。我们相公念书，就是小人伴读。”邵老爷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家老爷相知朋友有几位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锦笺道：“小人老爷有两位盟兄，是知己莫逆的朋友。”邵老爷道：“是哪两位？”锦笺道：“一位是作过兵部尚书的金辉金老爷，一位是现任太守邵邦杰邵老爷。”旁边书童将锦笺衣襟一拉，悄悄道：“大老爷的官讳，你如何浑说？”锦笺连忙跪倒：“小人实实不知，求大老爷饶恕。”邵老爷哈哈笑道：“老夫便是新调长沙太守的邵邦杰。金老爷如今已升了襄阳太守。”锦笺复又磕头。邵老爷吩咐：“起来。本府原是问你，岂又怪你。”即叫书童拿了衣巾，同锦笺到外面与施俊更换。锦笺悄悄告诉施俊说：“这位太守就是邵老爷。方才小人已听邵老爷说，金老爷也升了襄阳府太守。施相公如若见了邵老爷，不必提与金老爷呕气一事，省得彼此疑忌。”施生道：“我提那些做什么？你只管放心。”就随了书童来至书房，锦笺跟随在后。

施生见了邵公，上前行礼参见。邵公站起相搀。施生又谢为案件多蒙庇佑。邵公吩咐看座，施生告坐。邵公便问已往

情由，施生从头述了一遍。说至与金公呕气一节，改说：“因金公赴任不便在那里，因此小侄就要回家。不想行至攸县，我主仆便病了，生出这节事来。”邵公点了点头。说话间，饭已摆妥，邵公让施生用饭，施生不便推辞。饮酒之间，邵公盘诘施生学问，甚是渊博，满心欢喜，就将施生留在衙门居住，无事就在书房谈讲。因提起亲事一节，施生言：“家父与金老伯提过，因彼此年幼，尚未纳聘。”此句暗暗与佳蕙之言相符。邵公听了大乐，便将路上救了牡丹的话一一说了。“如今有老夫作主，一个盟兄之女，一个盟弟之子，可巧侄男侄女皆在老夫这里，正好成其美事。”施俊到了此时也就难以推辞。

邵公大高其兴，来到后面与夫人商量，叫夫人办理牡丹的内务，算是女家那边。邵公办理施生的外事，算是男家那边的。夫人也自欢喜，连三位小姐也替假小姐忙个不了。惟有佳蕙暗暗伤感，到了无人时，想起小姐溺水之苦，不由地泪流满面。夫人等以为她父母不在跟前，她伤心也是情理，当然倒可怜她，劝慰了多少言语，并嘱咐三位小姐不准耍笑打趣她。

到了佳期已近，本府阖署官员皆知太守有此义举，无不钦敬，俱各备了礼来贺喜。邵公难以推辞，只得斟酌收礼，当受的受，当璧的璧。是日却大排筵宴，请众官员吃喜酒，热闹非常。把个施生打扮得花团锦簇，众官员见了无不称赞。就在衙门的东跨所做了新房，到了吉时，将二人双双送了过去，成就百年之好。诸事已毕之后，邵老爷亲笔写了两封书信，差两人送信：一名丁雄，送金公之信；一名吕庆，送施老爷之信，务必当面投递。二人分投送信去了。

这日，施生正在书房看书，叫锦笺去后面取东西。锦笺来至后面，心中暗道：“自那日随着众人磕头道喜，我却没瞧见新奶奶什么模样。今日倒要留神瞧瞧。”谁知丫环正给新娘子

烹茶去了，锦笺唤了一声无人，他便来在院内。可巧佳蕙却在廊下用扇儿逗鹦鹉呢。猛见了锦笺，她把扇子一遮，连忙要转回屋内。哪知锦笺眼快，早认出是佳蕙来，暗道：“好呀，敢则是她呀！见了我，竟把扇子算个小围幕。她如今有了官诰了。”便高声说了一个“佳”字，新娘已将扇子撒下，连连摆手道：“兄弟不要高声！”锦笺便问：“你为何来到这里？”佳蕙便将做事不密，叫老爷知道了，如何逼勒小姐自尽，如何奶母定计上唐县，如何遇了贼船生生地把个小姐投水死了，自己如何被邵老爷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，如今闹得事已做成。

“求兄弟千万不要泄漏。只要你暗暗打听，倘或小姐投水未死，作姐姐的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，决不负主仆的情肠。我如今虽居此位，心实不安，也不过虚左以待之意。”锦笺见她如此，笑道：“言虽如此，如今名分攸关，况且与你磕头见礼，你就腆然受之，未免太过！”佳蕙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叫我无可如何。再者，你是兄弟，我是姐姐，难道受不起你一拜么？你若不依，我再给你拜上两拜。”就福了两福。锦笺再也没的说了。又见丫环烹茶而来，佳蕙连忙进屋内去了。锦笺向丫环要了东西，回到书房。见了施生，他却一字不提。从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，他就暗暗访查真小姐的下落。

且说丁雄与金公送信，从水面迎来，已见有官船预备。问时，果是迎接襄阳太守的。丁雄打听了打听，说金太守由枯梅岭起旱而来。他便弃舟乘马，急急赶至枯梅岭。先见有驮轿行李过去，知是金太守的家眷；后面方是太守乘马而来。丁雄下马抢步上前，请安禀道：“小人丁雄，奉家主邵老爷之命，前来投书。”说罢，将书信高高举起。金太守将马拉住，问了邵老爷起居。丁雄站起，一一答毕，将书信递过。金太守伸手接书，却问道：“你家太太好？小姐们可好？”丁雄一一回答。

金公道：“管家乘上马罢。俟我到驿再答回信。”丁雄退后，一抖丝缰上了马，就在金公后面跟随。见了金福禄等，彼此道辛苦。套叙言语，俱不必细表。

且说金公因是邵老爷的书信，非比寻常，就在马上拆看。见前面无非请安想念话头，看到后面有施俊与牡丹完婚一节，心中一时好生不乐，暗道：“邵贤弟做事荒唐！儿女大事，如何硬作主张？倒遂了施俊那畜生的私欲。此事太欠斟酌。”却又无可如何，将书信折叠折叠，揣在怀内。丁雄虽在后面跟随，却留神瞧。以为金公见了书信，必有话面问，谁知金公不但问，反觉得有些不乐的光景。丁雄暗暗纳闷。

正走之间，离赤石崖不远，见无数的喽罗排开，当中有个黄面金睛，浓眉凹脸，颌下满部绕丝的黄须（无怪绰号金面神），坐下骑着一匹黄骠马，手中拿着两根狼牙棒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在那里等候。金公早已看见，不知山贼是何主意。猛见丁雄伏身撒马过去。话语不多，山贼将棒一举，连晃两晃，上来了一群喽罗，鹰拿燕雀，将丁雄拖翻下马，捆了。金公一见，暗说：“不好！”才待拨转马头，只见山贼忽喇喇跑马过来，一声吡叱道：“俺蓝骁特来请太守上山叙话。”说罢，将棒往后一摆，喽罗蜂拥上前，拉住金公坐下嚼环，不容分说，竟奔山中去了。金福禄等见了，谁敢上前，唵地一声，大家没命地好跑。

且说蓝骁邀截了金公，正然回山。只见葛瑶明飞马近前来，禀道：“启大王：小人奉命劫掠驮轿，已然到手。不想山凹蹿出一只白狼，后面有三人追赶，却是卧虎沟的沙员外带领孟杰、焦赤。三人见小人劫掠驮轿，心中不忿，急急上前，将喽罗赶散，仍将驮轿夺去，押赴庄中去了。”蓝骁听了大怒，道：“沙龙欺我太甚！”吩咐葛瑶明押解金公上山，安置妥帖，急急带

喽罗前来接应。葛瑶明领命，只带数名喽罗，押解金公、丁雄上山，其余俱随蓝骁来至赤石崖下。

早见沙龙与孟杰二人迎将上来。蓝骁道：“沙员外，俺待你不薄，你如何管俺的闲事。”沙龙道：“非是俺管你的闲事，只因听见驮轿内哭得惨切，母子登时全要自尽，俺岂有不救死之理。”蓝骁道：“员外不知，俺与金太守素有仇隙，知他从此经过，特特前来邀截。方才已然擒获上山。忽听葛瑶明说员外将他家眷抢夺回庄，不知是何主意？”沙龙道：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金太守乃国家四品黄堂，你如何擅敢邀截？再者，你与太守有仇，却与他家眷何干？依俺说，莫若你将太守放下山来，交付与俺，俺与你在太守跟前说个分上，置而不理，免得你吃罪不起。”蓝骁听了，一声怪叫：“嗟呀，好沙龙！你真欺俺太甚，俺如今和你誓不两立！”说罢，催马抡棒打来。沙龙扯开架式抵敌，孟杰帮助相攻。蓝骁见沙、孟二人步下蹿跃，英勇非常，他便使个暗令，将棒往后一摆，众喽罗围裹上来。沙龙毫不介意，孟杰漠不关心，一个东指西杀，一个南击北搦。二人杀够多时，谁知喽罗益发多了，筐箩圈般将沙龙、孟杰困在当中，二人渐渐地觉得乏了。

原来葛瑶明将金公解入山中，招呼众多喽罗下山。他却指拨喽罗层层叠叠的围裹，所以人益发多了。正在分派，只见那边来了个女子，仔细打量，却是前次打野鸡的。他一见了，邪念陡起，一催马迎将上来，道：“娇娘往哪里走？”这句话刚刚说完，只听弓弦响处，这边葛瑶明眼睛内咕唧地一声，一个铁丸打入眼眶之内，生生把个眼珠儿挤出。葛瑶明“哎哟”一声，栽下马来。

原来焦赤押解驮轿到庄，叫凤仙、秋葵迎接进去，告诉明白，说蓝骁现领喽罗在山中截战。凤仙姐妹听了，甚不放心，

就托张妈妈在里头照料，他等随焦赤前来救应沙龙。在路上言明，焦赤从东杀进，凤仙姐妹从西杀进。不料，刚然上山就被葛瑶明看见，催马迎来。秋葵眼快嘴急，叫声：“姐姐，前日抢野鸡的那厮又来了。”凤仙道：“妹妹不要忙，待我打发他。前次手下留情，打在他眉攒中间，是个二龙戏珠。如今这厮又来，可要给他个‘唤虎出洞’了。”列位自想想：葛瑶明眉目之间有多大的地方，搁得住闹个龙虎斗么？这也是他贪淫好色之报。从马上栽了下来，秋葵赶上，将铁棒一扬，只听拍地一声，葛瑶明登时了账，琉璃珠儿砸碎了。未知她姐妹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

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

且说凤仙、秋葵从西杀来。只见秋葵抡开铁棒乒乒梆梆一阵乱响，打得喽罗四分五落。凤仙拽开弹弓，连珠打出，打得喽罗东躲西藏。忽又听东边呐喊，却是焦赤杀来，手托钢叉，连嚷带骂。里面沙龙、孟杰见喽罗一时乱散，他二人奋勇往外冲突。里外夹攻，喽罗如何抵挡得住，往左右一分，让开一条大路。却好凤仙、秋葵接住沙龙，焦赤却也赶到，彼此相见。沙龙道：“凤仙，你姐妹到此做甚？”秋葵道：“闻得爹爹被山贼截战，我二人特来帮助。”沙龙才要说话，只听山岗上咕噜噜鼓声如雷，所有山口外铿锵铿锵声震耳，又听人声呐喊：“拿呀，别放走了沙龙呀！”“大王说咧，不准放冷箭呀，务要生擒呀！”“姓沙的，你可跑不了啦！各处俱有埋伏呀，快些早些投降！”沙龙等听了，不由地骇目惊心。

你道如何？原来蓝骁暗令喽罗围困沙龙，只要诱敌，不准交锋。心想把他奈何乏了，一鼓而擒之，将他制服，作为自己的膀臂；故此他在高山岗上张望。见沙龙二人有些乏了，满心欢喜。惟恐有失，又叫喽罗上山，调四哨头领，按山口埋伏，如听鼓响，四面锣声齐鸣，一齐呐喊，惊吓于他。那时再为劝说，断无不归降之理。猛又见东西一阵披靡，喽罗往左右一分，

已知是沙龙的接应。他便擂起鼓来，果然各山口响应，呐喊扬威，声声要拿沙龙。他在高岗之上挥动令旗，沙龙投东他便指东，沙龙投西他便指西。沙龙父女同孟，焦二人跑够多时，不是石如骤雨，就是箭似飞蝗，毫无一个对手厮杀之人。跑来跑去并无出路，只得五人团聚一处，歇息商酌。

且不言沙龙等被困。再说卧虎庄上自焦赤押了驮轿进庄，所有渔猎众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儿娘子来，谁不要瞧瞧官儿娘子是什么模样，全当做希罕儿一般。你来我去，只管频频往来，却不敢上前，止于偷偷摸摸，扒扒窗户，或又掀掀帘子。及到人家瞧见他，他又将身一撤，直似偷油吃的耗子一般。倒是张立之妻李氏，受了凤仙之托，极力的张罗，却又一人张罗不过来，应酬了何夫人，又应酬小相公金章，额外还要应酬丫环仆妇，觉得累得很。出来便向众妇人道：“众位大妈、婶子，你们与其在这里张的望的，怎的不进去看看呢？陪着说说话儿，我也有个替换儿。”众人也不答言，也有摆手儿的，也有摇头儿的，又有扭扭捏捏躲了的，又有咕咕咕咕笑了的。李氏见了这番光景，赌气子转身进了角门。

原来角门以内就是跨所。当初凤仙、秋葵曾说过，如若房屋盖成，也不准张家姐姐搬出，故此张立夫妇带同牡丹，仍在跨所居住。李氏见了牡丹道：“女儿，今有员外救了官儿娘子前来。妈妈一人张罗不过来，别人都不敢上前，女儿敢去也不敢呀？你若敢去，妈妈将你带过去，咱娘儿两个也有个替换。你不愿意就罢。”牡丹道：“母亲，这有什么呢。孩儿就过去。”李氏欢喜道：“还是女儿大方。你把那头儿抵抵，把大褂子罩上。我这里烹茶，你就端过去。”牡丹果然将头儿整理整理，换衣系裙。

不多时，李氏将茶烹好，用茶盘托来，递与牡丹。见牡丹

抿得头儿光光油油的，衬着脸儿红红白白的，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儿，系着条青簇簇裙儿，真是娇娇娜娜，袅袅婷婷。虽是布裙荆钗，胜过珠围翠绕。李氏看了，乐得眉开眼笑，随着出了角门。众妇女见了，一个个低言悄语，接耳交头。这个道：“大妗子，你看呀，张奶奶又显摆她闺女呢。”那个道：“二娘儿，你听罢，看她见了官儿娘子，说些吗耶，咱们也学些见识。”说话间，李氏上前将帘掀起，牡丹端定茶盘，轻移莲步，至屋内慢闪秋波一看，觉得肝连胆一阵心酸。忽听小金章说道：“嗟呀，你不是我牡丹姐姐么？想煞兄弟了！”跑过来抱膝跪倒。牡丹到了此时，手颤腕软，当啷啷茶杯落地，将金章抱住，瘫软在地。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搂住牡丹，“儿”一声，“肉”一声，叫了半日，“哇”地一声方哭出来了，真是悲从中心出。慢说他三人泪流满面，连仆妇、丫环无不拭泪，在旁劝慰。窗外的田妇村姑不知为着何事，俱各纳闷。独有李氏张妈愣柯柯的，劝又不是，不劝又不是，好容易将她母女三人搀起。

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，一手拉住了金章，哀哀切切地一同坐了，方问与奶公奶母赴唐县如何至此。牡丹哭诉遇难情由。刚说至张公夫妇捞救，猛听得李氏放声哭道：“嗟呀，可坑了我了！”她这一哭，比方才她母女姐弟相识犹觉惨切。她想：“没有儿女的，怎生这样的苦法？索性没有也倒罢了，好容易认着一个，如今又被本家认去。这以后可怎么好？”越想越哭，越哭越痛，张着瓢大的嘴，扯着喇叭似的嗓子，好一场大哭。何氏夫人感念她救女儿之情，将她搀了过来，一同坐了，劝慰多时。牡丹又说：“妈妈只管放心，决不辜负厚恩。”李氏方住了声。

金章见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，立刻磨着何氏夫人要他姐

姐的衣服。一句话提醒了李氏，即到跨所取衣服。见张立拿茶叶要上外边去，李氏道：“大哥，那是给人家的女儿预备的茶叶，你为何拿出去？”张立道：“外面来了多少二爷们，连杯茶也没有。说不得只好将这茶叶拿出。你如何又说人家女儿的话呢？”李氏便将方才母女相认的话说了。张立听了，也无可如何，且先到外面张罗。张立来至厅房，众仆役等见了道谢。张立急忙烹茶。

忽见庄客进来，说道：“你等众位在此厅上坐不得了，且至西厢房吃茶罢。我们员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。”众仆役听了，俱各出来躲避。只见外面进来了三人，却是欧阳春、智化、丁兆蕙。原来他三人到了襄阳，探听明白。赵爵立了盟书，恐有人盗取，关系非浅，因此盖了一座冲霄楼，将此书悬于梁间，下面设了八卦铜网阵，处处设了消息，时时有人看守。原打算进去探访一番，后来听说圣上钦派颜大人巡按襄阳，又是白玉堂随任供职。大家计议，莫若仍回卧虎沟与沙龙说明，同去辅佐巡按，帮助玉堂，又为国家，又尽朋情，岂不两全其美。因此急急赶回来了。

来至庄中，不见沙龙。智化连忙问道：“员外哪里去了？”张立将救了太守的家眷，蓝骁劫战赤石崖，不但员外与孟、焦二位去了，连两位小姐也去了，打算救应，至今未回。智化听了，说道：“不好！此事必有舛错，不可迟延。欧阳兄与丁贤弟务要辛苦辛苦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叫我们上何方去呢？”智化道：“就解赤石崖之围。”丁二爷道：“我与欧阳兄都不认得，如何是好？”张立道：“无妨，现有史云，他却认得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如此，快唤他来。”张立去不多时，只见来了七人，听说要上赤石崖，同史云全要去的。智化道：“很好。你等随了二位去罢，不好逞强好勇，只听吩咐就是了。欧阳兄专要擒

获蓝晓。丁贤弟保护沙兄父女。我在庄中防备贼人分兵抢夺家属。”北侠与丁二官人急急带领史云七人，直奔赤石崖去了。这里，智化叫张立进内，安慰众女眷人等，不必惊怕，惟恐有着急欲寻自尽等情。又吩咐众庄客：“前后左右探听防守，倘有贼寇来时，不要声张，暗暗报我知道，我自有道理。”登时把个卧虎庄主张的井井有条。可见他料事如神，机谋严密。

且说北侠等来至赤石崖的西山口，见有许多喽罗把守。这北侠招呼众人，道：“守汛喽罗听真：俺欧阳春前来解围，快快报与你家山主知道。”西山口的头领不敢怠慢，连忙报与蓝晓。蓝晓问道：“来有多少人？”头领道：“来了二人，带领庄丁七人。”蓝晓暗道：“共有九人，不打紧。好便好，如不好时，连他等也困在山内，索性一网打尽。”想罢，传与头领，叫把他等放进山口。早见沙龙等正在那里歇息。彼此相见，不及叙语。北侠道：“俺见蓝晓去。丁贤弟小心呀！”说罢，带了七人奔至山岗。蓝晓迎了下来，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北侠道：“俺欧阳春，特来请问山主，今日此举是为金太守呀，还是为沙员外呢？”蓝晓道：“俺原是为擒拿太守金辉，却不与沙员外相干。谁知沙员外从我们头领手内将金辉的家眷抢去不算，额外还要和我要金辉。这不是沙员外欺我太甚么！所以将他困住，务要他归附方罢。”北侠笑道：“沙员外何等之人，如何肯归附于你？再者，你无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黄堂，这不成了反叛了么？”蓝晓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欧阳春，你今此来，端得为何？”北侠道：“俺今特来拿你！”说罢，抡开七宝刀，照腿砍来。蓝晓急将铁棒一迎。北侠将手往外一削，噌地一声将铁棒狼牙削去。蓝晓暗说：“不好！”又将左手铁棒打来。北侠尽力往外一磕，又往外一削，迎的力猛，蓝晓觉得从手内夺的一般，飏地一声连磕带削，棒已飞出数步以外。蓝晓身形

晃了两晃。北侠赶步，纵身上了蓝骁的马后，一伸左手攥住他的皮腰带，将他往上一提，蓝骁已离鞍心。北侠将身一转，连背带扛，往地下一跳，右肘把马跨一捣，那马咳地一声，往前一蹿。北侠提着蓝骁，一松手，咕咚一声栽倒尘埃。史云等连忙上前擒住，登时捆缚起来。

此一段北侠擒蓝骁，迥与别书不同，交手别致，迎逢各异。至于擒法更觉新奇。虽则是失了征战的规矩，却正是侠客的行藏，一味的巧妙灵活，决不是卤莽灭裂，好勇斗狠那一番的行为。

且说丁兆蕙等早望见高岗之上动手，趁他不能挥动令旗，失却眼目，大家奋勇杀奔西山口来。头领率领喽罗，如何抵当得住一群猛虎？发了一声喊，各自逃出去了。丁兆蕙独自一人擎刀把住山口，先着凤仙、秋葵回庄，然后沙龙与兆蕙复又来到高岗。

此时北侠已追问蓝骁，金太守在于何处。蓝骁只得说出已解山中，即着喽罗将金辉、丁雄放下山来。北侠就着史云带同金太守先行回庄。至西山口，叫孟、焦二人也来押解蓝骁，上山剿灭巢穴去了。要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

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

且说史云引着金辉、丁雄来到庄中。庄丁报与智化。智化同张立迎到大厅之上。金太守并不问妻子下落如何，惟有致谢搭救自己之恩。智化却先言夫人、公子无恙，使太守放心。略略吃茶，歇息歇息，即着张立引太守来到后面，见了夫人、公子，此时凤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认，正在庆贺。忽听太守进来，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。

这些田妇村姑，谁不要瞧瞧大老爷的威严。不多时，见张立带进一位戴纱帽的，翅儿缺少一个；穿着红袍，襟子搭拉半边；玉带系腰，因揪折闹得里出外进；皂靴裹足不合脚，弄得底绽帮垂；一部苍髯，探得上头扎煞下头卷；满面尘垢，抹得左边漆黑右边黄。初见时，只当做走会的扛箱官，细瞧来，方知是新印的金太守。众妇女见了这狼狈的形状，一个个抿着嘴儿嘻笑。

夫人、公子迎出屋来，见了这般光景，好不伤惨。金章上前请安，金公拉起，携手来至屋内。金公略述山王邀截的情由。何氏又说恩公搭救的备细。夫妻二人又是嗟叹，又是感激。忽听金章道：“爹爹，如今却有事中之喜了。”太守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何氏安人便将母女相认的事说出。太守诧异道：

“岂有此理！难道有两个牡丹不成？”说罢，从怀中将邵老爷书信拿出，递给夫人看了。何氏道：“其中另有别情。当初女儿不肯离却闺阁，是乳母定计，将佳蕙扮做女儿，女儿改了丫环。不想遇了贼船，女儿赴水倾生。多亏了张公夫妇捞救，认为义女。老爷不信，请看那两件衣服。方才张妈妈拿来，是当初女儿投水穿的。”金公拿起一看，果是两件丫环服色，暗暗忖度，道：“如此看来，牡丹不但清洁，而且有智，竟能保金门的脸面，实属难得。”再一转想：“当初手帕金鱼原从巧娘手内得来，焉知不是那贱人作弄的呢？就是书箱翻出玉钗，我看施生也并不惧怕，仍然一团傲气。仔细想来，其中必有情弊。是我一时着了气恼，不辨青红皂白，竟把他二人委屈了。”再想起逼勒牡丹自尽一节，未免太狠，心中愧悔难禁。便问何氏道：“女儿今在哪里？”何氏道：“方才在这里。听说老爷来了，她就上她干娘那边去了。”金公道：“金章，你同丫环将你姐姐请来。”

金章去后，何氏道：“据我想来，老爷不见女儿倒也罢了。惟恐见了时，老爷又要生气。”金公知夫人话内有讥诮之意，也不答言，止于付之一笑。只见金章哭着回来，道：“我姐姐断不来见爹爹，说惟恐爹爹见了又要生气。”金公哈哈笑道：“有其母，必有其女。无奈何，烦夫人同我走走如何？”何氏见金公如此，只得叫张妈妈引路，老夫妻同进了角门，来到跨所之内。凤仙姐妹知道太守必来，早已躲避。只见三间房屋，两明一暗，所有摆设颇颇的雅而不俗。这俱是凤仙在这里替牡丹调停的。张李氏将软帘掀起，道：“女儿，老爷亲身看你。”金公便进屋内，见牡丹面里背外，一言不答。金公见女儿的梳妆打扮，居然的布裙荆钗，回想当初珠围翠绕，不由地痛澈肺腑，道：“牡丹我儿，是为父的委屈了你了！皆由当初一时气

恼，不加思索，无怪女儿着恼。难道你还嗔怪爹爹不成？你母亲也在此，快些见了罢！”张妈妈见牡丹端然不动，连忙上前，道：“女儿，你乃明理之人，似此非礼，如何使得？老爷太太是你生身父母尚且如此，若是我夫妻得罪了你，那时岂不更难乎为情了么？快些下来叩拜老爷罢。”此时牡丹已然泪流满面，无奈下床，双膝跪倒，口称：“爹爹，儿有一言告禀。孩儿不知犯了何罪，致令爹爹逼孩儿自尽。如今现为皇家太守，倘若遇见孩儿之事，爹爹断理不清，逼死女子是小事，岂不与德行有亏？孩儿无知顶撞，望乞爹爹宽宥。”金公听了，羞得面红过耳，只得赔笑将牡丹搀起，道：“我儿说得是，以后爹爹诸事细心了。以前之事，全是爹爹不是，再休提起了。”又向何氏道：“夫人，快些与女儿将衣服换了。我到前面致谢致谢恩公去。”说罢，抽身就走。张立仍然引至大厅。智化对金公道：“方才主管带领众役们来央求于我，惟恐大人见责，望乞大人容谅。”金公道：“非是他等无能，皆因山贼凶恶，老夫怪他们则甚？”智化便将金福禄等唤来，与老爷磕头。众人又谢了智爷。智爷叫将太守衣服换来。

只见庄丁进来报道：“我家员外同众位爷们到了。”智化与张立迎到庄门。刚到厅前，见金公在那里立等，见了众人，连忙上前致谢。沙龙见了，便请太守与北侠进厅就座。智化问剿灭巢穴如何。北侠道：“我等押了蓝骁入山，将辎重俱散与喽罗，所有寨棚全行放火烧了。现时把蓝骁押来，交在西院，叫众人看守。特请太守老爷发落。”太守道：“多承众位恩公的威力。既将贼首擒获，下官也不敢擅专。俟到任所，即行具折连贼首押赴东京，交到开封府包相爷那里，自有定见。”智化道：“既如此，这蓝骁倒要严加防范，好好看守，将来是襄阳的硬证。”复又道：“弟等三人去而复返者，因听见颜大人

巡按襄阳，钦派白五弟随任供职。弟等急急赶回来，原欲会同兄长，齐赴襄阳，帮助五弟共襄此事。如今既有要犯在此，说不得必须耽迟几日工夫。沙兄长、欧阳兄、丁贤弟，大家俱各在庄，留神照料蓝骁，惟恐襄阳王暗里遣人来盗取，却是要紧的。就是太守赴任，路上也要仔细。若要小弟保护，随同前往，一到任所，急急具折。俟折子到时，即行将蓝骁押赴开封。诸事已毕，再行赶到襄阳，庶乎予事有益。不知众位兄长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好。就是如此。”金公道：“只是又要劳动恩公，下官心甚不安。”说话间，酒筵设摆齐备，大家入座饮酒。

只见张立悄悄与沙龙附耳。沙龙出席，来至后面，见了凤仙、秋葵，将牡丹之事一一叙明。沙龙道：“如何？我看那女子举止端方，决不是村庄的气度，果然不错。”秋葵道：“如今牡丹姐姐不知还在咱们这里居住，还是要随任呢？”沙龙道：“自然是要随任，跟了他父母去。岂有单单把他留在这里之理呢？”秋葵道：“我看牡丹姐姐他不愿意去，如今连衣服也不换，仿佛有甚么委屈似的，擦眼抹泪的。莫若爹爹问问太守，到底带了他去不帶他去，早定个主意为是。”沙龙道：“何必多此一问。那有他父母既认着了，不帶了去，还把女儿留在人家的道理？这都是你们贪恋难舍，心生妄想之故。我不管你，牡丹姐姐如若不换衣服，我惟你二人是问。少时我同太守还要进来看呢。”说罢，转身上厅去了。

凤仙听了，低头不语。惟有秋葵，将嘴一咧，哇地一声，哭着奔到后面。见了牡丹，一把拉住，道：“嗟呀！姐姐吓，你可快走了！我们可怎么好呀？”说罢，放声痛哭。牡丹也就陪哭起来了。众人不知为着何故。随后凤仙也就来了，将此事说明，大家这才放了心了。

何氏夫人过来，拉着秋葵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不要啼哭。你舍不得你的姐姐，哪知我心里还舍不得你呢！等着我们到了任所，急急遣人来接你。实对你说，我很爱你这实心眼儿，为人憨厚。你若不憎嫌，我就认你为干女儿，你可愿意么？”秋葵听了，登时止住泪，道：“这话果真么？”何氏道：“有什么不真呢？”秋葵便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如此，母亲请上，待孩儿拜见。”说罢，立时拜下去。何氏夫人连忙搀起。凤仙道：“牡丹姐姐，你不要哭了，如今有了傻妹子了。”牡丹噗哧地一声，也笑了。凤仙道：“妹子。你只顾了认母亲，方才我爹爹说的话，难道你就忘了么？”秋葵道：“我何尝忘了呢！”便对牡丹道：“姐姐，你将衣服换了罢。我爹爹说了，如若不换衣服，要不依我们俩呢！你若拿着我当亲妹妹，你就换了。你若瞧不起我。你就不换。”张妈妈也来相劝。凤仙便吩咐丫环道：“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环衣服来。”彼此撺掇，牡丹碍不过脸去，只得从新梳洗起来。凤仙、秋葵在两边，一边一个观妆。见丫环仆妇服侍的全有规矩款式，暗暗地羡慕。不多时梳妆已毕，换了衣服，更觉鲜艳非常。牡丹又将簪珥赠了凤仙姊妹许多，二人深谢了。

且说沙龙来到厅上，复又执壶斟酒。刚坐下，只见焦赤道：“沙大哥，今日欧阳兄、智大哥都在这里，前次说的亲事，今日还不定规么？”一句话说的也有笑的，也有怔的。怔的，因不知其中之事体，此话从何说起；笑的，是笑他性急，粗莽之甚。沙龙道：“焦贤弟，你忙什么？为儿女之事，何必在此一时呢？”焦赤道：“非是俺性急。明日智大哥又要随太守赴任，岂不又是耽搁呢？还是早些定规了的是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众位不知，焦二哥为的是早些定了，他还等着吃喜酒呢！”焦赤道：“俺单等吃喜酒？这里现放着酒，来来来，咱们且吃一

杯。”说罢，端起来一饮而尽。大家欢笑快饮。酒饭已毕，金公便要了笔砚来，给邵邦杰细细写了一信。连手帕并金鱼、玉钗，俱各封固停当，当面交与丁雄，叫他回去就托邵邦杰将此事细细访查明白。赏了丁雄二十两银子，即刻起身赶赴长沙去了。

沙龙此时已到后面。秋葵将何氏夫人认为干女儿之事说了，又说牡丹小姐已然换了衣服，还要请太守与爹爹一同拜见。沙龙便来到厅上请了金公，来到后面。牡丹出来先拜谢了沙龙。沙龙见牡丹花团锦簇，真不愧千金的态度，满心欢喜。牡丹又与金公见礼，金公连忙搀起。见牡丹依然是闺阁装扮，虽然欢喜，未免有些凄惨。牡丹又带了秋葵与义父见礼。金公连忙叫牡丹搀扶。沙龙也就叫凤仙见了。金公又致谢沙龙：“小女在此打扰，多蒙兄长与二位侄女照拂。”沙龙连说：“不敢。”

他等只管亲的干的，见父认女，旁边把个张妈妈瞅得眼儿热了，眼眶里不由地流下泪来，用绢帕左擦右擦。早被牡丹看见，便对金公道：“孩儿还有一事告禀。”金公道：“我儿有话只管说来。”牡丹道：“孩儿性命多亏了干爹、干娘搭救，才有今日。而且老夫妻无男无女，孤苦只身，求爹爹务必将他老夫妻带到任上，孩儿也可以稍为报答。”金公道：“正当如此，我儿放心。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，明日随行便了。”张妈妈听了，这才破涕为笑。

沙龙又同金公来到厅上。金公见设筵丰盛，未免心甚不安。沙龙道：“今日此筵，可谓四喜俱备。大家坐了，待我说来。”仍然太守首座，其次北侠、智公子、丁二官人、孟杰、焦赤，下首却是沙龙与张立。焦赤先道：“大哥快说四喜。若说是了：‘有一喜俺喝一碗如何？’”沙龙道：“第一，太守今日一家团聚，又认了小姐，这个喜如何？”焦赤道：“好，可喜可贺！”

俺喝这一碗。快说第二十。”沙龙道：“这第二十，就是贤弟说的了，今日凑着欧阳兄、智贤弟在此，就把女儿大事定规了。从此咱三人便是亲家了，一言为定。所有纳聘的礼节，再说。”焦赤道：“好呀，这才痛快呢！这二喜，俺要喝两碗：一碗陪欧阳兄、智大哥，一碗陪沙兄长。你三人也要换杯儿才是。”说得大家笑了。果然北侠、智公子与沙员外彼此换杯。焦赤已然喝了两碗。沙龙道：“三喜是明日太守荣任高升。这就算饯行的酒席，如何？”焦赤道：“沙兄长会打算盘，一打两副成，也倒罢了。俺也喝一碗。”孟杰道：“这第四十喜不知是什么？倒要听听。”沙龙道：“太守认了小女为女，是干亲家，欧阳兄与智贤弟定了小女为媳，是新亲家，张老丈认了太守的小姐为女，是新亲家。通盘算来，今日乃我们三门亲家大会齐儿，难道算不得一喜么？”焦赤听了，却不言语，也不饮酒。丁二爷道：“焦二哥，这碗酒为何不喝？”焦赤道：“他们亲家闹他们的亲家，管俺什么相干？这酒俺不喝。”丁二爷道：“焦二哥，你莫要打不开算盘。将来这里的侄女儿过了门时，他们亲家爹对亲家爷，咱们还是亲家叔叔呢。”说得大家全笑了，彼此欢饮。饭毕之后，大家歇息。

到了次日，金太守起身，智化随任。独有凤仙、秋葵与牡丹三人痛哭，不忍分别，好容易方才劝止。智化又谆谆嘱咐，好生看守蓝骁，俟折子到时，即行押解进京。北侠又提拔智化，一路小心。大家珍重，执手分别。上任的上任，回庄的回庄，俱各不表。要知后文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

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童

且说小侠艾虎，自离了卧虎沟，要奔襄阳。他因在三日未曾饮酒，头天就饮了个过量之酒，走了半天就住了。次日也是如此。到了第三十日，猛然省悟，道：“不好！若要如此，岂不又象上卧虎沟一样么？倘然再要误事，那就不成事了。从今后酒要检点才好。”自己劝了自己一番。因心里惦着走路，偏偏的起得早了，不辨路径，只顾往前进发。及至天亮，遇见行人问时，谁知把路走错了。理应往东，却岔到东北，有五六十里之遥。幸喜此人老成，的的确确告诉他，由何处到何镇，再由何镇到何堡，过了何堡几里方是襄阳大路。艾虎听了，躬身道谢，执手告别。自己暗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！起了个五更，赶了个晚集，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。”仔细想来，全是前两日贪酒之过。若不是那两天醉了，何至有今日之忙？何至有如此之错呢？可见酒之误事不小，自己悔恨无及。哪知，他就在此一错上，便把北侠等让过去了。所以直到襄阳，全未遇见。

这日，好不容易到了襄阳。各处店寓询问，俱各不知。他哪知道，北侠等三人再不住旅店，惟恐怕招人的疑忌，全是在野寺古庙存身。小侠寻找多时，心内烦躁，只得找个店寓住了。

次日，便在各处访查，酒也不敢多吃了。到处听人传说，

新升来一位巡按大人，姓颜，是包丞相的门生，为人精明，办事梗直。倘若来时，大家可要把冤枉申诉申诉。又有悄悄低言讲论的，他却听不真切。他便暗暗生智，坐在那里仿佛磕睡，前仰后合，却是闭目合睛侧耳细听。渐渐地听在耳内，原来是讲究如何是立盟书，如何是盖冲霄楼，如何设铜网阵。一连探访了三日，到处讲究的全是这些，心内早得了些主意。因知铜网阵的厉害，不敢擅入。他却每日在襄阳王府左右暗暗窥觑，或在对过酒楼张望。

这日，正在酒楼之上饮酒，却眼巴巴的瞧着对过。见府内往来行人出入，也不介意。忽然来了二人，乘着马，到了府前下马，将马拴在桩上，进府去了。有顿饭的工夫，二人出来，各解偏缰，一人扳鞍上马，一人刚才认镫。只见跑出一人，一点手，那人赶到跟前，附耳说了几句，形色甚是仓皇。小侠见了，心中有些疑惑，连忙会钞下楼，暗暗跟定二人。来至双岔路口，只听一人道：“咱们定准在长沙府关外十里堡镇上会齐。请了。”各自加上一鞭，往东西而去。他二人只顾在马上交谈，执手告别，早被艾虎一眼看出，暗道：“敢则是他两个呀！”

你道他二人是谁？原来俱是招贤馆的旧相知。一个是陆起念的赛方朔方韶。自从在夹沟被北侠削了他的刀，他便脱逃，也不敢回招贤馆。他却直奔襄阳，投在奸王府内。那一个是机谋百出的小诸葛沈仲元。只因捉拿马强之时，他却装病不肯出头。后来见他等生心抢劫，不由地暗笑这些没天良之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又听见大家计议投奔襄阳，自己转想：“赵爵久怀异心，将来国法必不赦宥。就是这些乌合之众，也不能成其大事。我何不将计就计，也上襄阳，投在奸王那里，看个动静。倘有事关重大的，我在其中调停，暗暗给他破法。一来与朝廷出力报效，二来为百姓剪恶除奸，岂不大妙。”但凡侠客

义士，行止不同。若是沈仲元尤难，自己先担个从奸助恶之名，而且在奸王面前还要随声附和，迎合献媚，屈己从人，何以见他的侠义呢？殊不知他仗着自己聪明，智略过人，他把事体看透，犹如掌上观文，仿佛逢场作戏。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，这才是真正侠义。即如南侠、北侠、双侠，甚至小侠，处处济困扶危，谁不知是行侠尚义呢？这是明露的侠义，却倒容易。若沈仲元，决非他等可比。他却在暗中调停，毫不露一点声色，随机应变，谲诈多端。到了归期，恰在侠义之中，岂不是令极难事呢！他的这一番慧心灵机，真不愧“小诸葛”三字。

他这一次随了方貂同来，却有一件重大之事。只因蓝骁被人擒拿之后，将輜重分散。喽罗之中，就有无赖之徒，恶心不改，急急赶赴襄阳，禀报奸王。奸王听了，暗暗想道：“事尚未举，先折了一只膀臂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便来至集贤堂，与大众商议道：“孤家原写信一封与蓝骁，叫他将金辉邀截上山，说他归附。如不依从，即行杀害，免得来至襄阳又要费手。不想蓝骁被北侠擒获。事到如今，列位可有什么主意？”其中却有明公，说道：“纵然害了金辉，也不济事。现今圣上钦派颜查散巡按襄阳，而且长沙又改调了邵邦杰。这些人，皆有虎视眈眈之意。若欲加害，索性全然害了，方为稳便。如今却有一计害三贤的妙策。”奸王听了，满心欢喜，问道：“何为一计害三贤，请道其详。”这明公道：“金辉必由长沙经过。长沙关外十里堡是个迎接官员的去处，只要派个有本领的去到那里，夤夜之间将金辉刺死。倘若成功，邵邦杰的太守也就坐不牢了。金辉原是在他那里住宿，既被人刺死了，焉有本地太守无罪之理？咱们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内，却办一套文书，迎着颜巡按呈递。他做襄阳巡按，襄阳太守被人刺死了，他如何不管呢？既要管，又无处缉拿行刺之人，事要因循起来，圣上必要见怪，

说他办理不善。那时慢说他是包公的门生，就是包公，也就难以回护了。”奸王听毕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就派方貂前往。”旁边早惊动了一个大明公沈仲元，见这明公说的得意洋洋，全不管行得行不得，不由地心中暗笑。惟恐万一事成，岂不害一忠良，莫若我亦走走。因此上前说道：“启上千岁，此事重大，方貂一人惟恐不能成功。待微臣帮他同去何如？”奸王更加欢喜。方貂道：“为日有限，必须乘马方不误事。”奸王道：“你等去到孤家御厩中，自己拣选马匹去。”二人领命，就到御厩选了好马，备办停当。又到府内见奸王禀辞。奸王嘱咐了许多言语。二人告别出来，刚要上马，奸王又派亲随之人出来，吩咐道：“此去成功不成功，务要早早回来。”二人答应，骑上马，各要到下处收拾行李，所以来至双岔口，言明会齐儿的所在，这才分东西各回下处去了。

艾虎听了个明白，看了个真切，急急回到店中，算还了房钱，直奔长沙关外十里堡而来。一路上酒也不喝，恨不得一步迈到长沙。心内想着：“他们是马，我是步行，如何赶得过马去呢？”又转想道：“他二人分东西而走，必然要带行李，再无有不图安逸的。图安逸的，必是夜宿晓行。我不管他，我给他个昼夜兼行，难道还赶不上他么？”真是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却是艾虎预先到了。歇息了一夜，次日必要访查那二人的下落。出了旅店，在街市闲游，果然见个镇店之所热闹非常。自己散步，见路东有接官厅，悬花结彩。仔细打听，原来是本处太守邵老爷与襄阳太守金老爷是至相好，皆因太守上襄阳赴任，从此经过，故此邵老爷预备得这样整齐。艾虎打听这金老爷几时方能到此，敢则是后日才到公馆。艾虎听在心里，猛然省悟道：“是了，大约那两个人必要在公馆闹什么玄虚。后日，我倒要早早的伺候他。”

正在揣度之间，忽听耳畔有人叫道：“二爷哪里去？”艾虎回头一看，瞧着认得，一时想不起来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怎么二爷连小人也认不得了？小人就是锦笺。二爷与我家爷结拜，二爷还赏了小人两锭银子。”艾虎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是我一时忘记了。你今到此何事？”锦笺道：“噯，说起来话长”二爷无事，请二爷到酒楼，小人再慢慢细禀。”艾虎即同锦笺上了路西的酒楼，拣个僻静的桌儿坐了。锦笺还不肯坐。艾虎道：“酒楼之上，何需论礼？你只管坐了，才好讲话。”锦笺告坐，便在横头儿坐了。博士过来，要了酒菜。艾虎便问施公子。锦笺道：“好。现在邵老爷太守衙门居住。”艾虎道：“你主仆不是上九仙桥金老爷那里，为何又到这儿呢？”锦笺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所以话长。”便将投奔九仙桥始末原由，后来如何病在攸县，说了一遍。“若不亏二爷赏的两个锭子，我家相公如何养病呢？”艾虎说：“些须小事，何必提他。你且说后来怎么样。”

锦笺初见面，何以就提赏了小人两锭银子？只因艾虎给的银两恰恰给锦笺救了急儿，所以他深深感激，时刻在念。俗语说的好：“宁给饥人一口，不送富人一斗”，是再不错的。锦笺又将遇了官司，如何要寻自尽，却好遇见一位蒋爷，赏了两锭银子，方能奔到长沙，说了一遍。艾虎听至此，便问：“这姓蒋的是什么样？”锦笺说了形状。艾虎不胜大喜，暗道：“蒋叔父也有了下落了。”又听锦笺说邵老爷如何与他家爷完婚一节，艾虎不由地拍手，笑道：“好！这位邵老爷办事爽快。如今俺有了盟嫂了。”锦笺道：“二爷不知这其中又有了事了！”艾虎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锦笺又讲，如何派丁雄送信，昨因丁雄回来，金老爷那里写了一封信来，说他小姐因病上唐县就医，乘舟玩月，误堕水中。现时小人的这位主母是个假的。艾

虎听了，诧异道：“这假的又是那个呢？”锦笺又将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，一五一十的说了。艾虎摇头道：“你们这事做得不好了。难道邵老爷见了此书就不问么？”锦笺道：“焉有不问的呢？将我家爷叫了过去，把书信给他看了。额外还有一包东西。我家爷便到卧室，见了假主母，将这东西给他看了。这假主母才哭了个哽气倒噎。”艾虎道：“见了什么东西，就这等哭？”锦笺道：“就是芙蓉帕、金鱼和玉钗。我家爷因见帕上有字，便问是谁人写的。假主母方说道，这前面是他写的。”艾虎道：“他到底是谁？”锦笺笑道：“二爷你道这假主母是谁？敢则就是佳蕙！”艾虎问道：“佳蕙如何冒称小姐呢？”锦笺又将对换衣服说了。艾虎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后来怎么样呢？”锦笺道：“这佳蕙说：‘前面字是妾写的，这后边字不是老爷写的么？’一句话倒把我家爷提醒了。仔细一看，认出是小人笔迹，立刻将小人叫进去。三曹对案，这才都说了，全是佳蕙与小人彼此对偷的，我家爷与金小姐一概不知。我家爷将我责备一番，便回明了邵老爷。邵老爷倒乐了，说小人与佳蕙两小无猜，全是一片为主之心，倒是有良心的。只可惜小姐薄命倾生。谁知佳蕙自那日起，痛念小姐，饮食俱废。我家爷也是伤感，因此叫小人备办祭礼，趁着明日邵老爷迎接金老爷去，他二人要对着江边遥祭。”艾虎听了，不胜悼叹。他那知道，绿鸭滩给张公贺得义女之喜，那就是牡丹呢。

锦笺说毕，又问小侠意欲何往。艾虎不肯明言，托言往卧虎沟去，又转口道：“俺既知你主仆在此，俺倒要见见盟嫂。你先去备办祭礼，我在此等你一路同往。”锦笺下楼，去不多时回来。艾虎会了钱钞，下楼竟奔衙署。相离不远，锦笺先跑去了，报知施生。施生欢喜非常，连忙采至衙外，将艾虎让至东跨所书房内。彼此欢叙，自不必说。

到了次日，打听邵老爷走后，施生见了艾虎，告过罪，暂且失陪。艾虎已知为遥祭之事，也不细问。施生同定佳蕙、锦笺，坐轿的坐轿，骑马的骑马，来至江边，设摆祭礼。这一番痛哭，不想却又生出巧事来了。欲知端的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一回

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

且说施生同锦笺乘马，佳蕙坐了一乘小轿，私自来到江边，摆下祭礼，换了素服，施生与佳蕙拜奠，锦笺只得跟在相公后面行礼。佳蕙此时哀哀戚戚的痛哭，甚至施生也是惨惨凄凄泪流不止。锦笺在旁恳恳切切百般劝慰。痛哭之后，复又拈香。候香炷的工夫，大家观望江景。只见那边来了一帮官船，却是家眷行囊。船头上舱门口，一边坐着一个丫环，里面影影绰绰有个半老的夫人，同着一位及笄的小姐，还有一个年少的相公。船临江边，不由地都往岸边张望。见施生背着手儿远眺江景，瞧佳蕙手持罗帕，仍然拭泪。小姐看了多时，搭讪着对相公说道：“兄弟，你看那夫人的面貌好似佳蕙。”小相公尚未答言，夫人道：“我儿悄言。世间面貌相同者颇多。他若是佳蕙，那厢必是施生了。”小姐方不言语，惟有秋水凝眸而已。

原来此船正是金大守的家眷，何氏夫人带着牡丹小姐、金章公子。何氏夫人早已看见岸边有素服祭奠之人。仔细看来，正是施生与佳蕙。施生是自幼儿常见的，佳蕙更不消说了，心中已觉惨切之至。一来惟恐小姐伤心，现有施生，不大稳便；二来又因金公脾气，不敢造次相认。所以说了一句“世间面貌相同者颇多”，

船已过去。到了停泊之处，早有丁雄、吕庆在那里伺候迎接。吕庆已从施公处回来，知是金公家眷到了，连忙伺候。仆妇丫环上前搀扶着，弃舟乘轿，直奔长沙府衙门去了。不多时，金老爷亦到。丁雄、吕庆上前请安，说：“家老爷备的马匹在此，请老爷乘用。”金公笑吟吟的道：“你家老爷在哪里呢？”丁雄道：“在公馆恭候老爷。”金公忙接丝缰，吕庆坠镫，上了坐骑。丁雄、吕庆也上了马。吕庆在前引路，丁雄策着马在金公旁边。金公问他：“几时到的长沙？你家老爷见了书信说些什么？”丁雄道：“小人回来时极其迅速，不多几日就到了。家老爷见了老爷的书信，小人不甚明白。俟老爷见了家老爷再为细述。”金公点了点头。说话间，丁雄一伏身，叭喇喇马已跑开。又走了不多会，只见邵太守同定合署官员，俱在那里等候。此时吕庆已然下马，急忙过来伺候金公下马。二位太守彼此相见，欢喜不尽。同到公厅之上，众官员又从新参见。金公一一应酬了几句，即请安歇去罢。众官员散后，二位太守先叙了些彼此渴想的话头，然后摆上酒肴，方问及完婚一节。邵老爷将锦笺、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。金公方才大悟，全与施生、小姐毫无相干。二人畅饮阔叙。酒饭毕后，金老爷请邵老爷回署。邵老爷又陪坐多时，方才告别，坐轿回衙。

此时施生早已回来了，独独不见了艾虎，好生着急，忙叫书童。书童说：“艾爷并未言语，不知向何方去了。”施生心中懊悔，暗自揣度道：“想是贤弟见我把他一人丢在此处，他赌气得走了。明日却又往何方找寻去呢？”无奈何，回身来至卧室，却又不见了佳蕙。不多时，丫环来回道：“奶奶叫回老爷知道，方才接得金太守家眷，谁知金小姐依然无恙，奶奶在那里伺候小姐呢。俟诸事已毕，回来再为细禀。”施生听了，不觉诧异，却又暗暗欢喜。

忽听邵老爷回衙，连忙迎接。相见毕，邵老爷也不进内，便来至东跨所之内安歇，施生陪坐。邵老爷道：“我今日面见金兄，俱已说明。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，反倒后悔。还说明日叫贤侄随到任上，与牡丹完婚。明日必到衙署回拜于我，贤侄理应见见为是。”施生喏喏连声，又与邵公拜揖，深深谢了。叙话多时，方才回转卧室。却好佳蕙回来，施生便问牡丹小姐如何死而复生。佳蕙一一说了，又言：“夫人视如儿女，小姐情同姊妹，贱妾受如此大恩，实实不忍分离。今日回明老爷，明日贱妾就要随赴任所。俟完婚之日，再为伺候老爷。”说罢，磕下头去。施生连忙搀起，道：“理应如此。适才邵老爷已然向我说，明日金老爷还要叫我随赴任上完婚。我想，离别父母日久，我还想到家中探望探望。俟禀明父母再赴任所也不为迟。”佳蕙道：“正是。”收拾行囊已毕，服侍施生安寝不提。

且说金公在公馆大厅之内，请了智公子来谈了许久。智化惟恐金公劳乏，便告退了。原来智化随金公前来，处处留神。每夜人静，改换行装，不定内外巡查几次。此时，天已二鼓。智爷扎抹停当，从公馆后面悄悄地往前巡来。刚至卡子门旁，猛抬头见倒厅有个人影往前张望。智爷一声儿也不言语，反将身形一矮，两个脚尖儿沾地，突突突顺着墙根直奔倒座东耳房而来。到了东耳房，将身一躬，脚尖儿垫劲儿，“嗖”便上了东耳房。抬头见倒座北耳房高着许多，也不惊动倒座上的人，且往对面观瞧。见厅上有一人趴伏，两手把住椽头，两脚撑住瓦垅，倒垂势往下观瞧。智爷暗道：“此人来的有些蹊跷，倒要看看。”忽见脊后又过来一人，短小身材，极其灵便。见他将趴伏那人的左脚蹬的砖一抽。那人脚下一松，猛然一跳，急将身体一长，从新将脚按了一按，复又趴伏，本人却不理会。这边智化看得明白，见他将身一长，背的利刃已被

那人儿抽去。智爷暗暗放心，止于防着对面那人而已。转眼之间，见趴伏那人从正房上翻转下来，赶步进前，回手刚欲抽刀，谁知剩了皮鞘，暗说：“不好！转身才待要走，只见迎面一刀砍来，急将脑袋一歪，身体一侧，噗哧左膀着刀，“啊呀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艾虎高声嚷道：“有刺客！”早又听见有人接声说道：“对面上房还有一个呢。”艾虎转身竟奔倒座，却见倒座上的人跳到西耳房，身形一晃，已然越过墙去。艾虎却不上房，就从这边一伏身蹿上墙头，随即落下。脚底尚未站稳，觉得耳边凉风一股。他却一转身，将刀往上一迎，只听咯当一声，刀对刀，火星乱迸。只听对面人道：“好，真正灵便。改日再会。请了。”一个健步，脚不沾地，直奔树林去了。艾虎如何肯舍，随后紧紧迫来。到了树林，左顾右盼，毫无人影。忽听有人问道：“来的可是艾虎儿么？有我在此。”艾虎惊喜道：“正是。可是师父么？贼人那里去呢？”智爷道：“贼已被擒。”艾虎尚未答言，只听贼人道：“智大哥，小弟若是贼，大哥你呢？”智爷连忙追问，原来正是小诸葛沈仲元，即行释放。便问一问现在哪里。沈仲元将在襄阳王处说了。

艾虎早已过来，见了智爷，转身又见了沈仲元。沈仲元道：“此是何人？”智化道：“怎么，贤弟忘了么？他就是馆童艾虎。”沈爷道：“嗟呀，敢情是令徒呀？怪道，怪道，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好个伶俐身段！只他那抽刀的轻快，与越墙的躲闪，真正灵通之至。”智化道：“好是好，未免还有些卤莽，欠些思虑。幸而树林之内是劣兄在此，倘若贤弟令人在此埋伏，小徒岂不吃了大亏呢？”说得沈爷也笑了。艾虎却暗暗佩服。智爷又问道：“贤弟，你何必单单在襄阳王那里作什么？”沈爷道：“有的，没的，几个好去处都被众位哥哥兄弟们占了，就剩了个襄阳王。说不得小弟任劳任怨罢了。再者，他那里一

举一动，若无小弟在那里，外面如何知道呢？”智化听了，叹道：“似贤弟这番用心，又在我等之上了。”沈爷道：“分什么上下。你我不能致君泽民，止于借侠义二字，了却终身而已，有甚讲究！”智爷连连点头称是。又托沈爷：“倘有事关重大，务祈帮助。”沈爷满口应承，彼此分手。小诸葛却回襄阳去了。

智化与艾虎一同来至公馆。此时已将方貂捆缚。金公正在那里盘问。方貂仗着血气之勇，毫无畏惧，一一据实说来。金公录了口供，将他带下去，令人看守。然后，智爷带了小侠拜见了金公，将来历说明。金公感激不尽。

等到了次日，回拜邵老爷，入了衙署，二位相见就座。金公先把昨夜智化、艾虎拿住刺客的话说了。邵老爷立刻带上方貂，略问了一问，果然口供相符，即行文到首县寄监，将养伤痕，严加防范，以备押解东京。邵老爷叫请智化、艾虎相见。金老爷请施俊来见。不多时，施生先到，拜见金公。金公甚觉汗颜，认过不已。施生也就谦逊了几句。刚然说完，只见智爷同着小侠进来，参见邵老爷。邵公以客礼相待。施生见了小侠，欢喜非常，道：“贤弟，你往哪里去来？叫劣兄好生着急！”大家便问：“你二位如何认得？”施生先将结拜的情由说了一遍。然后小侠道：“小弟此来，非是要上卧虎沟，是为捉拿刺客而来。”大家骇异，问道：“如何就知有刺客呢？”小侠道：“私探襄阳府，遇见二人说的话，因此急急赶来；惟恐预先说了，走漏风声。再者，又恐兄长担心，故此不告辞而去，望祈兄长莫怪。”大家听了，慢说金公感激，连邵老爷与施生俱各佩服。

饮酒之际，金公就请施生随任完婚。施生道：“只因小婿离家日久，还要到家中探望双亲。俟禀明父母后，再赴任所。今日且叫佳蕙先随到任，不知岳父大人以为何如？”金公点点

头，也倒罢了。智化道：“公子回去，难道独行么？”施生道：“有锦笺跟随。”智化道：“虽有锦笺，也不济事。我想，公子回家固然无事，若禀明令尊令堂之后赶赴襄阳，这几日的路程恐有些不便。”一句话提醒了金公，他乃屡次受了惊恐之人，连连说：“是啊，还是恩公想得周到。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智化道：“此事不难，就叫小侠保护前去，包管无事。”艾虎道：“弟子愿往。”施生道：“又要劳动贤弟，愚兄甚是不安。”艾虎道：“这劳什么。”大家计议已定，还是女眷先行起身，然后金公告别。邵老爷谆谆要送，金老爷苦苦拦住，只得罢了。

此时锦笺已备了马匹。施生送岳父送了几里，也就回去了。回到衙署的东院书房，邵老爷早吩咐丁雄备下行李盘费，交代明白，刚要转后，只见邵老爷出来，又与他二人饯别，谆谆嘱咐路上小心。施、艾二人深深谢了，临别叩拜。二人出了衙署，锦笺已将行李准备停当，丁雄帮扶伺候。主仆三人乘马竟奔长洛县施家庄去了。

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。后面虽有归结，也不过是施生到任完婚，牡丹、佳蕙，一妻一妾，三人和美非常。再要叙说那些没要紧之事，未免耽误正文。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颜大人，说要紧关节为是。

想颜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，金太守既然到任，颜巡按不消说了，固然是早到了。自颜查散到任，接了呈子无数，全是告襄阳王的：也有霸占地亩的，也有抢夺妻女的，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无故搜罗入府，稚子排演优伶，弱女教习歌舞。黎民遭此惨害，不一而足。颜大人将众人一一安置，叫他们俱各好好回去，“不要声张，也不再递催呈，本院必要设法将襄阳王拿获，与尔等报仇雪恨。”众百姓叩头谢恩，俱各散去。谁知其中就有襄阳王那里暗暗派人前来，假作呈词告状，探听巡按言

词动静。如今既有这样的口气，他等便回去启知了襄阳王。不知王奸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回

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

且说奸王听了探报之言，只气得怪叫如雷道：“孤乃当今皇叔，颜查散他是何等样人，擅敢要捉拿孤家，与百姓报仇雪恨！此话说得太大了，实实令人可气！他仗着包黑子的门生，竟敢藐视孤家。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这里为官，如何能够成其大事？必须设计将他害了，一来出了这口恶气，二来也好举事。”因此转想起俗言，捉奸要双，拿贼要赃。”必是孤家声势大了，朝廷有些知觉。孤家只要把盟书放好，严加防范，不落他人之手，无有对证，如何诬赖孤家呢？”想罢，便吩咐集贤堂众多豪杰光棍，每夜轮流看守冲霄楼，所有消息线索，俱各安放停当。额外又用弓箭手、长枪手。倘有动静，鸣锣为号。大家齐心努力，勿得稍微懈弛。奸王这里虽然防备，谁知早有一人暗暗探听了一番。你道是谁？就是那争强好胜不服气的白玉堂。

自颜巡按接印到任以来，大人与公孙先生料理公事，忙忙碌碌，毫无闲暇。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阳王的。白玉堂却悄悄地里访查，已将八卦铜网阵听在耳内。到了夜间人静之时，改扮行装，出了衙署，直奔襄阳府而来。先将大概看了，然后越过墙去，处处留神。在集贤堂窃听了多时，夜静无声。从房上

越了几处墙垣，早见那边有一高楼，直冲霄汉。心中暗道：

“怪道起名冲霄楼，果然巍耸。且自下去看看。”回手掏出小小石子轻轻问路，细细听去却是实地，连忙飞身跃下，蹑足潜踪，滑步而行。来至切近，一立身，他却摸着木城板做的围城，下有石基，上有垛口，垛口上面全有锋芒。中有三门紧闭，用手按了一按，里面关得纹丝儿不能动。只得又走了一面，依然三个门户，也是双扇紧闭。一连走了四面，皆是如此。自己暗道：“我已去了四面，大约那四面亦不过如此。他这八面，每面三门，想是从这门上分出八卦来。闻得奇门上有个八门逢阁，三奇人木。惜乎，我不晓得今日是什么日子。看此光景，必是逢阁之期，所以俱各紧紧关闭。我今日来得不巧了，莫若暂且回去，改日再来打探，看是如何。”想罢，刚要转身，只听那边有锣声，又是梆响，知是巡更的来了。他却留神一看，见那边有座小小更棚，连忙隐至更棚的后面，侧耳细听。

不多时，只听得锣梆齐鸣，到了更棚歇了。一人说道：“老王啊，你该当走走了，让我们也歇歇。”一人答道：“你仍只管进来歇着罢，今日没事。你忘了咱们上次该班，不是遇见了这么一天么？各处门全关着，怕什么？今儿又是如此，咱们仿佛是个歇班日子。偷点懒儿很使得。”又一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上头传行的紧，锣梆不响，工夫大了，头儿又要问下来了，何苦呢？说不得王第八的，你二位辛辛苦苦，回来我们再换你。”又一人道：“你别顽笑闹巧话儿。他姓王，行三，我姓李，行八。你要称姓，索性都称姓，要叫排行，都叫排行。方才你叫他老王，叫我老八，已然不受听了，这时候叫起王第八来了，你怎么想来着！你们俩凑起来更不够一句呢。你的小名叫小儿，他的小名叫大头。我也把你两人掐到一块儿，叫你们两人小脑袋瓜儿。咱们看谁便宜谁吃亏。”说罢，笑着巡更

去了。白玉堂趁着锣梆声音，暗暗离了更棚，蹿房跃墙，回到署中。天已五鼓，悄悄进屋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便接了金辉的手本。颜大人即刻相见。金辉就把赤石崖捉了盗首蓝骁，现在卧虎沟看守；十里堡拿了刺客方貂，交到长沙府监禁，此二人系赵爵的硬证，必须解赴东京的话说了。颜大人吩咐赶紧办了奏折，写了禀帖，派妥当差官先到长沙起了方貂，沿途州县俱要派役护送。后到卧虎沟押了蓝骁，不但官役护送，还有欧阳春、丁兆蕙暗暗防备。丁二爷因要到家中探看，所以约了北侠，俟诸事已毕，仍要同赴襄阳。后文再表。

且说黑妖狐智化自从随金公到任，他乃无事之人，同张立出府闲步。见西北有一去处，山势险峻，树木葱郁，二人慢慢顺步行去。询之土人，此山古名方山。及至临近细细赏玩，山上有庙，朱垣碧瓦，宫殿巍峨。山下有潭，曲折回环，清水涟漪。水曲之隈有座汉皋台。石经之畔又有解佩亭，乃是郑交甫遇仙之处。这汉皋就是方山的别名。而且房屋楼阁不少，虽则倾倒，不过略为修补即可居住。似此妙境，却不知当初是何人的名园。智化端详了多时，暗暗想道：“好个藏风避气的所在。闻得圣上为襄阳之事，不肯彰明昭著，要暗暗削去他的羽翼。将来必有乡勇义士归附，想来聚集人必不少，难道俱在府衙居住么？莫若回明金公，将此处修理修理，以备不虞，岂不大妙。”想罢，同张立回来。见了太守，回明此事。金公深以为然，又禀明按院，便动工修理。智化见金公办事耿直，昼夜勤劳，心中暗暗称羨不已。

这日智化猛然想起：“奸王盖造冲霄楼，设立铜网阵。我与北侠、丁二弟前次来时未能探访，如今我却闲在这里，何不悄悄前去走走。”主意已定，便告诉了张立：“我找个相知，

今夜惟恐不能回来。”暗暗带了夜行衣、百宝囊，出了衙署，直奔襄阳王的府第而来。找了寓所，安歇到二鼓之时，出了寓所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来至木城之下。留神细看，见每面三门，有洞开的，有关闭的，有中间开，两边闭的，有两边开，中间闭的，有两门连开，单闭一头的，又有一头单开，连闭两门的，其中还有开着一扇掩着一扇的：八面开闭，全然不同，与白玉堂探访时全不相同。智化略定了定神，辨了方向，心中豁然明白，暗道：“是了，他这是按乾、坤、艮、震、坎、离、巽、兑的卦象排成。我且由正门进去，看是如何样。”及至来到门内，里面又是木板墙，斜正不一，大小不同。门更多了，曲折弯转，左右往来。本欲投东，却是向西，及要往南，反倒朝北。而且门户之内，真的假的，开的闭的，迥不相同。就是夹道之中，通的、塞的、明的、暗的，不一而足。智化暗道：“好厉害法子！幸亏这里无人隐藏，倘有埋伏，就是要跑，却从何处出去呢？”正在思索，忽听啪的一声，打在木板之上。呱哒又落在地下。仿佛有人掷砖瓦，却是在木板子那边。这边左右留神细看，又不见人。智化纳闷，不敢停步。随弯就弯，转了多时。刚到一个门前，只见嗖地一下，连忙一转身，那边木板之上啪地一响，一物落地。智化连忙捡起，一看却是一块石子，暗暗道：“这石子乃五弟白玉堂的技艺。难道他也来了么？且进此门看看去。”一伏身进门，往旁一闪，是提防他的石子，抬头看时，见一人东张西望，形色仓皇，连忙悄悄唤道：“五弟，五弟，劣兄智化在此。”只见那人往前一凑，道：“小弟正是白玉堂。智兄几时到来？”智化道：“劣兄来了许久，叵耐这些门户闹得人眼迷心乱，再也看不出方向来。贤弟何时到此？”白玉堂道：“小弟也来了许久了。果然的门户曲折，令人难测。你我从何处出去方好？”智化道：“劣兄进来

时，心内明明白白。如今左旋右转，闹得糊里糊涂，竟不知方向了。这便怎么处？”

只听木板那边有人接言道：“不用忙，有我呢。”智化与白玉堂转身往门外一看，见一人迎面而来。智化细细留神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原来是沈贤弟么？”沈仲元道：“正是。二位既来至此——那位是谁？”智化道：“不是外人，乃五弟白玉堂。”彼此见了。沈仲元道：“索性随小弟看个水落石出。”二人道：“好。”沈仲元在前引路，二人随后跟来。又过了好些门户，方到了冲霄楼。只见此楼也是八面，朱窗玲珑，周围玉石栅栏，前面丹墀之上，一边一个石象，驮定宝瓶，别无他物。沈仲元道：“咱们就在此打坐。此地可远观，不可近玩。”说罢，就在台基之上拂拭了拂拭，三人坐下。沈爷道：“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，方才听得有物击木板之声，便知是兄弟们来了；所以才迎了出来。亏得是小弟，若是别位，难免声张起来。”白玉堂道：“小弟因一时性急，故此飞了两个石子，探探路径。”沈爷道：“二位兄长莫怪小弟说，以后众家弟兄千万不要到此。这楼中消息线索厉害非常。奸王惟恐有人盗去盟书，所以严加防范。每日派人看守楼梯，最为要紧。”智化道：“这楼梯却在何处？”沈爷道：“就在楼底后面，犹如马道一般。梯底下面有一铁门，里面仅可存身。如有人来，只用将索簧上受，尽等拿人。这制造的底细，一言难尽。二位兄长回去见了众家弟兄，谆嘱一番，千万不要到此。倘若入了圈套，惟恐性命难保。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。”白玉堂道：“他既设此机关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沈仲元道：“如何就罢了呢？不过暂待时日，俟有机缘，小弟探准了诀窍，设法破了索簧。只要消息不动，那时就好处治了。”智化道：“全仗贤弟帮助。”沈仲元道：“小弟当得效劳，兄长只管放心。”智化道：“我等从何

处出去呢不？”沈仲元道：“随我来。”三人立起身来，下了台基。沈仲元道：“今日乃戊午日，干震为长男，兑为少阴。内卦八，兑为泽；左转行去，便到了外边。震为雷，若往右边走错，门户皆闭，是再出不去的。他这制造的外有八卦，内分六十四爻，所以有六十四门。这其中按着奇门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的部位安置，一爻一个样儿，周而复始，剥复往来，是再不能错的。”说着话，已然过了无数的门户。果然俱是从左转。不多时，已看见外边的木城。沈仲元道：“二位兄长出了此门便无事了。以后千万不要到此！恕小弟不送了。”

智化二人谢了沈仲元，暗暗离了襄阳王府。智化又向白玉堂谆嘱了一番，方才分手。白玉堂回转按院衙门。智化悄地到了寓所。至次日，方回太守衙门。见了张立，无非托言找个相知未遇。私探一节，毫不提起。

且说白玉堂自从二探钢网阵子，心中郁郁不乐，茶饭无心。这日，颜大人请至书房，与公孙先生静坐闲谈，雨墨烹茶伺候。说到襄阳王，所有收的呈词至今并未办理，奸王目下严加防范，无隙可乘。颜大人道：“办理民词，却是极易之事。只是如何使奸王到案呢？”公孙策道：“言虽如此，惟恐他暗里使人探听，又恐他别生枝叶搅扰。他那里既然严加防范，我这里时刻小心。”白玉堂道：“先生之言甚是。第一，做官以印为主。”便吩咐雨墨道：“大人印信要紧。从今后你要好好护持，不可忽略。”雨墨领命，才待转身，白玉堂唤住道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雨墨道：“小人护印去。”白玉堂笑道：“你别要性急，提起印来，你就护印去，方才若不提起，你也就想不起印来了。何必忙在此时呢？再者还有一说：隔墙需有耳，窗外岂无人？焉知此时奸王那里不有人来窥探。你这一去，提拔他了。曾记当初俺在开封盗取三宝之时，原不知三宝放于何处，因此用了

个拍门投石问路之计。多亏郎官包兴把俺领了去，俺才知三宝所在。你今若一去，岂不是前车之鉴么？不过以后留神就是了。”雨墨连连称是。白玉堂又将诓诱南侠入岛，暗设线网，拿住展昭的往事述了一番。彼此谈笑至二鼓之半，白玉堂辞了颜大人，出了书房，前后巡查。又吩咐更夫等务要殷勤，回转屋内去了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回

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

且说白五爷回到屋内，总觉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安。自己暗暗诧异道：“今日如何眼跳耳鸣起来？”只得将软靠扎缚停当，挎上石袋，仿佛预备厮杀的一般。一夜之间惊惊恐恐，未能好生安眠。到了次日，觉得精神倦怠，饮食懒餐，而且短叹长吁，不时地摩拳擦掌。及至到了晚间，自己却要早些就寝。谁知躺在床上，千思万虑一时攒在心头，翻来覆去，反倒焦急不宁。索性赌气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挎上石袋，佩了利刃，来至院中，前后巡逻。由西边转到东边，猛听得人声嘈杂，嚷道：“不好了！西厢房失了火了！”白玉堂急急从东边赶回来。抬头时，见火光一片，照见正堂之上有一人站立。回手从袋内取出石子扬手打去。只听一声，倒而复立。白玉堂暗说：“不好！”此时，众差役俱各看见，又嚷有贼，又要救火。白玉堂一眼看见里面面礼雨墨在那里指手画脚，分派众人，连忙赶向前来，道：“雨墨，你不护印，张罗这些做什么？”一句话提醒了雨墨，跑到大堂里面一看，哎呀道：“不好了！印匣失去了！”

白玉堂不暇细问，转身出了衙署，一直追赶下去。早见前面有二人飞跑。白玉堂一边赶，一边掏出石子，随手掷去。却好打在后面那人身上，只听咯当一声，却是木器声音。那人往

前一扑，可巧跑得脚急，收煞不住，“噗咚”嘴吃屎爬在尘埃。白玉堂早已赶至跟前，照着脑后连脖子当地一下，跺了一脚。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来，将手一扬，弓弦一响。白玉堂跺脚伏身，眼光早已注定前面，那人回身扬手弦响，知有暗器，身体一蹲。那人也就凑近一步。好白玉堂！急中生智，故意地将左手一握脸。前面那人只打量白玉堂着伤，急奔前来。白玉堂觑定，将右手石子飞出。那人忙中有错，忘了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，只听“啪”，面上早已着了石子，“哎呀”了一声，顾不得救他的伙计，负痛逃命去了。白玉堂也不追赶，就将趴伏的那人按住，摸了摸脊背上却是印匣，满心欢喜。随即，背后灯笼火把，来了多少差役。因听雨墨说白五爷赶贼人，故此随后起来帮助。见白五爷按住贼人，大家上前解下印匣，将贼人绑缚起来。只见这贼人满脸血渍，鼻口皆肿，却是连栽带踩的。差役捧着印匣，押了贼人。白五爷跟随在后，回到衙署。

此时西厢房火已扑灭。颜大人与公孙策俱在大堂之上。雨墨在旁乱抖。房上之人已经拿下，却是个吹气的皮人儿。差役先将印匣安放公堂之上。雨墨一眼看见，咯蹬地他也不抖了。然后又见众人推拥着一个满脸血渍矮胖之人到了公堂之上。颜大人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也不下跪，声音洪亮答道：“俺号钻云燕子，又叫坐地炮申虎。那个高大汉子，他叫神手大圣邓车。”公孙策听了，忙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们是两个同来的么？”申虎道：“何尝不是。”他偷的印匣，却叫我背着的。”公孙策叫将申虎带将下去。

说话间，白五爷已到，将追贼情形，如何将申虎打倒，又如何用石子把邓车打跑的话说了。公孙策摇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印匣需要打开看看，方才放心。”白五爷听了，眉头一皱暗道：“念书人这等腐气！共总有多大的工夫，难道他打开印匣，

单把印拿了去么？若真拿去，印匣也就轻了，如何还能够沉重呢？就是细心，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。且叫他打开看了，我再奚落他一番。”即说道：“俺是粗莽人，没有先生这样细心，想的周到。倒要大家看看。”回头吩咐雨墨将印匣打开。雨墨上前，解开黄袱，揭起匣盖，只见雨墨又乱抖起来，道：“不……不好咧！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白玉堂见此光景，连忙近前一看，见黑漆漆一块东西，伸手拿起，沉甸甸的，却是一块废铁。登时连急带气，不由地面目变色，暗暗叫着自己：“白玉堂呀，白玉堂！你枉自聪明，如今也被人家暗算了。可见公孙策比你高了一筹。你岂不愧死？”颜查散惟恐白玉堂脸上下来，急向前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必为难。慢慢访查，自有下落。”公孙策在旁也将好言安慰。无奈白玉堂心中委实难安，到了此时一语不发，惟有愧愤而已。公孙策请大人同白玉堂且上书房：“待我慢慢诱问申虎。”颜大人会意，携了白玉堂的手转后面去了。公孙策又叫雨墨将印匣暂且包起，悄悄告诉他：“第一白五爷要紧，你与大人好好看守，不可叫他离了左右。”雨墨领命，也就上后面去了。

公孙策吩咐差役带着申虎，到了自己屋内。却将申虎松了绑缚，换上了手铐脚镣，却叫他坐下，以朋友之礼相待。先论交情，后讲大义，嗣后便替申虎抱屈说：“可惜你这样一个人，竟受了人的欺哄了。”申虎道：“能性此差原是奉王爷的钧谕而来，如何是欺哄呢？”公孙先生笑道：“你真是诚实豪爽人，我不说明，你也不信。你想想，同是一样差使，如何他盗印，你背印匣呢？果然真有印也倒罢了，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请功，却叫你背着一块废铁，遭了擒获。难道你不是被人欺哄了么？”申虎道：“怎么，印匣内不是印么？”公孙策道：“何尝不是印呢。方才共同开看，止有一块废铁，印信早被邓车拿了

去了。所以你遭擒时，他连救也不救，他乐得一个人去请功呢。”几句话说得申虎如梦方醒，登时咬牙切齿，恨起邓车来。公孙先生又叫人备了酒肴，陪着申虎饮酒，慢慢探问盗印的情由。申虎深恨邓车，便吐实说道：“此事原是襄阳王在集贤堂与大家商议，要害按院大人，非盗印不可。邓车自逞其能，就讨了此差，却叫我陪了他来。我以为是大家之事，理应帮助，谁知他不怀好意，竟将我陷害。我等昨晚就来了，只因不知印信放在何处。后来听见白五爷说，叫雨墨防守印信，我等听了，甚是欢喜。不想白五爷又吩咐雨墨，不必忙在一时，惟恐隔墙有耳。我等深服白五爷精细，就把雨墨认准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故此今晚才来。可巧雨墨正与人讲究护印之事。他在大堂的里间，我们揣度印匣必在其中。邓车就安设皮人，叫我在西厢房放火，为的是惑乱众心，匆忙之际方好下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众人只顾张罗救火，又看见房上有那皮人，登时鼎沸起来。趁此时，邓车到了里间，提了印匣，越过墙垣。我随后也出了衙署，寻觅了多时，方见邓车。他就把印匣交付于我。想采就在这个工夫，他把印拿出去了，才放上废铁。可恨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若早知是块废铁，久已就掷了，背着它做什么？也不至于遭擒了。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了，实实令人可气可恨！”公孙策又问道：“他们将印盗去，意欲何为？”申虎道：“我索性告诉先生罢。襄阳王已然商议明白，如若盗了印去，要丢在逆水泉内。”公孙策暗暗吃惊，急问道：“这逆水泉在哪里？”申虎道：“在洞庭湖的山环之内，单有一泉，水势逆流，深不可测。着把印丢下去，是再也不能取出来的。”公孙策探问明白，饮酒已毕，叫人看守申虎，自己即来到书房。见了颜大人，一五一十将申虎的话说了。颜大人听了，虽则惊疑，却也无可如何。

公孙策左右一看，不见了白玉堂，便问：“五弟哪里去了？”颜大人道：“刚才出去。他说到屋中换换衣服就来。”公孙策道：“嗨，不该叫他一人出去。”急唤雨墨：“你到白五爷屋中，说我与大人有紧要事相商，请他快来。”雨墨去不多时，回来禀道：“小人问白五爷伴当，说五爷换了衣服就出去了，说上书房来了。”公孙策摇头道：“不好了，白五爷走了。他这一去，除非有了印方肯回来。若是无印，只怕要生出别的事来！”颜大人着急道：“适才很该叫雨墨跟了他。”公孙策道：“他决意要去，就是派雨墨跟了去，他也要把他支开。我原打算问明了印的下落，将五弟极力的开导一番，再设法将印找回。不想他竟走了！此时徒急无益，只好暗暗访查，慢慢等他便了。”自此日为始，颜大人行坐不安，茶饭无心。白日盼到昏黑，昏黑盼到天亮，一连就是五天，毫无影响。急得颜大人叹气嗨声，语言颠倒。多亏公孙策百般劝慰，又要料理官务。

这日，只见外班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五位官长到了。现有手本呈上。”公孙先生接过一看，满心欢喜，原来是南侠同卢方四弟兄来了，连忙回了颜大人，立刻请至书房相见。外班转身出去，公孙策迎了出采，彼此各道寒暄。独蒋平不见玉堂迎接，心中暗暗辗转。及至来到书房，颜大人也出公座见礼。展爷道：“卑职等一来奉旨，二来相谕，特来在大人衙门供职，要行属员之礼。”颜大人哪里肯受，道：“五位乃是钦命，而且是敝老师的衙署人员，本院如何能以属员相待？”吩咐看座，只行常礼罢了。五人谢了座。只见颜大人愁眉不展，面带赧颜。卢方先问：“五弟哪里去了？”颜大人听此一问，不但垂头不语，更觉满面通红。公孙策在旁答道：“提起话长……”就将五日前邓车盗印情由述了一遍。“五弟自那

日不告而去，至今总未回来。”卢方等不觉大惊失色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五弟这一去别有些不妥罢？”蒋平忙拦道：“有什么不妥的呢？不过五弟因印信丢了，脸上有些下不来，暂且躲避几时。俟有了印，也就回来了。大哥不要多虑。请问先生，这印信可有些下落？”公孙策道：“虽有些下落，只是难以求取。”蒋平道：“端的如何？”公孙策又将申虎说出逆水泉的情节说了。蒋平道：“既有下落，咱们先取印要紧。堂堂按院，如何没得印信？但只‘件’，襄阳王那里既来盗印，他必仍然暗里使人探听。又恐他别生事端，需要严加防备方妥。明日，我同大哥、二哥上逆水泉取印。腥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护。白昼间还好，独有夜间更要留神。”计议已定，即刻排宴饮酒。无非讲论这节事体，大家喝得也不畅快，囫圇吃毕。饭后，大家安歇。展爷单住了一间，卢方四人另有三间一所，带着伴当居住。

展爷晚间无事，来到公孙先生屋内闲谈。忽见蒋爷进来，彼此就座。蒋爷悄悄道：“据小弟想来，五弟这一去凶多吉少。弟因大哥忠厚，心路儿窄，三哥又是卤莽性子儿，太急，所以小弟用言语儿岔开。明日弟等取印去后，大人前，公孙先生需要善为解释。到了夜间，展兄务要留神。我三哥是靠不得的。再者，五弟吉凶，千万不要对二哥说明。五弟倘若回来，就求公孙先生与展兄将他绊住，断不可再叫他走了。如若仍不回来，只好等我们从逆水泉回来再做道理。”公孙先生与展爷连连点头应允。蒋平也就回转屋内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卢方等别了众人，蒋爷带了水靠，一直竟奔洞庭湖而来。到了金山庙，蒋爷惟恐卢方跟到逆水泉瞅着害怕着急，便对卢方道：“大哥，此处离逆水泉不远了，小弟就在此改装。大哥在此专等，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。”说着话，将大

衣服脱下，叠了包在包裹之内，即把水靠穿妥，同定韩彰前往逆水泉而去。这里，卢爷提了包裹，进庙瞻仰了一番。原来是五显财神。将包裹放在供桌上，转身出来，坐在门槛之上观看山景。不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回

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

且说卢方出庙观看山景，忽见那边来了个妇人，慌慌张张，见了卢方，说道：“救人呀！救人呀！”说着话，迈步跑进庙去了。卢方才待要问，又见后面有一人穿着军卒服色，口内胡言乱道，追赶前来。卢方听了，不由地气往上撞，迎面将掌一晃，脚下一踢，那军卒栽倒在地。卢方赶步脚踏胸膛，喝道：“你这厮擅自追赶良家妇女，意欲何为？讲！”说罢，扬拳要打，那军卒道：“你老爷不必动怒，小人实说。小人名叫刘立保，在飞叉太保钟大王爷寨内做了四等的小头目。只因前日襄阳王爷派人送了一个坛子，里面装定一位英雄的骨殖，说此人姓白叫玉堂。襄阳王爷恐人把骨殖盗去，因此交给我们大王。我们大王说，这位姓白的是个义士好朋友，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峰岭下。今日又派我带领一十六个喽罗，抬了祭礼，前来与姓白的上坟。小人因出恭落在后面，恰好遇见这个妇人。小人以为幽山荒僻，欺负他是个孤行的妇女，也不过是臊皮打哈哈儿，并非诚心要把他怎么样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，你老听明白了？”刘立保一边说话，一边偷眼瞧卢方。见卢方愣愣呵呵，不言不语，仿佛出神，忘其所以，后面说的话大约全没听见。刘立保暗道：“这位别有什么症候罢？我不

趁此时逃走，还等什么？”轻轻从卢方的脚下滚出，爬起来就往前追赶喽罗去了。

到了那里，见众人将祭礼摆妥，单等刘立保。刘立保也不说长，也不道短，走到祭泉眼前，双膝跪倒。众人同声道：“一来奉上命差遣，二来闻听说死者是个好汉子。来来来，大家行个礼儿也是应当的。”众人跪倒，刚磕下头去，只听刘立保哇地一声，放声大哭。众人觉得诧异，道：“行礼使得，哭他何益？”刘立保不但哭，嘴里还数数落落地道：“白五爷呀，我的白五爷！今日奉大王之命前来与你老上坟，差一点儿没叫人把我毁了！焉知不是你老，人家的默佑保护，小人方才得脱。若非你老的阴灵显应，大约我这刘立保保不住，叫人家揍死了。嗟呀！我那有灵有圣的白五爷呀！”众人听了，不觉要笑，只得上前相劝，好容易方才住声。众人原打算祭奠完了，大家团团围住一吃一喝。不想刘立保余恸尚在，众人见头儿如此，只得仍将祭礼装在食盒里面，大家抬起。也有抱怨的：“辛苦了这半天，连个祭品也没尝着。”也有纳闷的：“刘立保今儿受了谁的气，来到这里借此发泄呢？”俱各猜不出是什么原故。

刘立保眼尖，见那边采了几个猎户，各持兵刃，知道不好，他便从小路儿溜之乎也。这里，喽罗抬着食盒，冷不防“劈叉拍叉”一阵乱响，将食盒家伙砸了个稀烂。其中有两个猎户，一个使棍，一个托叉，问道：“刘立保哪里去了？”众喽罗中有认得二人的，便说道：“陆大爷、鲁二爷，这是怎么说？我等并没敢得罪尊驾，为何将家伙俱各打碎？我们如何回去销差呢？”只听使棍的道：“你等休来问俺。俺只问你刘立保在哪里？”喽罗道：“他早已从小路逃走。大爷找他则甚？”使棍的冷笑道：“好呀，他竟逃走了。便宜这厮！”

你等回去上复你家大王，问他这洞庭之内可有无故劫掠良家妇女的规矩么？而且他竟敢邀截俺的妻小，是何道理？”众喽罗听了，方明白刘立保所做之事。大约方才恸哭，想来是已然受了委屈了。便向前央告道：“大爷、二爷不要动怒。我们回去必禀知大王，将他重处。实实不干小人们之事。”使叉的还要抡叉动手，使棍的拦住道：“贤弟休要伤害他等，且看钟大王昔日情面。”又对众喽罗道：“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，将你等一个也是不留。你等回去，务必将刘立保所做之恶说明，也叫你家大王知道，俺等并非无故厮闹。且饶恕尔等去罢。”众喽罗抱头鼠窜而去。

原来此二人乃是郎舅，使棍的姓陆名彬，使叉的姓鲁名英。方才那妇人便是陆彬之妻，鲁英之姊，一身好武艺，时常进山搜罗禽兽。因在山上就看见一群喽罗上山，他急急藏躲，惟恐叫人看见，不甚雅像。俟众喽罗过去了，才慢慢下山，意欲归家，可巧迎头遇见刘立保胡言乱语。这鲁氏故意的惊慌，将他诱下，原要用袖箭打他，以戒下次。不想来至五显庙前，一眼看见卢方，倒不好意思，只得嚷道：“救人啊！救人啊！”卢大爷方把刘立保踢倒。这妇人也就回家，告诉陆、鲁二人。所以二人提了利刃，带了四个猎户，前来要拿刘立保出气，谁知他早已脱逃。只得找寻那紫面大汉。先到庙中寻了一遍，见供桌上有个包裹，却不见人。又吩咐猎户四下搜寻，只听那边猎户道：“在这里呢。”陆、鲁二人急急赶至树后，见卢方一张紫面，满部髭髯，身材凛凛，气概昂昂，不由暗暗羡慕，连忙上前致谢道：“多蒙恩公救援，我等感激不尽！请问尊姓大名？”谁知卢方自从听了刘立保之言，一时恸澈心髓，迷了本性，信步出庙，来至树林之内，全然不觉。如今听陆、鲁二人之言，猛然还过一口气来，方才清醒，不肯说出他

姓名。陆、鲁也不便再问，欲邀到庄上酬谢。卢方答道：“因有同人在这里相等，碍难久停。改日再为拜访。”说罢，将手一拱，转身竟奔逆水泉而来。

此时已有昏暮之际。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片火光，旁有一人往下注视。及至切近，却是韩彰。便悄悄问道：“四弟怎么样了？”韩彰道：“四弟已然下去二次，言下面极深，极冷，寒气澈骨，不能多延时刻。所以用干柴烘着，一来上来时可以向火暖寒，二来借火光，水中以作眼目。大哥脚下立稳着再往下看。”卢方登住顽石，往泉下一看，但见碧澄澄，回环来往，浪滚滚上下翻腾，那一般冷飕飕寒气侵人的肌骨。卢方不由地连打几个寒噤，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这样寒泉逆水，四弟如何受得？寻不成印信，性命却是要紧！怎么好，怎么好？四弟呀，四弟，摸得着摸不着，快些上来罢！你若再不上来，劣兄先就禁不起了。”嘴里说着，身体已然打起战来，连牙齿咯咯咯抖得乱响。韩彰见卢方这番光景，惟恐有失，连忙过来搀住道：“大哥且在那边向火去。四弟不久也就上来了。”卢方那里肯动，两双眼睛直勾勾的往水里紧瞅。半晌只听忽喇喇水面一翻，见蒋平刚然一冒，被逆水一滚打将下去。转来转去，一连几次，好容易扒着沿石，将身体一长出了水面。韩彰伸手接住，将身往后一仰，用力一提，这才把蒋平拉将上来，搀到火堆烘烤暖寒。迟了一会，蒋平方说出话来，道：“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若非火光，险些儿心头迷乱了。小弟被水滚的已然力尽筋疲了。”卢方道：“四弟啊，印信虽然要紧，再不要下去了。”蒋平道：“小弟也不下去了。”回手在水靠内掏出印来，道：“有了此物，我还下去做什么？”

忽听那边有人答道：“三位功已成了，可喜！可贺！”卢方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陆、鲁二位弟兄，连忙执手，

道：“为何去而复返？”陆彬道：“我等因恩公竟奔逆水泉而来，甚不放心，故此悄悄跟随。谁知三位特为此事到此。果然这位本领高强。这泉内没有人敢下去的。”韩彰便问此二位是何人。卢方就把庙前之事说了一遍。蒋平此时却将水靠脱下，问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很冷，我的衣服呢？”卢方道：“哟！放在五显庙内了。这便怎处？贤弟且穿劣兄的。”说罢，就要脱下。蒋平拦道：“大哥不要脱，你老的衣服小弟如何穿得起来？莫若将就到五显庙再穿不迟。”只见鲁英早已脱下衣服来道：“四爷且穿上这件罢。那包袱，弟等已然叫庄丁拿回庄去了。”陆彬道：“再者天色已晚，请三位同到敝庄略为歇息，明早再行如何呢？”卢方等只得从命。蒋平问道：“贵庄在哪里？”陆彬道：“离此不过二里之遥，名叫陈起望，便是舍下。”说罢，五人离了逆水泉，一直来到陈起望。

相离不远，早见有多少灯笼火把，迎将上来。火光之下看去，好一座庄院，甚是广阔齐整，而且庄丁人烟不少。进了庄门，来在待客厅上，极其宏敞煊赫。陆彬先叫庄丁把包袱取出，与蒋平换了衣服。转眼间，已摆上酒肴，大家就座，方才细问姓名。彼此一一说了。陆、鲁二人本久已闻名，不能亲近，如今见了，曷胜敬仰。陆彬道：“此事我弟兄早已知之。因五日前来了个襄阳王府的站堂官，此人姓雷，他把盗印之事述说一番。弟等不胜惊骇，本要拦阻，不想他已将印信擢在逆水泉内，才到敝庄。我等将他埋怨不已，陈说厉害，他也觉得后悔。可惜事已做成，不能更改。自他去后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忧心。谁知蒋四兄有这样的本领，弟等真不胜拜服之至。”蒋爷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请问这姓雷的，不是单名一个英字？在府衙之后二里半地八宝庄居住，可是么？”陆彬道：

“正是，正是。四兄如何认得？”蒋平道：“小弟也是闻名，却未会面。”卢方道：“请问陆兄，这里可有个九截松五峰岭么？”陆彬道：“有，就在正南之上。卢兄何故问它？”卢方听见，不由地落下泪来，就将刘立保说的言语叙明，说罢痛哭。韩、蒋二人听了，惊疑不止。蒋平惟恐卢方心路儿窄，连忙遮掩道：“此事恐是讹传，未必是真。若果有此事，按院那里如何连个风声也没有呢？据小弟看来，其中有诈。俟明日回去，小弟细细探访就明白了。”陆、鲁二人见蒋爷如此说，也就劝卢方道：“大哥不要伤心。此一节事，我弟兄就不知道，焉知不是讹传呢？俟四兄打听明白，自然有个水落石出。”卢方听了，也就无可如何。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内，也不便痛哭流涕的，只得止住泪痕。蒋平就将此事岔开，问陆、鲁如何生理。陆彬道：“小弟在此庄内以渔猎为生。我这乡邻，有捕鱼的，有打猎的，皆是小弟二人评论市价。”三人听了，知他二人是丁家弟兄一流人物，甚是称羨。酒饭已毕，大家歇息。

三人心内有事，如何睡得着？到了五鼓便起身，别了陆、鲁弟兄，离了陈起望，那敢耽延，急急赶到按院衙门。见了颜大人，将印呈上。不但颜大人欢喜感激，连公孙策也是夸奖佩服。更有个雨墨暗暗念佛，殷殷勤勤，尽心服侍。卢方便问：“这几日五弟可有信息么？”公孙策道：“仍是毫无影响。”卢方连声叹气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五弟死矣！”又将听见刘立保之言说了一遍。颜大人尚未听完，先就哭了。蒋平道：“不必犹疑，我此时就去细细打听一番，看是如何。”要知白玉堂的下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回

探冲霄玉堂遭害 封印信赵爵担惊

且说蒋平要去打听白玉堂下落，急急奔到八宝庄，找着了雷振。恰好雷英在家。听说蒋爷到了，父子一同出迎。雷英先叩谢了救父之恩。雷振连忙请蒋爷到书房，献茶寒暄。叙罢，蒋爷便问白玉堂的下落。雷英叹道：“说来实在可惨，可伤。”便一长一短说出。蒋爷听了，哭了个哽气倒噎，连雷振也为之掉泪。这段情节不好说，不忍说，又不能不说。

你道白玉堂端的如何？自那日改了行装，私离衙署，找了个小庙存身，却是个小天齐庙。自己暗暗思索道：“白玉堂英名一世，归期却遭了别人的暗算，岂不可气可耻。按院的印信别人敢盗，难道奸王的盟书我就不敢盗么？前次，沈仲元虽说铜网阵的厉害，他也不过说个大概，并不知其其中的底细，大约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的意思。如何能够处处有线索，步步有消息呢？但有存身站脚之处，我白玉堂仗着一身武艺，也可以支持得来。倘能盟书到手，那时一本奏上当今，将奸王参倒，还愁印信没有么？”越思越想，甚是得意。

到了夜间二鼓之时，便到了木城之下。来过两次，门户已然看惯，毫不介意，端详了端详，就由坎门而入。转了几个门户，心中不耐烦，在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绦来。凡有不通闭塞之

处，也不寻门，也不找户，将如意绦抛上去，用手理定绒绳便过去。一连几处，皆是如此，更觉爽快无阻。心中畅快，暗道：“他虽然设了疑阵，其奈我白玉堂何！”越过多少板墙，便看见冲霄楼。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，自己犯想道：“前次沈仲元说过，楼梯在正北。我且到楼梯看看。”顺着台基绕到楼梯一看，果与马道相似。才待要上，只见有人说道：“什么人？病太岁张华在此！”飏地一刀砍来。白玉堂也不招架，将身一闪，刀却砍空。张华往前一扑，白玉堂就势一脚。张华站不稳，栽将下来，刀已落地。白玉堂赶上一步，将刀一拿，觉着甚是沉重压手，暗道：“这小于好大力气！不然如何使这样的笨物呢？”他那知道，张华自从被北侠将刀削折，他却另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刃，分量极大。他只顾图了结实，却忘了自己拿他不动。自从打了此刀之后，从未动垒厮杀，不知兵刃累手。今日猛见有人上梯，出其不意，他尽力的砍来。却好白爷灵便，一闪身，他的刀砍空。力猛刀沉，是刀把他累的，往前一扑，再加上白爷一脚，他焉有不撒手掷刀，栽下去的理呢？

且说白爷提着笨刀，随后赶下，照着张华的哽嗓，将刀不过往下一按。真是兵刃沉重的好处，不用费力，只听噗哧地一声，刀会自己，把张华杀了。白玉堂暗道：“兵刃沉了也有趣儿，杀人真能省劲儿。”

谁知马道之上，铁门那里还有一人，却是小瘟癘徐敞。见张华丧命，他将身一闪，进了铁门，暗暗将索簧上妥，专等拿人。白玉堂哪里知道，见楼梯无人拦挡，携着笨刀就到了冲霄楼上。从栏杆往下观瞧，其高非常。又见楼却无门，依然的八面窗棂，左寻右找，无门可入。一时性起，将笨刀顺着窗缝，往上一撬一撬，不多的工夫，窗户已然离槽。白爷满心欢喜，

将左手把住窗棂，右手再一用力，窗户已然落下一扇。顺手轻轻的一放，楼内已然看见，却甚明亮，不知光从何生。回手掏出一块小小石子，往楼内一掷。侧耳一听，咕噜噜石子滚到那边不响了，一派木板之声。白爷听了，放心将身一纵，上了窗户台儿。将笨刀往下一探，果是实在的木板。轻轻跳下，来至楼内，脚尖滑步，却甚平稳。往亮处奔来一看，又是八面小小窗棂，里面更觉光亮，暗道：“大约其中必有埋伏。我既来到此处，焉有不看之理。”又用笨刀将小窗略略的一掳，谁知小窗随手放开。白玉堂举目留神，原来是从下面一缕灯光，照彻上面一个灯球，此光直射至中梁之上，见有绒线系定一个小小的锦匣。暗道：“原来盟书在此。”这句话尚未出口，觉得脚下一动。才待转步，不由将笨刀一扔，只听咕噜一声，滚板一翻。白爷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身体往下一沉，觉得痛澈心髓。登时从头上至脚下，无处不是利刃，周身已无完肤。

只听一阵锣声乱响，人声嘈杂道：“铜网有了人了！”其中有一人高声道：“放箭！”耳内如闻飞蝗骤雨，铜网之上犹如刺猬一般，早已动不得了。这人又吩咐：“住箭！”弓箭手下去，长枪手上来，打着火把照看。见铜网之内血渍淋漓；慢说面目，连四肢俱各不分了。小瘟癘徐敞满心得意，吩咐拔箭。血肉狼藉，难以注目。将箭拔完之后，徐敞仰面觑视。不防有人把滑车一拉，铜网往上一提，那把笨刀就落将下来，不歪不斜，正砍在徐敞的头上，把个脑袋平分两半，一张嘴往两下里一咧，一边是“喂”一边是“呀”，连“乖乖”也给了他了，身体往后一倒，也就呜呼哀哉了。

众人见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来到集贤堂。此时奸王已知铜网有人，大家正在议论。只见来人禀道：“铜网不知打住何人。从网内落下一把笨刀来，将徐敞砍死。”奸王道：“虽然铜网

打住一人，不想倒反伤了孤家两条好汉。又不知此人是谁？孤家倒要看看去。”众人来至铜网之下，吩咐将尸骸抖下来。已然是块血饼，如何认得出来。旁边早有一人看见石袋道：“这是什么物件？”伸手拿起，里面尚有石子。这石袋未伤，是笨刀挡住之故。沈仲元骇目惊心，暗道：“五弟啊，五弟！你为何不听我的言语，竟白遭此惨毒？好不伤感人也！”只听邓车道：“千岁爷万千之喜！此人非别个，他乃大闹东京的锦毛鼠白玉堂。除他并无第二十个用石子的。这正是颜查散的帮手。”奸王听了，心中欢喜。因此用坛子盛了尸首，次日送到军山，交给钟雄掩埋、看守。

前次刘立保说的原非讹传。如今蒋爷又听雷英说得伤心惨目，不由地痛哭。雷振在旁拭泪，劝慰多时。蒋爷止住伤心，又问道：“贤弟，现今奸王那里做何计较？务求明以告我，幸勿吝教。”雷英道：“奸王虽然谋为不轨，每日以歌童舞女为事，也是个声色货利之徒。他时时刻刻不忘的，惟有按院大人，总要设法将大人陷害了，方合心意。恩公回去禀明大人，务要昼夜留神方好。再者，恩公如有用着小可之时，小可当效犬马之劳，决不食言。”

蒋爷听了，深深致谢。辞了雷英父子，往按院衙门而来。暗暗忖道：“我这回去见了我大哥，必须如此如此，索性叫他们死心塌地地痛哭一场，省得悬想出病来，反为不美。就是这个主意。”不多时，到了衙中。刚到大堂，见雨墨从那边出来，便忙问道：“大人在哪里？”雨墨道：“大人同众位俱在书房，正盼望四爷呢。”蒋爷点头。转过二堂，便看见了书房。他就先自放声大哭，道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！五弟叫人害了，死得好不惨苦吓！”一边嚷着，一边进了书房。见了卢方，伸手拉住道：“大哥，五弟真个死了也。”卢方闻听，登时昏晕过去。

韩彰、徐庆连忙扶住，哭着呼唤。展爷在旁又是伤心，又是劝慰。不料颜查散那里瞪着双睛，口中叫了一声：“贤弟呀！”将眼一翻，往后便仰。多亏公孙先生扶住。却好雨墨赶到，急急上前，也是乱叫。此时，书房就如孝棚一般，哭的、叫的忙在一处。好容易卢大爷哭了出来，蒋四爷等放心。展爷又过来照看颜大人，幸喜也还过气来。这一阵悲哭，不堪入耳。展爷与公孙先生虽则伤心，到了此时，反要百般的解劝。

卢大爷痛定之后，方问蒋平道：“五弟如何死的？”蒋平道：“说起咱五弟来，实在可怜。这也是他素日阴毒刻苦，所以遭此惨亡。”便将误落铜网阵遭害的缘由，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，分外的比别人闹得厉害。后来索性要不活着了，要跟了老五去。急得个实心的卢方倒把他劝解了多时。徐庆粗豪直爽，如何禁得住揉磨，连说带嚷道：“四弟，你好胡闹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也是五弟命短，只是哭他，也是无益。与其哭他，何不与他报仇呢！”众人道：“还是三弟想得开。”此时，颜大人已被雨墨搀进后面歇息去了。

忽见外班拿了一角文书，是襄阳王那里来的官务。公孙先生接来拆开，看毕道：“你叫差官略等一等，我这里即有回文答复。”外班回身出去传说。公孙策对众人道：“他这文书不是为官务而来。”众人道：“不为官事，却是为何？”公孙策道：“他因这些日不见咱们衙门有什么动静，故此行了文书来，我这里必须答复他。明是移文，暗里却打听印信消息而来。”展爷道：“这有何妨。如今有了印信，还愁什么答复么？”蒋平道：“虽则如此，他若看见有了印信，只怕又要生别的事端了。”公孙策点头道：“四弟虑得极是。如今且自答了回文，我这里严加防备就是了。”说罢，按着原文答复明白，叫雨墨请出印来用上，外面又打了封口，交付外班，即叫原差领回。

官务完毕之后，大家摆上酒饭。仍是卢方首座，也不谦逊，大家团团围坐。只见卢方无精打采，短叹长吁，连酒也不沾唇，却一汪眼泪泡着眼珠儿，何曾是个干！大家见此光景，俱各闷闷不乐。惟独徐庆一言不发，自己把着一壶酒，左一杯，右一盏，仿佛拿酒煞气的一般。不多会，他就醉了，先自离席，在一边躺着去了。众人因卢方不喝不吃，也就说道：“大哥如不耐烦，何不歇息歇息呢？”卢方顺口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各位贤弟恕劣兄不陪了。”也就回到自己屋内去了。

这里公孙策、展昭、韩彰、蒋平四人，饮酒之间商议事体。蒋平又将雷英说奸王刻刻不忘要害大人的话说了。公孙策道：“我也正为此事踌躇。我想今日这套文书回去，奸王见了必是惊疑诧异，他如何肯善罢甘休呢？咱们如今有个道理：第一，大人处要个精细有本领的，不消说了是展大哥的重任。什么事，展兄全不用管，就只保护大人要紧。第二，卢大哥身体欠爽，一来要人服侍，二来又要照看。此差交给四弟。我与韩二兄、徐三弟，今晚在书房，如此如此，倘有意外之事，随机应变，管保诸事不至遗漏。众位弟兄想想如何呢？”展爷等听了道：“很好，就是如此料理罢。”酒饭已毕，展爷便到后面看了看颜大人，又到前面瞧了瞧卢大爷。两下里无非俱是伤心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襄阳王的差官领了回文，来至衙中。问了问奸王，正同众人在集贤堂内，即刻来至厅前，进了厅房，将回文呈上。奸王接来一看，道：“噯呀！按院印信既叫孤家盗来，他那里为何仍有印信？岂有此理，事有可疑。”说罢，将回文递与邓车。邓车接来一看，不觉地满面通红道：“启上千岁，小臣为此印原非容易。难道送印之人有弊么？”一句话提醒了奸王，立刻吩咐：“快拿雷英来！”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回

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机谋

且说襄阳王赵爵因见回文上有了印信，追问邓车，邓车说必是送印之人舞弊。奸王立刻将雷英唤来，问道：“前次将印好好交代托付于你，你送往哪里去了？”雷英道：“小臣奉千岁密旨，将印信小心在意撂在逆水泉内；并见此泉水势汹涌，寒气凛冽。王爷因何追问？”奸王道：“你既将印信撂在泉内，为何今日回文仍有印信？”说罢，将回文掷下。雷英无奈，从地下拾起一看，果见印信光明，毫无错谬，惊得无言可答。奸王大怒道：“如今有人报你送印作弊，快快与我据实说来。”雷英道：“小臣实实将印送至逆水泉内，如何擅敢作弊？请问千岁，是谁说来？”奸王道：“方才邓车说来。”雷英听了，暗暗发恨，心内一动，妙计即生，不由地冷笑道：“小臣只道那个说的，原来是邓车！小臣启上千岁，小臣正为此事心中犯疑。我想按院乃包相的门生，智略过人，而且他那衙门里能人不少，如何能够轻易的印信叫人盗去？必是将真印藏过，故意地设一方假印，被邓车盗来。他以为干了一件少一无二的奇功。谁知今日真印现出，不但使小臣徒劳无益，额外还担个不白之冤，兀的不委屈死人了。”一席话说得个奸王点头不语。邓车羞愧难当，真是羞恼变成怒，一声怪叫道，“啊哟，好颜查散！你

竟敢欺侮俺么？俺和你誓不两立！”雷英道：“邓大哥不要着急。小弟是据理而论，你既以废铁倒换印信，难道不准人家提出真的，换上假的么？事已如此，需要大家一同商议商议方好。”邓车道：“商议什么？俺如今惟有杀了按院，以泄欺侮之恨，别无他言。有胆量的随俺走走啦！”只见沈仲元道：“小弟情愿奉陪。”奸王闻听，满心欢喜，就在集贤堂摆上酒肴，大家畅饮。

到了初鼓之后，邓车与沈仲元俱各改扮停当，辞了奸王，竟往按院衙门而来。路途之间计议明白：邓车下手，沈仲元观风。及至到了按院衙门，邓车往左右一看，不见了沈仲元，并不知他何时去的，心中暗道：“他方才还和我说话，怎么转眼间就不见了呢？哦，是了。想来他也是个畏首畏尾之人，瞧不得素常夸口，事到头来也不自由了。且看我邓车的能为！俟成功之后，再将他极力的奚落一场。”想罢，纵身越墙，进了衙门。急转过二堂，见书房东首那一间，灯烛明亮。蹑足潜踪，悄到窗下，湿破窗纸，觑眼偷看。见大人手执案卷，细细观看，而且时常掩卷犯想。虽然穿着便服，却是端然正坐。旁边连雨墨也不伺候。邓车暗道：“看他这番光景，却象个与国家办事的良臣，原不应将他杀却。奈俺老邓要急于成功，就说不得了。”便奔到中间门边，一看却是四扇隔扇。边棱有锁锁着，中间两扇关闭。用手轻轻一撼，却是竖着立拴。回手从背后独出刀来，顺着门缝将刀伸进，右腕一挺劲，刀尖就扎在立拴之上；然后左手按住刀背，右手只将腕子往上一拱，立拴的底下已然出槽；右手又往旁边一摆，左手往下一按，只听咯当地一声，立拴落地。轻轻把刀抽出，用口衔住。左右手把住了隔扇，一边往怀里一带，一边往外一推，微微有些声息，吱溜溜便开开了一扇。邓车回手拢住刀靶，先伸刀，后伏身，斜胯而

入。即奔东间的软帘，用刀将帘一挑，呼地一声，脚下迈步。手举钢刀——只听咯当一声，邓车口说：“不好！”转身往外就跑，早已听见哗唧一声，又听见有人道：“三弟放手，是我。”噗哧地一声，随后就迫出来了。

你道邓车为何刚进来就跑了呢？只因他撬拴之时，韩二爷已然注视，见他将门推开，便持刀下来；尚来立稳，邓车就进来了。韩二爷知他必奔东间，却抢步先进东间。及至邓车掀帘、迈步、举刀，韩二爷的刀已落下。邓车借灯光一照，即用刀架开，咯当转身出来，迫忙中将桌上的蜡灯哗唧砸在地下。此时三爷徐庆赤着双足，仰卧在床上，酣睡不醒。觉得脚下后跟上有人咬了一口，猛然惊醒，跳下地来，就把韩二爷抱住。韩二爷说：“是我！”一甩身，恰好徐三爷脚踏着落下蜡灯的蜡头儿，一滑，脚下不稳，“噗哧”趴伏在地。

谁知看案卷的不是大人，却是公孙先生。韩爷未进东间之先，他已溜了出来，却推徐爷。又恐徐爷将他抱住，见他赤着双足，没奈何才咬了他一口。徐爷这才醒了。因韩二爷甩脱追将出去，他却跌倒的快当，爬起来的剪绝，随后也就追了出来。

且说韩二爷跟定邓车，蹿房越墙，紧紧跟随。忽然不见了，左顾右盼，东张西望，正然纳闷。猛听有人叫道：“邓大哥，邓大哥！榆树后头藏不住，你藏在松树后头罢。”韩二爷听了，细细往那边观瞧，果然有一棵榆树，一棵松树，暗暗道：“这是何人呢？明是告诉我这贼在榆树后面，我还发呆么？”想罢，竟奔榆树而来。果真邓车离了榆树，又往前跑。韩二爷急急垫步紧赶，追了个嘴尾相连，差不了两步，再也赶不上。又听见有人叫道：“邓大哥，邓大哥！你跑只管跑，小心着暗器呀！”这句话，却是沈仲元告诉韩彰，防着邓车的铁弹。不

想提醒了韩彰，暗道：“是呀，我已离他不远，何不用暗器打他呢？这个朋友真是旁观者清！”想罢，左手一撑，将弩箭上上。把头一低，手往前一点，这边“噌”！那边“拍”！又听“噯呀”！韩二爷已知贼人着伤，更不肯舍。谁知邓车肩头之上中了弩箭，觉得背肩发麻，忽然心内一阵恶心，暗说：“不好！此物必是有毒。”又跑了有一二里之遥，心内发乱，头晕眼花，翻斤头栽倒在地。韩二爷已知药性发作，贼人昏晕过去，脚下也就慢慢的走了。

只听背后呱咕呱咕的乱响，口内叫道：“二哥，二哥！你老在前面么？”韩二爷听声音是徐三爷，连忙答道：“三弟，劣兄在此。”说话间，徐庆已到，说：“怪道那人告诉小弟说，二哥往东北追下来了，果然不差。贼人在哪里？”韩爷道：“已中劣兄的暗器栽倒了。但不知暗中帮助的却是何人？方才劣兄也亏了此人。”二人来至邓车跟前，见他四肢扎然躺在地下。徐爷道：“二哥将他扶起，小弟背着他。”韩爷依言，扶起邓车，徐庆背上，转回衙门而来。走不多几步，见有灯光明亮，却是差役人等前来接应。大家上前帮同将邓车抬回衙去。

此时公孙策同定卢方、蒋平俱在大堂之上立等。见韩彰回来，问明了备细，大家欢喜。不多时，把邓车抬来。韩二爷取出一丸解药，一半用水研开灌下，一半拔出箭来敷上伤口。公孙先生即吩咐差役，拿了手铐脚镣给邓车上好，容他慢慢苏醒。迟了半晌，只听邓车口内嘟囔道：“姓沈的！你为何是来帮俺？你直是害俺来了。好啊，气死俺也！”哎呀了一声，睁开二目，往上一看，上面坐着四五个人，明灯亮烛，照如白昼。即要转动，觉着甚不得力。低头看时，腕上有铐，脚下有镣。自己又一犯想，还记得中了暗器，心中一阵迷乱，必是被他们擒获了。想至此，不由地五内往上一翻，咽喉内按捺不住，

将口一张，哇地一声，吐了许多绿水涎痰。胸脯虽觉乱跳，却是明白清爽。他却闭目，一语不发。

忽听耳畔有人唤道：“邓朋友，你这时好些了？你我作好汉的，决无儿女情态，到了哪里说哪里话。你若有胆量，将这杯暖酒唱了，如若疑忌害怕，俺也不强让你。”邓车听了，将眼一睁开看时；见一人身形瘦弱，蹲在身旁，手擎着一杯热腾腾的黄酒，便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俺蒋平，特来敬你一杯。你敢喝么？”邓车笑道：“原来是翻江鼠。你这话欺俺太甚！既被你擒来，刀斧尚且不怕，何况是酒！纵然是砒霜毒药，俺也要喝的，何惧之有！”蒋平道：“好朋友，真正爽快。”说罢，将酒杯送至唇边。邓车张开口一饮而尽。又见过来一人道：“邓朋友，你我虽有嫌隙，却是道义相同，各为其主。何不请过来大家坐谈呢？”邓车仰面看时，这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在灯下看案卷的假按院。心内辗转道：“敢则他不是颜按院。如此看来，竟是遭了他们圈套了。”便问道：“尊驾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在下公孙策。”回手又指卢方道：“这是钻老鼠卢方，卢大哥。这是彻地鼠韩彰，韩二哥。那边是穿山鼠徐庆，徐三哥。还有御猫展大哥，在后面保护大人。已命人请去了，少刻就到。”邓车听了道：“这些朋友俺都知道，久仰，久仰。既承抬爱，俺倒要随喜随喜了。”蒋爷在旁，伸手将他搀起，唧溜哧唧蹭到桌边，也不谦逊，刚要坐下，只见展爷从外面进来，一执手道：“邓朋友，久违了！”邓车久已知道展昭，无可回答，止于说道：“请了。”展爷与大众见了，彼此就座。伴当添杯换酒。邓车到了此时，讲不得磕碰，只好两手捧怀，缩头而饮。

只听公孙先生问道：“大人今夜睡得安稳么？”展爷道：“略觉好些，只是思念五弟，每每从梦中哭醒。”卢方听了，

登时落下泪来。忽见徐庆瞪起双睛，搓摩两掌，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姓邓的！你把俺五弟如何害了？快快说来！”公孙策连忙说道：“三弟，此事不关邓朋友相干，休要错怪了人。”蒋平道：“三哥，那全是奸王设下圈套。五弟争强好胜，自投罗网。如何抱怨得别人呢？”韩爷也在旁拦阻。展爷知道公孙先生要探问邓车，惟恐徐庆搅乱了事体，不得实信，只得张罗换酒，用言语岔开。徐庆无可如何，仍然坐在那里，气忿忿地一语不发。

展爷换酒斟毕，方慢慢与公孙策你一言我一语套问邓车，打听襄阳王的事件。邓车原是个卑鄙之人，见大家把他朋友相待，他便口不应心的说出实话来。言襄阳王所仗的是飞叉太保钟雄为保障，若将此人收伏，破襄阳王便不难矣。公孙策套问明白，天已大亮，便派人将邓车押至班房，好好看守。大家也就各归屋内，略为歇息。

且说卢方回至屋内，与三个义弟说道：“愚兄有一事与三位贤弟商议。想五弟不幸遭此荼毒，难道他的骨殖就搁在九截松五峰岭不成？劣兄意欲将他骨殖取来，送回原籍。不知众位贤弟意下如何？”三人听了，同声道：“正当如此。我等也是这等想。”只见徐庆道：“小弟告辞了。”卢方道：“三弟哪里去？”徐庆道：“小弟盗老五的骨殖去。”卢方连忙摇头道：“三弟去不得。”韩彰道：“三弟太莽撞了。就去，也要大家商议明白，当如何去法。”蒋平道：“据小弟想来，襄阳王既将骨殖交付钟雄，钟雄必是加意防守。事情若不预料，恐到了临期，有了疏虞，反为不美。”卢方点头道：“四弟所论甚是。当如何去法呢？”蒋平道：“大哥身体有些不爽，可以不去，叫二哥替你老去。三哥心急性躁，此事非冲锋打仗可比，莫若小弟替三哥去。大哥在家也不寂寞，就是我与二哥同去，也有

帮助。大哥想想如何？”卢方道：“很好。就这样罢。”徐庆瞅了蒋平一眼，也不言语。只见伴当拿了杯箸放下，弟兄四人就座。卢方又问：“二位贤弟几时起身？”蒋平道：“此事不必太忙，后日起身也不为迟。”商议已毕，饮酒用饭。不知他等如何盗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回

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

且说卢方自白玉堂亡后，每日茶饭无心，不过应个景儿而已。不多时，酒饭已毕，四人闲坐。卢方因一夜不曾合眼，便有些困倦，在一旁和衣而卧。韩彰与蒋平二人，计议如何盗取骨殖，又张罗行李马匹。独独把个愣爷撇在一边，不瞅不睬，好生气闷，心内辗转道：“同是结义弟兄，如何他们去得，我就去不得呢？难道他们尽弟兄的情长，单不许我尽点心么？岂有此理！我看他们商量的得意，实实令人可气！”站起身来，出了房屋，便奔展爷的单间而来。刚然进屋，见展爷方才睡醒，在那里擦脸。他也不管事之轻重，扑翻身跪倒道：“嗟呀，展大哥呀！委屈煞小弟了。求你老帮扶帮扶呀。”说罢痛哭。倒把展爷吓了一跳，连忙拉起他道：“三弟，这是为何？有话起来说。”徐庆更会撒泼，一边抽泣着，一边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老若应了帮扶小弟，小弟方才起来；你老若不应，小弟就死在这里了。”展爷道：“是了，劣兄帮扶你就是了。三弟快些起来讲。”徐庆又磕了一个头道：“大哥应了，再无翻悔。”方立起身来，拭去泪痕，坐下道：“小弟非为别事，求大哥同小弟到五峰岭走走。”展爷道：“到底为着何事？”徐庆便将卢方要盗白玉堂的骨殖说了一遍。他们三个怎么拿着我不当人，都

说我不好。我如今偏要赌赌这口气。没奈何，求大哥帮扶小弟走走。”展爷听了，暗暗思忖道：“原来为着此事。我想蒋四弟是个极其精细之人，必有一番见解。而且盗骨是缜密之事，似他这卤莽性烈，如何使得呢？若要不去，已然应了他，又不好意思。而且为此事屈体下礼，说不得了，好歹只得同他走走。”便问道：“三弟几时起身？”徐庆道：“就在今晚。”展爷道：“如何恁般忙呢？”徐庆道：“大哥不晓得，我二哥与四弟定于后日起身。我既要赌这口气，需早两天。及至他们到时，咱们功已成了。那时方出这口恶气。还有一宗，大哥千万不可叫二哥、四弟知道。晚间，我与大哥悄悄地溜一溜儿，急急赶向前去方妙。”展爷无奈何，只得应了。徐庆立起身来道：“小弟还到那边照应去。大哥暗暗收拾行李、器械、马匹。起身以前在衙门后墙专等。”展爷点头。

徐庆去后，展爷又好笑，又后悔。笑是笑他粗鲁，悔是不该应他。事已如此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叫过伴当来，将此事悄悄告诉他，叫他收拾行李、马匹。又取过笔砚来，写了两封字儿藏好。然后到按院那里看了一番，又同众人吃过了晚饭。看天已昏黑，便转回屋中，问伴当道：“行李、马匹俱有了？”伴当道：“方才跟徐爷伴当来了说他家爷在衙门后头等着呢。将爷的行李、马匹也拢在一处了。”展爷点了点头，回手从怀中掏出两个字柬来，道：“此柬是给公孙老爷的，此柬是给蒋四爷的。你在此屋等着，候初更之后再将此字送去，就交与跟爷们的从人，不必面递。交代明白，急急赶赴前去。我们在途中慢慢等你。这是怕他们追赶之意，省得徐三爷抱怨于我。”伴当一一答应。

展爷却从从容容出了衙门，来至后墙。果见徐庆与伴当拉着马匹，在那里张望。上前见了，徐庆问道：“跟大哥的人

呢？”展爷道：“我叫他随后来。惟恐同行叫人犯疑。”徐庆道：“很好。小弟还忘了一事，大哥只管同我的伴当慢慢前行，小弟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回身去了。

且说跟展爷的伴当在屋内候至起更，方将字柬送去。蒋爷的伴当接过字柬，来到屋内一看，只见卢方仍是和衣而卧，韩彰在那里吃茶，却不见四爷蒋平。只得问了问同伴，人说在公孙先生那里。伴当即来至公孙策屋内，见公孙策拿着字柬，正在那里讲论道：“展大哥嘱咐小心奸细刺客，此论甚是。然而不当跟随徐三弟同去。”蒋平道：“这必是我三哥磨着展大哥去的。”刚说着，又见自己的伴当前来，便问道：“什么事件？”伴当道：“方才跟展老爷的人给老爷送了个字柬来。”说罢呈上。蒋爷接来，打开看毕，笑道：“如何？我说是我三哥磨着展大哥去的，果然不错。”即将字柬递与公孙策。公孙策从头至尾看去，上面写着：“徐庆跪求，央及劣兄，断难推辞，只得暂时随去。贤弟见字，务于明日急速就道，共同帮助。千万不要追赶。惟恐识破了，三弟面上不好看……”云云。公孙策道：“言虽如此，明日二位再要起身，岂不剩了卢大哥一人，内外如何照应呢？”蒋平道：“小弟回去与大哥、二哥商量。既是展大哥与三哥先行，明日小弟一人足已够了。留下二哥如何？”公孙策道：“甚好，甚好！”

正说间，只见看班房的差人慌慌张张进来道：“公孙老爷，不好了！方才徐老爷到了班房，吩咐道：‘你等歇息，俺要与姓邓的说句机密话。’独留小人伺候徐老爷进屋，尚未坐稳，就叫小人看茶去。谁知小人烹了茶来，只见屋内漆黑。急急唤人掌灯看时，哎呀，老爷呀！只见邓车仰卧在床上，昏迷不醒，满床血渍。原来邓车的双睛被徐老爷刺了去了。现时不知邓车的生死，特来回禀二位老爷知道。”公孙策与蒋平二人听

了，惊骇非常，急叫从人掌灯。来至外面班房看时，差役将邓车扶起，已然苏醒过来，大骂徐庆不止。公孙策见此惨然情景，不忍注目。蒋平吩咐差役好生服侍将养，便同公孙策转身来见卢方，说了详细，不胜骇然。大家计议了一夜。

至次日天明，只见门上的进来，拿着稟帖递与公孙先生。一看，欢喜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快请，快请！”原来是北侠欧阳春、双侠丁兆蕙，自从解押金面神蓝晓、赛方朔方貂之后，同到茉花村，本欲约会了兆兰同赴襄阳。无奈丁母欠安，只得在家侍奉。北侠就告辞，丁家弟兄苦苦相留。北侠也是无事之人，权且住下。后来丁母痊愈，双侠商议：老母是有了年岁之人，为人子者不可远离膝下。又恐北侠踽踽凉凉一人上襄阳，不好意思；而且因老母染病，晨昏问安，耽搁了多少日期，左右为难。只得仍叫丁二爷，随着北侠同赴襄阳，留下丁大爷在家奉亲，又可以照料家务。因此北侠与丁二爷起身。

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来到襄阳太守衙门，可巧门上正是金福禄，上前参见，急急回禀了老爷。金辉立刻请至书房，暂为少待。此时黑妖狐智化早已接出来，彼此相见，快乐非常。不多时，金太守更衣出来。北侠与丁二官人要以官长见礼，金公那里肯受，口口声声以“恩公”呼之。大家谦让多时，仍是以宾客相待。左右献茶已毕，寒温叙过，便提起按院衙门近来事体如何。黑妖狐智化连声叹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好叫仁兄、贤弟得知，玉堂白五弟遭了害了。”北侠听了，好生诧异，丁二爷不胜惊骇，同声说道：“竟有这等事！请道其详。”智化便从访探冲霄楼说起，如何遇见白玉堂，将他劝回；后来又听得按院失去印信，想来白五弟就因此事拼了性命，误落在铜网阵中倾生丧命，滔滔不断说了一遍。北侠与丁二爷听毕，不由地俱各落泪叹息。所谓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原是声应气

求的弟兄，焉有不伤心的道理。

因此也不在太守衙门耽搁，便约会了智化，急急赶至按院衙门而来。早见公孙策在前，卢方等随在后面，彼此相见。虽未与卢方道恼，见他眼圈儿红红的，面庞儿比先前瘦了好些。大家未免欷歔一番。独有丁兆蕙拉着卢方的手，由不得泪如雨下。想起当初陷空岛与茉花村，不过隔着芦花荡，彼此义气相投，何等的亲密。想不到五弟却在襄阳丧命，而且又在少年英勇之时，竟自如此早夭，尤为可伤。二人哭泣多时，还亏了智化用言语劝慰。北侠亦拦住丁二爷道：“二弟，卢大哥全仗你我开导解劝。你如何反招大哥伤起心来呢？”说罢，大家来至卢方的屋内，就座献茶。北侠等三人又问候颜大人的起居。公孙策将颜大人得病的情由述了一番。三人方知大人也是为念五弟欠安，不胜浩叹。

智化便问衙门近来事体如何。公孙策将已往之事一一叙说，渐渐说到拿住邓车。蒋平又接言道：“不想从此又生出事来。”丁二爷问道：“又有何事？”蒋平便说：“要盗五弟的骨殖。谁知俺三哥暗求展大哥帮助，昨晚已然起身。起身也罢了，临走时俺三哥又把邓车二目挖去。”北侠听了皱眉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智化道：“三哥不能报仇，暂且拿邓车出气。邓车也就冤得很了。”丁二爷道：“若论邓车的行为，害天伤理，失去二目也就不算冤。”公孙策道：“只是展大哥与徐三弟此去，小弟好生放心不下。”蒋平道：“如今欧阳兄、智大哥、丁二弟俱各来了，妥当得很。明日我等一同起身，衙中留下我二哥服侍大哥，照应内外。小弟仍是为盗五弟骨殖之事。欧阳兄三位另有一宗紧要之事。”智化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蒋平道：“只因前次拿获邓车之时，公孙先生与展大哥探访明白，原来襄阳王所仗者飞叉太保钟雄，着能收伏此人，则襄阳不难破矣。如

今就将此事托付三位弟兄，不知肯应否？”智化、丁兆蕙同声说道：“既来之则安之。四兄不必问我等应与不应，到了那里，看势做事就是了，何能预为定准。”公孙先生在旁称赞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”说话间，酒席早已排开。大家略为谦逊，即便入席。却是欧阳春的首座，其次智化、丁兆蕙，又其次公孙策、卢方，下首是韩彰、蒋平。七位爷把酒谈心，不必细表。

到了次日，北侠等四人别了公孙策与卢、韩二人，四人在路行程，偏偏的蒋平肚泄起来，先前还可挣扎，到后来连连泄了几次，觉得精神倦怠，身体劳乏。北侠道：“四弟既有贵恙，莫若找个寓所暂为歇息，明日再作道理，有何不可呢？”蒋平道：“不要如此。你三位有要紧之事，如何因我一人耽搁。小弟想起来了，有个去处颇为聚会之所。离洞庭湖不远，有个陈起望，庄上有郎舅二人，一人姓陆名彬，一人姓鲁名英，颇尚侠义。三位到了那里，只要提出小弟，他二人再无不扫榻相迎之理。咱们就在那里相会罢。”说着拧眉攒目，又要肚泄起来。北侠等三人见此光景，只得依从。蒋平又叫伴当随去，沿途好生服侍，不可怠慢。伴当连连答应，跟随去了。

蒋爷这里左一次右一次泄个不了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心内好生着急，只得勉强认镫，上了坐骑，往前进发。心急嫌马慢，又不敢极力的催它，恐自己气力不加，乘控不住，只得缓辔而行。此时天已昏黑，满天星斗，好容易来至一个村庄。见一家篱墙之上高高挑出一个白纸灯笼，及至到了门前，又见柴门之旁挂着个小小箭篱，知是村庄小店，满心欢喜，犹如到了家里一般。连忙下马，高声唤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只听里面颤巍巍地声音答应。不知果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回

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

且说蒋平听得里面问道：“什么人？敢则是投店的么？”蒋平道：“正是。”又听里面答道：“少待。”不多时，灯光显露，将柴扉开放，道：“客官请进。”蒋平道：“我还有鞍马在此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客官自己拉进来罢。婆子不知尊骑的毛病，恐有失闪。”蒋平这才留神一看，原来是个店妈妈，只得自己拉进了柴扉。见是正房三间，西厢房两间，除此并无别的房屋。蒋平问道：“我这牲口在哪里喂呢？”婆子道：“我这里原是村庄小店，并无槽头马棚。那边有个碾子，就在那碾台儿上就可以喂了。”蒋平道：“也倒罢了。只是我这牲口就在露天地里了。好在夜间还不甚凉，尚可以将就。”说罢，将坐骑拴在碾台子桩柱上。将镫扣好，打去嚼子，打去后秋，把皮带拢起，用梢绳捆好；然后解了肚带，轻轻将鞍子揭下，扞却不动，恐鞍心有汗。

此时店婆已将上房掸扫，安放灯烛。蒋爷抱着鞍子，到了上房，放在门后。抬头一看，却是两明一暗。掀起旧布单帘，来至暗间，从腰间解下包裹，连马鞭子俱放在桌子上面，掸了掸身上灰尘。只听店妈妈道：“客官是先净面后吃茶，是先吃茶后净面呢？”蒋平这才把店妈妈细看，却有五旬年纪，甚是

干净利便，答道：“脸也不净，茶也不吃。请问妈妈贵姓？”店婆道：“婆子姓甘。请问客官尊姓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姓蒋。请问此处是何地名？”甘婆子道：“此处名叫神树岗。”蒋爷道：“离陈起望尚有多远？”婆子道：“陈起望在正西，此处却是西北。从此算起，要到陈起望，足有四五十里之遥。客官敢则是走差了路了。”蒋爷道：“只因身体欠爽，又在昏黑之际，不料把道路走错了。请问妈妈，你这里可有酒么？”甘婆子道：“酒是有的。就只得村醪，并无上样名酒。”蒋爷道：“村醪也好，你与我热热地暖一角来。”甘婆子答应，回身去了。

不多时，果然暖了一壶来，倾在碗内。蒋爷因肚泄口燥，那管好歹，端起来一饮而尽。真真是沟里翻船。想蒋平何等人物，何等精明，一生所做何事，不想他在妈妈店竟会上了一大当。可见为人艺高是胆大不得的。此酒入腹之后，觉得头眩目转。蒋平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尚未说出口，身体一晃，咕咚栽倒尘埃。甘婆子笑道：“我看他身材瘦弱，是个不禁酒的，果然。”伸手向桌子上拿起包囊一摸，笑容可掬，正在欢喜，忽听外面叫门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这一叫，不由地心里一动，暗道：“忙中有错。方才既住这个客官，就该将门前灯笼挑了。一时忘记，所以又有上门的买卖来了。既来了，再没有往外推之理。且喜还有两间厢房，莫若让到屋里去。”心里如此想，口内却应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执了灯笼来开柴扉，一看却是主仆二人。只听那仆人问道：“此间可是村店么？”甘婆道：“是便是，却是乡村小店，惟恐客官不甚和心。再者并无上房，止有厢房两间，不知可肯将就么？”又听那相公道：“既有两间房屋，足以够了，何必务要正房呢。”甘婆道：“客官说的是。如此请进来罢。”主仆二人刚然进来，甘婆子却又出去，将那白纸灯笼系下来，然后关了柴扉，就往厢房导引。忽听仆人说

道：“店妈妈，你方才说没有上房，那不是上房么？”甘婆子道：“客官不知，这店并无店东主人，就是婆子带着女儿过活。这上房是婆子住家，止于厢房住客，所以方才说过恐其客官不甚合心呢。”这婆子随机应变，对答得一些儿马脚不露。这主仆哪里知道，上房之内现时迷倒一个呢。

说话间来至厢房，婆子将灯对上。这主仆看了看，倒也罢了，干干净净，可以住得。那仆人将包裹放下，这相公却用大袖掸去灰尘。甘婆子见相公形容俏丽，肌肤凝脂，妩媚之甚，便问道：“相公用什么，趁早吩咐。”相公尚未答言，仆人道：“你这里有什么，只管做来，不必问。”甘婆道：“可用酒么？”相公道：“酒倒罢了。”仆人道：“如有好酒，拿些来也可以使得。”甘婆听了，笑了笑转身出来。执着灯笼进了上房，将桌子上包裹拿起，出了上房，却进了东边角门。

原来角门以内仍是正房、厢房以及耳房，共有数间。只听屋内有人问：“母亲，前面又是何人来了？”婆子道：“我儿休问，且将这包裹收起。快快收拾饭食，又有主仆二人到了。老娘看这两个也是雏儿，少时将酒预备下就是了。”忽听女子道：“母亲，方才的言语难道就忘了么？”甘婆子道：“我的儿呀，为娘的为何忘了呢？原说过就做这一次，下次再也不做了。偏他主仆又找上门来，叫为娘的如何推出去呢？说不得这叫做一不做、二不休。好孩子，你帮着为娘的再把这买卖做成了，从此后为娘的再也不干这营生了。可是你说的咧，伤天害理做什么？好孩子，快着些儿罢。为娘的安放小菜去。”说着话又出去了。

原来这女子就是甘婆之女，名叫玉兰，不但女工针黹出众，而且有一身好武艺，年纪已有二旬，尚未受聘。只因甘婆做事暗昧，玉兰每每规谏，甘婆也有些回转。就是方才取酒药

蒋平时，也央及了个再三，说过就做这一次。不想又有主仆二人前来。玉兰无奈何，将菜蔬做妥。甘婆往来搬运，又称赞这相公极其俊美。玉兰心下踌躇。后来甘婆拿了酒去，玉兰就在后面跟来，在窗外偷看。见这相公面如敷粉，白而生光，唇似涂朱，红而带润，惟有双眉紧蹙，二目含悲，长吁短叹，似有无限的愁烦。玉兰暗道：“看此人不是俗子村夫，必是贵家公子。”再看那仆人坐在横头，粗眉大眼，虽则丑陋，却也有一番娇媚之态。只听说道：“相公早间打尖，也不曾吃些什么。此时这些菜蔬虽则清淡，却甚精美，相公何不少用些呢？”又听相公唠唠莺声说道：“酒肴虽美，无奈我吃不下咽。”说罢，又长叹了一声。忽听甘婆道：“相公既懒进饮食，何不少用些暖酒，开开胃口，管保就想吃东西了。”玉兰听至此，不由地发恨道：“人家愁到这步田地，还要将酒害人！我母亲太狠心了！”忿忿回转房中去了。

不多时，忽听甘婆从外角门过来，拿着包裹，笑嘻嘻地道：“我的儿呀，活该我母女要发财了！这包裹比方才那包裹尤觉沉重。快快收起来，帮着为娘的打发他们上路。”口内说着，眼儿却把玉兰一看。只见玉兰面向里，背朝外，也不答言，也不接包裹。甘婆连忙将包裹放下，赶过来将玉兰一拉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又怎么了？”谁知玉兰已然哭得泪人儿一般。婆子见了，这一惊非小，道：“哎呀，我的肉儿，心儿，你哭为何？快快说与为娘的知道。不是心里又不自在了？”说罢，又用巾帕与玉兰拭泪。玉兰将婆子的手一推，悲切切地道：“谁不自在了呢？”婆子道：“既如此，为何啼哭呢？”玉兰方说道：“孩儿想，爹爹留下的家业够咱们娘儿两个过的了，母亲务要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做什么？况且爹爹在日，还有三不取：僧道不取，囚犯不取，急难之人不取。如今母亲一概不分，只

以财帛为重。倘若事发，如何是好？叫孩儿怎不伤心呢？”说罢，复又哭了。婆子道：“我的儿原来为此，你不知道为娘的也有一番苦心。想你爹爹留下家业，这几年间坐吃山空，已然消耗了一半，再过一二年也就难以度日了。再者你也不小了，将来陪嫁妆奁，那不用钱呢？何况我偌大年纪，也不弄下个棺材本儿么？”玉兰道：“妈妈也是多虑。有说有的话，没说没的话。似这样损人利己，断难永享。而且人命关天的，如何使得？”婆子道：“为娘的就做这一次，下次再也不做了。好孩子，你帮了妈妈去。”玉兰道：“母亲休要多言。孩儿就知恪遵父命。那相公是急难之人，这样财帛是断取不得的。”甘婆听了犯想道：“闹了半天，敢则是为相公。可见他人太心大了。”便问道：“我儿，你如何知那相公是急难之人呢？”玉兰道：“实对妈妈说知，方才孩儿已然悄到窗下看了，见他愁容满面，饮食不进，他是有急难之事的。孩儿实实不忍害他。孩儿问母亲，将来倚靠何人？”甘婆道：“噯呀，为娘的又无多余儿女，就只生养了你一个，自然靠着你了。难道叫娘靠着别人不成么？”玉兰道：“虽然不靠别人，难道就忘了半子之劳么？”一句话提醒了甘婆，心中恍然大悟，暗道：“是呀，我正愁女儿没有人家，如今这相公生得十分美俊，正可与女儿匹配。我何不把他做个养老女婿，又完了女儿终身大事，我也有个倚靠，岂不美哉？可见利令智昏，只顾贪财，却忘了正事。”便嘻嘻笑道：“亏了女儿提拔，我险些儿错了机会。如此说来，快快把他救醒，待为娘的与他慢慢商酌。只是不好启齿。”玉兰道：“这也不难，莫若将上房的客官也救醒了，只认做和他戏耍，就烦那人替说，也免得母亲碍口，岂不两全其美么？”甘婆哈哈笑道：“还是女儿有算计。快些走罢，天已三鼓了。”玉兰道：“母亲还得将包裹拿着，先还了他们。不然他们醒来

时不见了包裹，那不是有意图谋了么？”甘婆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便将两个包裹抱着，执了灯笼，玉兰提了凉水，母女二人出了角门。

来至前院，先奔西厢房，将包裹放下。见相公伏几而卧，却是饮的酒少之故。甘婆上前，轻轻扶起。玉兰端过水来，慢慢灌下。暗将相公着实的看了一番，满心欢喜。然后见仆人已然卧倒在地，也将凉水灌下。甘婆依然执灯笼，又提了包裹，玉兰拿着凉水，将灯剔亮了。临出门时，还回头望了一望。见相公已然动转，连忙奔到上房，将蒋平也灌了凉水。玉兰欢欢喜喜回转后面去了。

且说蒋平饮得药酒工夫大了，已然发散，又加灌了凉水，登时苏醒。举手伸腿，揉了揉眼，睁开一看，见自己躺在地下，再看桌上灯光明亮，旁边坐着个甘妈妈嘻嘻地笑。蒋平猛然省悟，爬起来道：“好呀！你这婆子不是好人，竟敢在俺跟前弄玄虚，也就好大胆呢！”婆子噗哧地一声笑道：“你这人好没良心！饶把你救活了，你反来嗔我。请问，你既知玄虚，为何入了圈套呢？你且坐了，待我细细告诉你。老身的丈夫名唤甘豹，去世已三年了。膝下无儿，只生一女。……”蒋平道：“且住，你提甘豹，可是金头太岁甘豹么？”甘婆道：“正是。”蒋平连忙站起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原来是嫂嫂，失敬了！”甘婆道：“客官为何如此相称？请道其详。”蒋平道：“小弟翻江鼠蒋平，甘大哥曾在敝庄盘桓过数日。后来又与白面判官柳青劫掠生辰黄金，用的就是蒙汗药酒。他说还有五鼓鸡鸣断魂香，皆是甘大哥的传授。不想大哥竟自仙逝，有失吊唁，望乞恕罪。”说罢，又打一躬。甘婆连忙福了一福道：“惭愧，惭愧。原来是蒋叔叔到了。怨嫂嫂无知，休要见怪。亡夫在日，曾说过陷空岛的五义，实实令人称羡不尽。方才叔叔提的柳青，他是亡

夫的徒弟。自从亡夫去世，多亏他殓殓发送，如今还时常地资助银两。”蒋平道：“方才提膝下无儿，只生一女，侄女有多大了？”甘婆道：“今年十九岁，名唤玉兰。”蒋平道：“可有婆家没有？”甘婆道：“并无婆家。嫂嫂意欲求叔叔做个媒妁，不知可肯否？”蒋平道：“但不知要许何等样人家？”甘婆道：“好叫叔叔得知，远在天涯，近在咫尺……”就将投宿主仆已然迷倒之事说了。”是女儿不依，劝我救醒。看这相公甚是俊美，女儿年纪相仿。嫂嫂不好启齿，求叔叔做个保山如何？”蒋平道：“好啊！若不亏侄女劝阻，大约我等性命休矣。如今看着侄女的分上，且去说说看。但只一件，小弟自进门来，蒙嫂嫂赐了一杯闷酒，到了此时也觉饿了。可还有什么吃的没有呢？”甘婆道：“有有有，待我给你收拾饭食去。”蒋平道：“且住。方才说的事，成与不成事在两可，好歹别因不成了，嫂嫂又把那法子使出来了，那可不是顽的！”甘婆哈哈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叔叔只管放心罢。”甘婆子上后面收拾饭去了。不知亲事说成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回

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识认二千金

且说甘婆去后，谁知他二人只顾在上房说话，早被厢房内主仆二人听了去了。又是欢喜，又是愁烦。欢喜的是认得蒋平，愁烦的是机关泄露。你道此二人是谁？原来是凤仙、秋葵，姊妹两个女扮男装来至此处。

自从沙龙沙员外拿住金面神蓝骁，后来起解了，也就无事了。每日与孟杰、焦赤、史云等游田射猎，甚是清闲。一日，本县令尹忽然来拜，声言为访贤而来。襄阳王特请沙龙做个领袖，督帅乡勇操演军务。沙员外以为也是好事，只得应允。到了县内，令尹待为上宾，优隆至甚。隔三日设一小宴，十日必是一大宴。慢说是沙员外自以为得意，连孟杰、焦赤俱是望之垂涎，真是“君子可欺以其方”。

哪知这令尹是个极其奸滑的小人。皆因襄阳王知道沙龙本领高强，情愿破万两黄金拿获沙龙，与蓝骁报仇。偏偏地遇见了这贪婪的赃官，他道：“拿沙龙不难，只要金银凑手，包管事成。”奸王果然如数交割。他便设计将沙龙诓上圈套。

这日，正是大宴之期，他又暗设牢笼，以殷勤劝酒为题，你来敬三杯，我来敬三杯，不多的工夫把个沙龙喝得酩酊大醉，步履皆难。便叫伴当回去，说：“你家员外多吃了几杯，

就在本县堂斋安歇。明日还要操演军务。”又赏了伴当几两银子，伴当欢欢喜喜回去。就是焦、孟二人也皆以为常，全不在意。他却暗暗将沙龙交付来人，连夜押解襄阳去了。

后来孟、焦二人见沙龙许多日期不见回来，便着史云前去探望几次，不见信息，好生设疑。一时惹恼了焦赤性儿，便带了史云猎户人等，闯至公堂厮闹。谁知人人皆知县宰因亲老告假还乡，已于三日前起了身了。又问沙龙时，早已解到襄阳去了。焦赤听了，急得两手扎煞，毫无主意。纵要闹，正头乡主已走，别人全不管事的。只得急急回庄，将此情节告诉孟杰。孟杰也是暴跳如雷。登时传扬，里面皆知。凤仙、秋葵姊妹哭个不了。幸亏凤仙有主意，先将孟杰、焦赤二人安置，恐他二人粗鲁，生出别的事来，便对二人说道：“二位叔父不要着急。襄阳王既与我父作对，他必暗暗差人到卧虎沟前来图害，此庄却是要紧的。我父亲既不在家，全仗二位叔父支持，说不得二位叔父操劳，昼夜巡察，务要加意的防范，不可疏懈。”孟、焦二人满口应承，只知昼夜保护此庄，再也不生妄想了。

后来凤仙却暗暗使得用之人到襄阳打听。幸喜襄阳王爱沙龙是一条好汉，有意收伏，不肯加害，惟有囚禁而已。差人回来将此情节说了，凤仙姊妹心内稍觉安慰，复又思忖道：“襄阳王做事这等机密，大约欧阳伯父与智叔父未必尽知其详。莫若我与妹子亲往襄阳走走，倘能见了欧阳伯父与智叔父，那时大家商议，搭救父亲便了。”

主意已定，暗暗与秋葵商议。秋葵更是乐从，便说道：“很好，咱们把正事办完了，顺便到太守衙门，再看看牡丹姐姐。我还要与干娘请安呢。”凤仙道：“只要到了那里，那就好说了。但咱如何走法呢？”秋葵道：“这有何难呢？姐姐扮作相公，充作姐夫，就算艾虎。待妹妹扮作个仆人，跟着

你，岂不妥当么？”凤仙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妹妹要受些屈了。”秋葵道：“这有什么呢。为救父亲，受些屈也是应当的，何况是逢场作戏呢。”二人商议明白，便请了孟、焦二位，一五一十俱各说明，托他二人好好保守庄园。又派史云急急赶到茱花村，惟恐欧阳伯父还在那里尚未起身，约在襄阳会齐。诸事分派停妥，他二人改扮起来。也不乘马，惟恐引人疑忌，仿佛是闲游一般。亏得姐妹二人虽是女流，却是在山中行围射猎惯的，不至于鞋弓袜小，寸步难挪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这天恰恰行路迟了，在妈妈店内，虽被甘婆用药酒迷倒，多亏玉兰劝阻搭救。

且说凤仙饮水之后，即刻苏醒。睁眼看时，见灯光明亮，桌上菜蔬犹存，包裹照旧。自己纳闷道：“我喝了两三口酒，如何就喝醉了不成？”正在思索，只见秋葵张牙欠口，翻身起来道：“姐姐，我如何醉倒了呢？”凤仙摆手道：“你满口说的是什么？”秋葵方才省悟，手把嘴一捂，悄悄道：“幸亏没人。”凤仙将头一点，秋葵凑至跟前。凤仙低言道：“我醉得有些奇怪，别是这酒有什么缘故罢？”秋葵道：“不错。如此说来，这不是贼店吗？”凤仙道：“你听，上房有人说话。咱们悄地听了再做道理。”因此姊妹二人来至窗下，将蒋平与甘婆说的话听了个不亦乐乎。急急回转厢房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愁烦。忽听窗外脚步声响，是蒋爷与马添草料奔了碾台儿去了。凤仙道：“俟蒋叔父回来，便唤住，即速请进。”秋葵即倚门而待。

少时，蒋平添草回来，便唤道：“蒋叔请进内屋坐。”只这一句，把个蒋平吓了一跳，只得进屋。又见一个后生，迎头拜揖道：“侄儿艾虎拜见。”蒋爷借灯光一看，虽不是艾虎，却也面善，更觉发起怔来了。秋葵在旁道：“他是凤仙，我是秋

葵。在道上冒了艾虎的名儿来的。”蒋爷在卧虎沟住过，俱是认得的，不觉诧异道：“你二人如何来至此处呢？”说罢，回身往外望一望。凤仙叫秋葵在门前站立，如有人来时咳嗽一声。方对蒋爷将父亲被获情节略说梗概，未免的泪随语下。蒋平道：“你且不必啼哭。侄女仍以艾虎为名，同我到上房。”到上房，就在明间坐下。秋葵一同来到上房。

忽见甘婆从后面端了小菜、杯箸来。甘婆见蒋爷已将那厢房主仆让至上屋明间，知道为提亲一事，便嘻嘻笑道：“怎么叔叔在明间坐么？”蒋爷道：“明间宽阔，豁亮。嫂嫂且将小菜放下，过来见了。这是我侄儿艾虎。他乃紫髯伯的义儿，黑妖狐的徒弟。”甘婆道：“呀！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！就是欧阳爷、智公子，亡夫俱是好相识。原来是他二位义儿高徒，怪道这样的英俊呢。相公休要见怪，恕我无知失敬了。”说罢，福了一福。凤仙只得还了一揖，连称：“好说，不敢！”秋葵过来，帮着将桌子往前搭了一搭。甘婆安放了小菜，却是两份杯箸，原来是蒋爷一份，自己陪的一份。如今见这相公过来，转身还要取去。蒋爷说：“嫂嫂不用取了，厢房中还有两份，拿过来岂不省事。不过是嫂嫂将酒杯洗净了，就不妨事了。”甘婆瞅了蒋平一眼，道：“多嘴讨人嫌吓！”蒋平道：“嫂嫂嫌我多嘴，回来我就一句话也不说了。”甘婆笑道：“好叔叔，你说罢。嫂嫂多嘴不是了。”笑着端菜去了。这里蒋爷悄悄地问了一番。

不多时，甘婆端了菜来，果然带了两份杯箸，俱各安放好了。蒋爷道：“贤侄，你这尊管，何不也就叫他一同坐了呢？”甘婆道：“真个的，又没有外人，何妨呢。就在这里打横儿，岂不省了一番事呢。”于是蒋平上座，凤仙次座，甘婆主座相陪，秋葵在下首打横。甘婆先与蒋爷斟了酒，然后接次斟上，

自己也斟上一杯。蒋平道：“这酒喝了大约没有事了。”甘婆笑道：“你喝罢。只怪人家说你多嘴。你不信，看嫂嫂喝个样儿你看。”说着，端起来吱地一声就是半杯子。蒋平笑道：“嫂嫂，你不要喉急，小弟情愿奉陪。”又让那主仆二人端起杯来，一饮而尽。凤仙、秋葵俱各喝了一口。甘婆复又斟上。这婆子一边殷勤，一边注意在相公面上，把个凤仙倒瞧得不好意思了。蒋平道：“嫂嫂，我与艾虎侄儿相别已久，还有许多言语细谈一番。嫂嫂不必拘泥，有事请自尊便。”甘婆听了，心下明白，顺口说道：“既是叔叔要与令侄攀话，嫂嫂在此反倒搅乱清谈。我那里还吩咐你侄女做的点心、羹汤，少时拿来。外再烹上一壶新茶如何？”蒋平道：“很好。”甘婆又向凤仙道：“相公，夜深了，随意用些酒饭，休要作客。老身不陪了。”凤仙道：“妈妈请便。明日再为面谢。”甘婆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请坐罢。”秋葵送出屋门。甘婆道：“管家，让你相公多吃些，不要饿坏了。”秋葵答应，回身笑道：“这婆子竟有许多唠叨。”蒋爷道：“你二人可知他的意思么？”秋葵道：“不用细言，我二人早已俱听明白了。”凤仙努嘴道：“悄言，不要高声。”蒋平道：“既然听明，我也不必絮说。侄女的意下如何呢？”凤仙道：“但凭叔父作主。”蒋平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此事总要侄女自己拿主意。若论此女，我知道的。当初甘大哥在日，我们时常盘桓。提起此女来，不但品貌出众，而且家传的一口飞刀，甚是了得。原要与卢大哥攀亲，无奈卢珍侄儿岁数太小，因此也就罢了。如今他将此事谆谆的托我，侄女若要是个男子倒好说了，似此我倒为了难了！”秋葵插言道：“依我说，此事颇可做的。人家三房四妾的多着呢。我姐姐也不是争大论小的人。再者将来过门时多了一位新人，难道艾虎哥哥还抱怨不成？我乐得的多一个姐姐，又热闹些。”说得蒋平、凤仙也笑

了。

正在谈论，果然甘婆端了羹汤、点心来，又是现烹的一壶新茶。还问要什么不要。蒋爷道：“足以够了，嫂嫂歇歇罢。”甘婆方转身回到后面去了。蒋爷又将此事斟酌了一番，凤仙也是愿意。因问蒋平因何到此？蒋爷将往事说了一遍，又言：“与侄女在此遇的很巧，明日同赴陈起望。你欧阳伯父、智叔父、丁二叔父等，俱在那里。大家商议搭救你父亲便了。”凤仙、秋葵深深谢了。真是事多话长，整整说了一夜。

天光发晓，甘婆早已出来张罗。蒋平却与凤仙商议明白，俟到陈起望见过欧阳春、智化，即来纳聘。甘婆听见事成，不胜欣喜。又见蒋爷打开包裹，取出了二十两银，道：“大哥仙逝，未能吊唁。些须薄意，聊以代楮。”甘婆不能推辞，欣然受了。凤仙叫秋葵拿出白银一封，道：“岳母将此银收下，做为日用薪水之资。以后千万不要做此暗昧之事了。”一句话说得甘婆满面通红，无言可答，止于说道：“贤婿放心。如此厚赐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权且存留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就福了一福。此时，蒋平已将坐骑备好，连凤仙的包裹俱各准备停当，拉出柴扉。彼此叮咛一番，甘婆又指引路径，蒋平等谨记在心，执手告别，直奔陈起望的大路而来。未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回

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

且说蒋平因她姊妹没有坐骑，只得拉着马一同步行。刚走了数里之遥，究竟凤仙柔弱，已然香汗津津，有些娇喘吁吁。秋葵却好依然行有余力。蒋平劝着凤仙骑马歇息。凤仙也就不肯推辞，拉过丝缰上马，缓辔而行。蒋爷与秋葵慢慢随后步履。又走了数里之遥，秋葵步下也觉慢了。蒋爷是昨日泄了一天肚，又熬了一夜，未免也就报了扎达汗了。因此找了个荒村野店，一边打尖，一边歇息。问了问陈起望，尚有二十多里。随意吃了些饮食，喂了坐骑，歇息足了，天将挂午，复又起身。仍是凤仙骑马。及至到了陈起望，日已西斜。来到庄门，便有庄丁问了备细，连忙禀报。

陆彬、鲁英迎接出来。见了蒋平，彼此见礼。鲁英便问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蒋爷道：“不必问，且到里面自然明白。”于是大家进了庄门。早见北侠等正在大厅的月台之上恭候。丁二爷问道：“四哥如何此时才来？”蒋爷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北侠道：“这后面是谁？”蒋爷道：“兄试认来。”只见智化失声道：“噯呀，侄女儿为何如此装束？”丁二爷又说道：“这后面的也不是仆人，那不是秋葵侄女儿么？”大家诧异。陆、鲁二人更觉愕然。蒋爷道：“且到厅上，大家坐了好讲。”进了

厅房，且不叙坐。凤仙就说父亲被获，现在襄阳王那里囚禁，侄女等特特改装，来寻伯父、叔父，早早搭救我的爹爹要紧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大家惊骇非常，劝慰了一番。陆彬急急到了后面，告诉鲁氏，叫他预备簪环衣服，又叫仆妇丫环将凤仙姊妹请至后面，梳洗更衣。

这里，众人方问蒋爷如何此时方到。蒋平笑道：“更有可笑事，小弟却上了个大当。”大家问道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蒋爷便将妈妈店之事述说一番。众人听了，笑个不了。其中多有认得甘豹的，听说亡故了，未免又叹息一番。蒋爷往左右一看，问道：“展大哥与我三哥怎么还没到？”智化道：“并未曾来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庄丁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二人，说是找众位爷们的。”大家说道：“他二人如何此时方到呢？快请！”庄丁转身去不多时，众人才要迎接，谁知是跟展爷、徐爷的伴当，形色仓皇。蒋爷见了就知不妥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家爷为何不来？”伴当道：“四爷，不好了！我家爷们被钟雄拿了去了。”众人问道：“如何会拿了去呢？”展爷的伴当道：“只因昨晚徐三爷要到五峰岭去，是我家爷拦之再三。徐三爷不听，要一人单去。无奈何我家爷跟随去了，却暗暗吩咐，叫小人二人暗暗瞻望：‘倘能将五爷骨殖盗出，事出万幸；如有失错之事，你二人收拾马匹行李，急急奔陈起望便了。’谁知到了那里，徐三爷不管高低便往上闯，我家爷再也拦挡不住。刚到了五峰岭上，徐三爷往前一跑，不防落在堑坑里面。是我家爷心中一急，原要上前解救，不料脚上一溜，也就落下去了。原来是梅花堑坑。登时出来了多少喽兵，用挠钩、套索将二位搭将上来，立刻绑缚了。众喽兵声言，必有余党，快些搜查。我二人听了急跑回寓所，将行李马匹收拾收拾，急急来至此处。众位

爷们早早设法搭救二位爷方好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没有主意。智化道：“你二人且自歇息去罢。”二人退了下来。

此时厅上已然调下桌椅，摆上酒饭。大家入座，一边饮酒，一边计议。智化问陆彬道：“贤弟，这洞庭水寨，广狭可有几里？”陆彬道：“这水寨在军山内，方圆有五里之遥。虽称水寨，其中又有旱寨，可以屯积粮草。似这九截松五峰岭，俱是水寨之外的去处。”智化又问道：“这水寨周围，可有什么防备呢？”陆彬道：“防备的甚是坚固。每逢通衢之处，俱有碗口粗细的大竹栅一座竹城。此竹见水永无损坏。纵有枪炮，却也不怕。倒是有纯钢利刃可以削折，余无别法。”蒋平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丁二弟的宝剑却是用着了。”智化点了点头道：“此事须要偷进水寨，探个消息方好。”蒋平道：“小弟同丁二弟走走。”陆彬道：“弟与鲁二弟情愿奉陪。”智化道：“好极。就是二位贤弟不去，劣兄还要劳烦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你二位地势熟识。”陆彬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回头吩咐伴当，预备小船一只，水手四名，于二鼓起身。伴当领命，传话去了。

蒋平又道：“还有一事，沙员外又当怎么样呢？”智化道：“据我想来，奸王囚禁沙大哥，无非使他归附之意，决无陷害之心。我明日写封书信，暗暗差人知会沈仲元，叫他暗中照料。候有机缘，得便救出，也就完了事了。”大家计议已定，饮酒吃饭已毕，时已初鼓之半。

丁、蒋、鲁、陆四位收拾停当，别了众人，乘上小船。水手摇桨，荡开水面，竟奔竹城而来。此时正在中秋，淡云笼月，影映清波，寂静至甚。越走越觉幽僻，水面更觉宽了。陆彬吩咐水手往前摇，来到了竹城之下。陆彬道：“住桨。”水手四面撑住。陆彬道：“蒋四兄，这外面水势宽阔，竹城以内却甚狭隘，不远即可到岸。登岸便是旱寨的境界了。”鲁英向

丁二爷要过剑来，对着竹城抡开就劈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鲁二爷连声称：“好剑，好剑！”蒋爷看时，但见大竹斜岔儿已然开了数根。丁二爷道：“好是好，但这一声真是爆竹相似，难道里面就无人知觉么？”陆彬笑道：“放心，放心。此处极其幽僻，里面之人轻容易不得到此的。”蒋平道：“此竹虽然砍开，只是如何拆法呢？”鲁二爷道：“何用拆呢？待小弟来。”过去伸手将大竹拈住，往上一挺一挺，上面的竹梢儿就比别的竹梢儿高有三尺。底下却露出一个大洞来。鲁英道：“四兄，请看如何？”蒋平道：“虽则开了便门，只是上下斜尖锋芒，有些不好过。又恐要过时，再落下一根来，扎上一下也就不轻呢。”陆彬道：“不妨事。此竹落不下来，竹梢之上有竹枝，彼此攀绕，是再也不能动的。实对四兄说，我们渔户往往要进内偷鱼，就用此法，是万无一失的。”

蒋爷听了，急急穿了水靠，又将丁二爷的宝剑掖在背后，说声：“失陪了。”一伏身嗖的一声，只见那边噗通的一响，就是一个猛子。不用换气，便抬起头来一看，已然离岸不远，果然水面窄狭。急忙奔到岸上，顺堤行去。只见那边隐隐有个灯光，忽忽悠悠而来。蒋爷急急奔至树林，跃身上树，坐在树杈之上，往下窥视。

可巧那灯也从此条路经过，却是两个人。一个道：“咱们且商量商量。刚才回了大王，叫咱们把那黑小子带了去。你想想他那个样子，咱们服侍的住吗？告诉你，我先不了贺儿。”那一个道：“你站站，别推干净呀！你要不了贺儿，谁要了贺儿呢？就是回，不是你要回的吗？怎么如今叫带了去，你就不管了呢？这是什么话呢？”这一个道：“我原想着：他要酒要菜闹的不象，回回大王，或者赏下些酒菜来，咱们也可以润润喉，抹抹嘴头子。不想要带了去，要收拾。早知叫带了去，我

也就不回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不管。你既回了，你就带了去。我全不管。”这一个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别着急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你得帮着我。见了黑小子，咱们就说替他回了，可巧大王正在吃酒，听说他要喝酒，甚是欢喜，立刻请他去，要与他较较酒量。他听见这话，包管欢欢喜喜跟着咱们走。只要诓到水寨，咱们把差事交代了，管他是怎么着呢。你想好不好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倒使得。咱们快着去罢。”二人竟奔旱寨去了。

蒋爷见他们去远，方从树上下来，暗暗跟在后面。见路旁有一块顽石，颇可藏身，便隐住身体。等候不多时，见灯光闪烁而来。蒋爷从背后抽出剑来，倒身而立。见灯光刚到跟前，只将脚一伸，打灯笼的不防，栽倒在地。蒋爷回手一剑，已然斩讫。后面那人还说：“大哥走的好好的，怎么躺下了？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钢锋已到，也就呜呼哀哉了。

此时徐庆却认出是四爷蒋平，连声唤道：“四弟，四弟！”蒋爷见徐爷锁靠加身，急急用剑砍断。徐庆道：“展大哥现在在水寨，我与四弟救他去。”蒋平闻听，心内辗转，暗道：“水寨现有钟雄，如何能够救得出来？若说不去救，知道徐爷的脾气，他是决意不肯一人出去的。何况又是他请来的呢。”只得扯谎道：“展大哥已然救出，先往陈起望去了。还是听见展大哥说三哥押在旱寨，所以小弟特特前来。”徐庆道：“你我从何处出去？”蒋爷道：“三哥随我来。”他仍然绕到河堤。可巧那边有个小小的划子，并且有个招子，是个打鱼小船。蒋爷道：“三哥少待。”他便跳下水去，上了划子，摇起划子，来至堤下，叫徐庆坐好，奔到竹洞之下。先叫徐庆钻出，自己随后也就出来，却用脚将划子蹬开。陆彬且不开船，叫鲁英仍将大竹一根一根按斜岔儿对好。收拾已毕，方才开船回庄。此时已有五鼓之半了。

大家相见，徐庆独独不见展熊飞，便问道：“展大哥在哪里？”蒋爷已悄悄地告诉丁二爷了。丁二爷见问，即接口道：“因听见沙员外之事，急急回转襄阳去了。”真是粗鲁之人好哄，他听了此话信以为真，也就不再下问了。

到了次日，智爷又嘱陆、鲁二人，派精细渔户数名，以打鱼为由，前到湖中探听。这里众人便商量如何收伏钟雄之计。智化道：“怎么能够身临其境，将水寨内探访明白方好行事。似这等望风捕影，实在难以预料。如今且商量盗五弟的骨殖要紧。”正在议论，只见数名渔户回来禀道：“探得钟雄那里，因不见了徐爷，各处搜查，方知杀死喽兵二名。已知有人暗到湖中。如今各处添兵防守，并且将五峰岭的喽兵俱各调回去了。”智化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盗取五弟的骨殖不难了。”便仍嘱丁、蒋、鲁、陆四位道：“今晚务将骨殖取回。”四人欣然愿往。智化又与北侠等商议，备下灵幡祭礼，俟取回骨殖，大家共同祭奠一番，以尽朋友之谊。众人见智化处事合宜，无不乐从。

且说蒋、丁、陆、鲁四人，到了晚间初鼓之后，便上了船。却不是昨日晚间去的路径。丁二爷道：“陆兄为何又往南去呢？”陆彬道：“丁二哥却又不知。小弟原说过，这九截松五峰岭，原不在水寨之内。昨日偷进水寨，故从那里去；今晚要上五峰岭，需向这边来。再者，他虽然将喽兵撤去，那梅花堑坑必是依然埋伏。咱们与其涉险，莫若绕远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宁走十步远，不走一步险’。小弟意欲从五峰岭的山后上去，大约再无妨碍。”丁、蒋二人听了，深为佩服。

一时来至五峰岭山后，四位爷弃舟登岸。陆彬吩咐水手，留下两名看守船只，叫那两名水手扛锹，后面跟随。大家攀藤附葛，来至山头。原来此山有五个峰头，左右一边两个，俱各

矮小，独独这个山头高而大。趁着这月朗星稀，站在峰头往对面一看，恰对着青簇簇、翠森森的九株松树。丁二爷道：“怪道唤做九截松五峰岭，真是天然生成的佳景。”蒋平到了此时，也不顾细看景致，且向地基寻找埋玉堂之所。才下了峻岭，走未数步，已然看见一座荒丘，高出地上。蒋平由不得痛彻肺腑，泪如雨下，却又不敢放声，惟有悲泣而已。陆、鲁二人便吩咐水手动手，片刻工夫，已然露出一个瓷坛。蒋平却亲身扶出土来。丁二爷即叫水手小心运至船上。才待转身，却见一人在那边啼哭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一回

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装

且说丁、蒋、鲁、陆四位将白玉堂骨殖盗出，又将埋藏之处仍然堆起土丘。收拾已毕，才待回身，只听那边有人啼哭。蒋爷这里也哭道：“敢则是五弟含冤前来显魂么？”说着话往前一凑，仔细看来，是个樵夫。虽则明月之下，面庞儿却有些个熟识。一时想不起来，心中思忖道：“五弟在日，并未结交樵夫，何得夤夜来此啼哭呢？”再细看时，只见那人哭道：“白五兄为人，英名一世，志略过人。惜乎，你这一片心血，竟被那忘恩负义之人欺哄了。什么叫结义？什么叫立盟？不过是虚名具文而已。何能似我柳青，三日一次乔装，哭奠于你？啊呀！白五兄呀，你的那阴灵有知，大约妍媸也就白明了。”蒋爷听说，猛然想起果是白面判官柳青，连忙上前劝道：“柳贤弟，少要悲痛。一向久违了。”柳青登时住声，将眼一瞪道：“谁是你的贤弟！也不过是陌路罢了。”蒋爷道：“是，是。柳员外责备的甚是。但不知我蒋平有什么不到处，倒要说说。”鲁英在旁，见柳青出言无状，蒋平却低声下气，心甚不平。刚要上前，陆彬将他一拉，丁二爷又暗暗送目，鲁英只得忍住。又听柳青道：“你还问我！我先问你：你们既结了生死之交，为何白五兄死了许多日期，你们连个仇也不报，是何道理？”

蒋平笑道：“员外原来为此。这报仇二字，岂是性急的呢。大丈夫做事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。我五弟已然自做聪明，轻身丧命。他已自误，我等岂肯再误？故此今夜前来，先将五弟骨殖取回，使他魂归原籍，然后再与他慢慢的报仇，何晚之有？若不分事之轻重，不知先后，一味的邀虚名儿，毫无实惠，那又是徒劳无益了。所谓‘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’，员外何得怪我之深耶？”柳青听了此言大怒，而且听说“白玉堂自做聪明，枉自轻生”，更加不悦，道：“俺哭奠白五兄是尽俺朋友之谊，要那虚名何用？俺也不和你巧辩饶舌。想白五兄生平做了多少惊天动地之事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。似你这畏首畏尾，躲躲藏藏，不过作鼠窃狗盗之事，也算得‘运筹’与‘决胜’，可笑啊，可笑啊！”旁边，鲁英听至此，又要上前。陆彬拦道：“贤弟，人家说话，又非拒捕，你上前作甚？”丁二爷亦道：“且听四兄说什么？”鲁英只得又忍住了。蒋爷道：“我蒋平原无经济学问，只这鼠窃狗盗，也就令人难测！”柳青冷笑道：“一技之能，何至难测呢。你不过行险，一时侥幸耳。若遇我柳青，只怕你讨不出公道。”蒋平暗想道：“若论柳青，原是正直好人，我何不将他制伏，将来以为我用，岂不是个帮手。”想罢，说道：“员外如不相信，你我何不戏赌一番，看是如何。”柳青道：“这倒有趣。”即回手向头上拔下一枝簪来，道：“就是此物，你果能盗了去，俺便服你。”蒋爷接来，对月光细细看了一番，却是玳瑁别簪，光润无比，仍递与柳青，道：“请问员外，定于何时，又在何地呢？”柳青道：“我为白五兄设灵遥祭，尚有七日的经忏。诸事已毕，须得十日工夫。过了十日后，我在庄上等你。但只一件，以三日为期。倘你若不能，以后再休要向柳某夸口。你也要甘拜下风了。”蒋平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过了十日后，俺再到庄问候员外便了。请！”

彼此略一执手，柳青转身下岭而去。这里，陆彬、鲁英道：“蒋四兄如何就应了他？知他设下什么埋伏呢？”蒋平道：“无妨。我与他原无仇隙，不过同五弟生死一片热心。他若设了埋伏，岂不怕别人笑话他么？”陆彬又道：“他头上的簪儿，吾兄如何盗得呢？”蒋平道：“事难预料。到他那里还有什么刁难呢？且到临期再做道理。”说罢，四人转身下岭。此时，水手已将骨殖坛安放好了。四人上船，摇起桨来。

不多一会，来至庄中，时已四鼓。从北侠为首，挨次祭奠，也有垂泪的，也有叹息的。因在陆彬家中，不便放声举哀。惟有徐庆，张着个大嘴痛哭，蒋平哽咽悲泣不止。众人奠毕，徐庆、蒋平二人深深谢了大家。从新又饮了一番酒，吃夜饭，方才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蒋爷与大家商议，即着徐庆押着坛子先回衙署，并派两名伴当沿途保护而去。这里，众人调开桌椅饮酒。丁二爷先说起柳青与蒋爷赌戏。智化问道：“这柳青如何？”蒋爷就将当日劫掠黄金述说一番。因他是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，惯用蒙汗药酒、五鼓鸡鸣断魂香。智化道：“他既有这样东西，只怕将来倒用得着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庄丁拿着一封字柬，向陆大爷低言说了几句。陆彬即将字柬接过，拆开细看。陆彬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告诉他修书不及，代为问好。这些日如有大鱼，我必好好收存。俟到临期，不但我亲身送去，还要拜寿呢。”庄丁答应，刚要转身，智化问道：“陆贤弟，是何事？我们可以共闻否？”陆彬道：“无甚大事，就是钟雄那里差人要鱼。”说着话，将字柬递与智化。智化看毕，笑道：“正要到水寨探访，不想来了此柬，真好机会也。请问陆贤弟，此时可有大鱼！”陆彬道：“早间渔户报到，昨夜捕了几尾大鱼，尚未开用。”智化道：

“妙极！贤弟吩咐管家，叫他告诉来人，就说大王既然用鱼，我们明日先送几尾，看看以为如何。如果使得，我们再照样捕鱼就是了。”陆彬向庄丁道：“你听明白了？就照着智老爷的话告诉来人罢。”庄丁领命，回复那人去了。

这里众人便问智化有何妙策。智化道：“少时饭毕，陆贤弟先去到船上拣大鱼数尾，另行装篓。俟明日，我与丁二弟改扮渔户二名，陆贤弟与鲁二弟仍是照常，算是送鱼，额外带水手二名，只用一只小船足矣。咱们直入水寨，由正门而入，劣兄好看他的布置如何。到了那里，二位贤弟只说：‘闻得大王不日千秋，要用大鱼。昨接华函，今日捕得几尾，特请大王验看。如果用得，我等回去告诉渔户照样搜捕。大约有数日工夫，再无有不敷之理。’不过说这冠冕言语，又尽人情，又叫他不怀疑忌。劣兄也就可以知道水寨大概情形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欢喜无限，饮酒用饭。陆、鲁二人下船拣鱼，这里众人又细细谈论了一番，当日无事。

到了次日，智爷叫陆爷向渔户要了两身衣服，不要好的。却叫陆、鲁二人打扮齐整，定于船上相见。智爷与丁二爷惟恐众人瞧着发笑，他二人带了伴当，携着衣服，出了庄门，找了个幽僻之处，改扮起来。脱了华衣，抹了面目，带了斗笠，穿上渔服，拉去鞋袜，将裤腿卷到膝盖之上；然后穿上裤衩儿，系上破裙，登上芒鞋，腿上抹了污泥。丁二爷更别致，鬓边还插了一枝野花。二人收拾已毕，各人的伴当已将二位爷的衣服、鞋袜包好。问明下船所在。到了那里，却见陆、鲁二人远远而来，见他二人如此装束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鲁英道：“猛然看来，真仿佛怯王二与俏皮李四。”智化道：“很好。俺就是王二，丁二弟就是俏皮李四。你们叫着也顺口。”吩咐水手就以王二、李四相称。陆、鲁二人先到船上，智、丁二人随后上船，

却守着渔篓，一边一个，真是卖艺应行，干何事司何事，是最不错的。陆、鲁二人只得在船头坐下，依然是当家的一般。水手开船，直奔水寨而来。

一叶小舟悠悠荡荡，一时过了五孔大桥，已离水寨不远。但见旌旗密布，剑戟森严。又至切近看时，全是大竹扎缚。上面敌楼，下面瓮门，也是竹子做成的水寨。小船来至寨门，只听里面隔着竹寨问道：“小船上是何人？快快说明。不然就要放箭了！”智化挺身来至船头，道：“住搭拉罢，你做嘛放箭？俺们陈起望的，俺当家的弟兄都来了，特地给你家大王送鱼来了。官儿还不打送礼的呢，你又放箭做吗呢？”里面的道：“原来是陆大爷、鲁二爷么！请少待，待我回禀。”说罢，乘着小船不见了。

这里智化细细观看寨门。见那边挂着个木牌，字有碗口大小。用目力一视，却是一张招募贤豪的榜文，智化暗暗道：“早知有此榜文，我等进水寨多时矣，又何必费此周折。”正在犯想，忽听鼓楼咕喽咕喽一阵鼓响，下面接着堂堂几棒锣鸣，立刻落锁抬拴。吱喽喽门分两扇，从里面冲出一只小船，上面有个头目，躬身道：“我家大王请二位爷进寨。”说罢将船一拨，让出正路。只见左右两边却有无数船只一字儿排开，每船上有二人带刀侍立，后面隐隐又有弓箭手埋伏。船行未到数步，只见路北有接官厅一座，设摆无数的兵器利刃。早有两个头目迎接上来道：“请二位爷到厅上坐。”陆、鲁二人只得下船，到厅上逊座献茶。头目道：“二位到此何事？”陆彬道：“只因昨日大王差人到了敝庄，寄去华函一封，言不日就是大王寿诞之期，要用大鱼。我二人既承钧命，连夜叫渔户照样搜捕。难道头领不知，大王也没传行么？”那头目道：“大王业已传行。这是我们规矩，不得不问。再者也好给跟从人腰牌。

二位休要见怪。”

原来此厅是钟雄设立，盘查往来行人的。虽是至亲好友，进了水寨必要到此厅上。虽不能挂号，他们也要暗暗记上门簿，记上年月日时，进寨为着何事，总要写个略节。今日陆、鲁之来，钟雄已然传令知会了。他们非是不知道，却故意盘查盘查，一来好登门簿，二来查看随从来几名，每人给腰牌一个。俟事完回来时，路过此处再将腰牌交回。一个水贼竟有如此这样规矩！

且说头目问明了来历。此时渔户、水手已然给了腰牌。又有一个头目陪着陆、鲁二人，从新上了船，这才一同来至钟雄住居之所。好大一所宅子，甚是显赫，犹如府第一般。竟敢设立三间宫门，有多少带刀虞侯两旁侍立。头目先跑上台阶，进内回禀。陆、鲁二人在阶下恭候。智爷与丁二爷抬着鱼篓，远远而立，却是暗暗往四下偷看。见周围水绕住宅，惟中间一条直路，却很平坦。正南面一座大山，正是军山，正对宫门。其余峰岭不少，高低不同。原来这水寨在军山山环之间，真是山水汇源之地。再往那边看去，但见树木丛杂，隐隐的旗帜招展，想来那就是旱寨了。

此时却听见传梆击点，已将陆、鲁弟兄请进。迟不多时，只见跑出三四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点手道：“将鱼抬到这里来。”智爷听见，只得与丁二爷抬过去。就要上台阶儿，早有一人跑过来道：“站住！你们是进不去的。”智化道：“怎么，俺们是嘛行子，为什么进不去呢？”有一人道：“朋友，别玩笑。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大王传行得紧，闲杂人等是进不去的了。”智化道：“怎么着？俺们是闲杂人？你们是干嘛的呢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们是跟着头目当散差使，俗名叫做打杂儿的。”智爷道：“哦，这就是了。这么说起来，你们是不闲尽杂了。”那

人听了道：“好呀，真正怯快！”又有一个道：“你本来胡闹，张口就说人家闲杂人，怎么怨得人家说呢？快着罢，忙忙接过来，抬着走罢。”说罢，二人抬过来，将鱼篓抬进去了。不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二回

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

且说智爷、丁爷见他等将鱼篓抬进去了，得便又往里面望了一望。见楼台殿阁，画栋雕梁，壮丽非常，暗道：“这钟雄真是牛得很呢。”二人在台基之上等候。又见方才抬鱼那人出来叫：“怯哥哥，怯哥哥在哪里呢？”智爷道：“怎么？俺姓王不姓怯，你别和俺闹巧法儿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我是爱玩儿呀。”智爷道：“你玩儿叫人家笑话。”那人道：“好的。你真会吃个巧儿。俺告诉你，这是两包银子，每包二两，大王赏你们俩的。”智爷接过道：“回去替俺俩谢赏。”又将包儿掂了一掂。那人道：“掂它做什么？”智爷道：“这是嘛吗平呀？俺掂着好。吗有一两？你可别打俺们的脖子拐呀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也太知道的多了。你看你们伙计怎么不言语呢？”智爷道：“你还知不道他呢。他叫俏皮李四。他要闹起俏皮来，只怕你是二姑娘玩老雕，你更架不住。”

刚说至此，只见陆、鲁二人从内出来，两旁人俱各垂手侍立。仍是那头目跟随，下了台阶。智、丁二人也就一同来至船边，乘舟摇桨，依然由旧路回来。到了接官厅，将船停住。那头目还让厅上待茶，陆、鲁二人不肯。那人纵身登岸，复又执手。此时，早有人将智、丁与水手的腰牌要去。水手摇桨，离

寨不远，只见方才迎接的那只小船，有个头目将旗一展，又是一声锣鼓齐鸣，开了竹栅。小船上的头目送出陆、鲁的船来，即拨转船头，进了竹栅。依然锣鼓齐鸣，寨门已闭。真是法令森严，甚是齐整。智化等深加称赞。

及至过了五孔桥，忽听丁二爷噗哧的一笑，然后又大笑起来。陆、鲁二人连忙问道：“丁二哥笑什么！”兆蕙道：“实实憋得我受不了！这智大哥装什么象什么，真真呕人。”便将方才的那些言语述了一遍，招得陆、鲁二人也笑了。丁二爷道：“我彼时如何敢答言呢？就只自己忍了又忍。后来智大哥还告诉那人，说我俏皮，那知我俏皮的都不俏皮了。”说罢，复又大笑。智化道：“贤弟不知，凡事到了身临其境，就得搜索枯肠，费些心思。稍一疏神，马脚毕露。假如平日，原是你为你，我为我。若到今日，你我之外，又有王二、李四。他二人原不是你我；既不是你我，必须将你之为你、我之为我俱各抛开，应是他之为他。既是他之为他，他之中决不可有你，亦不可有我。能够如此设身处地的做去，断无不象之理。”丁二爷等听了点头称是，佩服之至。

说话间已至庄中。只见北侠等俱在庄门眺望。见陆、鲁等回来，彼此相见。忽见智化、兆蕙这样形景，大家不觉大笑。智化却不介意，回手从怀中掏出两包儿银子，赏了两个水手，叫他不可对人言讲。众人说说笑笑，来至客厅上。智爷与丁爷先梳洗改妆，然后大家就座，方问探的水寨如何。智爷将寨内光景说了，又道：“钟雄是个有用之才。可惜缺少辅佐，竟是用而不当了。再者，他那里已有招贤的榜文，明日我与欧阳兄先去投诚，看是如何。”蒋平失惊道：“你二位如何去得！现今展大哥尚且不知下落，你二人再若去了，岂不是自投罗网呢？”智化道：“无妨。既有招贤的榜，决没有陷害之心。他若怀了

歹意，就不怕阻了贤路么？而且不入虎穴，焉能伏得钟雄？众位弟兄放心，成功直在此一举。料得定的是真知。”计议已定，大家饮酒吃饭。是日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北侠扮作个赳赳武夫，智化扮作个翩翩公子，各自佩了利刃一把，找了个买卖渡船，从上流头慢慢的摇曳，到了五孔桥下。船家道：“二位爷往哪里去？”智爷道：“从桥下过去。”船家道：“那里到了水寨了。”智爷道：“我等正要到水寨。”船家慌道：“他那里如何去得？小人不敢去的。”北侠道：“无妨。有我们呢，只管前去。”船家尚在犹疑，智化道：“你放心。那里有我的亲戚朋友，是不妨事的。”船家无奈何，战战兢兢撑起篙来，贼眉鼠眼过了桥，更觉的害起怕来。好容易到寨门，只听里面吱的一声，船家就堆缩了一块。又听得里面道：“什么人到此？快说，不然就要放箭了！”智化道：“里面听真，我们因闻得大王招募贤豪，我等特来投诚。若果有此事，烦劳通禀一声。如若挂榜是个虚文，你也不必通报，我们也就回去了。”里面的答道：“我家大王求贤若渴，岂是虚文。请少待，我们与你通禀去。”不多时，只听敌楼一阵鼓响，又是三棒锣鸣，水寨竹栅已开。从里面冲出一只小船，上面有个头目道：“既来投诚，请过此船。那只船是进去不得的。”这船家听了，犹如放赦一般，连忙催道：“二位快些过去罢。”智化道：“你不要船价么？”船家道：“爷，改日再赏罢，何必忙在一时呢。”智爷笑了一笑，向兜肚中摸出一块银子，道：“赏你吃杯酒罢。”船家喜出望外。二位爷跳在那边船上。这船家不顾性命的连撑几篙，直奔五孔桥去了。

且说北侠、黑妖狐进了水寨，门就闭了。一时来至接官厅，下来两个头目，智化看时，却不是昨日那两个头目。而且昨日自己未到厅上，今日见他等迎了上来，连忙弃舟登岸，彼

此执手。到了厅上，逊座献茶。这头目谦恭和蔼地问了姓名，以及来历备细。着一人陪坐，一人通报。不多时，那头目出来，笑容满面道：“适才禀过大王。大王闻得二位到来，不胜欢喜，并且问欧阳爷可是碧眼紫髯的紫髯伯么？”智化代答道：“正是。我这兄长就是北侠紫髯伯。”头目道：“我家大王言，欧阳爷乃当今名士，如何肯临贱地，总有些疑虑之心。忽然想起欧阳爷有七宝刀一口，堪作实验，意欲借宝刀一观，不知可肯赐教否？”北侠道：“这有何难。刀在这里，即请拿去。”说罢，从衣裹取下宝刀，递与头目。头目双手捧定，恭恭敬敬的去了。迟不多时，那头目转来道：“我家大王奉请二位爷相见。”智化听头目之言，二位下面添了个“爷”字，就知有些意思，便同北侠下船来至泊岸，到了宫门。北侠袒腹挺胸，气昂昂，英风满面；智化却是一步三扭，文绉绉，酸态周身。

进了宫门，但见中间一溜花石甬路，两旁嵌着石子，直达月台。再往左右一看，俱有配房五间，衬殿七间，俱是画栋雕梁，金碧交辉。而且有一块闹龙金匾，填着洋蓝青字，写着“银安殿”三字。刚至廊下，早有虞侯高挑帘栊。只见有一人，身高七尺，面如獬豸，头戴一顶闹龙软翅绣盖巾，身穿一件闹龙宽袖团花紫氅，腰系一条香色垂穗如意丝绦，足登一双元青素缎时款宫靴。钟雄略一执手，道：“请了。”吩咐看座献茶。北侠也就执了一执手。智爷却打一躬。彼此就座。钟雄又将二人看了一番，便对北侠道：“此位想是欧阳公了。”北侠道：“岂敢。仆欧阳春闻得寨主招贤纳士，特来竭诚奉谒。素昧平生，殊深冒渎。”钟雄道：“久仰英名，未能面晤，曷胜怅望。今日幸会，实慰鄙怀。适才瞻仰宝刀，真是稀世之物。可羡吓可羡！”智化见他二人说话却无一语道及自己，未免有些不自在。因钟雄称羡宝刀，便说道：“此刀虽然是宝，

然非至宝也。”钟雄方对智化道：“此位想是智公了。如此说来，智公必有至宝。”智化道：“仆子然一身之外，并无他物，何至宝之有？”钟雄道：“请问至宝安在？”智爷道：“至宝在在皆有，处处皆是。为善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，土地、人民、政事，又是三宝。寨主何得舍正路而不由，但以刀为宝乎？再者，仆等今日之来，原是投诚，并非献刀。寨主只顾称羨此刀，未免重物轻人，惟望寨主贱货而贵德，庶不负招贤的那篇文字。”钟雄听智化咬文嚼字的背书，不由地冷笑道：“智公所论虽是，然而未免过于腐气了。”智化道：“何以见得腐气？”钟雄道：“智公所说的，全是治国为民的道理。我钟雄原非三台卿相，又非世胄功勋，要这些道理何用？”智化也就微微冷笑道：“寨主既知非三台卿相，又非世胄功勋，何得穿闹龙服色，坐银安宝殿？此又智化所不解也。”一句话说得钟雄哑口无言，半晌，忽然向智化一揖道：“智兄大开茅塞，钟雄领教多多矣。”从新复又施礼，将北侠、智化让至客位，分宾主坐了。即唤虞侯等看酒宴伺候，又悄悄吩咐了几句。虞侯转身，不多时拿了一个包袱来，连忙打开。钟雄便脱了闹龙紫氅，换了一件大领天蓝花氅，除去闹龙头巾，戴一顶碎花武生头巾。北侠道：“寨主何必忙在一时呢？”钟雄道：“适才听智兄之言，觉得背生芒刺，是早些换了的好。”

此时酒宴已设摆齐备，钟雄逊让再三，仍是智爷、北侠上座，自己下位相陪。饮酒之间，钟雄又道：“既承智兄指教，我这殿上……”刚说至此，自己不由地笑了，道：“还敢忝颜称‘殿’。我这厅上，匾额应当换个名色方好。”智爷道：“若论匾额，名色极多，若是晦了不好，不贴切也不好，总要雅俗共赏，使人一见即明，方觉恰当。”仰面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却倒有个名色，正对寨主招募贤豪之意。”钟雄道：“是何名色？”

智化道：“就是‘思齐堂’三字。虽则俗些，却倒现成，‘见贤思齐焉’。此处原是待贤之所，寨主却又求贤若渴。既曰思齐，是已见了贤了，必思与贤齐，然后不负所见。正是说寨主已得贤豪之意。然而这‘贤’字，弟等却担不起。”钟雄道：“智兄太谦了。今日初会，就教导弟归于正道，非贤而何？我正当思齐，好极，好极！清而且醒，容易明白。”立刻吩咐虞侯，即到船场取木料，换去匾额。

三人传杯换盏，互相议论，无非是行侠尚义，把个钟雄乐得手舞足蹈，深恨相见之晚，情愿与北侠、智化结为异姓兄弟。智化因见钟雄英爽，而且有意收伏他，只得应允。哪知钟雄是个性急人，登时叫虞侯备了香烛，叙了年庚，就在神前立盟。北侠居长，钟雄次之，智化第三。结拜之后，复又入席。你兄我弟，这一番畅快，乐不可言。钟雄又派人到后面把世子唤出来。原来钟雄有一男一女，女名亚男，年方十四岁，子名钟麟，年方七岁，不多时钟麟来至厅上。钟雄道：“过来拜了欧阳伯父。”北侠躬身还礼。钟雄断断不依，然后又道：“这是你智叔父。”钟麟也拜了。智化拉着钟麟细看，见他方面大耳，目秀眉清，头戴束发金冠，身穿立水蟒袍。问了几句言语，钟麟应答如流。智化暗道：“此子相貌非凡，我今既受了此子之拜，将来若负此拜，如何对的过他呢？”便叫虞侯送入后面去了。钟雄道：“智贤弟看此子如何？”智化道：“好则好矣，小弟又要直言了。方才侄儿出来，吓了小弟一跳，真不象我兄的儿郎，竟仿佛守缺的太子。似此如何使得？再者，世子之称亦属越礼，总宜改称公子为是。”钟雄拍手大笑道：“贤弟见教，是极，是极。劣兄从命。”回头便吩咐虞侯人等，从此改称公子。

你道钟雄既能言听计从，说什么就改什么，智化何不动他

弃邪归正呢，岂不省事，又何必后文费许多周折呢？这又有个缘故。钟雄据占军山，非止一日，那一派骄侈倨傲，同流合污，已然习惯性成，如何一时能够改的来呢？即或悛改，稍不如意必至依然照旧，那不成了反复小人了么？就是智化今日劝他换了闹龙服色，除了银安匾额，改了世子名号，也是试探钟雄服善不服善。他要不服善，情愿以贼寇逆叛终其身，那就另有一番剿灭的谋略。谁知钟雄不但服善，而且勇于改悔，知时务者呼为俊杰。他既是好人，智化焉有不劝他之理。所以后文智化委曲婉转，务必叫钟雄归于正道，方见为朋友的一番苦心。

是日三人饮酒谈心，至更深夜静方散。北侠与智爷同居一处。智爷又与北侠商议，如何搭救沙龙、展昭。便定计策，必须如此如此方妥。商议已毕，方才安歇。不知如何救他二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三回

钟太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

且说北侠、智化三人商议已毕，方才安歇。到了次日，钟雄将军务料理完时，便请北侠、智爷在书房相会。今日比昨日更觉亲热了。闲话之间，又提起当今之世谁是豪杰，那个是英雄。北侠道：“劣兄却知一个人，可惜他为宦途羁绊，再也不能到此。”钟雄道：“是何样人物？姓甚名谁？”北侠道：“就是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展昭，字熊飞，为人行侠尚义，济困扶危，人人都称他为南侠，敕封号为御猫，他乃当世之豪杰也。”钟雄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此人现在小弟寨中。兄长如何说他不能到此？”北侠故意吃惊道：“南侠如何能够到此地呢？劣兄再也不信。”钟雄道：“说起来话长。襄阳王送了一个坛子来，说是大闹东京锦毛鼠白玉堂的骨殖，交到小弟处。小弟念他是个英雄，将他葬在五峰岭上。小弟还亲身祭奠一回。惟恐有人盗去此坛，就在那坟冢前刨了个梅花堑坑，派人看守，以防不虞。不料迟不多日，就拿了二人，一个是徐庆，一个是展昭。那徐庆已然脱逃。展昭，弟也素所深知，原要叫他做个帮手，不想他执意不肯。因此把他囚在碧云崖下。”北侠暗暗欢喜，道：“此人颇与劣兄相得，待明日做个说客，看是如何。”智化接言道：“大哥既能说南侠，小弟还有一人，亦可

叫他投诚。”钟雄道：“贤弟所说之人是谁呢？”智化道：“说起此人，也是有名的豪杰。他就在卧虎沟居住，姓沙名龙。”钟雄道：“不是拿蓝骁的沙员外么？”智化道：“正是。兄何以知道？”钟雄道：“劣兄想此人久矣，也曾差人去请过，谁知他不肯来。后来闻得黑狼山有失，劣兄还写一信与襄阳王，叫他把此人收伏，就叫他把守黑狼山，却是人地相宜。至今未见回音，不知事体如何。”智化道：“既是兄长知道此人，小弟明日就往卧虎沟便了。大约小弟去了，他没有不来之理。”钟雄听了大乐。三个人就在书房饮酒用饭，不必细表。

至次日，智化先要上卧虎沟。钟雄立刻传令开了寨门，用小船送出竹栅。过了五孔桥，他却不奔卧虎沟，竟奔陈起望而来。进了庄中，庄丁即刻通报。众人正在厅上，便问投诚事体如何。智爷将始末原由说了一遍，深赞钟雄是个豪杰，可惜错走了路头，必须设法将这朋友提出苦海方好。又将与欧阳兄定计，搭救展大哥与沙大哥之事说了。蒋平道：“真有凑巧，昨晚史云到了。他说因找欧阳兄，到了茉花村，说与丁二爷起身。他又赶到襄阳，见了张立，方知欧阳兄、丁二弟与智大哥俱在按院那里。他又急急赶到按院衙门。卢大哥才告诉他说，咱们都上陈起望了。他从新又到这里来。所以昨晚才到。”智化听了，即将史云叫来，问他按院衙门可有什么事。史云道：“我也曾问了。卢大爷叫问众位爷们好，说衙门中甚是平安。颜大人也好了。徐三爷也回去了。诸事妥当，请诸位爷们放心。”智化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歇息两日急速回卧虎沟，告诉孟、焦二人，叫他将家务派妥当人管理，所有渔户、猎户人等，凡有本领的齐赴襄阳太守衙门。”丁二爷道：“金老爷那里如何使得许多人呢？”智化笑道：“劣兄早已预料。已在汉皋那里修葺下些房屋。”陆彬道：“汉皋就是方山，在府的正北上。”

智化道：“正是此处，张立尽知。到了那里见了张立，便有住居之处了。”说罢，大家入席饮酒。

蒋平问道：“钟雄到底是几时生日？”智化道：“前者结拜时已叙过了，还早呢，尚有半月的工夫。我想要制伏他，就在那生日。趁在忙乱之时，需要设法把他请至此处，你我众弟兄以大义开导他，一来使他信服，二来把圣旨、相谕说明，他焉有不倾心向善之理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不用再设别法，只要四哥到柳员外庄上，赢了柳青，就请带了断魂香来。临期如此如此，岂不大妙？”智化点头道：“此言甚善。不知四弟几时才去？”蒋平道：“原定于十日后，今刚三日，再等四五天，小弟再去不迟。”智化道：“很好。我明日回去，先将沙大哥救出。然后暗暗探他的事件，掌他的权衡，那时就好说了。”这一日大家聚饮欢呼，至三鼓方散。

第二十日，智化别了众人，驾一小舟，回至水寨见了钟雄。钟雄问道：“贤弟回来的这等快？”智化道：“事有凑巧，小弟正往卧虎沟进发，恰好途中遇见卧虎沟来人。问及沙员外，原来早被襄阳王拿去囚在王府了。因此急急赶回，与兄长商议。”钟雄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智化道：“据小弟想来，襄阳王既囚沙龙，必是他不肯顺从。莫若兄长写书一封，就说咱们这里招募了贤豪，其中颇有与沙龙至厚的，若要将他押至水寨，叫这些人劝他归降，他断无不依的。不知兄长意下如何？”钟雄道：“此言甚善。就求贤弟写封书信罢。”智化立刻写了封恳切书信，派人去了。智化又问：“欧阳兄说的南侠如何？”钟雄道：“昨日去说，已有些意思。今日又去了。”正说间，虞侯报：“欧阳老爷回来了。”钟雄、智化连忙迎出来，问道：“南侠如何不来？”北侠道：“劣兄说至再三，南侠方才应允，务必叫亲身去请。一来见贤弟诚心，二来他脸上

觉得光彩。”智化在旁帮衬道：“兄长既要招募贤豪，理应折节下士。此行断不可少。”钟雄慨然应允，于是大家乘马到了碧云崖。这原是北侠做就活局，从新给他二人见了，彼此谦逊了一番，方一同回转思齐堂。四个人聚饮谈心，欢若平生。

再说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阳王那里，将信投递府内。谁知襄阳王看了此书，暗暗合了自己心意，恨不得沙龙立时归降自己，好做帮手。急急派人押了沙龙，送至军山。送信人先赶回来，报了回信。智化便对钟雄道：“沙员外既来了，待小弟先去迎接。仗小弟舌上纯锋，先与他陈说厉害，再以交谊规劝，然后述说兄长礼贤下士。如此谆谆劝勉，包管投诚无疑矣。”钟雄听了大悦，即刻派人备了船只，开了竹寨。他知智化迎接沙龙递信，那知他们将圈套细说明白，一同进了水寨，把沙龙安置在接官厅上，智化却先来见了钟雄，道：“小弟见了沙员外，说至再三，沙员外道，他在卧虎沟虽非簪缨，却乃清白的门楣，只因误遭了赃官局骗，以致被获遭擒，已将生死置于度外，既不肯归降襄阳王，如何肯投诚钟太保呢。”钟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沙员外是断难收伏的了。”智化道：“亏了小弟百般的苦劝，又述说兄长的大德，他方说道：‘为人要知恩报恩，既承寨主将俺救出囹圄之中，如何敢忘大德。话要说明了，俺若到了那里，情愿以客自居，所有军务之事概不与闻，止于是相好朋友而已。倘有急难之处用着俺时，必效犬马之劳，以报今日之德。’小弟听他这番言语，他是怕坠了家声，有些留恋故乡之意。然而既肯以朋友相许，这是他不肯归伏之归伏了。若再谆谆，又恐他不肯投诚。因此安置他在接官厅上，特来告禀兄长得知。”北侠在旁答道：“只要肯来便好说了，什么客不客呢，全是好朋友罢了。”钟雄笑道：“诚哉，是言也。还是大哥说的是。”南侠道：“咱们还迎他不迎呢？”智化道：

“可以不必远迎，止于在宫门接接就是了。小弟是要先告辞了。”

不多时，智化同沙龙到来，上了泊岸，望宫门一看，见多少虞侯侍立，宫门之下，钟太保与南、北二侠等候。智化导引在前，沙龙在后，登台阶，两下彼此迎凑。智化先与钟雄引见。沙龙道：“某一介鲁夫，承寨主错爱，实叨恩不浅。”钟雄道：“久慕英名，未能一见。今日幸会，何乐如之！”智化道：“此位是欧阳兄。此位是展大哥。”沙龙一一见了，又道：“难得南、北二侠俱各在此。这是寨主威德所致。我沙龙今得附骥，幸甚吓幸甚！”钟雄听了，甚为得意。彼此来至思齐堂，分宾主坐定。钟雄又问沙龙如何到了襄阳那里。沙龙便将县宰的局骗说了，“若不亏寨主救出图圈，俺沙某不复见天。实实受惠良多，改日自当酬报。”钟雄道：“你我作豪杰的乃是常事，何足挂齿。”沙龙又故意地问了问南、北二侠。彼此攀话，酒宴已设摆下了。钟雄让沙龙，沙龙谦让再三，寨主长，寨主短。钟雄是个豪杰，索性叙明年庚，即以兄长呼之，真是英雄的本色。沙龙也就磊磊落落，不闹那些虚文。饮酒之间，钟雄道：“难得今日沙兄长到此，足慰平生。方才智贤弟已将兄长的豪志大度说明。沙兄长只管在此居住，千万莫要拘束。小弟决不有费清心。惟有欧阳兄、展兄，小弟还要奉托，替小弟操劳。从今后，水寨之事求欧阳兄代为管理，旱寨之事原有妻弟姜铠料理，恐他一人照应不来，求展兄协同经理。智贤弟作个统辖，所有两寨事务全要贤弟稽查。众位弟兄如此分劳，小弟就可以清闲自在，每日与沙大哥安安静静地盘桓些时，庶不负今日之欢聚，素日之渴想。”智化听了，正合心意，也不管南、北二侠应与不应，他就满口应承。是日，四人尽欢而散。

到了次日，钟雄传谕大小头目：所有水寨事务俱回北侠知

道，旱寨事务俱回南侠与姜爷知道；倘有两寨不合宜之事，俱各会同智化参酌。不上五日工夫，把个军山料理得益发整齐、严肃。所有大小头目、兵丁无不欢呼颂扬。钟雄得意洋洋，以为得了帮手，乐不可言。那知这些人全是算计他的呢。

且说蒋平在陈起望，到了日期应当起身，早别了丁二爷与陆、鲁二人，竟奔柳家庄而来。此时正在深秋之际，一路上黄花铺地，落叶飘飘，偏偏地阴云密布，淅淅泠泠下起雨来。蒋爷以为深秋没有什么大雨，因此冒雨前行。谁知细雨蒙蒙，连绵不断，刮来金风瑟瑟，遍体清凉。低头看时，浑身皆湿。再看天光，已然垂暮。又算计柳家庄尚有四十五里之遥，今日断不能到。幸亏今日是十日之期，就是明日到也不为迟。因此要找个安身之处，且歇息避雨。往前又赶行了几里，好容易见那边有座庙宇，急急奔到山门，敲打声唤，再无人应。心内甚是踌躇，更兼浑身皆湿，秋风吹来，冷不可当。自己说道：“厉害！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。这可怎么好呢？”只见那边柴扉开处，出来一老者，打着一把半零不落的破伞。见蒋平瘦弱身躯，犹如水鸡儿一般，唏唏呵呵的，心中不忍，便问道：“客官想是走路远了，途中遇雨。如不憎嫌，何不到我豆腐房略为避避呢。”蒋平道：“难得老丈大发慈悲。只是小可素不相识，怎好搅扰。”老丈道：“有甚要紧；但得方便地，何处不为人。休要拘泥，请呀！”蒋平见老丈诚实，只得随老丈进了柴扉。不知老丈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四回

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

且说蒋平进了柴扉，一看却是三间茅屋，两明间有磨与匾板、罗、棹等物，果然是个豆腐房。蒋平先将湿衣脱下，拧了一拧，然后抖晾。这老丈先烧了一碗热水，递与蒋平。蒋平喝了几口，方问道：“老丈贵姓？”老丈道：“小老儿姓尹，以卖豆腐为生。膝下并无儿女，有个老伴儿，就在这里居住。请问客官贵姓？要往何处去呢？”蒋平道：“小可姓蒋。要上柳家庄找个相知，不知此处离那里还有多远？”老丈道：“算来不足四十里之遥。”说话间，将壁灯点上。见蒋平抖晾衣服，即回身取了一捆柴草来，道：“客官，就在那边空地上将柴草引着，又向火，又烘衣，只是小心些就是了。”蒋平深深谢了，道：“老丈放心，小可是晓得的。”尹老儿道：“老汉动转一天，也觉乏了。客官烘干衣服，也就歇息罢，恕老汉不陪了。”蒋平道：“老丈但请尊便。”尹老儿便向里屋去了。

蒋平这里向火烘衣，及至衣服烘干，身体暖和，心里却透出饿来了，暗道：“自我打尖后只顾走路，途中再加上雨淋，竟把饿忘了。说不得只好忍一夜罢了。”便将破床掸了掸，倒下头，心里想着要睡。那知肚子不做劲儿，一阵阵咕噜噜地乱响，闹得心里不得主意，突突突地乱跳起来。自己暗道：“不好，索性不睡的好。”将壁灯剔了一剔，悄悄开了屋门，来到院内。仰面一看，见满天星斗，原是雨住天晴。

正在仰望之间，耳内只听“乒乒梆梆”犹如打铁一般。再细听时，却是兵刃交加的声音，心内不由地一动，思忖道：“这样荒僻去处，如何夤夜比武呢？倒要看看。”登时把饿也忘了，纵身跳出土墙，顺着声音一听，恰好就在那边庙内。急急紧行几步，从庙后越墙而过。见那边屋内灯光明亮，有个妇人啼哭，连忙挨身而入。

妇人一见，吓得惊惶失色。蒋爷道：“那妇人休要害怕，快些说明为何事来？俺好救你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小妇人姚王氏，只因为与兄弟回娘家探望，途中遇雨，在这庙外山门下避雨，被僧人开门看见，将我等让至前面禅堂。刚然坐下，又有人击户，也是前来避雨的。僧人道：‘前面禅堂男女不便。’就将我等让在这里。谁知这僧人不怀好意，到了一更之后，提了利刃进来时，先将我兄弟踢倒，捆绑起来，就要逼勒于我。是小妇人着急喊叫。僧人道：‘你别嚷！俺先结果了前面那人，回来再和你算账。’因此提了利刃，他就与前面那人杀起来了。望乞爷爷搭救搭救。”蒋爷道：“你不必害怕，待俺帮那人去。”说罢，回身见那边立着一根门闩，拿在手中，赶至跟前。见一大汉左右躲闪，已不抵敌。再看和尚上下翻腾，堪称对手。蒋爷不慌不忙，将门闩端了个四平，仿佛使枪一般，对准那僧人的肋下，一言不发尽力地一戳。那僧人只顾赶杀那人，哪知他身后有人戳他呢，冷不防觉得左肋痛彻心髓，翻斤斗栽倒尘埃。前面那人见僧人栽倒，赶上一步，抬脚往下一跺，只听得拍地一声，僧人的脸上已然着重。这僧人好苦，临死之时，先挨一戳，后挨一跺，“哎哟”一声，手一展开，刀已落地。蒋爷撇了门闩，赶上前来，抢刀在手，往下一落，这和尚登时了账。叹他身入空门，只因一念之差，枉自送了性命。

且说那人见蒋平杀了和尚，连忙过来施礼，道：“若不亏

恩公搭救，某险些儿丧在僧人之手。请问尊姓大名？”蒋平道：“俺姓蒋名平。足下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啊呀，原来是四老爷么。小人龙涛。”说罢，拜将下去。蒋四爷连忙搀起问道：“龙兄为何到此？”龙涛道：“自从拿了花蝶与兄长报仇，后来回转本县缴了回批，便将捕快告退不当，躲了官人的辖制。自己务了农业，甚是清闲。只因小人有个姑母，别了三年，今日特来探望。不料途中遇雨，就到此庙投宿。忽听后面声嚷救人，正欲看视，不想这个恶僧反来寻我。小人与他对垒，不料将刀磕飞。可恶僧人好狠，连搠几刀，皆被我躲过。正在危急，若不亏四老爷前来，性命必然难保，实属再生之德。”蒋平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我且到后面救那男女二人要紧。”

蒋平提了那僧人的刀在前，龙涛在后跟随，来到后面，先将那男人释放，姚王氏也就出来叩谢。龙涛问道：“这男女二人是谁？”蒋爷道：“他是姊弟二人，原要回娘家探望，也因避雨，误被恶僧诓进。方才我已问过，乃是姚王氏。”龙涛道：“俺且问你，你丈夫他可叫姚猛么？”妇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龙涛道：“你婆婆可是龙氏么？”妇人道：“益发是了。不幸婆婆已于去年亡故了。”龙涛听说他婆婆亡故了，不觉放声大哭，道：“啊呀！我那姑母呀！何得一别三年就做了故人了。”姚王氏听如此说，方细看了一番，猛然想起道：“你敢是龙涛表兄哥哥么？”龙涛此时哭得说不上话来，止于点头而已。姚王氏也就哭了。蒋爷见他等认了亲戚，便劝龙涛止住哭声。龙涛便问道：“表弟近来可好？”叙了多少话语。龙涛又对蒋爷谢了，道：“不料四老爷救了小人，并且救了小人的亲眷。如此恩德，何以答报？”蒋爷道：“你我至契好友，何出此言？龙兄，你且同我来。”

龙涛不知何事，跟着蒋爷左寻右找。到了厨房，现成的灯

烛，仔细看时，不但有菜蔬馒首，并有一瓶好烧酒。蒋爷道：“妙极，妙极。我是实对龙兄说罢，我还没吃饭呢。”龙涛道：“我也觉得饿了。”蒋爷道：“来罢，来罢，咱们搬着走。大约他姐儿两个也未必吃饭呢。”龙涛见那边有个方盘，就拿出那当日卖煎饼的本事来了，端了一方盘。蒋爷提了酒瓶，拿了酒杯、碗、碟、筷子等，一同来到后面来。姐儿两个果然未进饮食。却不喝酒，就拿了菜蔬点心在屋内吃。蒋爷与龙涛在外间一边饮酒，一边叙话。龙涛便问蒋爷何往。蒋爷便叙述已往情由，如今要收伏钟雄，特到柳家庄找柳青，要断魂香的话说了一遍。龙涛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众位爷们俱在陈起望。不知有用小人处没有？”蒋爷道：“你不必问哪。明日送了令亲去，你就到陈起望去就是了。”龙涛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还有个主意。我这个表弟姚猛身量魁梧，与我不差上下，他不过年轻些。明日我与他同去如何？”蒋平道：“那更好了。到了那里，丁二爷你是认得的，就说咱们遇着了。还有一宗，你告诉丁二爷，就求陆大爷写一封荐书，你二人直奔水寨，投在水寨之内。现有南、北二侠，再无有不收录的。”龙涛听了，甚是欢喜。

二人饮酒多时，听了听已有鸡鸣，蒋平道：“你们在此等候我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出了屋子，仍然越过后墙，到了尹老儿家内，又越了土墙，悄悄来至屋内。见那壁上灯点的半明不灭的，从新剔了一剔，故意地咳嗽。尹老儿惊醒，伸腰欠口，道：“天是时候了，该磨豆腐了。”说罢，起来出了里屋，见蒋爷在床上坐着，便问道：“客官起来的恁早？想是夜静有些寒凉。”蒋平道：“此屋还暖和，多承老丈挂心。天已不早了，小可要赶路了。”尹老儿道：“何必忙呢。等着热热地喝碗浆，暖暖寒再去不迟。”蒋爷道：“多承美意，改日叨扰罢。小可还有要紧事呢。”说着话，披上衣服，从兜肚中摸了一块

银子，足有二两重，道：“老丈，些须薄礼，望乞笑纳。”老丈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客官在此屈尊一夜，费了老汉什么，如何破费许多呢？小老儿是不敢受的。”蒋爷道：“老丈休要过谦，难得你一片好心。再要推让，反觉得不诚实了。”说着话便塞在尹老儿袖内。尹老儿还要说话，蒋爷已走到院内。只得谢了又谢，送出柴扉，彼此执手。那尹老儿还要说话，见蒋爷已走出数步，只得回去，掩上柴扉。

蒋爷仍然越墙进庙。龙涛便问：“上何方去了？”蒋爷将尹老儿留住的话说了一遍。龙涛点头道：“四老爷做事真个周到。”蒋平道：“咱们也该走了。龙兄送了令亲之后，便与令表弟同赴陈起望便了。”龙涛答应。四人来至山门，蒋爷轻轻开了山门，往外望了一望，悄悄道：“你三人快些去罢。我还要关好山门，仍从后墙而去。”龙涛点头，带领着姊弟二人，扬长去了。

蒋爷仍将山门闭妥，又到后面检点了一番，就撂下这没头脑的事儿，叫地面官办去罢了。他仍从后墙跳出，溜之乎也。一路观山望景，走了二十余里，打了早尖。及至到了柳家庄，日将西斜。自己暗暗道：“这么早到那里做什么？且找个僻静的酒肆，沽饮几杯。知他那里如何款待呢？别象昨晚饿得抓耳挠腮。若不亏那该死的和尚预备下，我如何能够吃到十二分。”心里想着，早见有个村店酒市，仿佛当初大夫居一般，便进去拣了座头坐下。酒保儿却是个少年人，暖了酒，蒋爷慢慢消饮。暗听别的座上三三两两讲论柳员外，这七天的经仟费用不少，也有说他为朋友尽情真正难得的；也有说他家内充足，耗财买胎儿的；又有那穷小子苦混混儿说：“可惜了儿的，交朋友已经过世就是了，人在人情在，哪里犯得上呢？若把这七天费用帮了苦哈哈，包管够过一辈子的。”蒋爷听了暗笑。酒

饮够了，又吃了些饭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会了钱钞，离了村店，来到柳青门首，已然掌灯，连忙击户。

只见里面出来了个苍头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蒋爷道：“是我。你家员外可在家么？”苍头将蒋爷上下打量一番，道：“俺家员外在家等贼呢！请问尊驾贵姓？”蒋爷听了苍头之言，有些语辣，只得答道：“我姓蒋，特来拜望。”苍头道：“原来是贼爷到了。请少待。”转身进去了。蒋爷知道，这是柳青吩咐过了，毫不介意，只得等候。不多时，只见柳青便衣、便帽出来，执手道：“姓蒋的，你竟来了，也就好大胆呢！”蒋平道：“劣兄既与贤弟定准日期，劣兄若不来，岂不叫贤弟呆等么？”柳青说：“且不要论弟兄，你未免过于不自量了。你既来了，只好叫你进来说罢。”也不谦让，自己却先进来。蒋爷听了此话，见此光景，只得忍耐。刚要举步，只见柳青转身，奉了一揖，道：“我这一揖，你可明白？”蒋爷笑道：“你不过是开门揖盗罢了，有甚难解。”柳青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说着便引到西厢房内。蒋爷进了西厢房一看，好样儿，三间一通连，除了一盏孤灯，一无所有，止于迎门一张床，别无他物。蒋爷暗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只听柳青道：“姓蒋的，今日你既来了，我要把话说明了。你就在这屋内居住，我在对面东屋内等你。除了你我，再无第三十人，所有我的仆妇人等，早已吩咐过了，全叫他们回避。就是前次那枝簪子，你要偷到手内，你便隔窗儿叫一声说：‘姓柳的，你的簪子我偷了来了。’我在那屋里，在头上一摸果然不见了，这是你的能为。不但偷了来，还要送回去。再迟一会你能够送去，还是隔窗叫一声：‘姓柳的，你的簪子我还了你了。’我在屋内，向头上一摸，果然又有了。若是能够如此，不但你我还是照旧的弟兄，而且甘心佩服，就是叫我赴汤蹈火，我也是情愿的。”蒋爷点头笑

道：“就是如此。贤弟到了那时，别又后悔。”柳青道：“大丈夫说话，那有改悔！”蒋爷道：“很好！很好贤弟请了。”不知果能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五回

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结交姜铠

且说柳青出了西厢房，高声问道：“东厢房炭烛、茶水、酒食等物俱预备妥当了没有？”只听仆从应道：“俱已齐备了。”柳青道：“你们俱各回避了，不准无故的出入。”又听妇人声音说道：“婆子丫环，你们警醒些。今晚把贼关在家里，知道他净偷簪子，还偷首饰呢。”早有个快嘴丫环接言道：“奶奶请放心罢。奴婢将裤腿带子都收拾过了，外头任吗儿也没有了。”妇人嗔道：“多嘴的丫头子！进来罢，不要混说了！”这说话的，原来是柳娘子。蒋爷听在心内，明知是说自己，置若罔闻。

此时已有二鼓，柳青来至东厢房内，抱怨道：“这是从哪里说起！好好的美寝不能安歇。偏偏地这盆炭火也不旺了，茶也冷了，这还要自己动转。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才偷，真叫人等得不耐烦。”忽听外面“踏拉、踏拉”地声响，猛见帘儿一动，蒋爷从外面进来，道：“贤弟不要抱怨。你想你这屋内又有火盆，又有茶水，而且糊裱得严紧，铺设得齐整。你瞧瞧我那屋子，犹如冰窖一般，八下里冒风，连个铺垫也没有。方才躺了一躺，实在难受。我且在这屋子里暖和暖和。”柳青听了此话，再看蒋爷头上止有网巾，并无头巾，脚下“趿拉”着两只鞋，

是躺着来着，便说着：“你既嚷冷，为什么连帽子也不戴？”蒋爷道：“那屋里什么全没有，是我刚才摘下头巾枕着来，一时寒冷，只顾往这里来，就忘了戴了。”柳青道：“你坐坐也该过去了。你有你的公事，早些完了，我也好歇息。”蒋爷道：“贤弟，你真个不讲交情了？你当初到我们陷空岛，我们是何等待你。我如今到了这里，你不款待也罢了，怎么连碗茶也没有呢？”柳青笑道：“你这话说得可笑！你今日原是用来偷我来了，既是来偷我，我如何肯给你预备茶水呢？你见世界上有给贼预备妥当了，再等他来偷的道理么？”蒋爷也笑道：“贤弟说的也是。但只一件，世界上有这么明灯蜡烛等贼来偷的吗？你这不是开门揖盗，竟是对面审贼了。”柳青将眼一瞪，道：“姓蒋的，你不要强辩饶舌。你纵能说，也不能说了我的簪子去。你趁早儿打主意便了。”蒋爷道：“若论盗这簪子，原不难，我只怕你不戴在头上那就难了。”柳青登时生起气来，道：“那岂是大丈夫所为？”便摘下头巾，拔下簪子，往桌上一掷，道：“这不是簪子？谁还哄你不成。你若有本事就拿去。”蒋平老着脸儿，伸手拿起，揣在怀内道：“多谢贤弟。”站起来就要走。柳青微微冷笑道：“好个翻江鼠蒋平！俺只当有什么深韬广略，敢则是葳蕤惫赖。可笑啊，可笑！”蒋平听了，将小眼一瞪，瘦脸儿一红，道：“姓柳的，你不要信口胡说。俺蒋平堂堂男子，惫赖则甚？”回手将簪子掏出，也往桌上一掷，道：“你提防着，待我来偷你！”说罢，转身往厢房去了。

柳青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可要偷了，需当防备。”连忙将簪子别在头上，却不曾戴上头巾，两只眼睛睁睁的往屋门瞅着，看他如何进来，怎么偷法。忽听蒋爷在西厢房说道：“姓柳的，你的簪子我偷了来了。”柳青吓了一跳，急将网巾摘下，摸了一摸，簪子仍在头上，由不得哈哈大笑道：“姓蒋的，你是想

簪子想疯了心了。我这簪子好好还在头上，如何被你偷去？”蒋平接言道：“那枝簪子是假的，真的在我这里。你不信，请看那枝簪子背后没有暗‘寿’字儿。”柳青听了，拔下来仔细一看，宽窄长短分毫不错，就只背后缺少“寿”字儿。柳青看了，暗暗吃惊，连说：“不好！”只得高声嚷道：“姓蒋的，偷算你偷去。看你如何送来？”蒋爷也不答言。

柳青在灯下赏玩那枝假簪，越看越象自己的，心中暗暗罕然，道：“此簪自从在五峰岭上，他不过月下看了一看，如何就记得这般真切？可见他聪明至甚。而且方才他那安安详详的样儿，行所无事，想不到他抵换如此之快。只他这临事好谋，也就令人可羨。”复又一转念，猛然想起：“方才是我不好了。绝不该和他生气，理应参悟他的机谋，看他如何设法儿才是。只顾暴躁，竟自入了他的术中。总而言之，是我量小之故。且看他将簪子如何送回，千万再不要动气了。”等了些时不见动静，便将火盆拨开，温暖了酒，自斟自饮，怡然自得。

忽听蒋爷在那屋张牙欠口，打哈气道：“好冷！夜静了，更觉凉了。”说着话，“踏拉、踏拉”又过来了，恰是刚睡醒了的样子，依然没戴帽子。柳青拿定主意，再也不动气，却也不理蒋爷。蒋爷道：“好啊，贤弟会乐吓！屋子又和暖，又喝着酒儿，敢则好啦。劣兄也喝杯儿，使得使不得呢？”柳青道：“这有什么呢。酒在这里，只管请用。你可别忘了还簪子。”蒋爷道：“实对贤弟说，我只会偷，不会送。”说罢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复又斟上，道：“我今日此举不过游戏而已。劣兄却有紧要之事奉请贤弟。”柳青道：“只要送回簪子来，叫我哪里去，我都跟了去。”蒋爷道：“咱们且说正经事。”他将大家如何在陈起望聚义，欧阳春与智化如何进的水寨，怎么假说展昭，智诓沙龙，又怎么定计在他生辰之日收伏钟雄，特

着我来请贤弟用断魂香的话，哩哩罗罗说个不了。柳青听了，唯唯喏喏，毫不答言。蒋爷又道：“此乃国家大事，我等钦奉圣旨，谨遵相谕，捉拿襄阳王。必须收伏了钟雄，奸王便好说了。说不得贤弟随劣兄走走。”柳青听了这一番言语，明是提出圣旨相谕压派着，叫我跟了他去，不由地气往上撞。忽然转念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这是他故意地招我生气，他好于中取事，行他的谲诈。我有道理。”便嘻嘻笑道：“这些事都是你们为官做的，与我这平民何干？不要多言，还我的簪子要紧。”蒋爷见说他不动，堵气子戴上桌上头巾，“踏拉、踏拉”出门去了。柳青这里又奚落他道：“那帽子当不了被褥，也搪不了寒冷。原来是个抓帽子贼，好体面哪！”蒋爷回身进来道：“姓柳的，你不要嘲笑刻薄，谁没个误心中呢，这也值得说这些没来由的话。”说罢，将他的帽子劈面摔来。柳青笑嘻嘻双手接过，戴在头上道：“我对你说，我再也不生气的。慢说将我的帽子摔来，就是靛面唾我，我也是容他自干，决不生气。看你有什么法子？”蒋爷听了此言，无奈何的样儿，转回西厢房内去了。

柳青暗暗欢喜，以为不动声色是绝妙的主意了。又将酒温了一温，斟上刚要喝时，只听蒋爷在西厢房内说道：“姓柳的，你的簪子我还回去了。”柳青连忙放下酒杯，摘去头巾，摸了一摸，并无簪子。又见那枝假的仍在桌上放着。又听蒋爷在那屋内说道：“你不必犹疑，将帽子里儿看看就明白了。”柳青听了，即将帽子翻过看时，那枝簪子恰好别在上面，不由地倒抽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啊，真令人不测！”再细想时，更省悟了：“敢则他初次光头过来，就为二次还簪地步。这人的智略机变，把我的喜怒全叫他体谅透了，我还和他闹什么？”正在思索，只见蒋爷进来，头巾也戴上了，鞋也不“踏拉”着了，早见他

一躬到地。柳青连忙站起，还礼不迭。只听蒋爷道：“贤弟，诸事休要挂怀。恳请贤弟跟随劣兄走走，成全朋友要紧。”柳青道：“四兄放心，小弟情愿前往。”于是把蒋爷让至上位，自己对面坐了。蒋爷道：“钟雄为人豪侠，是个男子，因众弟兄计议，务要把他劝化回头，方是正理。”柳青道：“他既是好朋友，原当如此。但不知几时起身？”蒋爷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总要在你生日之前赶到方好。”柳青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早起身。”蒋平道：“妙极！贤弟就此进内收拾去，劣兄还要歇息歇息。实对贤弟说，劣兄昨日一夜不曾合眼，此时也觉乏得很了。”柳青道：“兄长只管歇着，天还早呢，足可以睡一觉。恕小弟不陪了。”柳青便进内去了。

到了天亮，柳青背了包裹出来，又预备羹汤、点心吃了，二人便离了柳家庄，竟奔陈起望而来。

且说智化作了军山的统辖，所有水旱二寨之事，俱各料理得清清楚楚。这日忽见水寨头目来报道：“今有陈起望陆大爷那里来了二人，投书信一封。”说罢，将书呈上。智爷接来，拆阅毕，吩咐道：“将他二人放进来。”头目去不多时，早见两个大汉晃里晃荡而来。见了智爷参见道：“小人龙涛、姚猛，望乞统辖老爷收录！”智爷见他二人循规蹈矩，颇有礼数，便知是丁二爷教的。不然他两个卤莽之人，如何懂得“统辖”与“收录”呢？心内甚是欢喜。却又故意问了几句，二人应答的颇好。智爷更觉放心，便将二人带至思齐堂。智爷将书呈上，说明来历，钟雄便要看看来人。智化即唤龙涛、姚猛。二人答应声若巨雷。及至到了厅上参见大王，那一番腾腾杀气，凛凛威风，真个是方相一般。钟雄看了大乐，道：“难得他二人的身材体态，竟能一样，很好。我这厅上正缺两个领班头目，就叫他二人充当此差，妙不可言。”龙涛、姚猛听了，连忙叩谢，

甚是恭谨。旁边北侠早已认得龙涛，见他举止端详，语言得当，心内也就明白了。是日，沙龙等同钟雄把酒谈心，尽一日之长，到晚方散。

智化、北侠暗暗与龙涛打听，如何能够到此？龙涛将避雨遇见蒋爷一节说了，又道：“蒋爷不日也就要回来了。自从小人送了表弟妹之后，即刻同着姚猛上路，前日赶到陈起望。丁二爷告诉我等备细，教导了言语。陆大爷写了荐书，所以今日就来了。”智爷道：“你二人来的正好，而且又在厅上，更就近了。到了临期，自有用处。千万不要多言，惟有小心谨慎而已。”龙涛道：“我等晓得。倘有用我等之处，自当效力。”智化点头，叫他二人去了。然后又与北侠计议一番，方才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他又不惮勤劳，各处稽查。但有不明不知的，必要细细询问。因此这军山之内，由那里到何处，至何方，俱已晓得。他见大小头目虽有多人，皆没甚要紧。惟有姜夫人之弟姜铠，甚是了得，极其梗直。生得凹面金腮，两道浓眉，一张阔口，微微有些髭须，绰号小二郎。他单会使一股器械，名曰三截棍，中间有五尺长短，两头俱有铁叶打就，铁环包定。两根短棒足有二尺多。每逢对垒，施展起来，远近皆可打得，英勇非常。智化把他看在眼里。又因他是钟雄的亲戚，因此待他甚好，极其亲近。这二郎见智化志广才高，料事精详，更加喜悦。除了姜铠之外，还有钟雄两个亲信之人，却是同族弟兄武伯南、武伯北。此二人专管料理家务。智化也时常的与他等亲密。他又算计，钟雄生日不过三日就到了，他便托言查阅，悄悄地又到陈起望。恰好蒋爷正与柳青刚到，彼此见了，各生羡慕，喜爱非常。蒋爷便问：“龙涛、姚猛到了不曾？”丁二爷道：“不但到了，谨遵兄命，已然进了水寨门了。”智化道：“昨日他二人去了，我甚忧心。后来见他等的光景甚是合宜，

就知是我二弟的传授了。”智化又问蒋爷道：“四弟前次所论之事，想柳兄俱已备妥了。今日我就同柳兄进水寨。”柳青道：“小弟惟命是从。但不知如何进水寨法。”智化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不知用何计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六回

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事甚为难

且说智化要将柳青带入水寨，柳青因问如何去法。智化便问柳青可会风鉴。柳青道：“小弟风鉴不甚明白，却会谈命。”智化道：“也可以使得。柳兄就扮作谈命的先生，到了那里，不过奉承几句，只要混到他的生辰，便完了事了。”柳青依允。智化又向陆、鲁二人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大鱼可捕妥了？”陆彬道：“早已齐备，俱各养在那里。”智化道：“很好。明日就给他送去。只用大船一只，带了渔户去。到那里，二位贤弟自然是住下的。却将船只泊在幽僻之处，到了临期，如此如此。”又对丁二爷、蒋四爷说道，“二位贤弟务于后日夜间要快船二只，每船水手四名，就在前次砍断竹城之处专等，千万莫误。”

计议已定，智化与柳青来至水寨，见了钟雄，言柳青系算命先生，笔法甚好。“小弟因一人事繁，难以记载，故此带了他来，帮着小弟作个记室。”钟雄见柳青人物轩昂，意甚欢喜。

至次日，陆彬、鲁英来至水寨送鱼。钟雄迎至思齐堂，深深谢了。陆彬、鲁英又提写信荐龙涛、姚猛二人。钟雄笑道：“难得他二人身体一般，雄壮一样。我已把他二人派了领班头目。”陆彬道：“多蒙大王收录。”也就谢了。陆、鲁二人又与沙龙、北侠、南侠、智化见了，彼此欢悦。就将他二人款留

住下，为的明日好一同庆寿。

到了次日，智爷早已办得妥协，各处结彩悬花，点缀灯烛，又有笙箫鼓乐，杂剧声歌，较比往年生辰不但热闹，而且整齐。所有头目、兵丁，俱有赏赐。并传令今日概不禁酒，纵有饮醉者亦不犯禁。因此人人踊跃，个个欢欣，无有不称羨统辖之德的。

思齐堂上排开华筵，摆设寿礼。大家衣冠鲜明，独有展爷却是四品服色，更觉出众。及至钟雄来到，见众人如此，不觉大乐道：“今日小弟贱辰，敢承诸位兄弟如此的错爱，如此的费心，我钟雄何以克当！”说话间，阶下奏起乐来，就从沙龙让起，不肯受礼，彼此一揖。次及欧阳春，也是如此。再又次就是展熊飞，务要行礼。钟雄道：“贤弟乃皇家栋梁，相府的辅弼，劣兄如何敢当？还是从权行个常礼罢了。”说罢，先奉下揖去。展爷依旧从命，连揖而已。只见陆彬、鲁英二人上前相让。钟雄道：“二位贤弟是客，劣兄更不敢当！”也是常礼，彼此奉揖不迭。此时智化谆谆要行礼。钟雄托住道：“若论你我弟兄，劣兄原当受礼；但贤弟代劣兄操劳，已然费心，竟把这礼免了罢。”智化只得行个半礼，钟雄连忙搀起。忽见外面进来一人，扑翻身跪下，向上叩头，原来是钟雄的妻弟姜铠。钟雄急急搀起，还揖不迭。姜铠又与众人一一见了。然后是武伯南、武伯北与龙涛、姚猛，率领大小头目等，一起一起，拜寿已毕。复又安席入座，乐声顿止。堂上觥筹交错，阶前彩戏俱陈。智爷吩咐放了赏钱。早饭已毕，也有静坐阔谈的，也有料理事务的。独有小二郎姜铠却到后面与姜夫人谈了多时，便回旱寨去了。

到了午酒之时，大家俱要敬起寿星酒来。从沙龙起，每人三杯。钟雄难以推却，只得杯到酒干，真是大将必有大量。除

了姜锬不在座，现时座中六人俱各敬毕。然后团团围住，刚要坐下，只见白面判官柳青从外面进来，手持一卷纸札，说道：“小可不知大王千秋华诞，未能备礼。仓促之间，无物可敬，方才将诸事记载已毕，特写得条幅对联，望乞大王笑纳。”说罢，高高奉上。钟雄道：“先生初到，如何叨扰厚赐！”连忙接过，打开看时，是七言的对联，乃“惟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”，写得颇好。满口称赞道：“先生真好书法也。”说罢，奉了一揖。柳青还要拜寿，钟雄断断不肯。智化在旁道：“先生礼倒不消，莫若敬酒三杯，岂不大妙？”柳青道：“统辖吩咐极是。但只一件，小可理应早间拜祝，因事务冗繁，需要记载，早间是不得闲的。而且条幅、对联俱未能写就。及至得暇写出，偏又不干，所以迟至此时。未免太不恭敬。若要敬酒，必须加倍，方见诚心。小可意欲恭敬三斗，未知大王肯垂鉴否？”钟雄道：“适才诸位兄弟俱已赐过，饮得不少了。先生赐一斗吧？”柳青道：“酒不喝单，小可奉敬两斗如何？”沙龙道：“这却合中，就是如此罢。”欧阳春命取大斗来。柳青斟酒，双手奉上。钟雄匀了三气饮毕。复又斟上，钟雄接过来，也就饮了。大家方才入座，彼此传壶告干。七个人算计一个人，钟雄如何敌得住？天未二鼓，钟雄已然酩酊大醉。先前还可支持，次后便坐不住了。

智化见此光景，先与柳青送目。柳青会意去了。此时，展爷急将衣服、头巾脱下，转眼间出了思齐堂，便不见了。智化命龙涛、姚猛两个人，将太保钟雄搀至书房安歇。两个大汉一边一个将钟雄架起，毫不费力，搀至书房榻上。此时虽有虞侯伴当，也有饮酒过量的，也有故意偷闲的。柳青暗藏了药物来至思齐堂一看，见座中只有沙龙、欧阳春，连陆、鲁二人也不见了。刚要问时，只见智化从后边而来，看了看左右无人，便

叫沙龙、欧阳春道：“二位兄长少待，千万不可叫人过去。”即拿起南侠的衣服、头巾，便同柳青来至书房。叫龙涛、姚猛把守门口，就说统辖吩咐，不准闲人出入。柳青又给了每人两丸药塞住鼻孔，然后进了书房，二人也用药塞住鼻孔。柳青便点起香来。

你道此香是何用法？原来是香面子。却有一个小小古铜造就的仙鹤，将这香面装在仙鹤腹内，从背后下面有个火门，上有螺蛳转的活盖，拧开点着，将盖盖好。俟腹内香烟涨足，无处发泄，只见一缕游丝从仙鹤口内喷出。人若闻见此烟，香透脑髓，散于四肢，登时体软如绵，不能动转，需到五鼓鸡鸣之时方能渐渐苏醒，所以叫做鸡鸣五鼓断魂香。

彼时柳青点了此香，正对钟雄鼻孔。酒后之人呼吸之气是粗的，呼地一声，已然吸进，连打两个喷嚏，钟雄的气息便微弱了。柳青连忙将鹤嘴捏住，带在身边，立刻同智化将展昭衣服与钟雄换了。龙涛背起，姚猛紧紧跟随，来至大厅。智化、柳青也就出来，会同沙龙、北侠，护送至宫门。智化高声说道：“展护卫醉了，你等送至旱寨，不可有误！”沙龙道：“待我随了他们去。”北侠道：“莫若大家走走，也可以散酒。”说罢，下了台阶。这些虞侯人等，一来是黑暗之中不辨真假，二来是大家也有些酒意，三来白日看见展昭的服色，他们如何知道飞叉太保竟被窃负而逃呢。

且说南侠原与智化定了计策，特别穿了护卫服色，炫人眼目，为的是临期人人皆知，不能细查。自脱了衣巾之后，出了厅房，早已踏看了地方，按方向从房上跃出，竟奔东南犄角。正走之间，猛听得树后悄声道：“展兄这里来。鲁英在此。”展爷问道：“陆贤弟呢？”鲁二爷道：“已在船上等候。”展爷急急下了泊岸。陆彬接住，叫水手摇起船来，却留鲁英在此

等候众人。水手摇至砍断竹城之处，击掌为号，外面应了。只听大竹嗤嗤嗤全然挺起。丁二爷先问道：“事体如何？”陆爷道：“功已成了。今先送展兄出去，少时众位也就到了。”外面的即将展爷接出。陆彬吩咐将船摇回，刚到泊岸之处，只见姚猛背了钟雄前来。自从书房到此，皆是龙涛、姚猛替换背来。欧阳春、沙龙先跳在船上，接下钟雄。然后柳青、龙涛、姚猛俱各上船。鲁英也要上船，智化拉住道：“二弟，咱们仍在此等。”鲁英道：“众弟兄俱在此，还等何人？”智化道：“不是等人，是等船回来。你我同陆贤弟，还是出水寨为是。”鲁英只得煞住脚步。不多工夫，船回来了。鲁二爷与智化跳到船上，也不细问，便招动令旗，开了竹栅，出了水寨，竟奔陈起望而来。

及至到了庄门，那两只船早已到了。三个人下船进庄，早见沙龙等迎出来，道：“方才何不'同来呢？务必绕了远道则甚？”智化道：“小弟若不出水寨，少时如何进水寨呢？岂不自相矛盾么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智大哥还回去做什么？”智化道：“二弟极聪明之人，如何一时忘起神来？我等只顾将钟太保诓来，他们那里如何不找呢？别人罢了，现有钟家嫂嫂，两个侄儿、侄女，难道他们不找么？若是知道被咱们诓来，这一惊骇，不定要生出什么事来。咱们原为收伏钟太保，若叫妻子儿女有了差池，只怕他也就难乎为情了。”众人深以为然。智化来到厅上，见把钟雄安放在榻上，却将展爷衣服脱下，又换了一身簇新的渔家服色。智爷点头。见诸事已妥，便对沙龙、北侠道：“如到五更，大哥苏醒之后，全仗二位兄长极力的劝谏，以大义开导，保管他倾心佩服。天已不早了，小弟要急急回去。”又对众人嘱咐一番，务必帮衬着说降了钟雄要紧。智爷转身出庄，陆彬送至船上。智爷催着手手，赶进水寨时，已三鼓之半。

这一回去不甚紧要，智爷险些儿性命难保。你道为何？只因姜氏夫人带领着儿女，在后堂备了酒筵，也是要与钟雄庆寿。及至天已二鼓，不见大王回后堂，便差武伯南到前厅看视，得便请来。武伯南领命，来至大厅一看，静悄悄寂无人声。好容易找着虞侯等，将他们唤醒，问：“大王哪里去了？”这虞侯酒醉醺醺，睡眼朦胧道：“不在厅上，就在书房，难道还丢了不成。”武伯南也不答言，急急来至书房。但见大王的衣冠在那里，却不见人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拿了衣冠，来至后堂禀报。姜夫人听了，惊得目瞪口呆。这亚男、钟麟听说父亲不见了，登时哭起来了。姜夫人定了定神，又叫武伯南到宫门问问，众位爷们出来不曾？武伯南到了宫门，方知展护卫醉了，俱各送入旱寨。武伯南立刻派人到旱寨迎接，转身进内回禀。姜夫人心中稍安。迟不多时，只见上旱寨的回来说道：“不但众位爷们不见，连展爷也未到旱寨。现时姜舅爷已带领兵丁，各处搜查去了。”姜夫人已然明白了八九，暗道：“南侠他乃皇家四品官员，如何肯归服大王？如此看来，不但南侠，大约北侠等，都也故意前来，安心设计，要捉拿我夫主的。我丈夫既被拿去，岂不绝了钟门之后。”思忖至此，不由得胆战心惊。正在害怕，忽见姜铠赶来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兄弟方才到东南角上，见竹城砍断，大约姐夫被他等拿获，从此逃走的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谁知姜铠是一勇之夫，毫无一点儿主意。姜夫人听了，正合自己心思。想了想，再无别策，只好先将儿女打发他们逃走了，然后自己再寻个自尽罢。就叫姜铠把守宫门，立刻将武伯南、武伯北弟兄唤来，道：“你等乃大王亲信之人。如今大王遭此大变，我也无可托付，惟有这双儿女交给你二人，趁早逃生去罢。”亚男、钟麟听了放声大哭，道：“孩儿舍不得娘亲

啊！莫若死在一处罢！”姜夫人狠着心道：“你们不要如此。事已紧急，快些去罢。若到天亮，官兵到来围困，想逃生也不能了。”武伯南急叫武伯北备一匹马。姜夫人问道：“你们从何处逃走？”武伯南道：“前面走着路远费事，莫若从后寨门逃去，不过荒僻些儿。”姜夫人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说不得了。快去，快去！”武伯甫即将亚男搀扶上马，叫武伯北保护，自己背了钟麟，奔至后寨门。开了封锁，主仆四人竟奔山后逃生去了。未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七回

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

且说姜铠把守宫门。他派人到接官厅上，打听有何人出去。不多时，回来说道：“就只二鼓之半，智统辖送出陆、鲁二人去未回。”姜铠心内思忖道：“当初投诚时，原是欧阳春、智化一同来的，为何他们做此勾当，他也在其内呢？事有可疑。”正在思忖，忽有人报道：“智统辖回来了。”姜铠听了，不分好歹，手提三截棍迎了上来。智化刚上台阶，不容分说，哗唧的一声，他就是一棍。智爷连忙将身闪开。刚刚躲过，尚未立稳，姜铠的棍梢落地，也不抽回，顺势横着一扫。智化腾开右脚，这左脚略提了些，已被棍上的短棒撩了一下。这一棍错过，智爷灵便，几几乎丧了性命。智化连声嚷道：“姜贤弟不要动手！我是报紧急军情的。”姜铠听了“军情”二字，方将三截棍收住，道：“报何军情，快说！”智化道：“此事机密，须要面见夫人方好说得。”姜铠听说要见夫人，这必是大王有了下落，他这才把棍放下，过来拉着智化，道：“可是大王有了信息了么？”智化道：“正是。为何贤弟见面就是一棍？幸亏是我，若是别人，岂不登时毙于棍下？”姜铠道：“我只道大哥也是他们一党，不料是个好人。恕小弟卤莽，莫怪，莫怪！可打着哪里了？”智化道：“无妨，幸喜不重。快见夫人要

紧。”二人开了宫门，来至后面。姜铠先进去通报。

姜夫人正在思念儿女落泪，自己横了心，要悬梁自缢。听说智化求见，必是丈夫有了信息，连忙请进，以叔嫂之礼相见。智化到了此时，不肯隐瞒，便将始末原由据实说出。“原为大哥是个豪杰，惟恐一身淹埋，污了英名，因此特特定计，救大哥脱离了苦海。全是一番好意，并无陷害之心。倘有欺侮，负了结拜，天地不容。请嫂嫂放心！”姜夫人道：“请问叔叔，此时我丈夫现在何处？”智化道：“现在陈起望。所有众相好全在那里，务要大哥早早回头，方不负我等一番苦心。”姜夫人听了，如梦方醒，却又后悔起来，不该打发儿女起身。便对智化道：“叔叔，是嫂嫂一时不明，就已将你侄儿、侄女交付武伯南、武伯北，带往逃生去了。”智化听了，急得跌足道：“这可怎么好？这全是我智化失于检点。我若早给嫂嫂送信，如何会有这些事？请问嫂嫂，可知武家兄弟领侄儿、侄女往何方去了呢？”姜夫人道：“他们是出后寨门，由后山去的。”智化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将他等追赶回来。”便对姜铠道：“贤弟送我出寨。”站起身来，一瘸一点别了姜氏，一直到了后寨门。又嘱咐姜铠：“好好照看嫂嫂。”

好智化，真是为朋友尽心，不辞劳苦。出了后寨门，竟奔后山而来。走了五六里之遥，并不见个人影，只急得抓耳挠腮。猛听得有小孩子说话道：“伯南哥，你我往哪里去呢？”又听有人答道：“公子不要着急害怕。这沟是通着水路的，待我歇息歇息再走。”智化听得真切，顺着声音找去，原来是个山沟，音出于下。连忙问道：“下面可是公子钟麟么？”只听有人应道：“正是。上面却是何人？”智化应道：“我是智化，特来寻找你等。为何落在山沟之内？”钟麟道：“上面可是智叔父么？快些救我姐姐去要紧。”智化道：“你姐姐往何处去了？”

又听应道：“小人武伯南背着公子，武伯北保护小姐。不想伯北陡起不良之心，欲害公子、小姐，我痛加谴责。不料正走之间，他说沟内有人说话，仿佛大王声音。是我探身一视，他却将我主仆推落沟中，驱着马往西去了。”智化问道：“你主仆可曾跌伤没有？”武伯南道：“幸亏苍天怜念。这沟中腐草败叶极厚，绵软非常，我主仆毫无损伤。”钟麟又说道：“智叔父不必多问了，快些搭救我姐姐去罢。”

智爷此时把脚疼付于度外，急急向西而去。又走三五里，迎头遇见二个采药的，从那边愤恨而来。智化执手，向前问道：“二位因何不平？”采药的人道：“实实可恶！方才见那边有一人，将马拴在树上，却用鞭子狠狠的打那女子。是我二人劝阻，他不但不依，反要拔刀杀那女子。天下竟有这样狠毒人，岂有此理！”智化连忙问道：“现在哪里？待我前去。”采药的人听了甚喜，道：“我二人情愿导引。相离不远，快走，快走。”智化手无利刃，随路拣了几块石头拿着。只听采药人道：“那边不是么？”智化用目力留神，却见武伯北手内执刀，在那里威吓亚男，不由得杀人心陡起，赶行几步，来到切近，把手一扬，喊了一声。武伯北刚要回头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这块石头不歪不偏，正打在脸上。武伯北“哎哟”一声，往后便倒。智化赶上一步，夺过刀来连戳了几下。采药人在旁，看见是个便宜，二人抽出药锄，就帮着一阵好刨。可怜武伯北天良泯灭，竟遭报应。戳了几刀不奇，最是药锄刨的新鲜。

智化连忙扶起亚男，叫道：“侄女儿苏醒！苏醒！”半晌，亚男方哭了出来。智爷这才放心了，便问：“伯北毒打为何？”亚男道：“他要叫我认他为父亲，前去进献襄阳王。侄女一闻此言，刚要嗔责，他便打起来了。除了头脸，已无完肤。侄女拼着一死，再也不应，他便拔刀要杀。不想叔父赶到，救了性

命。侄女好不苦也！”说罢，又哭。智化劝慰多时，便问：“侄女还可以乘马不能呢？”亚男说道：“请问叔父往哪里去？”智化道：“往陈起望去。”即便将“大家为谏劝你父亲，今日此举皆是计策”的话说了。亚男听见爹爹有了下落，便道：“侄女方才将死付于度外，何况身子疼痛。没甚要紧，而且又得了爹爹信息，此时颇可挣扎骑马。”采药人听了，在旁赞叹、称羨不已。

智化将亚男慢慢驮在马上，便问采药二人道：“你二人意欲何往？”采药人道：“我等虽则采药为生，如今见这姑娘受这苦楚，心实不忍，情愿帮着爷上送至陈起望，心里方觉安贴。”智爷点头，暗道：“山野之处，竟有这样好人！”连忙说道：“有劳二位了！但不知从何方而去？”采药人道：“这山中僻径，我们却是晓得的。爷上放心，有我二人呢。”智爷牵住马，拉着嚼环，慢慢步履，跟着采药人弯弯曲曲，下下高高，走了多少路程，方到陈起望。智爷将亚男抱下马来，取出两锭银来谢了采药人。两个感谢不尽，欢欢喜喜而去。智爷来至庄中，暗暗叫庄丁请出陆彬，嘱将亚男带至后面，与鲁氏、凤仙、秋葵相见，俟找着钟麟时，再叫他姊弟与钟太保相会。慢慢再表。

且说武伯南在沟内歇息了歇息，背上公子，顺沟行去。好容易出了山沟，已然力尽筋疲。过了小溪桥，见有一只小船，上有二人捕鱼。一轮明月，照彻光华。连忙呼唤，要到神树岗。船家摆过舟来。船家一眼看见钟麟，好生欢喜，也不计较船资，便叫他主仆上船。偏偏钟麟觉得腹中饥饿，要吃点心。船家便拿出个干馒头，钟麟接过啃了半天方咬下一块来。不吃是饿，吃罢咬不动。眼泪汪汪，囫囵吞咽了一口，噎得半晌还不过气来。武伯南在旁观瞧，好生难受，却又没法。只见钟麟将馒头

一掷，嘴儿一咧。武伯南只当他要哭，连忙站起。刚要赶过来，冷不防的被船家用篙一拨，武伯南站立不稳，噗通一声落下水去。船家急急将篙撑开，奔到停泊之处，一人抱起钟麟，一人前去叩门。只见里面出来了个妇人，将他二人接进，仍把双扇紧闭。

你道此家是谁！原来船上二人，一人姓怀名宝，一人姓殷名显。这殷显孤身一口，并无家小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。却与怀宝脾气相合，往往二人搭帮赚人，设局诓骗。弄了钱来，不干些正经事体，不过是胡抡混闹，不三不四的花了。其中怀宝又有个毛病，处处爱打个小算盘，每逢弄了钱来，他总要绕着弯子多使个三十、五十，一百、八十的。偏偏殷显又是个哈拉哈张的人，这些小算盘上全不理睬，因此二人甚是相好，他们也就拜了把子了。怀宝是兄，殷显是弟。这怀宝却有个女人陶氏，就在这小西桥西北娃娃谷居住。自从结拜之后，怀宝便将殷显让至家中，拜了嫂嫂，见了叔叔。怀陶氏见殷显为人虽则奸诈，幸银钱上不甚吝啬，他就献出百般殷勤的愚哄。不多几日工夫，就把个殷显刮搭上了。三个人便一心一计的过起日子来了。

可巧的这夜捕鱼，遇见倒运的武伯南背了钟麟，坐在他们船上。殷显见了钟麟，眼中冒火，直仿佛见了元宝一般，暗暗与怀宝递了暗号。先用馒头迷了钟麟，顺手将武伯南拨下水去，急急赶到家中。怀陶氏迎接进去，先用凉水灌了钟麟，然后摆上酒肴。怀宝、殷显对坐，怀陶氏打横儿，三人慢慢消饮家中随便现成的酒席。

不多时，钟麟醒来，睁眼看见男女三人在那里饮酒，连忙起来问道：“我伯南哥在哪里？”殷显道：“给你买点心去了。你姓什么？”钟麟道：“我姓钟，名叫钟麟。”怀宝道：“你

在哪里住？”钟麟道：“我在军山居住。”殷显听了，登时吓得面目焦黄，暗暗与怀宝送目。叫陶氏哄着钟麟吃饮食，两个人来至外间。殷显悄悄地道：“大哥，可不好了！你才听见了他姓钟，在军山居住。不消说了，这必是山大王钟雄儿郎。多半是被那人拐带出来，故此他连夜逃走。”怀宝道：“贤弟，你害怕做什么？这是老虎嘴里落下来，叫狼吃了。咱们得了个狼葬儿，岂不大便宜呢！明日，你我将他好好送入水寨，就说深夜捕鱼，遇见歹人背出世子，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，那人急了，跳在河内，不知去向。因此我二人特特将世子送来。难道不是一件奇功？岂不得一分重赏？”殷显摇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他那山贼形景，翻脸无情，倘若他和咱们要那拐带之人，咱们往何处去找呢？那时无从，他再说是咱们拐带的，只怕有性命之忧。依我说个主意，与其等着铸钟，莫若打现钟，现成的手到拿银子。何不就把他背到襄阳王那里，这样一个银娃娃似的孩子，还怕卖不出一二百银子么？就是他赏，也赏不了这些。”怀宝道：“贤弟的主意甚是有理。”殷显道：“可有一宗，咱们此处却离军山甚近，若要上襄阳，必须要趁这夜静就起身，省得白日招人眼目。”怀宝道：“既如此，咱们就走。”便将陶氏叫出，一一告诉明白。

陶氏听说卖娃娃，虽则欢喜，无奈他二人都去，却又不乐。便悄悄儿的将殷显拉了一把。殷显会意，立刻攒眉挤眼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肚子疼得很。这可怎么好？”怀宝道：“既是贤弟肚腹疼痛，我背了娃娃先走。贤弟且歇息，等明日慢慢再去。咱们在襄阳会齐儿。”殷显故意哼哼道：“既如此，大哥多辛苦辛苦罢。”怀宝道：“这有什么呢。大家饭，大家吃。”说罢，进了里屋，对钟麟道：“走哇，咱们找伯南哥去。怎么他一去就不来了呢？”转身将钟麟背起。陶氏跟随在后，送出门外去了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八回

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

且说陶氏送她男人去后，瞧着殷显笑道：“你瞧这好不好？”殷显笑嘻嘻地道：“好的。你真是行家。我也不愿意去，乐得的在家陪着你呢。”陶氏道：“你既愿陪着我，你能够常常儿陪着我么？”殷显道：“那有何难。我正要与你商量，如今这宗买卖要成了，至少也有一百两。我想有这一百两银子，还不够你我快活的吗？咱们设个法儿远走高飞如何？”陶氏道：“你不用和我含着骨头露着肉的。你既有心，我也有意。咱们索性把他害了，你我做个长久夫妻，岂不死心塌地呢？”世上最狠是妇人心。这殷显已然就阴险了，谁知这妇人比他尤甚。似这样的人，留在世上何用？莫若设法早早儿先把他们开发了，省得令人看至此间生气！闲言少叙。

两个狗男女正在说的得意之时，只见帘子一掀，进来一人，伸手将殷显一提，摔倒在地，即用裤腰带捆了个结实。殷显还百般哀告：“求爷爷饶命！”此时，陶氏已然吓得哆嗦在一处。那人也将妇人绑了，却用那衣襟塞了口，方问殷显道：“这陈起望却在何处？”殷显道：“陈起望离此有三四十里。”那人道：“从何处而去？”殷显道：“出了此门往东，过了小溪桥，到了神树岗，往南就可以到了陈起望。爷爷若不得去，待小人

领路。”那人道：“既有方向，何用你领俺！再问你，此处却叫什么地名？”殷显道：“此处名唤娃娃谷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怨得你等要卖娃娃，原来地名就叫娃娃谷。”说罢，回手扯了一块衣襟：“也将殷显口塞了。一手执灯，一手提了殷显，到了外间。一看见那边放着一盘石磨，将灯放下，把殷显安放在地，端起磨来，那管死活，就压在殷显身上。回手进屋将妇人提出，也就照样的压好。那人执灯看了一看，见那边桌上放着个酒瓶，提起来复进屋内，拿大碗斟上酒，也不坐下，端起来一饮而尽。见桌上放着菜蔬，拣可口的就大吃起来了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真真令人想拟不到，原来正是小侠艾虎。自从送了施俊回家探望父母，幸喜施老爷、施安人俱各安康。施老爷问：“金伯父那里可许联姻了？”施俊道：“姻虽联了，只是好些原委。”便将始末情由述了一番，又将如何与艾虎结义的话俱各说了。施老爷立刻将艾虎请进来相见。施老爷虽则失明，看不见艾虎，施安人却见艾虎虽然年幼，英风满面，甚是欢喜。施老爷又告诉施俊道：“你若不来，我还叫你回家；只因本县已有考期，我已然给你报过名。你如今来得正好，不日也就要考试了。”施生听了，正合心意，便同艾虎在书房居住。迟不多日，到了考期之日，施生高高中了案首，好生欢喜，连艾虎也觉高兴。本要赴襄阳去，无奈施生总要过了考试，或中或不中，那时再定夺起身。艾虎没法儿，只得依从。每日无事，如何闲得住呢？施生只好派锦笺跟随艾虎出外游玩。这小爷不吃酒时还好，喝起酒来总是尽醉方休。锦笺不知跟着受了多少怕。好容易盼望府考，艾虎不肯独自在家，因此随了主仆到府考试。及至揭晓，施俊却中了第三十名的生员，满心欢喜。拜了老师，会了同年；然后急急回来，祭了祖先，拜过父母，又是亲友贺喜，应接不暇。诸事已毕，方商议起身赶赴襄阳，

候毕姻之后，再行赴京应试，因此耽误日期。及至到了襄阳，金公已知施生得中，欢喜无限，便张罗施生与牡丹完婚。

艾虎这些事他全不管，已问明了师父智化在按院衙门，他便别了施俊，急急奔到按院那里。方知白玉堂已死。此时卢方已将白玉堂骨殖安置妥帖，设了灵位，俟平定襄阳后，再将骨殖送回原籍。艾虎到灵前大哭一场，然后参见大人与公孙先生、卢大爷、徐三爷。问起义父和师傅来，始知俱已上了陈起望了。他是生成的血性，如何耐的。便别了卢方等，不管远近，竟奔陈起望而来。只顾贪赶路程，把个道儿走差了：原是往西南，他却走到正西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无人烟。自己也觉乏了，便找了个大树之下歇息。因一时困倦，枕了包裹，放倒头便睡。及至一觉睡醒，恰好皓月当空，亮如白昼。自己定了定神，只觉得满腹咕噜噜乱响，方想起昨日不曾吃饭。一时饥渴难当，又在夜阑人静之时，哪里寻找饮食去呢？无奈何站起身来，掸了掸土，提了包裹一步挨步慢慢行来。猛见那边灯光一晃，却是陶氏接进怀、殷二人去了。艾虎道：“好了！有了人家就好说了。”快行几步，来至跟前，却见双扉紧闭。侧耳听时，里面有人说话。艾虎才待击户，又自忖道：“不好，半夜三更，我孤身一人，他们如何肯收留呢？且自悄悄进去，看来再做道理。”将包裹斜扎在背上，飞身上墙，轻轻落下来。至窗前，他就听了个不亦乐乎。后来见怀宝走了，又听殷显与陶氏定计要害丈夫，不由得气往上撞，因此将外屋门撬开，他便掀帘硬进屋内。这才把狗男女捆了，用石磨压好，他就吃喝起来了。酒饭已毕，虽不足行，颇可充饥。执灯转身出来，见那男女已然翻了白眼。他也不营，开门直往正东而来。

走了多时，不见小溪桥，心中纳闷，道：“那厮说有桥，如何不见呢？”趁月色往北一望，见那边一堆一堆，不知何物。

自己道：“且到那边看看。”哪知他又把路走差了，若往南来便是小溪桥，如今他往北去，却是船场堆木料之所。艾虎暗道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如何有这些木料？要他做甚？”正在纳闷，只见那边有个窝铺，灯光明亮。艾虎道：“有窝铺必有人，且自问问。”连忙来到跟前。只听里面有人道：“你这人好没道理！好意叫你烤火，你如何磨我要起衣服来？我一个看窝铺的，哪里有多余衣服呢？”艾虎轻轻掀起帘缝一看，见一人犹如水鸡儿一般，战兢兢说道：“不是俺合你起磨，只因浑身皆湿，纵然烤火，也解不过这个冷来。俺打量你有衣服，那伯破的、烂的，只要俺将湿衣服换下拧一拧，再烤火，俺缓过这口气来，即时还你。那不是行好吗？”看窝铺的道：“谁耐烦这些？你好好的便罢，再要多说时，连火也不给你烤了。扰的我连觉也不得睡，这是从哪里说起！”艾虎在外面却答应道：“你既看窝铺，如何又要睡觉呢？你真睡了，俺就偷你。”说着话，“忽”的一声，将帘掀起。

看窝铺的吓了一跳，抬头看时，见是个年少之人，胸前斜绊着一个包袱。甚是雄壮。便问道：“你何人？深夜到此何事？”艾虎也不答言，一存身将包袱解下、打开，拿出几件衣服来，对着那水鸡儿一般的人道：“朋友！你把湿衣脱下来，换上这衣服。俺有话问你。”那人连连称谢，急忙脱去湿衣，换了干衣。又与艾虎执手道：“多谢恩公一片好心。请略坐坐，待小可稍为缓缓，即将衣服奉还。”艾虎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。”说着话，席地而坐。方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为何闹得浑身皆湿？”那人叹口气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实对恩公说，小可乃保护小主人逃难的，不想遇见两个狠心的船户，将小可一篙拨在水内。幸喜小可素习水性，好容易奔出清波，来至此处。但不知我那小主落于何方？好不苦也！”艾虎忙问道：“你莫非就

是什么伯南哥哥么？”那人失惊道：“恩公如何知道小可的贱名？”艾虎便将在怀宝家中偷听的话，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武伯南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家小主人有了下落了。倘若被他们卖了，那还了得！须要急急赶上方好。”

他二人只顾说话，不料那看窝铺的浑身乱抖，仿佛他也落在水内一般，战兢兢的就势儿跪下来，道：“我的头领武大老爷！实是小人瞎眼，不知是头领老爷，望乞饶恕。”说罢连连叩首。武伯南道：“你不要如此。咱们原没见过，不知者不做罪，俺也不怪你。”便对艾虎道：“小可意欲与恩公同去追赶小主，不知恩公肯概允否？”艾虎道：“好好好，俺正要同你去。但不知由何处追赶？”武伯南道：“从此斜奔东南，便是神树岗。那是一条总路，再也飞不过去的。”艾虎道：“既如此，快走，快走。”只见看窝铺的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水来，请头领老爷喝了赶一赶寒气。武伯南接过来喝了两口，道：“俺此时不冷了。”放下黄沙碗，对着艾虎道：“恩公，咱们快走罢。”二人立起，躬着腰儿出了窝铺。看窝铺的也就随了出来。武伯南回头道：“那湿衣服暂且放在你这里，改日再取。”看窝铺的道：“头领老爷放心。小人明日晒晾干了，收拾好好的，即当送去。”他二人迈开大步，往前奔走。

此时，武伯南方问艾虎贵姓大名，意欲何往。艾虎也不隐瞒，说了名姓，便将如何要上陈起望寻找义父、师父，如何贪赶路途迷失路径，方听见怀宝家中一切的言语，说了一遍。因问武伯南：“你为何保护小主私逃？”武伯南便将如何与钟太保庆寿，如何大王不见了，“俺主母惟恐绝了钟门之后，因此叫小可同着族弟武伯北，保护着小姐、公子，私行逃走。不想武伯北天良泯灭，他将我推入山沟，幸喜小可背着公子，并无伤损。从山沟内奔至小溪桥，偏偏的就遇见他娘的怀宝了，所

以落在水内。”艾虎问道：“你家小姐呢？”武伯南道：“已有智统辖追赶搭救去了。”艾虎道：“什么智统辖？”武伯南道：“此人姓智，名化，号称黑妖狐，与我家大王八拜之交。还有个北侠欧阳春，人皆称他为紫髯伯。他三人结义之后，欧阳爷管了水寨，智爷便作了统辖。”艾虎听了，暗暗思忖道：“这话语之中大有文章。”因又问道：“山寨还有何人？”武伯南道：“还有管理旱寨的展熊飞，又有个贵客是卧虎沟的沙龙沙员外。这些人俱是我们大王的好朋友。”艾虎听至此，猛然省悟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是好朋友！这些人俺全认的。俺实对你说了罢。俺寻找义父、师傅，就是北侠欧阳爷与统辖智爷。他们既都在山寨之内，必要搭救你家大王脱离苦海。这是二番好心，必无歹意。倘有不测之时，有我艾虎一面承管。你只管放心。”武伯南连连称谢。

他二人说着话儿，不知不觉就到了神树岗。武伯南道：“恩公暂停贵步。小可这里有个熟识之家，一来打听打听小主的下落，二来略略歇息，吃些饮食再走不迟。”艾虎点头应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武伯南便奔到柴扉之下，高声叫道：“甘妈妈开门来！甘妈妈开门来！”里面应道：“什么人叫门？来了，来了。”柴门开处，出来个店妈妈，这是已故甘豹之妻。见了武伯南，满脸赔笑道：“武大爷一向少会。今日为何深夜到此呢？”武伯南道：“妈妈快掌灯去。我还有个同人在此呢。”甘妈妈连忙转身掌灯。这里武伯南将艾虎让至上房。甘妈妈执灯将艾虎打量一番，见他年少轩昂，英风满面，便问道：“此位贵姓？”武伯南道：“这是俺的恩公，名叫艾虎。”甘妈妈听了“艾虎”二字，不由得一愣，不觉的顺口失声道：“怎么也叫艾虎呢？”艾虎听了诧异，暗道：“这婆子失惊有因，俺倒要问问。”才待开言，只听外面又有人叫道：“甘妈妈开门

来。”婆子应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不知叫门者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九回

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

且说甘妈妈刚要转身，武伯南将他拉住，悄悄道：“倘若有人背着个小孩子，你可千万将他留下。”婆子点头会意，连忙出来。开了柴扉一看，谁说不是怀宝呢。

他因背着钟麟，甚是吃力。而且钟麟一路哭哭喊喊，和他要定了伯南哥哥。这怀宝百般哄诱，惟恐他啼哭被人听见。背不动时，放下来哄着走。这钟麟自幼娇生惯养，如何夤夜之间走过荒郊旷野呢？又是害怕，又是啼哭，总是要他伯南哥哥。把个怀宝磨了个吐天哇地，又不敢高声，又不敢嗔吓，因此耽延了工夫。所以，武伯南、艾虎后动身的倒先到了，他先动身的，却后到了。这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冥冥之中，自有道理。

甘婆道：“你又干这营生？”怀宝道：“妈妈不要胡说。这是我亲戚的小厮，被人拐去，是我将他救下，送还他家里去。我是连夜走的乏了，在妈妈这里歇息歇息，天明就走。可有地方么？”甘婆道：“上房有客，业已歇下。现有厢房闲着，你可要安安顿顿的，休要招得客人犯疑。”怀宝道：“妈妈说的是。”说罢，将钟麟背进院来。甘婆闭了柴扉，开了厢房，道：“我给你们取灯去。”怀宝来至屋内，将钟麟放下。甘婆掌上

了灯。只听钟麟道：“这是哪里？我不在这里。我要我的伯南哥哥呢！”说罢，哇地一声又哭了。急得怀宝连忙悄悄哄道：“好相公，好公子，你别哭。你伯南哥哥少时就来。你若困了，只管睡。管保醒了，你伯南哥哥就来了。”真是小孩子好哄，他这句话倒说着了，登时钟麟张牙欠口，打起哈气来。怀宝道：“如何？我说困了不是。”连忙将衣服脱下，铺垫好了。钟麟也是闹了一夜，又搭着哭了几场，此时也真就乏了，歪倒身便呼呼睡去。甘婆道：“老儿，你还吃什么不吃？”怀宝道：“我不吃什么了。背着他，累了个骨软筋酥，我也要歇歇儿了。求妈妈黎明时就叫我，千万不要过晚了。”甘婆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挺尸罢。”熄了灯，转身出了厢房。将门倒扣好了，他悄悄的又来到上房。

谁知艾虎与武伯南在上房悄悄静坐，侧耳留神，早已听了个明白。先听见钟麟要伯南哥哥，武伯南一时心如刀搅，不觉得落下泪来。艾虎连忙摆手，悄悄道：“武兄不要如此。他既来到这里，俺们遇见，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？”后来又听见他们睡了，更觉放心。

只见甘婆笑嘻嘻地进来，悄悄道：“武大爷恭喜，果是那话儿。”武伯南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甘婆道：“怎么，大爷不认得？他就是怀宝呀。认了一个干兄弟，名叫殷显，更是个混帐行子，和他女人不干不净的。三个人搭帮过日子，专干这些营生。大爷怎么上了他的贼船呢？”武伯南道：“俺也是一时粗心，失于检点。”复又笑道：“俺刚脱了他的贼船，谁知却又来到你这贼店。这才是躲一棒槌换一榔头呢。”甘婆听了，也笑道：“大爷到此，婆子如何敢使那把戏儿？休要凑趣儿。请问二位还歇息不歇息呢？”艾虎道：“我们救公子要紧，不睡了。妈妈，这里可有酒么？”甘婆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”艾

虎道：“如此很好。妈妈取了酒来，安放杯箸，还有话请教呢。”甘婆转身去了多时，端了酒来。艾虎上座，武伯南与甘婆左右相陪。

艾虎先饮了三杯，方问道：“适才妈妈说什么‘也叫艾虎’？这话内有因，倒要说个明白。”甘婆道：“艾爷若不问，婆子还要请教呢。艾爷可认得欧阳春与智化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北侠是俺义父，黑妖狐是俺师傅，如何不认得呢？”甘婆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怎么与前次一样呢？艾爷可有兄弟么？”艾虎道：“俺只身一人，并无手足。这是何人冒了俺的名儿，请道其详。”甘婆便将主仆二人投店，蒋四爷为媒的话，滔滔不断说了一遍。艾虎更觉诧异，道：“既有蒋四爷为媒，此事再也不能舛错。这个人却是谁呢？真令人纳闷。”甘婆道：“纳闷不纳闷，只是我的女儿怎么样呢？那个艾虎曾说，到了陈起望，禀明了义父、师傅，即来纳聘。至今也无影响，这是什么事呢？”说罢，瞧着艾虎。武伯南道：“俺倒有个主意。那个艾虎既无影响，现放着这个艾爷，莫若就许了这个艾爷，岂不省事么？”艾虎道：“武兄这是什么说话！那有一个女儿许两家的道理。何况小弟已经定了亲呢。”甘婆听了，又是一愣。你道为何？原来甘婆早已把个艾虎看中了意了，他心里另有一番意思。他道：“那个艾虎虽然俊美，未免过于腴腆，懦弱，不似这个艾虎英风满面，豪气迎人，是个男子汉样儿。仔细看来，这个艾虎比那个艾虎强多了。”忽然听见艾虎说出已然定了亲了，打了他的念头，所以为之一愣。半晌发恨道：“嗨！这全是蒋平做事不明，无故叫人打这样闷葫芦，岂不误了我女儿的终身么？我若见了病鬼，决不依他！”艾虎道：“妈妈不要发恨着急，俺们明日就到陈起望。蒋四叔现在哪里，妈妈何不写一信去，问问到底是怎么样，也就有个水落石出了。如不能写

信，俺二人也可以带个信去，当面问明了，或给妈妈寄信来，或俺们再到这里，此事也就明白了。”甘婆道：“写信倒容易，不瞒二位说，女儿笔下颇能。待我和他商议去。”说罢，起身去了。

这里，武伯南便问艾虎道：“恩公，厢房之人，咱们是这里下手，还是拦路邀截呢？”艾虎道：“这里不好。他原是村店，若玷污了，以后他的买卖怎么做呢？莫若邀截为是。”武伯南笑道：“恩公还不知道呢。这老婆子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母老虎。当初有她男人在世，这店内不知杀害了多少呢。”刚说至此，只见甘婆手持书信，笑嘻嘻进来说道：“书已有了。就劳动艾爷，千万见了蒋四爷当面交付，婆子这里着急等回信。”说罢，福了一福。艾爷接过书来，揣在怀中，也还了一揖。甘婆问道：“厢房那人怎么样？”武伯南道：“方才俺们业已计议，艾爷惟恐连累了你这里，我们到途中邀截去。”甘婆道：“也倒罢了。待我将他唤醒。”立时来至厢房，开了门，对上灯，才待要叫，只听钟麟说道：“我要我伯南哥哥呀！”却从梦中哭醒。怀宝是贼人胆虚，也就惊醒了。先唤钟麟，然后穿上衣服，将钟麟背上，给甘婆道了谢，说：“俟回来再补复罢。”甘婆道：“你去你的罢。谁望你的补复呢？但愿你这一去永远别来了，我就念了佛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开了柴扉，送至门外，见他由正路而去。

甘婆急转身来至上房，道：“他走的是正路。你二位从小路而去便迎着了。”武伯南道：“不劳费心。这些路途，我都是认得的。恩公随我来。”武伯南在前，艾虎随后，别了甘婆，出了柴扉，竟奔小路而来。二人复又商议：武伯南抢钟麟，好好保护，艾虎动手了结怀宝。说话间，已到要路。武伯南道：“不必迎了上去，就在此处等他罢。”

不多时，只听钟麟哭哭啼啼，远远而来。武伯南先迎了去，也不扬威，也不呐喊，惟恐吓着小主，只叫了一声：“公子，武伯南在此，快跟我来！”怀宝听了，咯噔地一声，打了个冷战儿。刚要问是谁，武伯南已到身后，将公子扶住。钟麟哭着说道：“伯南哥哥，我想煞你了！”一挺身，早已离了怀宝的背上，到了伯南的怀中。这恶贼一见，说声“不好！”往前就跑。刚要迈步，不防脚下一扫，“噗哧！”嘴按地，爬倒尘埃。只听当的一声，脊背上早已着了一脚。怀宝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已然昏过去了。艾虎对着伯南道：“你只抱着公子先走，俺好下手收拾这厮。”武伯南也恐小主害怕，便抱着往回里去了。艾虎背后拔刀在手，口说：“我把你这恶贼……”一刀斩去，怀宝了帐。小爷不敢久停，将刀入鞘，佩在身边，赶上武伯南，一同直奔陈起望而来。

且说钟雄到了五鼓鸡鸣时，渐渐有些转动声息，却不醒；因昨日用的酒多了的缘故。此时，欧阳春、沙龙、展昭，带领着丁兆蕙、蒋平、柳青与本家陆彬、鲁英，以及龙涛、姚猛等，大家环绕左右，惟有黑妖狐智化就在卧榻旁边静候。这厅上点的明灯蜡烛，照如白昼。虽有多人，一个个鸦雀无声。又迟了多会，忽听钟雄嘟囔道：“口燥得紧，快拿茶来。”早已有人答应，伴当将浓浓的温茶捧到。智爷接过来，低声道：“茶来了。”钟雄朦胧二目，伏枕而饮。又道：“再喝些。”伴当急又取来，钟雄照旧饮毕。略定了定神，猛然睁开二目，看见智化在旁边坐着，便笑道：“贤弟为何不安寝？劣兄昨日酒深，不觉得沉沉睡去。想是贤弟不放心。”说着话，复又往左右一看，见许多英雄环绕，心中诧异。“一骨碌”身爬起来看时，却不是水寨的书房。再一低头，见自家穿着一身渔家服色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哎哟！这是哪里？”欧阳春道：“贤弟不要纳闷。

我等众弟兄特请你到此。”沙龙道：“此乃陈起望，陆贤弟的大厅。”陆彬向前道：“草舍不堪驻足，有屈大驾。”钟雄道：“俺如何来到这里？此话好不明白。”智化方慢慢地道：“大哥，事已如此，小弟不得不说了。我们俱是钦奉圣旨，谨遵相谕，特为平定襄阳，访拿奸王赵爵而来。若论捉拿奸王，易如反掌；因有仁兄在内，惟恐到了临期，玉石俱焚，实实不忍。故此，我等设计投诚水寨，费了许多周折，方将仁兄请至此处。皆因仁兄是个英雄豪杰。试问，天下至重的莫若君父。大丈夫做事，焉有弃正道、愿归邪党的道理？然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也是仁兄雄心过豪，不肯下气，所以我等略施诡计，将仁兄诓到此地。一来为匡扶社稷，二来为成全朋友，三来不愧你我结拜一场。此事皆是小弟的主意，望乞仁兄恕宥。”说罢，便屈膝跪于床下。展爷带着众人，谁不抢先，唿地一声，全都跪了。这就是为朋友的义气。

钟雄见此光景，连忙翻身下床，也就跪下，说道：“俺钟雄有何德能，敢劳众位弟兄的过爱，费如此的心机？实在担当不起！钟雄乃一鲁夫，皆因闻得众位仁兄、贤弟英名贯耳，原有些不服气，以为是恃力欺人，不想是重义如山。俺钟雄藐视贤豪，真愧死！如今既承众位弟兄的训诲，若不洗心改悔，便非男子。”众位英雄见钟雄豪爽梗直，倾心向善，无不欢喜之至。彼此一同站起，大家再细细谈心。未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

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

且说钟雄听智化之言，恍然大悟，又见众英雄义重如山，欣然向善。所谓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者也。世间君子与小人，原是冰炭不同炉的。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队，小人再不能入君子之群。什么缘故呢？是气味不能相投，品行不能同道。即如钟雄，他原是豪杰朋友，皆因一时心高气傲，所以差了念头。如今被众人略略规箴，登时清浊立辨，邪正分明，立刻就离了小人之队，入了君子之群。何等畅快，何等大方。他即说出洗心改悔，便是心悦诚服，决不是那等反复小人，今日说了，明日不算；再不然闹矫强，斗经济，怎么没来由怎么好，那是何等行为。又有一比：“君子如油，小人如水。”假如一锅水坐在火上，开了时滚上滚下，毫无停止。比着就是小人胡闹混搅，你来我往，自称是正人君子；及至见了君子，他又百般的欺侮，说人家酸，说人家大，不肯容留。哪知道那君子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理也不理，善善地躲开，由着他们闹去。仿佛一锅开水滴上一点油儿，那油止于在水的浮皮儿，决不淆混。那水开得厉害了，这油不过往锅边一溜儿，坐观成败而已。这是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队。若小人入了君子之群则不然。假如一锅油，虽然不显，平平无奇，正是君子修品立行的高贵处。无声无臭，

和蔼至甚，小人看见以为可以附和，不管好歹，飞身跳入。他哪知那正气厉害，真是如见其肺肝然，自己觉得踌躇不安，坐立难定，熬煎得受不得了，只落得他逃之夭夭。仿佛油已热了，滴了一点儿水，这水到了油内，见他们俱是正道油，自己瞧自己不知是那一道，实在的不合群儿，只得“劈哩巴拉”一阵火爆，连个渣儿皆不容留。多咱爆完了，依然一锅清油，照旧地和平宁静而已。所以君子、小人犹如冰炭，再不能同炉的。如今钟雄倾心归服，他原是油，止于是未化之油，加上众英雄陶熔陶熔，将他锻炼得也成了清油。油见油自然混合一处，焉有不合式的道理呢。闲话休提。

再说众英雄立起身来，其中还有二人不认得。及至问明，一个是茉花村的双侠丁兆蕙，一个是那陷空岛四义蒋泽长。钟雄也是素日闻名，彼此各相见了。此时，陆彬早已备下酒筵。调开桌椅，安放杯箸，大家团团围住。上首是钟雄，左首是欧阳春，右首沙龙，以下是展昭、蒋平、丁兆蕙、柳青、连龙涛、姚猛、陆彬、鲁英，共十一筹好汉。陆彬执壶，鲁英把盏，先递与钟雄。钟雄笑道：“怎么又喝酒么？劣兄再要醉了，又把劣兄弄到哪里去？”众人听了，不觉大笑。陆彬笑着道：“仁兄再要醉了，不消说了，一定是送回军山去了。”钟雄一边笑，一边接酒道：“承情，承情！多谢，多谢！”陆彬挨次斟毕，大家就座。

钟雄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俺钟雄到底如何到了这里？务要请教。”智化便道：“起初展兄与徐三弟落在堑坑，被仁兄拿去，是蒋四兄砍断竹城，将徐三弟救出。”说至此，钟雄看了蒋四爷一眼，暗道：“这样瘦弱，竟有如此本领。”智爷又道：“皆因仁兄要鱼，是小弟与丁二弟扮作渔户，混进水寨，才瞧了招贤榜文。”钟雄又瞧了丁二爷一眼，暗暗佩服。智

化又道：“次是小弟与欧阳春兄进寨投诚。那时已知沙大哥被襄阳王拿去。因仁兄爱慕沙大哥，所以小弟假奔卧虎沟，却叫欧阳兄诈说展大哥，并向襄阳王将沙大哥要来。这全是小弟的计策，哄诱仁兄。”钟雄连连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只是劣兄如何来到此呢？”智化道：“皆因仁兄的千秋，我等计议，一来庆寿，二来奉请，所以预先叫蒋四弟聘请柳贤弟去。因柳贤弟有师傅留下的断魂香。”钟雄听至此。已然明白，暗暗道：“敢则俺着了此道了！”不由地又瞧了一瞧柳青。智化接着道：“不料蒋四爷聘请柳贤弟时，路上又遇见了龙、姚二位小弟。因他二位身高力大，背负仁兄断无失闪，故此把仁兄请至此地。”钟雄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只一件，既把劣兄背出来，难道就无人盘问么？”智化道：“仁兄忘了么？可记得昨日展大哥穿的服色，人人皆知，个个看见。临时给仁兄更换穿了，口口声声展大哥醉了，谁又问呢？”钟雄听毕，鼓掌大笑道：“妙呀！想得周到，做得机密。俺钟雄真是醉里梦里，这些事俺全然不觉。亏了众仁兄、贤弟成全了钟雄，不致叫钟雄出丑。钟雄敢不佩服，能不铭感！如今众位仁兄、贤弟欢聚一堂，把往事一想，不觉的可耻又可笑了。”众人见钟雄自怨自艾，悔过自新，无不称羨好汉子，好朋友，各各快乐非常。惟有智化，半点不乐。钟雄问道：“贤弟，今日大家欢聚，你为何有些闷闷呢？”智化半晌道：“方才仁兄说小弟想得周到，做得机密，哪知竟有不周到之处。”钟雄问道：“还有何事不周到呢？”智化叹道：“皆因小弟一时忽略，忘记知会嫂嫂。嫂嫂只当有官兵捕缉，立刻将侄儿、侄女着人带领逃走了。”真是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钟雄听了此句话，惊骇非常，忙问道：“交与何人领去？”智化道：“就交与武伯南、武伯北了。”钟雄听见交与武氏弟兄，心中觉得安慰点了，点头道：“还好，他二人

可以靠得。”智化道：“好什么！是小弟见了嫂嫂之后，急忙从山后赶去。忽听山沟之内有人言语。问时却是武伯南背负着侄儿，落将下去。又问明了，幸喜他主仆并无损伤。仁兄你道他主仆如何落在山沟之内？”钟雄道：“想是夤夜逃走，心忙意乱，误落在山沟。”智化摇头道：“哪里是误落？却是武伯北将他主仆推下去的。他便驱着马挟侄女往西去了。”钟雄忽然改变面皮，道：“这厮意欲何为？”众人听了，也为之一惊。智化道：“是小弟急急赶去，又遇见两个采药的，将小弟领去。谁知武伯北正在那里持刀威吓侄女。”钟雄听至此，急得咬牙搓手。鲁英在旁高声嚷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龙涛、姚猛早已立起身来。智化忙拦道：“不要如此，不要如此。听我往下讲。”钟雄道：“贤弟快说，快说。”智化道：“偏偏地小弟手无寸铁，止于拣了几个石子。也是天公照应，第一石子就把那厮打倒，赶步抢过刀来，连连搠了几下。两个采药人又用药锄刨了个不亦乐乎。”鲁英、龙涛、姚猛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啊！这才爽快呢！”众人也就欢喜非常。钟雄脸上颜色略为转过来。智化道：“彼时侄女已然昏迷过去，小弟上前唤醒。谁知这厮用马鞭子将侄女周身抽得已然体无完肤。亏得侄女勇烈，挣扎乘马，也就来到此处。”钟雄道：“亚男现在此处么？”陆彬道：“现在后面。贱内与沙员外两位姑娘照料着呢。”钟雄便不言语了。智化道：“小弟忧愁者，正为不知侄儿下落如何。”钟雄道：“大约武伯南不至负心。只好等天亮时再为打听便了。只是为小女，又叫贤弟受了多少奔波，多少惊险。劣兄不胜感激之至！”智化见钟雄说出此话，心内更觉难受，惟有盼望钟麟而已。大家也有喝酒的，也有喝汤的，也有静坐闲谈的。

不多时，天已光亮。忽见庄丁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一位少爷，名叫艾虎，同着一个姓武的，带着公子回来了。”智化听

了，这一乐非同小可，连声说道：“快请，快请！”智化同定陆彬、鲁英，连龙涛、姚猛，俱各迎了出来。只见外面进来了，艾虎在前，武伯南抱着公子在后。艾虎连忙参见智化。智化伸手搀起来道：“你从何处而来？”艾虎道：“特为寻找你老人家。不想遇见武兄救了公子。”此时，武伯南也过来，见了先问道：“统辖老爷，俺家小姐怎么样了？”智化道：“已救回在此。”钟麟听见姐姐也在这里，更喜欢了，便下来与智化作揖见礼。智化连忙扶住，用手拉着钟麟，进了大厅。钟麟一眼就看见爹爹坐在上面，不由地跪到跟前，哇地一声哭了。钟雄到此时也就落下几点英雄泪来了。便忙说道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！且到后面看看姐姐去。”陆彬过来，哄着进内去了。

此时，艾虎已然参见了欧阳春与沙龙。北侠指引道：“此是你钟叔父，过来见了。”钟雄连忙问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北侠道：“他名艾虎，乃劣兄之义子，沙大哥之爱婿，智贤弟之高徒也。”钟雄道：“莫非常提‘小侠’就是这位贤侄么？好啊！真是少年英俊，果不虚传。”艾虎又与展爷、丁二爷、蒋四爷一一见了。就只柳青、姚猛不认得。智化也指引了。大家归座。智化便问艾虎如何来到这里。艾虎从保护施俊说起，直说到遇见武伯南救了公子，杀了怀宝，始末原由说了一遍。钟雄听到后面，连忙立起身来，过来谢了艾虎。

此时武伯南从外面进来，双膝跪倒，匍匐尘埃，口称：“小人该死。”钟雄见武伯南如此，反倒伤起心来，长叹一声道：“俺待你弟兄犹如子侄一般，不料武伯北竟如此的忘恩负义！他已处死，俺也不计较了。你为我儿险些儿丧了性命，如今保全回来，不绝俺钟门之后，这全是你一片忠心所致，何罪之有？”说罢，伸手将武伯南拉起。众位英雄见钟太保如此，各各夸奖说：“他恩怨分明，所行甚是。”钟雄复又叹一口气道：“好

叫众位贤弟得知。仔细想来，都是俺钟雄的罪孽，几乎报应在儿女身上。若非及早回头，将来祸几不测。从此打破迷关，俺钟雄直欲与渔樵过此生了。”众人听钟雄大有隐退之意，才待要劝，只见沙龙将钟雄拉住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同病相怜，不要如此。劣兄若非遭囚禁，你两个侄女如何也能够来到此处呢？可见人生聚散，冥冥中自有道理。千万不要灰了壮志，妄打迷关。将来是要入魔呢。”众人听了，不觉大笑，钟雄也就笑了。

于是复又入座。智化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叫武头领急回军山，报与嫂嫂知道，好叫嫂嫂放心。”钟雄道：“莫若将贱内悄悄接来。劣兄既脱离了苦海，还回去做甚？”智化道：“仁兄又失于算计了。仁兄若不回军山，难免走漏风声，奸王又生别策。莫若仁兄仍然占据军山，按兵不动，以观襄阳的动静如何。再者小弟等也要同回襄阳去。”便将方山居址说明，现有卧虎沟的好汉俱在那里。钟雄听了欢喜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劣兄就派姜铠保护家小，也赴襄阳，劣兄一人在此虚守寨栅，方无挂碍。”智化连连称善。依然叫武伯南先回军山送信，到傍晚钟雄方才回去。

此时，艾虎已将妈妈的书信给蒋四爷看了。蒋平便将凤仙情愿联姻的话说了，又与欧阳春、智化、沙龙三门亲家说明。大家欢喜，俱各说道：“俟回襄阳时，就烦姜氏嫂嫂将此事做成。”就叫玉兰母女收拾收拾，同赴襄阳方山居住，更为妥当。这一日，大家欢聚，快乐非常。又计议定了女眷先行起身，就求姜氏夫人带领着凤仙、秋葵、亚男、钟麟，却派姜铠、龙涛、姚猛跟随护送。其余大家随后起身。到了晚间，用两只大船，除了陆彬、鲁英在家料理，所有众英雄俱到军山。钟雄见了姜氏，悲喜交集，说明了缘故，即刻收拾细软，乘船到陈起望，暗暗起身。这里，众英雄欢聚了两日，告别了钟太保，也就同

赴襄阳去了。这便是《七侠五义传》收缘。

要知群雄战襄阳，众虎遭磨难，小侠至陷空岛、茉花村、柳家庄三处飞报信，柳家五虎奔襄阳，艾虎过山收服三寇，柳龙赶路结拜双雄，卢珍单刀独闯阵，丁蛟、丁凤双探山，小弟兄襄阳大聚会，设计救群雄；直至众虎豪杰脱离难，大家共议破襄阳，设圈套捉拿奸王，施妙计扫除众寇，押解奸王，夜赶开封府，肃清襄阳郡，铡斩襄阳王，包公保众虎，小英雄金殿同封官，紫髯伯辞官出家，白玉堂灵魂救按院，颜查散奏事封五鼠，包太师闻报哭双侠，众英雄开封大聚首，群侠义公厅同结拜：多少热闹节目，不能一一尽述。俱在《小五义》书上，便见分明。